武俠世界

江湖九惡客（湖海恩仇錄）朱羽・著

不管你用言語，或用文字，當你形容一個惡漢時，一定說他是瞪眼豎眉額上青筋暴露，衣袖捲起到肘，鈕扣有一半鬆開，說話粗聲粗氣，如果他帶有兵刃，必定刀出鞘，弓上弦，對不對？如果你說對，你可就上當了——



$4.00

第25年

21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是朱羽的作品——「江湖九惡客」。是一部湖海恩仇錄故事，情節緊湊，題材新穎，加上作者流利筆法和精心構思，寫來實在栩栩如生，書中人物活然紙上。內容講述一羣江湖人物，他們個個性格突出，忠奸懸殊，在險惡的湖海道上，追奔逐北，爾虞我詐，當然，最終目的祇有一個，但他們……過程令你匪夷所思，橋段每節高潮迭起，欲知詳情，先睹爲快。

** ** **

現代社會偵探鬥智小說「猛龍神探」今期開始刋出，內容充滿懸疑詭秘氣氛，叙述某地一羣知名之士，先後慘遭遇害經過，故事雖然虛構描述，寫來活色生香，如有雷同，實屬巧合。愛好刺激閱讀的讀者，請參閱今期本刋第六十七頁。

** ** **

「蝙蝠」與「虎穴」兩個中篇今期同告終結，它們各有不同的精彩詳情交代。西門丁再接再厲，由下期起另一新篇「劍斷情未斷」立即刋出，敬請留意。還有馬雲的千門故事「繼承人」和馬騰的巨型小說「保鏢」，也在下期與各位見面，切勿錯過。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72.10.7.

第25年
第21期
（總號125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湖海恩仇錄

江湖九惡客

朱羽・文
可飛・圖



華燈初上，金陵城夫子廟前的雙錢鏢局來了一個惡客，他約莫二十五歲，雙眉修長，目光溫和，貌相俊秀，舉止斯文。雖然他的腰際佩着一把劍，然而任何人都會認爲那把劍對他來說，只不過是一件擺飾。

那你可又上當了。

幹鏢局這一行的，大都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一上燈，就不再談買賣。因此當這位惡客在門前一站時，看門的禿大爺劉四就拿準了他一定是鏢局中那位武師的好友，因此笑呵呵地問道：「這位相公要會那位武師？」

來人微笑道：「在下要會貴局的總鏢頭兒商寅初。」

如烟似霧江湖險

不談北六，單說南七省的江湖道上也沒人敢直呼商寅初的名字，道上的不是稱前輩就要喊大哥，道外的也得恭恭敬敬地喊一聲商總鏢頭。這小子貌像聰明，怎地這般混球？

劉四心裏嘀咕，光禿禿的腦袋瓜兒也不禁泛起了紅光，大有氣沖斗牛之概，面上的笑容更是絲毫不存，沉着臉道：「朋友的拜帖呢？」

來客依然微笑道：「我從來不用拜帖的。」

劉四的雙眼巳然變成一對鵝蛋，他在雙錢鏢局幹這份大門的差事總有了二十年，什麼樣的人物沒見過，可還沒有見過眼前這種混球。

俗話說：江湖愈老，膽子愈小，因此他心裏雖火，却還沒有發作，忍住氣道：「旣無拜帖，就請朋友報個萬兒，在下也好通禀。」

來客斯斯文文地從袋內摸出一樣東西交到劉四手裏，劉四接過來一看，是一片鮮紅楓葉，就像剛從樹梢上摘下來似的。這他媽的是什麽玩藝兒？劉四那光禿禿的腦袋瓜子更加發亮了。

來客擺擺手，輕言細語地道：「拿去交給你們的總頭兒，他自然知道我是誰，也用不着麻煩你通禀了。」

劉四打從投身雙錢鏢局以來，一直就守着這兩扇紅漆大門，雖說沒走過一步江湖路，却聽說過不少江湖事，看來客那份從容勁兒，就巳猜透對方很可能是個深藏不露的高手。暗暗吸了一口長氣，心頭的怒火消去大半，改換了語氣道：「在下就去通報，請尊駕中堂稍坐。」

來客搖搖頭，道：「不！我就在門上等。」

劉四也不再說什麽旋身就向內走。進入二門後，立刻暗暗叮囑兩個輪值護守的武師，將來客好生盯住。

雙錢鏢局的鏢旗早巳闖遍了大江南北，這幾年來，就是保一趟上百萬兩銀子的紅貨，也不需要商寅初親自出門了，只要交給他的副手凌君毅就不會出半點差錯。凌君毅是他的副手，也是他的徒兒，更是他未來的女婿。看樣子，雙錢鏢局的這面旗幟在江湖上還要飄揚好幾十年。

二人正在燈前閒話，劉四却氣喘吁吁地跑了進來。

凌君毅霍地站了起來，低叱道：「劉四！什麽事這樣慌慌張張的？」

劉四結結巴巴地道：「有一個……人……他要見……見總鏢頭。」

商寅初那兩道巳見花白的眉毛倏地挑了起來，沉聲問道：「什麽人？」

劉四將手上的那片楓葉遞了過去，道：「他給我這片楓葉，說總鏢頭……」

商寅初霍地起身離座，將那一片楓葉抓在手裏，疾聲說道：「哦？來人是徐楓紅？」

凌君毅道：「那個徐楓紅？」

商寅初說道：「君毅！今年春天，少林高僧無塵法師圓寂之前，寫下一道警世度牒，密傳江湖，上書當今武林中九個惡客……」

凌君毅截口道：「我想起來了，徐楓紅名列第三，外號人稱『笑面郎君』，面上笑容愈濃，心中殺機愈深，來人可是他麽？」

商寅初面色沉重地點頭，道：「正是他……」

語氣一頓，面對劉四道：「劉四！就他一個人來的麽？」

劉四道：「就他一個人。」

凌君毅道：「劉四！請來客先到中堂待茶。」

劉四道：「副總鏢頭！小人方才就巳請他到中堂稍坐，他說他要在門上等。」

商寅初道：「這分明是要我親自前去迓迎。君毅！惡客上門，一定要小心應付，等會兒不管發生了什麽情況，都不可以輕舉妄動，知道嗎？」

凌君毅必恭必敬地道：「知道了。」

三人談論了一陣，多少也躭擱了一些時刻，然而門上等候的客人却一絲兒也不曾發急，仍是笑容滿面，態度和善。一見商寅初隨劉四來到門口，老遠就拱拱手，揚聲道：「夤夜造訪，深感魯莽，在下告罪。」

商寅初一步搶到門邊，深深一揖，道：「那裏！那裏！尊駕名揚四海，威震江湖，大駕蒞臨，眞乃蓬蓽生輝，快請移步中堂待茶。」

來客含笑搖搖頭，道：「不敢打擾，只是有幾句話要和閣下談一談。」

「哦？」來客不接受欵待，這難免使商寅初一楞。

來客側轉了頭，語氣緩慢地道：「五年前，閣下從口外保送一鏢上好藥材南來，在滄州道上有人刦鏢，閣下憑仗一雙鐵

掌，挾萬鈞之力，將刦鏢者擊退，不知閣下還記得此事否？」

「記得！」

「幹鏢局這一行的，大都守着『只守不攻』的戒律，鏢沒有失，來人被擊退，就該適可而止。然而閣下却未守此戒律，依然一味追殺，刦鏢者一十三騎俱喪命於閣下向無虛發的穿雲金錢鏢之下。」

商寅初兩道花白的眉毛抽動了一下，從容地問道：「尊駕是來興師問罪的？」

「不敢！」語氣很冷，笑容却更見濃厚。

「可否聽商某對此事稍作解釋？」

「願聞其詳！」

「那次刦鏢，是以黑道巨擘『天山狼』徐杰爲首。」

「唔！」

「以徐杰的九節連環鞭上的功夫，既想刦鏢，就該明來明往，却想不到他竟然趁我等夜宿滄州盤龍口古廟時暗中下手。先於廟旁井水中下毒，至使敝局武師，趟子手二十餘人中毒喪命，幸而商某一向喜歡以酒代茶，才未受其害。俗話說得好，要錢不要命，旨爲刦財，又何須大肆屠殺。天山狼的作爲使得天怒人怨，血債血償，商某當年的作爲並不爲過。」

來客目注商寅初，含笑問道：「閣下認爲天山狼徐杰等一十三人是罪有應得，死有餘辜？」

商寅初神定氣閒地點點頭，道：「不錯。」

「那麼，閣下回到金陵後爲何不將這事公諸江湖？」

「這……」商寅初不禁感到語塞。

「莫非閣下愧於將此事告諸他人？」

「非也！」商寅初提高了嗓門，大有無所畏懼之概。「雙錢鏢旗所經之地，已無人敢攔路刦鏢，此事一旦宣揚，對敝局的顏面未必好看，因此商某才三緘其口，未向別人提及。」

來客緩緩說道：「事過五年，本不該提……」

商寅初截口說道：「尊駕如今舊事重提，必有緣故。」

來客一字字如敲金擊玉般道：「只因爲天山狼徐杰是徐某人的家兄。」

「哦！」商寅初不禁倒吸一口長氣。

「閣下吃驚了？」

商寅初內心驚駭的程度，簡直難以形容，但他表面上却非常沉靜，冷聲道：「血親之仇，不可不報，尊駕找上門來，理所當然。容商某先作聲明，此事商某願負全責，你我可擇日擇地作個了斷。」

「哈哈！」來客輕笑一聲。「閣下豪氣干雲，眞不愧『穿雲金鏢』的威名。然而今日徐某登門拜訪，却不是爲了尋仇問罪。」

「哦？」商寅初再次感到意外。「那是爲了什麼？」

來客豎起了兩根手指頭，說道：「只爲了兩件事。」

「那兩件事？」

「其一，家兄使用的那根九節鋼鞭，乃是先父當年的遺物，自家兄在盤龍口遇害之後，鋼鞭就失却下落，想必爲尊駕當作戰利品帶了回來。如今徐某要討回那件家傳之物……」

商寅初截口道：「江湖中人，各有稱手兵器，商某當時並未將令兄的九節鋼鞭帶回。」

來客並未去理會他的話，又繼續說道：「其二，貴局行道江湖，已有三十五年，想必也攢積了不少銀兩。強盜打家刦舍，也有金盆洗手之日，貴局似乎早該看好就收。請閣下收起雙錢鏢局的鏢旗，摘下招牌，從此退出江湖。」

商寅初沉聲的道：「尊駕也未免太狂妄了！」

來客笑容滿面地道：「徐某夤夜造訪，就是爲了這兩件事，如果閣下不給面子，金陵城內少不得要掀起一場腥風血雨。三日爲期，徐某的一言一語和閣下的『穿雲金鏢』一樣，也是向無虛發的。」

說完之後，轉身就走。態度從容，步履穩定。

如果這時商寅初給他一鏢，又是怎樣的局面呢？也許他算準了商寅初絕不會輕舉妄動吧！

劉四嚇昏了，也氣昏了，光禿禿的腦袋瓜子業已冒出油來。待那惡客的身影在長街上消失後，才回過神來，氣呼呼地道：「總鏢頭！剛才爲什麼不給那混賬小子一金鏢？」

商寅初低叱道：「別胡說！上門。」

劉四那敢怠慢，連忙將兩扇朱漆大門關上，插上了厚重的門閂。

× × ×

說書的、賣藥的、玩把戲的、看相的，形形色色，林林總總，使夜間的夫子廟比日間熱鬧得多。

廣場的左邊有一個燈火明亮的小舖子，當門的鐵鈎子上掛着一尾猶在擺尾滴水的鮮魚，兩扇油紙燈籠上寫着「正記鮮味」四個字。

當爐的是一個二十四、五的少婦，大脚、大手、蜂腰、蛇臀，是個環肥型的女子，一雙大眼，配上圓圓的面孔，倒有幾分媚態，難怪這家專賣魚蝦的小吃店生意不惡了。

這時，一個風度翩翩的佩劍少年走了進來，他就是方才離開雙城鏢局的「笑面郎君」徐楓紅。

魚鮮、蝦肥、酒香，固然招引食客，其實十有八九者，都是趁便來看看這娘們脹鼓鼓的身材和那笑瞇瞇、媚態橫生的臉蛋，因此，距離爐灶最遠的那副幽靜座頭反而空着沒人坐。

這可正合了徐楓紅的心意。當然，以他的儀表而論，是絕不會將這當爐文君看在眼裏的。

他沒有看上她，那娘們却看上了他。

徐楓紅剛一落座，她並不指派小廝待客，却親自趕了過來，笑瞇瞇地說道：「相公，你是遠道來的吧？」

「不算遠。」

「吃點什麼？」見對方神態冷冷的，她也就不便過份熱了。

「一盤嗆蝦，四兩竹葉青。」

「再給您來兩尾鮮鯽魚川湯。」

「行！」徐楓紅點點頭。「可是得快點。」

「怎麼？還要急急趕夜路？？」

徐楓紅笑道：「聽說石頭城內客棧的生意特別好，一起更，就難找到合適的上房，我得快些去投店。」

「不打緊，」她抬起一根玉筍般的食指指着東邊。「東街的『臨江別館』我很熟，我這就着小廝前去知會一聲，給您留間潔淨的上房，您儘管放心在這兒慢慢吃喝。」

「多謝啦！」

「不用謝！」她眉開眼笑地道：「我魏雅娘雖是個婦道人家，却生就了男人家的性子，出遠門人生地不熟的，我應該帮忙……」

那邊忽然有人叫道：「雅娘！再給咱們來半斤燒刀子，一盤乾燒鯽魚。」

「來啦！」她留下一個千嬌百媚的笑容，轉身走了。

徐楓紅極不着痕跡地聳聳肩，眞不知道他的心眼裏在想些什麼。

魏雅娘教他慢慢地吃喝，徐楓紅可就沉住氣了，一盤嗆蝦，四兩竹葉青，慢酌細飲地就費去了個把時辰。等到兩大碗白飯吃完，湯碗裏只剩下兩副魚骨頭時，已是將近子夜了。

這時，座頭上也只剩下他一個人了。

小廝們正在收拾碗盤，魏雅娘捲起袖管在淨手，小吃店似乎也要打烊了。瞧瞧夫子廟前，夜市已闌，但是徐楓紅却賴在那兒不走。

魏雅娘洗完了手，在雙手擦上一層香噴噴的油膏，這才笑瞇瞇地向徐楓紅走過去問道：「相公吃好了麽？」

「吃好了，多少銀子？」徐楓紅站了起來。

「分文不收。」她笑着道。

「哦？」徐楓紅不禁一楞。「是何緣故？」

「江湖九惡客，你是第三位，不砸碗盤，不摘招牌，已經是天大的面子，那裏還敢收你的酒菜錢？」

這話從一個當爐文君的口中說出，徐楓紅似乎該大吃一驚。

他不但沒有吃驚，反而輕笑道：「江湖九惡客，魏小雅是第五位，如今改了名字在這金陵城中屈身當爐的，不知是何緣故？」

「我知道你會認出我來，」她走近兩步，壓低了嗓門道：「咱們九個惡客雖然不曾聲同一氣，既然無塵禿驢將咱們九人上了榜，咱們理該相互照顧，閣下千萬莫揭我的底。」

徐楓紅輕笑道：「你怕什麼？」

她的聲音更低：「怕魚兒不上鈎。」

「哦？原來你在這兒釣魚。」

「那是一條大魚。」

「誰？」

「程少秋。」

「哦？」徐楓紅有些不自禁地向前跨了一步。「這人出身華山劍派，却又不是華山的入室弟子，離開華山三年以來，在江湖上博得了『流雲劍客』的雅號，你和他有過節？」

魏小雅咬了咬牙，道：「先夫刁陀就是死在程少秋劍下的。」

「原來如此，徐某却不曾聽說過這件事。」

「江湖上的人都知道先夫遇害，却少有人知道兇手是誰。」魏小雅那一雙大眼珠在徐楓紅臉上掃了一圈，低聲道：「聽說你這兩年來，一直在口外冰天雪地的環境中苦練劍術，此番南來，想必是有所作爲。」

徐楓紅聳聳肩頭道：「一點小事。」

魏小雅面色一寒，冷聲道：「是不足爲外人道麽？」

徐楓紅未循話題接下去，輕笑問道：「我不知該稱呼你爲刁夫人，還是魏姑娘呢？……」

魏小雅截口道：「在金陵，你最好和別人一樣，叫我雅娘。」

「好！」徐楓紅點了點頭。「雅娘！關於你的釣魚的事，恕我無力相助。」

「你的意思我明白，是教我最好也別管你的閒事。」

「那你可就會錯意了，」徐楓紅在對方連番搶白之下，絲毫沒有慍意。「你的事，我帮不了！我的事，你也同樣帮不了，所以，咱們最好還是各行其道。今日欵待，徐某領情，容後回答。」

說罷，拱一拱手，走出了小吃店。

魏小雅跺跺脚，喃喃自語道：「別神氣！無塵禿驢將你排在第三，未必正確，有機會咱們還得較量較量。」

× × ×

夜已深，夫子廟前那些地攤子都收市了。

唯獨有個看相的老頭兒還坐在攤子前，似乎還想招攬個把兩個客人，混上幾個銅子兒，以作宵夜之資。

客人終於來了，他是徐楓紅。

老相士睜開了眼睛，道：「看流年，斷休咎，問禍福，不靈不準不收錢。」

徐楓紅道：「我要測個字。」

老相士推過來一盆字捲兒，道：「請相公自己在字捲兒當中抽一個。」

徐楓紅隨意拿起一個捲兒，看起來似隨意，其實一點也不隨意，那個字捲兒上有個朱砂紅點，顯然預先作了暗號。

展開一看，字捲上寫着幾個墨蹟猶新的字：「丑時一刻，秦淮河東渡口。」

徐楓紅將字捲兒交給相士，老頭兒口沫橫飛地說了一遍，臨到徐楓紅丟下一塊碎銀，走了。他最主要的就是要看看那字捲兒上的消息。至於聽那老相士道禍說福，不過是遮人耳目罷了。

繞過夫子廟的右邊，就是東街，打老遠，徐楓紅就看見了「臨江別館」的油紙風燈。這兒，離開江邊還遠得很，他眞不知道這「臨江」二字從何而來。

他剛一跨進這家陳設不惡的客棧，在櫃上守候的老店家就迎過去問道：「方才可是這位相公托雅娘到敝號來訂了一間上房？」

徐楓紅點點頭，道：「不錯。」

老店家招招手，道：「請跟我來。」

徐楓紅剛一旋轉身子，從陰暗處突然飛起一條人影，手裏拿着一柄亮閃閃的匕首，直撲他的後背，這人身手十分輕快，幾乎沒有一點聲響。

然而徐楓紅也不是善者，以他的功力來說，即使一根頭髮落在他的身後，他也會覺察，何況是一個人飛身撲來？

只見他身子微微一閃，人已滑開了五尺，篤地一聲，那人的匕首插進了拱門的門框上。

徐楓紅閃身之際，腰間長劍就已抽出了一半。現在，那突襲之人在他的右前方五步之處，他只要順勢一揮，那人就難逃身首異處的厄運。

孰料，徐楓紅不但沒有繼續拔劍，反而颼地一聲將業已抽出一半的長劍回入鞘中，再探手向那突襲者的後衣領抓去。原來他要留下活口。但他已慢了一步，突襲者已捨棄了插入門框上的犀利匕首，向拱門內的中院竄去。

徐楓紅能够在江湖九大惡客中名列第三，自然不是泛泛者，冷哼一聲，彈身而起……

驀在此時，他身後突然响起一聲沉喝道：「站住！」

聲如黃鐘大呂，中氣十足，有一股使人懾服的威力。

徐楓紅竟然放棄了那個亡命而逃的突襲者，停步車轉了身子。

在他面前站着一個年約三十出頭，身裁魁梧的男人，濃眉大眼，面色泛紫，目中稜芒逼射，不怒自威。

在一瞥之下，徐楓紅已然掂出了對方的份量，冷冷問道：「有何見教？」

對方大馬金刀地向前走了幾步，沉聲問道：「你從何地來？」

徐楓紅反問道：「因何動問？」

紫臉漢子撩地大衫下擺，露出腰間一塊號牌，號牌上大大一個「捕」字，原來他是六扇門中的公人。

徐楓紅不禁暗暗皺眉，江湖中人，誰也不願和六扇門中的鷹爪子結下樑子。

紫臉漢子道：「在下姓馬，名志超，乃金陵府的捕頭，所提問題，請你據實回答。」

徐楓紅還得在金陵城躭下去，當然不能和對方鬧翻臉，因此回答道：「來自此地。」

「大名？」

「徐楓紅。」

「貴幹？」

「一遊六朝金粉的遺蹟。」

馬志超冷笑一聲，道：「只怕你的來意不是如此簡單。」

徐楓紅沉靜地道：「馬捕頭說話要有憑據。」

馬志超面色一沉道：「佩劍何爲？」

「防身。」

「方才因何有人想要刺你？」

「我也想弄明白那人因何想刺殺我，只可惜馬捕頭一聲喝阻，容他走脫，此刻已無從追問了。」徐楓紅的弦外之音昭然若揭，也不怪他有所懷疑。那個刺客和這位捕頭一先一後地出現，似乎大有蹊蹺。

馬志超不會聽不出他的弦外之音，却沒有惱怒，只是冷聲道：「佩劍既爲防身，方才因何不砍殺那名刺客？」

徐楓紅道：「金陵是有王法的所在，不容我揮劍殺人，否則馬捕頭此刻也不會與我客客氣氣地說話，鎖鍊早就加諸我身了。」

馬志超神情一楞，紫臉泛紅，沉聲道：「你知道金陵城是有王法的所在那就好辦。希望你在此暢遊，却不許惹事生非，不然，王法不容。」

說罷，大搖大擺地走出了客棧。

徐楓紅暗暗嘀咕：難道這姓馬的捕頭是商寅初買通了前來找痲煩的麽？果然如此，對方的行動眞够快的。

他走到拱門邊，拔下了那把匕首。

徐楓紅是行家，一看那把匕首，就知不是凡品。匕首是寒鐵打造，鋒利無比，柄是用烏亮的牛角鑲嵌，細看之下，他發現柄上鐫刻着一個極小的「許」字。

快刀許如風，八成是他，商寅初麾下的一名上選武師，看來商寅初已決定要置他於死地。

如果自己方才一劍解決了許如風，那又是如何的局面呢？馬志超適時現身，自己就要負起殺人的責任，毫無疑問的是鎖鍊加身，反抗嗎？自己從此就無法在金陵城立足了。

一念及此，徐楓紅禁不住打了一個寒噤。

看起來，威鎭八荒的「穿雲金鏢」商寅初算不上是一個頂天立地的漢子，只不過是一個玩弄陰謀手段的卑鄙小人。

徐楓紅並未將心意形諸於言表，他臉上的神情仍是十分從容，向那嚇得渾身發抖的老店家揮揮手，道：「走！帶我去上房！」

老店家連聲應是，但他的兩腿却有些不聽使喚，就是邁不動一步。

徐楓紅微微一皺眉頭，說道：「也罷，不必你帶路，告訴我是那一間上房就行了。」

老店家那隻發抖的手，向拱門內指點着，道：「東廂第二間，房門敞着，燃着燈，茶水已準備妥當，相公您自便吧！」

過拱門，過中院，向東一拐，就是東廂。果見第二間上房門敞着，屋內燈火搖曳。

徐楓紅走到房門口，却又停步不進，右手緩緩抬起，搭上了腰際的劍柄。

只聽房內一個輕柔的聲音道：「不必如臨大敵，房內是我。」

徐楓紅聞言鬆了一口氣，却又皺了皺眉頭，原來守候在房內的竟是魏小雅。

他走進房內，稍作猶豫，還是關上了門，神情冷漠地問道：「雅娘！你來幹什麽？」

魏小雅坐在一張靠背椅上，叠架着雙腿，兩臂交叉着抱在胸前，神態極爲悠閒，但她的面色却極爲肅穆。冷冷道：「我來向你告警。」

「告警？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哼！」魏小雅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別裝糊塗，我眞想不到你是冲着『穿雲金鏢』商寅初而來。」

徐楓紅神定氣閑地反問道：「你怎知道我是冲着他而來？」

「我比你早來金陵三個月，此地情況自然比你熟悉，姓馬的捕頭可不是無緣無故地來找碴，他是商寅初的乾兒，明白了吧？」

「雅娘！你來多久了？」

「比你先到，你在夫子廟前看相測字，想必就擱了不少時刻。」

「哦，方才有一個人在店堂裏向我偷襲……」

魏小雅截口道：「那傢伙竄進東廂，翻院牆逃了。」

「看清他的面孔了嗎？」

「不用看，他是快刀許如風，用匕首的功夫在江湖中數一數二，是商寅初手下的心腹健將。」

徐楓紅自懷中取出那把匕首，脫手飛出，篤地一聲，釘在床柱子上，緩緩道：「當我看清楚這把匕首之後，就已猜到他是快刀許如風了，只是想不到商寅初會如此卑鄙。」

「這所謂兵不厭詐，你方才爲什麽不拔劍殺了他？」

「我想抓個活口，問個來龍去脈。」

「也幸虧你方才沒有殺死他。」

「我明白你的意思。」

「方才這客棧的裏裏外外少說也有二、三十名捕快，你如殺了許如風，痲煩可就大了。」

徐楓紅笑了笑，道：「既然裏裏外外都有人，你進來時怎麽未被他們發現？」

魏小雅傲然道：「別忘了我魏小雅的混名叫做『鬼影兒』。」

徐楓紅緩緩搖着頭，道：「這個混名不妥，鬼是沒有影兒的啊！」

「正因爲鬼沒有影兒，所以說任何人也休想見到我的來去踪跡。」

「說正格的，」徐楓紅正色道：「雅娘！你說來此是要向我告警，這話是什麽意思？」

「你得先承認確是冲着商寅初而來再說。」

「好！」徐楓紅屈服地點點頭。「我承認。」

「那我不妨告訴你，憑你一個人單打獨鬥，絕不是姓商的對手。拋開他的鐵拳，丟開他的金鏢，且說他的老謀深算，你就望塵莫及，更何況他在金陵根生土長，天時、地利、人和全都佔盡。今年春天他六十大慶，連府台大人都親自登門拜壽，你憑什麽鬥得過他？」

徐楓紅輕笑道：「雅娘！來者不善，你沒有聽說過這句話？」

魏小雅冷冷道：「休逞匹夫之勇！」

徐楓紅面上的笑容更濃了，緩緩道：「雅娘！你可曾見過無塵大師寫的警世度牒？」

魏小雅搖搖頭，道：「那是密傳所謂正派人士閱覽的，我名列九大惡客第五，那裏能見到？」

「聽人說過嗎？」

「倒是聽人說過。」

「在我名號之下有幾句什麽評語？」

魏小雅想了想，道：「此人富機智、工心計、奸如狐、狡如狼，嘗於笑語中出劍殺人……」

說到一半，她突然停口不語。

徐楓紅笑道：「無塵和尚雖然將我形容得過了火，但最少我不是一個逞勇的匹夫。」

魏小雅吁嘆了一聲，道：「你既然不聽勸告，那就算了。」

徐楓紅改變了話題，道：「來！雅娘！談談你的事吧！」

「我的什麽事？」

「有關程少秋的事。」

「唔！」魏小雅沉吟了一陣，才緩緩說道：「先夫刁陀已然死亡一載有餘，姑不論他與程少秋那一場狠鬥孰是孰非，先夫死在姓程的劍下却是事實，此仇焉能不報？」

「聽說程少秋目下正在遨遊太湖，你因何不去找他，却在金陵苦等？」

「你以爲面對面地去興師問罪，我能贏得了程少秋的流雲劍法麽？」

徐楓紅搖搖頭，說道：「應該是不能。」

「所以我在這兒等他。」

「他要來金陵？」

「快了！如今已是七月底，據說八月初他要來此。」

「你有什麽妙計釣那條大魚？」

「程少秋最愛吃魚蝦。」

徐楓紅緩緩頷首，喃喃道：「唔！我明白了！讓我想想看，無塵和尚對妳的評語如何說法……對了！此女乃已故黑道巨擘刁陀之妻，大手，大脚，體態環肥，雖爲人婦，仍不失妖嬈，精烹飪，善用毒，功媚術，或下毒於飲食之內，或殺人於床第之間……」

「呸！」魏小雅面紅頸子粗地啐了一口，詈罵道：「那嚼舌根的無塵禿驢死後不入十八層地獄才怪，身在佛門，竟然滿口穢言。」

徐楓紅搖搖手，道：「好啦！雅娘，時候不早，妳該回去了。」

魏小雅站了起來，壓低了聲音道：「你既然存心要和商寅初鬥到底，我也不用再勸了。不過咱們要把話說清楚，我在這兒已經下了三個月的鈎，你來，就好像在水中丟了一塊石頭，若是驚走了魚兒，害我白費一場心思，咱倆可沒有完。」

「雅娘！妳以爲有我在此，程少秋就不會來了麽？」

「很難說！」

「告訴妳吧！程少秋只會來得快。」

「怎樣講？」

徐楓紅冷笑道：「我是用劍的，他也是用劍的，恐怕早就想與我比劍了。」

魏小雅也冷冷笑道：「這可教你作難了。」

「怎樣講？」

「程少秋的性命是我的，你休得動他一根汗毛。」魏小雅說完後，轉身就走。

她是從窗口離去的，徐楓紅根本就沒有看清楚她如何起步，如何騰身，只不過看見窗戶幌動了一下。

徐楓紅閂上門，熄了燈，和衣上床，閉目養神。計算更鼓，約莫一交丑時，他也循窗出了上房，翻院牆出了客棧。

長街寂寂，無人，無燈，天空黑黑，無月，無星。這正是適合夜行人的好天氣。沿着街邊，徐楓紅一口氣奔到了秦淮河畔東頭的渡口，蟄伏在暗處，凝神觀望。

子過丑初，河上的畫舫都已熄了綵燈，歌盛絃繁的好景也已消失，河面更是一片漆黑。偶而見到幾點船火，却似流星般一閃不見。

約莫過了一盞熱茶光景，徐楓紅才看見從蘆花蕩子裏搖出一艘快船，直駛渡口。同時間，一人影飛快地自西頭上奔來。

雖然天色漆黑，徐楓紅看不清那人的面貌，但他却從對方的身裁及步伐間看出來人，此人正是他要會見的人，因此緩步向渡口走去，輕輕地咳了一聲。

來人很快來到徐楓紅的身邊，低聲道：「快上船。」

此刻快船正好靠岸，二人一縱登舟。操舟的船夫也不待吩咐，就將快船向河心划去。

船一離岸，徐楓紅就迫不及待地問道：「鏢局裏的情況如何？」

那人答非所問地說道：「老相士已被他們抓去了。」

「哦？」徐楓紅顯然大吃一驚。「既然如此，你就不該來此踐約，快些教舟子攏岸。」

那人搖搖頭，道：「別吃驚，老相士雖被他們抓去了，却沒有問出什麽來。」

「那個傳消息的字捲兒呢？」

「我親眼看見老相士將字捲兒吞下了肚。」

徐楓紅似乎鬆了一口氣，停頓了一陣，才問道：「老相士如今在何處？」

「被馬捕頭囚在大牢。」

「因在牢裏？什麽罪名？」

「說他妖言惑衆。」

徐楓紅憤然道：「原來商寅初是如此卑鄙，竟然勾結了六扇門中的鷹爪子來對付我。」

「這正是商寅初的計謀，他和凌君毅商議的結果，就是利用公門的捕快和你作對，使你難以在金陵立足，你千萬要小心應付。」

徐楓紅低聲道：「你倒該小心一些，如果商寅初查出你是我派去臥底的，絕對饒不了你。」

那人不在意地說道：「放心！這幾年來，我的表現不錯，商寅初巳對我深信不疑。」

「他們既然抓去了老相士，就可以證明派得有人踩我的綫。你深夜外出，行踪飄忽，商寅初怎會不起疑？」

「我深夜外出是奉商寅初的命令。」

「哦？他敎你幹什麽？」

「只因你在魏雅娘的小吃店裏躭擱太久，所以商寅初敎我設法查出她來歷。」

「查出來了嗎？」

「我才懶得去查哩！」

「那麽，你如何回覆商寅初？」

「只說未見異狀，不就行了。」

「你自己看着辦吧！」徐楓紅結束了話題，作最後交代：「老相士被囚，你只有靠孫七居間連絡了，耍猴戲的孫七，知道了吧？」

「知道了。」

「叫舟子攏岸吧！」徐楓紅突壓低了聲音：「搖船的舟子不會洩漏秘密麽？」

「放心！他是我的心腹死黨。」

「你在商寅初的窩裏，稍漏風聲，就有性命之危，我是救不了你的。」

「放心！吃飯的傢伙絕對丢不掉的。」他說完向後船尾舟子輕輕吹一聲口哨。

舟子立刻將快船向岸邊搖去，方才離岸時是東渡口，現在停泊的却是西渡口，兩個渡口最少距離有十里地。

那人關心地問道：「你認識路回客棧麽？」

徐楓紅笑笑道：「我可不是頭一次來金陵城裏哩！」

× × ×

七月秋老虎，正午的太陽毒得像烈火。雙錢鏢局的大院裏空蕩蕩地沒有一個人影；後面的練武場也不見人。局裏百來個武師和趟子手似乎突然失去了踪影。

在西廂上房裏，商寅初悶悶地坐着，他的副手凌君毅則不停地走來走去，他倆的心情都顯得很沉重。

商寅初忽然揚起頭來，道：「君毅！去叫許如風和馮剛到這兒來，我有話問他們。」

凌君毅點頭離座，一會，帶了兩個人進來。

前面一個，三十靠邊，白淨面皮，身裁修長，兩眼顯得非常靈活，他就是昨晚在「臨江別館」打算刺殺徐楓紅未成的快刀許如風。

後面跟着的一個，約莫三十五歲，身裁五短，一臉憨厚相，看上去他的心地必然很善良，爲人也忠厚，他大概就是馮剛，若有人擇友，必定選他而捨棄許如風。

商寅初揮揮手，道：「坐！坐！」

二人很恭謹地坐下，等候總鏢頭兒的訓示。

商寅初吁了一口長氣，面對許如風說道：「許鏢頭！依你看，徐楓紅的功力究竟如何？」

許如風簡短地答道：「高！」

「高！」商寅初那兩道花白的眉毛條地抬了起來。「高到什麽程度？」

許如風道：「高深莫測！」

凌君毅有些不悅地插口道：「許鏢頭！你不妨說得具體一點。」

許如風瞟了他一眼，冷冷道：「許多人都稱讚我的七首用得好，究竟好在那裏？說穿了不過是輕快二字。出手輕，速度快。昨晚我從他身後十步處彈身襲擊。凌副總鏢頭！如果是你，即使在我躍起之際就巳發覺，你能閃躲多遠？」

凌君毅想一想，道：「你的七首貼衣而過，不傷及肌膚，我巳非常滿意了。」

許如風道：「事實上徐楓紅閃開了五尺，速度之快，彈力之佳，出人想像。」

馮剛接口道：「難怪無塵法師要將他排到江湖九惡客的第三名了。」

商寅初道：「我昨夜想了一晚，也沒有想出他的來意。」

馮剛道：「他的來意不是巳經當面對你……」

商寅初截口道：「那是藉口，絕不是眞正的來意。徐杰那根九節鋼鞭又不是什麽寶貝，我要來作甚？江湖能人雖多，却沒有那個胆大妄爲的敢敎任何一個門戶封門閉戶。徐楓紅提出的這兩件事極不近情理，因此使我愈想愈疑。」

馮剛似乎是一個面相渾厚，心性靈巧的人，眼珠骨碌一轉，試探地問道：「那麽，依總鏢頭的看法……」

凌君毅插口道：「這件事我認爲不必太化心思去猜測，徐楓紅聲言要咱們摘下招牌，收起鏢旗，這是不能忍受的事，咱們應該先下手爲強。」

許如風神色凝重地道：「副總鏢頭的話很有道理，不過，以屬下的看法，除了商總鏢頭親自出馬外，還沒有別人能將徐楓紅一舉擊退。然而總鏢頭親自出馬又會引起物議。」

商寅初雙眉一掀，疾聲問道：「甚麽物議？」

許如風道：「總鏢頭這幾年來根本就不曾出動，徐楓紅雖然名列九大惡客第三，究竟還是個毛頭小伙子，若是總鏢頭親去會他，豈不是表示咱們局子裏巳面臨了嚴重的挑戰？即使總鏢頭勝了，在一兩年之內，只怕也沒有貴重的鏢貨上門了。」

商寅初微微頷首，喃喃道：「說得有理！」

凌君毅道：「那麽由我先去會他。」

許如風連連搖頭，說道：「不妥！不妥！」

凌君毅那一雙稜目射出極爲銳利的光芒，投注在許如風的臉上，沉聲問道：「因何不妥？」

許如風緩緩道：「如果副總鏢頭一舉將徐楓紅擊退，當然很好。如果……」

他說到此處，却停口不言。其實，不用說下去，別人也知道他下面要說的話。

然而，凌君毅却追問道：「許鏢頭因何停口不言？」

許如風拱拱手，道：「屬下並無小看副總鏢頭之意。只不過爲鏢局的聲譽着想，萬一副總鏢頭敗在徐楓紅的劍下，那時再由總鏢頭出面也難以收拾局面了。」

馮剛道：「許鏢頭！你的話可敎人難懂了，總鏢頭親自出馬，你認爲不妥，副總鏢頭出馬，你又認爲不妥，難道咱們等着挨打？」

許如風道：「馮鏢頭誤會了小弟的意思……」

商寅初截口道：「你們兩人且慢爭論這個問題。……馮鏢頭！我敎你去調查那個魏雅娘的來歷，你查出來了沒有？」

馮剛謹愼地回答道：「一時還沒有查出什麽把柄，不過，據屬下看來，那娘們不可能是個武林中人。」

商寅初道：「馮鏢頭，我不妨給你一條綫索，九惡客的第五名是個女的，名叫魏小雅，是巳故黑道巨擘刁陀的未亡人，她的模樣兒和那賣魚蝦鮮味的娘們有些相似，姓名也只有一字之差，徐楓紅在她店裏一坐個把時辰，而且『臨江別館』的上房，也是那娘們派小厮給姓徐的預訂的，不能說他倆毫無瓜葛，你可得要仔細查一查。」

馮剛說道：「是！是！既然如此，屬下可得將那娘們的來龍去脈仔細的摸個清楚。」

凌君毅道：「總鏢頭方才提起刁陀，倒使我想起一個人來了。」

商寅初忙不迭地問道：「誰？」

凌君毅道：「就是揮劍使刁陀身首異處的『流雲劍客』程少秋。」

商寅初道：「程少秋？唔！是一個近年才在江湖上嶄露頭角的少年劍客，聽說他的劍法在表面上看去輕飄如流雲，其實內在却蘊含殺機重重，招式辛辣、詭奇，令人難測變化。」

凌君毅道：「這位劍客，上月還在暢遊太湖，方才聽人說，他這幾天巳到了金陵城對面的清江浦了。」

商寅初目光一亮，壓低了聲音，道：「君毅，莫非你想到了什麽妙計？」

凌君毅淡淡一笑，道：「徐楓紅是用劍的。」

馮剛接道：「屬下明白了副總鏢頭的妙計，是想挑起程少秋和徐楓紅來一場龍虎之鬥？」

凌君毅白了馮剛一眼，冷冷道：「不是龍虎之鬥，而是兩虎之鬥。」

商寅初緩緩頷首，喃喃道：「兩虎相鬥，必有一傷。」

凌君毅冷笑道：「這兩隻虎相鬥，却是必有一死。」

商寅初道：「君毅！以你看誰贏？」

凌君毅冷笑道：「也許徐楓紅能將程少秋置於死地。」

商寅初詫異地道：「那樣對我們有好處？」

凌君毅道：「金陵城是個王法森嚴的所在，不容許逞勇好鬥之徒，事後馬捕頭自會料理他。若是程少秋贏了，更是將麻煩徹底解決。」

「好計！好計！」商寅初一時讚不絕口，停了一下，轉頭向馮剛吩咐道：「馮鏢頭！你到師爺處拿我一張名帖，立刻過江到清江浦，找到程少秋下榻之處，就說我邀他到局裏一敍。」

凌君毅道：「程少秋很有敎養，深知禮敎。接到名帖，立刻就會過江前來金陵拜見咱們總鏢頭的。」

馮剛道：「屬下立刻就去。」

說罷，分別向商寅初和凌君毅施禮告退，待那馮剛離去後，商寅初突然捋鬚哈哈大笑起來。他若以爲藉程少秋之力就可除去徐楓紅，那就笑得太早了。

凌君毅揮手示意快刀許如風退下，關上房門後，才趨前低聲問道：「你老人家因何發笑？」

商寅初臉上突然浮現了一股陰狠之色，冷聲道：「我笑這世界上不知死活的人太多了。」

凌君毅楞了一楞，壓低聲音道：「恕徒兒頑愚不冥，您老人家的意思是……」

商寅初冷哼了一聲，道：「馮剛表面上生得憨厚忠誠，却想不到他是徐楓紅派來臥底的。」

凌君毅訝然道：「竟有此事？」

商寅初臉上浮現一股陰冷的神色，沉聲道：「昨夜馬捕頭在夫子廟口抓住那老相士時，那頭老狐狸背轉身子吞下了一個測字捲兒，我在暗處看得一清二楚，立刻命馬捕頭將那老狐狸拖到僻靜處開了膛，剖了肚……」

「哦！」凌君毅大感意外地失聲驚呼。「我還以爲那老傢伙被囚在大牢哩！」

商寅初頗爲不悅地瞟了凌君毅一眼，復又沉聲道：「老狐狸雖然吞下了測字捲兒，但却未嚼碎，從肚內取出後，字跡分明。」

「上面寫些什麽？」

「丑時一刻，秦淮河東渡口。」

「那是什麽意思？」

商寅初低吼道：「這還不明白？那是馮剛和徐楓紅約見時刻和地點啊！」

凌君毅點點頭，又問道：「馮剛去了

沒有？」

商寅初冷笑道：「當然去了，我假裝不知，故意教他去查那個賣魚蝦的雅娘是什麼來路，給他一個機會，這小子恐怕還在暗中得意哩！」

「既然您老人家已知姓馮的小子吃裏扒外，方才怎麼能讓他過江去請程少秋？」凌君毅雙眉緊皺，顯得非常着急。

商寅初嘿嘿笑道：「君毅，你畢竟還嫩得很，聽我說，馮剛一定會將這個消息轉告徐楓紅，我諒他不敢公然去『臨江別館』找徐楓紅，姓徐的在金陵城中所佈下的暗樁也絕不止那老相士一人，我得先將他的暗樁拔盡，再去對付他。」

一半是誠服，一半是阿諛，凌君毅一連聲地道：「您老人家的謀略實在高人一等。」

商寅初拈鬚笑道：「君毅，我膝下無兒，你和玉鳳已然訂交，我將你看得如同己出一般。」

凌君毅誠惶誠恐地道：「女婿如半子，何況又蒙您老人家傾力授藝，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徒兒已然將您老人家看成親生的父親了。」

「我知道，我知道。」商寅初倏地面色一正，沉聲道：「這幾年來你出門在外，表現得還不錯，但是你不該得意，那並非你如何了得，而是江湖上的能人，一個個都沒有和你碰面。」

「徒兒從不敢自鳴得意。」

「論武藝，掌上功夫，你已十得其八九，至於穿雲金鏢你也能使得十分稱手，唯一人我掛慮的是你的歷練太差。」

這幾年來，凌君毅担當了雙錢鏢局中極為重要的角色，每一次走鏢歸來，商寅初對他都是讚許不絕，從未如此慎重其事地加以指責過。

因此，凌君毅感到事非尋常，連忙站了起來，深深一揖，道：「還請您老人家多多教誨。」

商寅初連連擺手，道：「坐下……坐下……方才你說，如果程少秋接到我的名帖，立刻就會過江前來拜見，可是？」

凌君毅點點頭，道：「是的。」

「你根據什麼作此推斷？」

「程少秋雖非華山入室弟子，却在華山習藝十年，受過嚴格的劍士訓練，而且此人知書識禮，憑您老人家在江湖上的威望，即使不派人持帖去請，他一到金陵就該先來拜見您老人家，何況……」

「錯了！錯了！」商寅初打斷他的話，「程少秋絕不會來拜見我。」

「哦？」凌君毅不禁滿面錯愕之色。

「程少秋自從一年前誅殺惡徒刁陀之後，聲譽大增，一個正派劍士的立場來說，如果和惡客榜上名列第三的御劍高手徐楓紅相遇，必然會有一場龍爭虎鬥，但是程少秋絕不會在這個節骨眼上和徐楓紅比劍。」

「這……」凌君毅猶豫了一陣，終於將心裏的話脫口說了出來：「……這不可能吧？」

「不許辯！」商寅初的臉色突然沉了下來：「這就是你歷練不够的地方。幾年來，鏢局裏大大小小的事，都交由你去拿主意，君毅，從此刻起，就算芝蔴大的小事，你也要問過我才能決定。」

凌君毅必恭必敬地道：「是！」

商寅初的神色又緩和下來，輕聲問道：「君毅，年輕人記性好，想想看，天山狼徐杰刦鏢那檔子事是五年前什麼時候發生的？」

凌君毅想了一想，道：「是五年前的春天，咱們起程時，口外的冰封還沒有完全解凍。」

商寅初點點頭，道：「不錯，咱們是三月初三打從口外起程的，天山狼徐杰刦鏢是三月二十九戌初的事。」

「您老人家記得眞清楚。」

「可記得馮剛是什麼時候到咱們局裏來的？」

「五年前的五月，咱們每年夏初都要招錄一批鏢師，我還記得那年前來應試的一共是三十五人，只錄用了三個，馮剛就是其中之一，我記得您老人家一直誇讚他的一趟羅漢拳很有根底，單刀也不錯，輕功最佳，您老人家還對我說……」

商寅初截口說道：「我說他的貌相敦厚，為人牢靠，眞想不到我竟然會看走了眼。」

凌君毅默然垂首，不敢接口。

商寅初氣呼呼地接道：「君毅，我這種老江湖，看人都會看走眼，不用說你這種毛頭小伙子，以後凡事當心點。」

「是！」凌君毅必恭必敬地應着，突然，他的雙眉一揚，凝聲道：「馮剛已然到局裏五年了，若說徐楓紅為了替他哥哥徐杰報仇，五年前就派人在咱們局裏紮了下了根，這未免……」

商寅初截口道：「這未免太難以令人置信，是不是？」

「徒兒是想請教您老人家。」

商寅初沉聲道：「徐楓紅是不是徐杰的弟弟，還是個大大的疑問，而且，他絕不是為徐杰尋仇而來。」

「哦？那麼他此來的目的為何呢？」

「不要多問，」商寅初顯得很煩躁，又吼叫起來。「有許多事情還沒有到你該明白的時候。有一件事情我又不妨告訴你，徐楓紅這次前來金陵，絕非單人匹馬，暗中必定還有很多人在支持他。」

凌君毅緩緩搖頭，喃喃道：「這不可能吧，他一向都是獨來獨往，從未成羣結黨啊？」

「你不懂，」商寅初突然又大吼起來。他似乎也驚異自己的脾氣太過暴躁，吼叫之後竟然楞住了。半晌，才揮揮手，低聲道：「君毅，昨夜未曾好睡，你去歇一歇吧，切記，在馮剛面前，千萬別露出一絲半跡來。」

「徒兒知道。」凌君毅悄悄地退了出來。

凌君毅走向後面的廂房，打算去小睡片刻，剛走到迴廊之下，却教一個人擋住了。

那人是個十八、九歲的姑娘，一雙靈活的大眼，配襯一副瓜子臉型，顯得甜美秀麗，只可惜她此刻一雙蛾眉却是緊緊鎖在一起的。

凌君毅楞了一楞，道：「玉鳳，妳一個人在這兒幹什麼？」

聽他的稱呼，她敢情是商寅初的獨生

女兒商玉鳳。

她走到凌君毅眼前，壓低了聲音道：「君毅，告訴我，鏢局裏出了什麼事？」

凌君毅鎮定地笑了一笑，搖搖頭，道：「沒有出什麼事的。」

「哼！」一股冷氣打從她鼻孔裏噴出來，「別瞞我，上上下下，裏裏外外，處處都不對勁，你以為我看不出來？」

「玉鳳，別瞎疑心，」凌君毅輕輕拍着她的肩膊，微笑道：「連芝蔴大的事也沒有。」

「別拿我當小孩哄，爸爸那天夜裏不是交二鼓就上床，昨晚却熬到四更才睡，天一亮又爬了起來。從昨晚到今天午晌府衙裏的馬捕頭來了十幾個，還和爸爸在後院沒人處咬耳朵，說悄悄的話。」

凌君毅面上的笑容消失了，壓低了聲音道：「玉鳳，妳知道妳爹的火爆脾氣，最好是別多問。」

「哼！我早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了。」

「妳知道。」

「我當然知道，」她一臉傲然之色，意氣風發地說道：「昨晚擦黑時候來了一個姓徐的，是什麼江湖九惡客排列第三的，他要咱們收鏢旗，摘招牌，對不對？」

「嗨！小聲點。」

「怎麼！你怕姓徐的？」

「我怕你爹發脾氣。」

商玉鳳一本正經地道：「君毅，雙錢鏢局的重担，我爹已完全交給你了，眼見惡客上門，你怎麼不吭不响？」

凌君毅愁眉苦臉地道：「唉，妳根本不瞭解內情，昨晚姓徐的找上門來時，妳爹再三交代我，不管發生了什麼情況，都不許我輕舉妄動，我只有眼睜睜的看那小子說大話，大搖不擺地揚長而去，剛才妳爹又再吩咐我，從此刻起，就算芝蔴大的事也要問過他老人家才能行動，玉鳳，妳可不能責怪我呀！」

商玉鳳冷笑道：「難道姓徐的小子是三頭六臂，銅鑄鐵澆之身？」

「話又不是那麼說……」

商玉鳳截口道：「我知道姓徐的小子住在東街『臨江別館』，今夜我可要去會會他，他若知趣趁早打退堂鼓，萬事也休，不然我就教他嚐嚐商家的穿雲金鏢。」

凌君毅雙手連搖，說道：「玉鳳，千萬不能亂來。」

商玉鳳冷聲道：「什麼惡客，我才不信，對了，這事不准你告訴我爹，不然，我寧可到庵裏當尼姑也不會嫁給你。」

凌君毅張口結舌，一時說不出話來。

突聽一聲沉悶的叱喝，道：「玉鳳，妳給我站住！」

商玉鳳那張驕氣凌人的臉突然變了顏色，原來商寅初不知什麼時候來到了，她畏怯地叫了一聲：「爹！」

商寅初沉聲道：「我告訴妳，從今天起，妳要是走出二門一步，我就打斷妳的腿。」

商玉鳳立刻落下了兩行淚珠，委屈地叫道：「爹，……女兒只是……」

商寅初低聲吼道：「不許多口，快滾回妳房裏去。」

商玉鳳掩面而泣，却不敢嚎啕出聲。脚下更是不敢絲毫怠慢，轉身向她的秀樓奔去。

商寅初心裏似乎也很難過，目注他女兒的背影，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 × ×

摸黑的時分，馮剛已經從清江埔趕回了金陵。

這時，夫子廟口，也開始熱鬧起來，雖然今晚少了一個看相測字的老頭子，但是誰也不會去留意這檔子事。

要猴子的孫七正拉開了場子，敲起破鑼，以喝看客，他那隻心愛的猴子正在一根竹竿上拿大鼎，只不過眨眼間，人潮就圍了一個圈。

馮剛也湊了過去，冲着孫七道：「喂，要把戲的，猴子爬竹竿，拿大鼎，這沒有什麼稀奇，這猴兒會翻觔斗麼？」

孫七得意非凡地道：「當然會，我這猴兒會翻空心連環觔斗，看官，別忘了牠的祖先是一個觔斗十萬八千里的齊天大聖啊！」

馮剛道：「別光賣嘴，翻給咱們看看，翻得好，大爺有賞。」

孫七敲敲破鑼，拉開嗓門，喝道：「猴兒，觔斗翻將起來！」

那隻猴子似乎懂曉人性，聞聲就立刻從竹竿頂上溜了下來，在地上大翻觔斗，看客發出一陣喊好之聲。

馮剛頻頻點首，道：「不錯，不錯！大爺賞你五錢銀子，別忘了買點東西給猴子兒吃。」

他摸出一塊銀子交到孫七手裏，轉身就走了。

孫七接過銀子，連聲道謝，同時翻轉破鑼，大聲吆喝道：「這位爺出手眞大，一賞就是五錢銀子，各位看官也賞幾個銅子兒吧！」

看客倒也不寒酸，破鑼裏一眨眼間就有了幾十個銅子兒，當他走完一圈，回到原地，正要將破鑼裏的銅子兒倒進腰間的錢袋時，他突然兩眼上翻，瞪視着黑黑的蒼穹，身子一動也不動。」

咦！這是怎麼回事？

大家正在莫名其妙之際，突見孫七的嘴角流出了鮮紅的血液，人羣的驚呼還沒有出口，他已向前仆倒，咕咚一聲，銅子兒散滿了一地，那面破鑼滴溜溜地滾了老遠。

他的雙手張開，指尖嵌進了泥土，却沒有看見那塊碎銀子正從他手掌心裏丢下來。

當大夥兒一湧向前，探看究竟時，有一個人却悄悄然離去，那人是雙錢鏢局的鏢師——快刀許如風。

鋤惡除奸俠士風

孫七仆地斃命時，馮剛業已邁進了雙錢鏢局的大門，凌君毅在中堂的台階前迎着他，低聲道：「辛苦了，可曾見到程少秋？」

馮剛道：「見着了。」

「他怎麼說？」

「他教屬下帶了一張回帖，還有口信要轉告咱們總鏢頭。」

「快來，總鏢頭正在等你的消息。」

二人來到商寅初的臥房，一進門，商

寅初就迫不及待地問道：「馮鏢頭，你見着程少秋了嗎？」

「見着了。」馮剛先恭恭敬敬地施禮，然後自懷中取出一張紅帖，雙手遞了過去，「這是程少秋的回帖。」

帖上一個大大的謝子，商寅初接在手裏，瞥了一眼，冷冷道：「怎麽，他不願過江一敍？」

馮剛不疾不徐地回道：「程少秋說：以咱們總鏢頭在江湖上的威望，他應當先一步投帖拜晉，只因爲他遊歷行程並未將金陵算計在內……」

商寅初截口道：「哦？他不打算來金陵？」

「他是這麽說的，正因爲如此，所以他才不敢隔江驚動咱們總鏢頭，如今既蒙咱們總鏢頭相邀，他感到非常榮幸，他說如果他日有暇前來金陵，定當前來向總鏢頭叩安問好。」

商寅初面上浮現一絲冷笑，又意味深長地看了凌君毅一眼，然後向馮剛揮揮手，道：「辛苦了，到櫃上支十兩銀子，去雅娘的小吃店盡情一醉。」

馮剛謙辭道：「屬下事未辦妥，不敢領賞。」

商寅初有些不耐煩地道：「快去，你不妨吃喝到深夜才回，當然你得仔細留意，看姓徐的和那娘們是否一條綫上的。」

馮剛連連點頭道：「屬下明白了。」

待馮剛退去片刻，商寅初才低聲問道：「君毅，去喚許鏢頭進來，你守在門外，不許任何人走近一步。」

「是！」

凌君毅去後片刻，快刀許如風走了進來。他一進門不待商寅初吩咐，就將房門掩上了。

商寅初低聲問道：「怎麽辦？」

許如風輕聲道：「屬下從揚子渡頭開始跟踪馮剛鏢頭，一路上他都沒有和任何人接觸，到了夫子廟口，他才賞給一個要猴戲的一塊銀子。」

「哦？」

「那塊銀子在這兒，」許如風從袖袋中取出銀子，恭恭敬敬地遞過去。「銀子鑽了一個洞，內中似乎藏了紙捲兒，屬下不敢擅自取閱。」

商寅初自袖中摸出了一支穿雲金鏢，以犀利的鏢尖將暗藏在碎銀中的一個小紙捲挖了出來。

那是一張二寸見方的小紙片，上面却密密痲痲地寫滿了字。

商寅初一面看，一面聳動着花白的眉毛。閱罷，才又問道：「那個耍猴戲的人呢？」

「被屬下放了血，這塊銀子在他的手掌心裏，不放倒他，我就無法從他手掌心裏拿到這塊銀子。」

「嗯，幹得好，可有人見你動手？」

「絕無人見，耍猴戲的仆倒時，屬下已離開現場好幾十步了。」

「用什麽傢伙給那小子放血的？」

「因爲總鏢頭已經事先吩咐過，所以屬下不敢用匕首，臨時在刀剪舖裏買了一把三刃的獵刀。」

商寅初向對方投以嘉許的目光，道：「許鏢頭！我會在功勞簿上給你記上一筆。切記！不可在馮鏢頭的面前露出絲毫聲色。」

「屬下知道。」

× × ×

魏小雅在這夫子廟口賣魚蝦鮮味已有三個月之久，自然認識了雙錢鏢局的許多鏢師。馮剛初露面時，她還不覺得有什麽異樣，當他叫了一桌子的菜，外帶一斤狀元紅時，她才發覺事有蹺蹊。

馮剛不是頭一次成爲她的座上客，他有多少食量，她可清楚得很。毫無疑問，這位鏢師今晚是泡上了！

泡的目的又何在呢？魏小雅自然想到了徐楓紅的頭上。徐楓紅昨夜在這兒吃喝的時間不算短，自己又着人給他在「臨江別館」訂了上房，八成是商寅初誤會自己和徐楓紅有什麽瓜葛。

見他娘的鬼！魏小雅心中暗駡；老娘還嫌姓徐的小子來得不是時候哩！

她在那兒暗暗嘀咕，店門口却有人在招呼她。

「雅娘！」那人是臨江別館的老店家。「都是妳給咱們找的好客人，一進門就差點出人命案，今天一整天都有府衙的捕快泡在店堂裏，害得好些老客人都不敢上門了。掌櫃的駡死妳啦！」

魏小雅尖聲尖氣地道：「喲！老人家！你沒有看見他帶着利劍嗎？他教我派一個小廝到貴號去訂間上房，我一個婦道人家那敢不從哩！」

「閒話少說，痲煩來了。」

「怎麽啦？」魏小雅瞪着一雙烏溜溜的大眼，儍乎乎的模樣兒眞是逗人憐愛。

「那位客官教妳送酒菜去，跟昨晚他在這兒吃的酒菜一樣。話是傳到了，送不送是妳的事啦！」老店家說完後，轉身就走。

魏小雅也想和徐楓紅碰碰頭，眉兒皺着，嘴兒駡着，手邊却不停地嗆蝦、剖魚、添飯、盛湯，那消盞茶光景，她已提着食盒出門了。

滿面笑容地進了徐楓紅的上房，掩上房門後粉脚却綳了起來，冷聲道：「徐大爺！你可給我惹下痲煩啦。目下雙錢鏢局派了一個姓馮的鏢頭在我店裏泡上了。」

徐楓紅笑道：「妳和雙錢鏢局既沒有過節，也沒有樑子，你怕什麽？」

魏小雅說道：「我怕的可不是雙錢鏢局。」

「那還怕什麽？」

「怕他們揭了我的底，魚兒受驚不上釣。」

徐楓紅收斂了笑容，正色道：「先別埋怨，我有事要請教。」

魏小雅背轉了身子，冷冷道：「你昨晚說過，咱們各行其事，互不相干。」

徐楓紅站起來，走到她的面前，低聲道：「就算我是個迷路的人，求妳指點迷津，妳也不該推辭啊！」

魏小雅噗哧一聲笑了，道：「算你會說話，有什麽事，說吧！」

「妳來金陵三個多月了，妳那小吃店距離雙錢鏢局又近，想必認得不少雙錢鏢局的武師？」

「不敢說全認得，却有十之八九。」

「內中可有使喚三刃兵器的？」

魏小雅一雙蛾眉糾結在一處，楞神許久，才搖搖頭，說道：「這我倒不曾留意，不過，據我猜想，只有獵刀才有三刃，江湖中人，那有用獵刀作兵器的。」

徐楓紅沉默不語，負手踱開。

魏小雅走將過去，問道：「你問這話，有何用意？」

徐楓紅皺着眉，道：「雅娘！實不相瞞，在夫子廟前耍猴戲的孫七是我埋下的暗樁，傳傳消息，看看風色。約莫半個時辰前在衆目睽睽之下被殺了，兇器從背後腰眼處刺進，立刻斃命，顯見兇手是個行家，創口是三角形，毫無疑問是傷在三刃利器之下……」

魏小雅截口說道：「你懷疑是雙錢鏢局的人幹的？」

徐楓紅語氣肯定地道：「除了他們還有誰？」

魏小雅道：「我代你查查看，雙錢鏢局是否有人使用三刃兵器。」

徐楓紅搖搖頭，道：「不用查，兇手爲了轉移目標，亂人耳目，也可能臨時買一把三刃獵刀行兇。我只托妳辦樁事。」

魏小雅道：「什麽事？」

「回店去後，到那姓馮的座頭上去找他搭訕，故意說出孫七被殺的事。」

「這是幹什麽？」

徐楓紅擺擺手道：「請別問，我自有作用。」

魏小雅冷笑道：「徐大爺！希望你記性好點，你已經欠我的債了。」

徐楓紅笑道：「欠債還錢。」

「這可是你親口說的。」她說完後，將食盒中的酒菜一一端出來放在桌上，然後提着空盒走了。

坐在小吃店中的馮剛正在東張西望，顯得有些心不在焉。昨晚也曾在徐楓紅前提起商寅初懷疑魏小雅的事，當時徐楓紅並沒有什麽表示。如今娘們又爲徐楓紅送食物去，該不該據實向商寅初禀報？

若不據實回報，只怕商寅初另有眼綫，若是據實回報，又怕這娘們和徐楓紅有牽連，豈不是要誤事？

他正在猶疑不決，却見魏小雅一搖三幌地走回來了。

魏小雅一進店，就笑瞇瞇地來到了馮剛的座頭上，媚聲媚氣地說道：「喲！馮鏢頭！你平日都是匆匆忙忙的，今晚怎麽有工夫到小店裏細飲慢酌呀？」

馮剛說道：「今晚沒事，所以盡情一醉。」

魏小雅故作神秘地壓低了聲音道：「馮鏢頭！你可知道廟前出了人命？」

「哦？」馮剛面色一變。

「一個耍猴戲名孫七的傢伙被人在背後捅了一刀，當場斃命。」

「妳聽誰說的？」

「聽誰說的？我親眼看見的啊！」

馮剛的面色立刻沉靜下來，若無其事地道：「那姓孫的一定是不懂江湖規矩，沒有拜碼頭，送孝敬，得罪地頭蛇了。」

「唉！」魏小雅裝模作樣地嘆了一口氣。「這年頭討生活可不容易啊！」

她又到爐灶前去忙碌了，神色很平靜，看上去只不過是一個庸俗的厨娘，其實她的思潮却在起伏翻騰。

爲什麽馮剛聽到孫七被殺的消息那樣吃驚？爲什麽徐楓紅要自己將這個消息轉告給馮剛？最後，她終於得到了答案：孫七是徐楓紅佈下的暗樁，那麽馮剛也是。徐楓紅要自己轉告孫七被殺的消息，原來是藉機向馮剛提出警告。

一念及此，她不禁咬咬牙，姓徐的小子眞的狡如狐，奸如狼。

接着，她又想到自己的事，她所訂下的大計，只怕要被徐楓紅突如其來地破壞了。她心裏暗暗駡了一句：眞是寃家！

夜闌！

店裏的食客多已走光，連那獨坐整晚的馮剛也醉醺醺地走了。魏小雅這才提着食盒到徐楓紅那兒收碗筷去。

走過夫子廟的右邊，是一條僻靜的巷道。驀然從陰影處閃出一條人影，寒光閃閃的短刀逼上了魏小雅的喉頭。

憑她的身手，若是對付這種三脚貓，她一脚就可以將對方踢出三丈遠。但她沒有那樣作，砰然一聲扔下手裏的食盒，連連後退，直到背貼牆壁。渾身顫抖，嘴裏不停地喊叫着道：「大爺饒命……大爺饒命……」

那人面上塗着烟灰，恰如鬼怪，冷聲道：「要死要活？」

「奴家要活！」魏小雅不住地求饒。

「那就乖乖地將首飾交出來。」

「奴家只有一隻金手環，」她忙不迭地除下手環，雙手遞過去。「再沒有別的首飾了。」

那人沒有搜她，也沒有對她施以輕薄，接過了金手環，沉聲道：「不許喊叫，否則我再趕回來要你的命。」

那人一溜烟走了，只氣得魏小雅七竅冒烟。打從出娘胎起，還不曾過這種窩囊氣，聞名江湖的惡客，竟然被翦徑的宵小刼走了金環，簡直是天大的笑話。

但爲了不露身份，她也只有忍了。

本來她對徐楓紅已有三分恨，這樣一來，恨意加到五分，一跨進徐楓紅的房門，心中怒氣就一古腦兒爆了出來。

「徐楓紅！」她直呼其名，手指險些戳到對方的鼻尖上。「你果然是心性如狐如狼，認識你算我倒了八輩子的邪霉。」

徐楓紅滿頭霧水，茫然地問道：「雅娘！怎麽回事啊！」

「別裝糊塗！我到金陵三個多月，爲幾個銅子兒的蠅頭小利，整天侍候那些孫子王八旦，爲的是什麽？你一來，將我的大計全部破壞了。」

「雅娘！慢慢說，別發火啊！」

魏小雅氣呼呼地道：「方才在夫子廟旁邊的小巷子裏遇上打刼的，搶走了我一隻手環。」

徐楓紅笑道：「原來是這麽回事，我賠，行了吧？」

「你賠？哼！」她冷笑了一聲，突然壓低了聲音：「徐楓紅！你自以爲聰明，以我看來，你是個混球！金陵是個王法森嚴的所在，怎會有打刼的？那八成是姓商的老傢伙派來試試我的。」

「試什麽？」

「試試我是否會武功呀！」

「妳當時怎麽着？」

「怎麽着？乖乖地讓他搶走。」

「眞虧妳！」徐楓紅吁了口氣，面上有嘉許之色。「說實話，我昨天晚上就巳知道商寅初在留意妳了。」

「方才爲什麽不告訴我？」

「我只是覺得還沒有到應該告訴妳的時候。」

「你是狐！是狼！」

「雅娘！別那麽生氣……」

魏小雅截口道：「你將我看成什麽？傻瓜蛋？婦道人家？你教我將孫七被殺的事告訴雙錢鏢局的馮鏢頭，原來是向他告警。」

徐楓紅面色一沉道：「這話是什麽意思？」

魏小雅冷笑道：「別以爲我不知道，那姓馮的是你派到雙錢鏢局去臥底的。不過，我該向你告警，姓馮的忠誠有餘，機警不足，只能壞事，不能成事。」

徐楓紅踱到門邊，冷聲道：「雅娘！勢態演變至此，你我只有一條路走。」

魏小雅似巳發覺對方的面色有異，心頭不禁一沉，強笑道：「怎麽？要和我翻臉？」

徐楓紅一字字徐緩有力地說道：「我要和你結盟。」

「結盟？」她的雙眉反而糾結起來：「那太高攀了吧？」

「雅娘！」徐楓紅沉聲道：「妳旣巳知道我的秘密，卽成非友卽敵之勢，妳要愼重考慮。」

「與你爲敵對我無益，與你爲友也對我無益。」

「這話怎樣講？」

「我的目的是等候程少秋，伺機誅之，一旦和你結盟，這無異揭了我的底，程少秋就絕不會上釣了。」

「我的事比妳殺夫之仇還要重要。」

魏小雅道：「這是甚麽話？」

徐楓紅冷冷道：「是敵是友？妳必須立刻作一個選擇。」

魏小雅怒火上昇，沉聲道：「徐楓紅！你也知道我的來歷，威迫無用。」

「並非我逼妳，而是情勢所逼。」

「如果我答應你結盟，其結果是否互惠？」

「何謂互惠？」徐楓紅提出反問。

「我助你完成前來金陵的使命，你要助我除去程少秋，以雪亡夫被殺之仇。」

徐楓紅猶豫了一陣，才答道：「可以，不過要以我的事爲優先。」

魏小雅斷然拒絕道：「不行！你我的事不能分出先後，應該視情勢而定。」

徐楓紅頗爲困擾地搖搖頭，道：「雅娘！畢竟妳開店作過生意，太會討價還價了。」

「如果是平等的互惠，我才答應。」

「好！我答應。」

「不知道狐狼之輩是否守信義？」

「我不承認是狐狼。」

魏小雅笑了，笑得很媚。柔聲道：「你我都不是好料，但是你我絕不是小人。好了！現在先告訴我，你到金陵來是爲了什麽。」

徐楓紅擺手示意，二人在几前相對坐下，他才壓低了聲音說道：「這事打從五年前說起。那年，商寅初自口外保一鏢上好藥材南來，在滄州道盤龍口遇上刦鏢者。對方是『天山狼』徐杰爲首，共十三騎，結果全部死在商寅初的穿雲金鏢下！」

魏小雅說道：「我還不曾聽說過這樁事。」

徐楓紅喝了一口茶，又道：「昨天擦黑時候我直截了當地告訴商寅初，徐杰乃是家兄……」

魏小雅插口：「原來你也是爲了報仇而來？」

徐楓紅搖搖頭，道：「妳說錯了。我找商寅初，只爲了兩件事：一是向他討回徐杰當年所使用的九節連環鞭，二是敎雙錢鏢局收鏢旗摘招牌，從此退出江湖。」

魏小雅咋舌道：「天！你豈不是痴人說夢，憑什麽敎人家封門閉戶？除非你能一舉將雙錢鏢局的人全部殺盡。就算你有那種本事，衙門也不容許那樣作。金陵是一個王法森嚴的所在。」

徐楓紅淡淡一笑，道：「其實，這都不是我來金陵的眞正目的。」

魏小雅嬌嗔道：「你是怎麽回事？說話不能乾脆一點麽？」

「五年前，商寅初從口外保那一鏢上好藥材，只是一個幌子，他路過京畿時，帶走了一個人。」

「甚麽人？」

「我只知道是一個人。」

「徐楓紅！你又在賣關子了。」

徐楓紅沒有去加以解釋，笑了笑，道：「如今有人出賞格十萬兩銀子找這個人，我就是爲這個人而來。」

魏小雅沉吟了一陣，才問道：「那個人如今還活着麽？」

「應該說活着。」

「是被商寅初藏起來了？」

「可能是的。」

「徐楓紅！你太不够聰明了。」

「怎樣講？」

「這種事你只能暗訪，怎麽反而打草驚蛇？」

「雅娘！妳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哼！妳又在賣關子了。」

「並非賣關子，而是一時說不盡。」

「好吧！我暫且不問。你要我助你什麽？」

「我有一條妙計，請附耳過來。」徐楓紅附在她耳上密授計議，末了，謔笑道：「雅娘！妳臉上的花粉好香。」

魏小雅媚笑道：「當心我殺人於床笫之間！」

「妳不會殺我。」

「那可不一定。殺你之後，在惡客榜上，我就升到第四位了。」

× × ×

夜巳很深。但是雙錢鏢局的西廂上房中仍然燈火輝煌，人影幢幢。

商寅初躺在太師椅上，口啣旱烟袋，正在吞雲吐霧，快刀許如風坐在一張小矮櫈上，殷勤地爲他裝添烟絲，小心翼翼地點火。

凌君毅則負手蹀躞，似有無限心事。沉靜了一陣，凌君毅在商寅初身邊站定，彎下腰，輕聲細語地道：「你老人家想想看，馮剛將他所聞，毫無隱瞞地向你稟報，這是什麽用意？」

商寅初冷哼了一聲，道：「這還不明白麽？他聽說孫七被殺，情知不妙，所以故示忠誠。」

凌君毅道：「旣然如此，馮剛就巳發現了自身危機，警惕一生，則不便再留下來了。」

商寅初冷笑道：「君毅！這就是你不够老練之處。臥底之人如同一把兩面有刃的刀，砍過來受傷的是我們，彈回去受傷的是對方。留着他，還有妙用。」

凌君毅連忙恭應道：「是！是！」

「求見總鏢頭！」屋外有人吆喝。

「進來！」

進來一個身裁粗壯的漢子，恭恭敬敬地行了禮，然後說道：「回稟總鏢頭，那娘們的確不會武功，屬下輕易就刦下了她手上的鐲子。」

商寅初接過那人遞過來的金手環，隨手就交給了身旁的凌君毅，問道：「你確定那娘們不會武功嗎？」

壯漢點點頭，道：「屬下敢確定。因爲屬下是出其不意地現身，一出手短刀就直取咽喉，會武功的人一定會在不自覺中出手解拆，那娘們只是嚇得渾身哆嗦，連叫饒命。」

商寅初沉吟了一陣，才點點頭，道：「好！差事辦得不錯，下去歇着吧！切記不要和任何人談起這樁事。」

「屬下遵命。」那壯漢恭恭敬敬地分別向在座三人行禮，然後退去。

商寅初喃喃道：「那娘們可能眞不是武林中人，這事我有些疏忽。」

凌君毅連忙問道：「有何疏忽？」

商寅初道：「咱們只留意那當爐文君，却忽略在她店裏吃喝的客人了。」

凌君毅道：「據派去踩綫的人回報，姓徐的除了和雅娘交談之外，並未和其他人接觸。」

商寅初道：「江湖中門檻很多，一個手勢、一個眼色，就能代表千言萬語。」

快刀許如風沉靜地坐在矮櫈上，一直未曾說話。這時方才插口道：「以屬下的淺見，徐楓紅前來金陵絕非單人獨馬，他好像是一支軍隊的先鋒，主帥還在後面壓陣。」

凌君毅詫道：「怎見得還有主帥？」

許如風道：「目下咱們巳經拔了他兩根暗樁，姓徐的爲何要佈暗樁？並不單純是爲了便於和那姓馮的連絡，說不定姓徐的還靠這些暗樁和另一個人傳遞消息。」

商寅初連連點頭，道：「對！對！許鏢頭說得有理，俗話說得好：不是猛龍不過江！徐楓紅是謀定而後動，絕非逞勇之匹夫。」

凌君毅道：「如果徐某背後還隱藏着一個主帥，那麽這件事情就不單純了。」

商寅初冷哼了一聲，道：「事情本來就不單純，打從姓徐的一露面，我就覺察到了。」

驀然，門外有人喊道：「報——」

商寅初起身起身問道：「何事？」

「馬捕頭有急事求見。」

「快請——」

商寅初話聲未落，房門巳如旋風般打開，馬志超神情肅穆地疾步走進。但他却沒有立刻說話，似有顧忌地看了許如風一眼。

許如風何等機警，連忙起身，道：「總鏢頭若沒別的訓示，屬下就告退了。」

「好！好！」商寅初連連揮手道：「你去歇着吧！傳令下去，夜間巡更的要多加小心。」

「是！」許如風連忙退下。

商寅初又向凌君毅打了個眼色，後者也跟着退去。商寅初並不是怕他在旁有碍，而是要他在屋外巡查，免得有人偷聽。

「超兒！」商寅初低聲道：「怎麽回事？」

馬志超皺緊了眉頭，道：「乾爹！這樁事有些古怪。」

「別急！慢慢說。」

「方才總捕頭叫我過去，說是京畿九門提督來了諭令，有一件大案，要這裏多派幾名捕快前去會辦……」

商寅初截口道：「可是派你前去？」

「不但派了我，還派了另外四個人。」

「哦？」商寅初兩道花白的眉毛倏地抬了起來。「幾時起程？」

「即時就走。」

「眞是不湊巧。」

「乾爹交辦的事，我無法再辦下去倒是小事，只怕內中大有文章。」

「你作何猜想？」

「京畿從未行文來金陵調動捕快前去協助辦案，這是一個疑問，而且湊巧將我的心腹一齊調開，這是第二個疑問……」

「難道九門提督的公文是假的？」

馬志超搖搖頭，道：「假不了。」

「就算徐楓紅那小子有九門提督給他撐腰，發現你在找他的碴兒，臨時向京畿方面求援，公文也來不了這麽快呀？」

「只怕是早就安排好了的。」

商寅初喃喃道：「徐楓紅不過是一個江湖人物，怎會和九門提督攀上交情？」

「所以說，這事不簡單。」

「好了！咱們別枉費心思去瞎猜疑。超兒！你有何應對之策？」

「全憑乾爹吩咐。」

「另外四個都聽你的麽？」

「他們都是我的心腹死黨，而且又都得過乾爹的好處，那有不聽命之理。」

「好！」商寅初猛一咬牙，額上的青筋如小蛇般暴起。「六扇門中的飯碗丟掉，往後由我養活你們。」

馬志超微微一楞，遲疑地問道：「乾爹的意思是……」

「超兒！你要不露聲色，立即上道，過江出了淸江浦之後，有個草堆集，集子東頭上有間野舖子，你們五個人在那兒潛伏下來，我會敎凌君毅隨時和你聯繫。」

馬志超必恭必敬地道：「是……乾爹！那姓徐的究竟是什麽來頭？」

「來頭不小。」

「我倒有個主意。」

「哦？」

「反正我要摔碗砸鍋不吃這碗公門飯了，不如趁我未離金陵之前，到臨江別館去鎖拿姓徐的小子，諒他不敢違抗王法。一旦上了鎖，他縱有通天的本事也使不出來。拉到城外，三刀六眼，再也沒有痲煩了。」

商寅初苦笑道：「超兒！難爲你這片孝心，但是事情可不如你想像中那樣簡單，快去吧！就照我的話辦。能不拖你下水，就不拖你下水。情勢好轉，你們仍然可以繼續往京裏趕。」

馬志超深深一拜，道：「那麽，我走了。乾爹保重。」

商寅初背過身子，眼中隱現一絲淚光。叱咤風雲數十年的江湖人物，竟然被年紀輕輕的徐楓紅逼出了老淚，眞不知道是什麽緣故。

待馬志超離去後，商寅初召來凌君毅，低聲吩咐道：「君毅！有椿要緊的事情，你得連夜去辦一辦。」

「請師父吩咐。」

「你連夜去一趟揚州。」

「幹什麽？」

「在櫃上拿三萬兩銀票，去找『三十六友』的老大，敎他明晚子時帶人潛來金陵，火焚臨江別館，不准棧房內跑出一個活口。」

凌君毅神情一震，語氣遲疑地道：「師父！姓徐的並非等閒之輩……」

商寅初截口道：「住口！三十六友有三十六支弩筒，每一弩筒內暗藏一百二十支蜂尾毒矢，我不相信姓徐的小子是金剛不壞之身。」

凌君毅不敢再回辯，連聲應是，然後退出。

× × ×

從金陵到揚州，足足一百二十里地，還要渡一次揚子江，這一段路程不算短。因此凌君毅不敢稍有躭擱，離開西廂上房，立刻到櫃上取了銀票，連衣服都沒有換一件，就登上了途程。

他私心盤算，務必在天亮前趕到揚州，才便於找到三十六友的老大。過去，雙錢鏢局和這一夥霸佔江北地面的強梁有過交往。不說交情，看在三萬兩銀子的份上，那位三十六友的老大——「獨眼」宋斌就會欣然答應。

問題是，這一着毒計是否管用？以凌君毅來說，他就覺得火焚徐楓紅的計策有些欠妥，然而老謀深算的商寅初竟然想出了這樣一個餿主意，而且還不容別人有插嘴的餘地，眞的敎凌君毅百思而不得其解了。

出了石頭城，凌君毅脚步放快了許多。儘管他的思潮起伏，在不停地想東想西，但他仍不時轉頭四顧，看看是否有人在後踩綫？

沒有，他能肯定。今夜月色亮，大地一片銀光，他敢說這條路上除他以外，連個鬼影兒都沒有。

不過，鬼是沒有影兒的。

約莫寅正，凌君毅到了鎭江，現在只要在渡口找一艘船，橫過揚子江，再走三十里外，就到揚州了。

來到渡口，正好一艘快船向岸邊搖來。凌君毅放眼一看，搖船的是個女人。

但見她一身青衣短褂褲，頭上包着一塊紗巾，熟練地操縱着槳櫓，將船靠攏了岸。

看那裝束，不像是個未出閣的姑娘家，姑娘家也不可能三更半夜還在水上。於是，凌君毅冒叫一聲道：「嫂子！要過江麽？」

那搖船的女人說道：「客官是到瓜州販豬仔的麽？」

凌君毅含糊地應道：「不錯！煩嫂子將我送到對岸，要多少銀子儘管說。」

那女人道：「客官賞一兩銀子吧！」

「就這麽說，」凌君毅一騰身躍上了快船，大馬金刀地在中艙坐下，揮揮手道：「開船吧！」

那女人揮動槳櫓，快船立刻向江心駛去。

揚子江到了這地段，江面最闊，兩岸少說也有五里之遙。這個時候已經起了晨霧，只不過眨眼間，就已看不見岸影了。

凌君毅原是背對着那船娘的，這時，他轉過身子，面向船尾，冲着那女人道：「嫂子！江面霧大，妳得小心點啊！」

那女人道：「放心！我雖是頭一次單獨撐舵，只要你坐穩當絕對翻不了船。」

凌君毅心頭一驚，揚聲道：「什麽？妳是頭一次單獨撐舵？」

那女人語氣輕鬆地道：「誰說不是呢！不過客官請放心，我爹一直在水上討生活，我從小就生在船上，直到十六歲才離開，萬一翻了船，我可以負着你泅泳上岸，死不了的。」

這幾句話，像是戲言，也像有弦外之音。

凌君毅心頭暗生警惕，兩道銳利的目光則不瞬地盯在那女人的臉上。

他突然發覺，這個女人面熟得很。

「嫂子！」他沉靜地道：「好像在那兒見過妳哩！」

那女人輕聲道：「我也覺得這位客官好面善。」

突然，一道靈光閃過凌君毅的腦際，也像一記悶雷擊在他的腦門頂，他竟然忘記身在江心，霍地站了起來，沉聲道：「哼！妳原來是夫子廟前『正記鮮味』小吃店的雅娘！」

他這一站起，快船立刻左右搖幌，凌君毅又連忙坐了下去。

「凌副總鏢頭！」她笑眯眯地說道：「船在江心，弄翻了可不是好玩的。」

凌君毅絲毫不曾走眼，她的確是魏小雅。

但她爲何又來到這兒當起船娘來呢？

原來，徐楓紅利用她那「鬼影兒」的靈巧身法，敎她潛進雙錢鏢局一探動靜，正好被她聽到了商寅初要找三十六友火焚臨江別館的毒計。這娘們心比天高，存心要在徐楓紅面前露一手。知道凌君毅前往揚州，必定在這兒渡江，因此在這兒等候着。

凌君毅一路上只顧往後看，留意是否有人踩他的綫，殊不知綫人反而走到他前面來了。

凌君毅不識水性，所以心頭先有了三分寒，同時心裏頭也有了三分壞，右手縮在袖筒裏，暗暗扣上了一支穿雲金鏢，神色沉靜地說道：「雅娘！妳在打什麽歪主意？」

魏小雅道：「夜裏我在夫子廟後被人刲了一隻金手鐲。」

「唔！怎麽樣？」

「刲我手鐲的人，正是你們鏢局的武師。」

「妳胡說！」

「哼！」她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手邊的槳櫓也停下來。「我一點也沒有胡說，我親眼看見那人將金手鐲交給商寅初，商寅初又交給了你。」

凌君毅心頭更驚，入夜以後，雙錢鏢局內巡守不絕，這娘們是如何潛進去的？一念及此，左手不禁也縮進了袖筒，扣了穿雲金鏢，這才沉聲道：「妳還看見了什麽？」

魏小雅道：「閒話少說，凌副總鏢頭！你得賠我的鐲子。」

「一隻鐲子能值幾何？」

「白銀三萬兩……」

她的話聲未落，凌君毅的右腕一招，穿雲金鏢立刻脫手飛出。

魏小雅既然名列惡客榜第五位，豈是等閒之輩？何況跟她的丈夫刁陀在綠林道上混了不少年，什麽花樣能瞞得過她的眼睛，兩人面對面，當凌君毅兩手先後縮着袖筒時，她早就留意着了。

他那裏一斜肩膀，手腕尚未抬起，魏小雅手裏的槳櫓就已點向船艙，藉勢一撐，人已騰空飛起，那支穿雲金鏢，正好經她胯下一掠而過。

一鏢落空，凌君毅左手扣住的第二鏢又已經打出。對方人在半空中，絕無躲閃餘地。

殊不知魏小雅手中的槳櫓在船艙中一點，雙足猛力在船尾一蹬，那艘快船已然筆直豎了起來，凌君毅的第二鏢也就失去了準頭。

金鏢剛出手，那艘快船就已翻覆了。

凌君毅雖然落進了滾滾江水之中，心頭大駭，却還沒有驚慌失措，雙手緊緊地抓住了舵板，使身體暫不下沉。

魏小雅此刻也在水中，然而她的兩脚却像在陸地上一般，手中槳櫓以橫掃千軍之勢，向凌君毅打來。打擊的部位，正是他那緊抓舵板的雙手。

凌君毅不由自主地雙手一鬆。

雙手一旦鬆開，身體立刻下沉，一口江水立刻灌進了他的喉嚨。

凌君毅一提丹田之氣，想要冒出水面，却發覺頭頸被人按住。他雙手反向後頸，扣住那隻手，却一點勁道也使不上來。

咕嚕！咕嚕！一連喝了好幾口水，他的頭顱才被提出水面。只聽一個聲音在他耳邊說道：「凌副總鏢頭！如果你去過黃河兩岸，就會聽到『水霸天』魏金龍的大名，他的女兒自然會點水上功夫。所幸這裏是揚子江，並非陰溝裏翻船，你還不算太丟人。」

他想說什麽，突然發覺張不了口，他想掙扎，發覺使不上力，原來他週身的主要穴道都已被魏小雅點封了。

× × ×

天濛濛亮。街上，已有鬧聲，臨江別館的內院還是靜悄悄的。

徐楓紅早就醒了，閉眼躺在床上，似在思索什麽。

屋裏突然有了一個輕微的响動，比一根綉花針落地的聲音還要小。但徐楓紅聽見了。

他自床內翻了一個身，右手摸着了枕頭下的劍柄，突然一個鯉魚打挺，人已下床，一道匹鍊似地晶光隨着他的行動射向窗口。

窗邊站着一個人。那是魏小雅。

長劍在距離她心窩一尺許停下，徐楓紅訝然道：「是妳？」

魏小雅冷冷道：「不是我又是誰？還有誰的行動比我更輕？」

徐楓紅將長劍插入左手的鞘中，緩緩道：「我怎知是妳，但我沒有嗅着那股香粉味。」

魏小雅嘻嘻一笑道：「只因爲我半夜裏跳到揚子江裏洗了一個澡了。」

徐楓紅這才發覺她的頭髮及衣衫還有水漬，連忙問道：「雅娘！怎麽回事？」

魏小雅從腰間取出一個細竹筒，拔開塞子，倒出了一個小紙捲，舒展開來，赫然是一張銀票，她用手指彈了一彈，說道：「三萬兩！昨晚的利市不壞。」

「那來的？」

「雙錢鏢局賠給我的鐲子錢。」

「想必是順手牽羊。」

魏小雅瞪起眼珠子，氣呼呼地說道：「徐楓紅！我們魏家出過盜，却沒有出過賊，你說話要乾凈點！」

徐楓紅笑道：「順手牽羊，不是爲偷，何必生氣？」

「你不曾聽說過三十六友那一夥強梁嗎？」

「唔！一批玩下五門手法的人物。」

「別小看他們，黑白道上的天字號人物也都怕下五門的小人。」

「不錯。雅娘！妳提起他們幹嗎？」

「商寅初昨夜命他的未來女婿連夜去揚州，以三萬兩銀子爲酬，要三十六友今夜子時火焚臨江別館，不得放出一個活口，三十六支弩筒，四千三百二十支蜂尾毒矢，徐楓紅！够你受的。」

徐楓紅咬牙切齒地說道：「商寅初怎麽如此歹毒？一燒就是一條街，他也不想想，有多少無辜遭殃？」

魏小雅道：「好啦！別亮高調，凌君毅在揚子江心給我截住了，這把火是燒不起來了，你說，人該如何發落？」

徐楓紅心頭暗暗一動，忙問道：「人呢？」

「在我間小吃店閣樓上。被我點了穴道。」

「穩妥麽？」

「放心！店裏的小厮都是我帶來的，他們除了端盤子碗之外，還能對付幾個壯健大漢。」

徐楓紅讚道：「雅娘，妳眞算得上是一個道道地地的惡客，凌君毅落到咱們手裏，大有妙用。妳還打探得到什麽消息沒有？」

魏小雅那一雙眼珠子突然雪亮，慢吞吞地說：「徐楓紅！請你說句老實話，此番南來金陵，可是京畿九門提督在跟你撐腰？」

徐楓紅訝然道：「這話從何說起？」

「有沒有？」

「沒有。」

「好！我信你，那麽，這椿事八成是湊巧了……」接着，魏小雅就將捕頭馬志超及其心腹奉調赴京畿公幹，以及商寅初

命馬志超等人暫時潛伏在草堆集聽候消息的經過說了一遍。

徐楓紅笑道：「這事八成是湊巧。不過，倒正好解下我心頭的鬼壘，姓馬的在金陵，我行起事來可眞有點碍手碍脚。」

魏小雅聲色俱厲地道：「我雖是女流之輩，却很有江湖味，不結盟，咱們是各行其事，一旦結盟，我就毫無異心。而且還全力帮上。你若把我當外人，我可跟你沒有完。」

「我何曾把妳當外人了？」

「那麽，此刻就請告訴我，你到金陵來找的是什麽人？不分巨細，你得全告訴我。」

「好！坐下慢慢談。」二人在几旁相對坐下，徐楓紅這才接着道：「雅娘！妳看，綠林中的江洋大盜誰最出名？」

「自然是亡夫刁陀。」

「不錯，刁陀算是一把好手，沒有再比他強的麽？」

「沒有了。」

徐楓紅笑道：「不見得吧，神偸燕七就比他高明得多。」

魏小雅連連搖頭，道：「那不算，燕七只不過是個偸兒，不算江洋大盜。」

「燕七可不是偸鷄摸狗的偸兒，他穿牆越戶，專盜金銀珠寶，六年前，還大胆地潛入大內禁城，盜了一頂價値連城的后冠，弄得擧國驚動，就是尊夫刁陀在世，也要對他豎豎大姆指哩！」

「就算是江洋大盜吧！可是在捕快的嚴密搜捕之下，他仍然囚入了天牢，先夫就不會落過案。由此可見，燕七還不算眞行。」

「雅娘！妳的嘴眞硬。燕七被捕後，受盡了各種酷刑，不但沒有交出那頂后冠，連白銀都沒有交出一兩，妳說他够不够種？」

「這不算够種。」

「那算什麽？」

「算他够聰明。」

「怎樣講？」

魏小雅振振有詞地道：「燕七心裏有數，那頂后冠一天沒有找到，官府就得留他一天活口，他一交出贓物，再也活不成了。」

「嗯！妳說得不錯，燕七的確聰明。但他被下在天牢，手鐐脚銬，寸步難行。但是，那座牆高院深，看守無數的天牢只不過囚了他十一個月，五年前的春天，燕七突然失踪了。」

魏小雅聽得一驚道：「什麽？燕七越獄了？」

「不錯，他越獄了。雅娘！你說說看，他算不算得上是江湖中天字號的江洋大盜？」

「我從來不曾聽過燕七逃獄的事，怎知他不是被酷刑折磨死了？」

「不！燕七逃獄是千眞萬確的事，並非他的本事高，而是外面有人接應。燕七失踪後，有十五個牢頭禁子也同時失踪，顯然是被人花錢收買。不過，事後發現那十五個牢頭禁子有十四人被殺滅口，另一個却不知下落！」

「我怎麽沒有聽見過這樁事呢？」

「官府一方面怕丢顏面，再一方面想暗暗追查緝拿，所以不敢聲張。不出三個月，當時監管天牢的錦衣衛統領病故，換了新的統領，燕七逃獄的責任並不在他，緝拿的事也就慢慢鬆了下來。」

「聽你口氣莫非燕七逃獄與雙錢鏢局有關？」

徐楓紅點了點頭，回答道：「大有關係。」

魏小雅沉吟了一陣，道：「據我所知，商寅初幹鏢行生涯已有三十多年，不管他心地如何，在表面上他從來不和黑道上的人物打交道，和燕七絕無交情可言，因何冒如此大的風險助他脫獄？」

「哼！說來說去，還不是爲了一個財字？」

「燕七在百般酷刑下，都沒有交出一兩白銀的贓物，商寅初能敎他將畢生偸盜的財寶吐出麽？」

「燕七身在天牢，一旦交出贓物，只落得一個斬首之罪，身在商寅初手中，那就不大相同了。」

「何以見得燕七的脫獄與商寅初有關呢？」

「往常雙錢鏢局往口外接運人參等名貴藥材，路過京畿時，都是宿在西直門的『大昇店』，唯獨那次宿在『王府井』旁邊的『興隆棧』，那家客棧和天牢距離最近，往常，他們在京城只不過停留個三、五日，那次却盤桓了一個半月。」

「就憑這點？」

「還有，雙錢鏢局的鏢車起程和燕七逃獄是同一個晚上，而且起程的時刻是寅正天色未明之際，這不是巧合吧？」

「難道京畿的捕快在發覺燕七逃獄後沒有疑到雙錢鏢局的頭上？」

「當然會起疑，錦衣衛統領立刻派兵追趕，追上以後，嚴密搜查，幾乎連大車都拆掉了，也沒有查出個名堂來，商寅初每年都要走一趟口外，和京畿的捕快很熟，大家都担保商寅初絕不會幹出這種儍事的。」

「如果眞的商寅初助燕七逃獄，一出京城，早就將燕七換車另走小道，那裏會放在鏢車上？」

「說得不錯。」頓了一頓，徐楓紅才又接道：「雙錢鏢局的鏢車經過滄州道盤龍口時，遇上了『天山狼』徐杰一十三騎刦鏢，結果全部死在商寅初的穿雲金鏢之下，其實，徐杰要刦的不是名貴藥材，而是燕七。」

「徐杰怎麽知道這回事？」

「說徐杰是我的兄長，那是唬人的話，他和燕七倒是叩頭兄弟，八成是聽到了官軍搜索鏢車的風聲。」

「還有什麽鐵證？」

「自那以後，雙錢鏢局出鏢時，都是由凌君毅帶隊，商寅初坐鎭金陵，再沒走出石頭城一步。」

「你是說……」

徐楓紅截口道：「鏢局的密室中囚着江洋大盜燕七，商寅初自然不敢輕易離開了。」

魏小雅冷笑道：「徐楓紅！只怕你的算計要落空，就算燕七在五年前眞的落在商寅初手裏，事隔多年，只怕他們早就各得其所：商寅初得到大批財寶，燕七得到

了自由。你這趟金陵之行算是白跑了。」

徐楓紅搖搖頭，道：「雅娘！妳說錯了，燕七到如今還沒有吐出一兩銀子。」

「怎見得？」

「燕七不敢信任商寅初。」

「全憑你的猜想麽？」

「有憑據。」

「什麽憑據？」

「我方才曾經提到過，在燕七逃獄時，同時有十五個獄卒失踪，其中有十四個人的屍體在京城的荒郊發現，只有一個人僥倖脫逃。那人逃到番屬之地，由番王庇護他，至今還活着。進關之前，我還見過他一面。」

「他告訴你一些什麽？」

「他不敢肯定刦獄的人就是商寅初，因爲他們在刦走燕七時，都以黑巾蒙面。不過他却告訴我一些非常重要的消息。」

「什麽消息？」

「燕七在發覺有人助他逃獄時，不但不高興，反而很害怕，高聲叫道：『你們別想令我交出一兩銀子，我寧願死在天牢裏，別動我……』以後，刦獄的人點封了他的穴道，才將他抬了出去。」

「你就是根據這句話推斷，燕七還被商寅初囚禁着，至今還沒有交出財寶？」

「不錯。」

「未必可靠，官府的酷刑好受，武林人的手法却難挨，燕七不可能受得了。」

「自從五年前的商寅初回到金陵後，就沒有離開一步。燕七多在北邊活動，想必財寶也是藏在北地。若是受了酷刑交出來，商寅初因何一直不去取那筆財寶？」

魏小雅道：「如此說來，你對商寅初的行動瞭若指掌了？」

「別忘了雙錢鏢局有個臥底的人。」

魏小雅眸子一轉，問道：「對了！姓馮的在那裏面臥底多久了？」

「整整五年。」

「哦？這麽說來，你在五年前就開始打商寅初的主意了。」

徐楓紅搖搖頭，道：「錯了！馮剛並不是我派他到雙錢鏢局去臥底的。」

「那麽，是誰派他去的呢？」

「就是庇護那獄卒的番王。」

「身爲番邦王爺，財富何止千萬，怎會對燕七偸盜的那批珠寶起了貪念？」

「目的在那頂后冠，今年十月，是王妃的三十歲生辰，番王打算以那頂后冠，作爲王妃的生辰禮物。」

魏小雅連連點頭，似是恍然大悟，道：「想必你也是受那位番王之托，才到金陵來的。」

徐楓紅笑了笑，道：「並非受他之托，而是貪圖那十萬兩銀子的賞格。」

魏小雅將手裏那張銀票揚了一揚，道：「我本來還打算分一半給你，想不到你賺得比我還多，那我就收起來了。」

「你那三萬兩銀子賺得很輕鬆，我這十萬兩銀子弄不好就要賠上一條命。」

「武林中人，生命並不値錢。」說到這兒，魏小雅站起來。「一夜沒睡，有些倦，我得回去歇會兒。還有什麽吩咐？」

徐楓紅想了一想，道：「這樣吧！回去後，着一個小厮將凌君毅的鏢袋送到我這兒來。」

魏小雅冷笑道：「我知道你在打什麽歪主意，不過我得提醒你一下，凌君毅不是商寅初的兒子，未必能够要脅他。」

險死還生巨寇刦

徐楓紅並沒有蠢得提着凌君毅的鏢袋去找商寅初談條件。別說凌君毅不是商寅初的兒子，就算是他的親生兒子，也絕不會向徐楓紅低頭的。

他只是在雙錢鏢局的門口走了一趟。

待他走過之後，那十八支穿雲金錢鏢就一齊釘在雙錢鏢局的門板上了。

原來徐楓紅也會要暗器。

不但會，而且手法還十分奇特。

那十八支穿雲金鏢是同時甩出去的，待釘到門板之上後，竟然形成了一個字。

是一個任何人都認得出來的「囚」字。

金鏢穿過二寸厚的門板，只露出短短的紅纓，使得那個「囚」字顯得鮮明而又令人觸目驚心。

徐楓紅從對街一幌而過時，禿大爺劉四就注意到了。他正倚在門邊窺視，驀地眼前閃動一片金光，接着篤地一响。

抬頭看，門板內亮幌幌的一十八支尖刃，他那光禿禿的腦袋瓜子立刻冒出了一層油。待他嚇出一身冷汗，驚魂甫定之後，對街的徐楓紅早巳走得沒有影兒了。劉四這才轉身向內跑，就像屁股上着了一把火似的。

商寅初睡得雖遲，起得却很早。正在上房裏口啣旱烟袋叭嘰叭嘰地吸個不停。劉四剛一跨進內院，他就聽到了急促的脚步聲，神情一凜，連忙大步走出了上房，迎着喘吁吁跑來的劉四問道：「何事如此慌張？」

劉四結結巴巴地道：「不得了！那姓徐的小子剛打從門口經過，他……打出十幾支金鏢……釘在大門的門板上……」

「金鏢？」商寅初神色一變。

「是……是的。金鏢的式樣好像和您老用的一模一樣。」

商寅初沒有再問下去，疾步走向大門。待他看見那一十八支排列整齊的穿雲金鏢時，面色不禁發青。不知楞了多久，他才發出一聲冷哼。

同時，右掌一揚，結結實實的拍在門板上。砰地一聲，連街上的行人都紛紛側目，屋簷處的灰塵都紛紛震落。

那一十八支穿雲金鏢也都離開了門板，商寅初左手一抄，悉數接在掌中。

他這一掌的功力非常神奇，分明使出了全勁，但是門板上一點損傷的痕跡也沒有。

「劉四！」商寅初一面向內走，一面吩咐道：「傳令所有的鏢頭到議事堂集合，有要事商議。」

剛過中堂，遇上了他的女兒商玉鳳。

「爹！」她似乎巳聽到風聲，神情顯得很緊張。「聽說姓徐的找上門來了？」

商寅初拍拍他女兒的肩頭，沉聲道：「玉鳳！你爹一世性子剛強，妳雖不是男漢，也得學爹的樣，爹要告訴妳一件事，可不許妳落下一滴眼淚。」

商玉鳳神情焦灼，語氣急促地道：「爹！到底是什麽事啊？」

商寅初雖然自認爲性子剛強，此刻却不自覺地神情黯然，垂首低聲說道：「孩子！君毅可能出事了。」

「什麽？」商玉鳳差點跳了起來。「君毅他怎麽樣了？」

商寅初左手攤開，露出掌中那一大把穿雲金鏢，緩緩道：「昨夜我着君毅到揚州去辦一樁事，想必在途中着了徐楓紅的道兒。連貼身暗器也到了姓徐的手上。」

商玉鳳迫不及待地截口道：「爹！君毅他死了麽？」

商寅初搖搖頭，道：「那還不至於，徐楓紅將這些金鏢釘在大門上，釘成一個『囚』字，分明暗示君毅已被他囚禁。」

商玉鳳蛾眉倒豎，疾聲道：「爹！孩兒找他要人去，他若不交出君毅，孩兒就和他拚了。」

商寅初沉叱道：「玉鳳！千萬不可造次。」

「爹！您難道不顧君毅的死活？」

「玉鳳！妳去了只是白白送死。」

「我不信。」

「玉鳳！妳瞧瞧，穿雲金鏢只有一十八支，另外兩支顯然已由凌君毅打出。凌君毅這孩子一向很機靈，若沒有十成十的把握或絕佳的機會，絕不輕易發鏢，結果却是兩鏢落空，妳可以想得到，姓徐的有多麽厲害。」

「爹！咱們難道坐以待斃？」

商寅初冷笑道：「哼！爹沒有那麽好說話。玉鳳！還是昨兒那句話，妳好好待在屋裏，若是邁出大門一步，我就打斷妳的兩腿。」

「爹……」

「不許說了，到後院去吧！」

這時，劉四走過來，恭聲稟道：「總鏢頭！各位鏢頭都已到了議事廳，等着您啦！」

「我這就去。」商寅初又向他女兒揮了揮手，才向議事廳走去。

議事廳內的氣氛顯得很緊張，十六個鏢頭一個個正襟危坐，尤其是那些在雙錢鏢局幹了十年以上的老人心頭更是沉重。十多年來，商寅初還從來不曾如此慎重其事召集全體鏢頭共商大計。

商寅初面對這十六個部屬，目光銳利地巡視了一遍，才沉聲道：「雙錢鏢局能够在江湖上享譽多年，完全是靠各位的努力。但是，現在有人上門找碴兒，要咱們收鏢旗，摘招牌。」

明白內情的人，一個個悶聲不响，部份不明內情的人，七嘴八舌地道：「是誰吃了老虎胆，豹子心……」

商寅初雙手高擧，示意大家靜下來。然後才緩緩說道：「這個人名叫徐楓紅，算是江湖上有名的惡客。論武功、機智，算得上是一把好手。商某人行道江湖，一向不與人爭。他若是討盤纏，打秋風，化錢息事寧人，商某人倒願意低低頭。他要咱們收鏢旗，摘招牌，那未免是太過份了一些。」

衆人氣呼呼地道：「不管他的武功有多高，咱們也要和他拚上一拚。」

商寅初道：「商某人絕不容許各位去蠻幹，也不願意教各位去白白送死。如果各位承認商某人是雙錢鏢局的總鏢頭，得聽從命令。」

衆人齊聲道：「屬下願意遵命。」

「好！」商寅初點點頭，招手向許如風一指：「許鏢頭！你是見過徐楓紅的，這事由你帶領，從此刻起，你們去纏着他。他在房中歇息，你們就守在門口、窗下，他到店堂進食，你們就坐在四週，他出門，你們就在後跟隨。記住，不同他吵，不和他鬧，更不許與他動手，即使他拔劍殺人，只准閃躲，也不許可回手。」

衆鏢頭對這個任務無不感到錯愕，唯獨許如風恭敬地應道：「屬下遵命。」

商寅初厲聲道：「如有人違抗命令，商某人絕不容情。」

衆鏢頭連忙齊聲應道：「屬下不敢違抗。」

商寅初銳利的目光又向衆人巡視一遍，最後停在馮剛的臉上。緩緩地走到對方面前，語氣沉靜地道：「馮鏢頭！你到鏢局幾年了？」

馮剛表現得很鎮靜，肅容答道：「五年了。」

「嗯！商某人待你如何？」

「很好！」

「既然如此，因何要吃裏扒外？」

馮剛大吃一驚，有些慌張地道：「總鏢頭何出此言？屬下一向是忠心耿耿。」

商寅初冷笑道：「馮鏢頭！光棍不吃眼前虧，你和徐楓紅是什麽交情？」

馮剛疾聲道：「屬下敢發誓，在此之前，屬下從未見過徐楓紅其人。」

商寅初從袖袋中摸出一張柔皮紙，紙上貼着另一張署有破損的黃裱紙，在馮剛面前展示，冷冷問道：「你認出這是何人的筆跡嗎？」

那正是馮剛和徐楓紅訂約會通消息的字捲兒，當即神色大變，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馮鏢頭！再看看這一張。」商寅初又取出另外一張，那是馮剛交給孫七的另一件密箋。

馮剛已然知道事跡敗露了，他突然想到徐楓紅的那句話——萬一有險，我是救不了你的。一念及此，渾身冷汗淋漓。

但是商寅初的神情並不十分可怖，他反而笑道：「馮鏢頭！人各有志，商某人不怪你。但你自己不够小心，露出了馬脚，就該乖乖認輸。商某人保證不傷你一根汗毛，不過要你答應一個條件。」

馮剛權衡局勢，逃生的機會微乎其微，他雖未必怕死，却不會放棄任何一個可以求生的機會。因此，點點頭道：「事已至此，但憑總鏢頭吩咐。」

商寅初道：「我問一句，你答一句，要句句眞話，若有半字虛假，那可是自討苦吃。」

馮剛道：「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哈哈！你倒很爽快。」商寅初面色一沉，厲聲問道：「姓徐的教你前來臥底，目的何在？」

馮剛搖搖頭，道：「我敢發重誓，賭惡咒，絕不是徐楓紅教我前來臥底的。」

「那麽是誰教你來的？」

馮剛向衆鏢頭望了一眼，道：「商總鏢頭若想聽眞言眞語，最好摒退衆人。」

商寅初揮揮手，道：「好！你們都出

去。」

衆鏢頭立即一齊退出，並關上了議事廳大門。

馮剛向前跨了三步，低聲道：「在下因爲會幾套拳脚，蒙金人一位番王賞識，收羅在門下充任貼身護衛。番王待在下不薄，而且老母妻兒都在番屬之地。故而那位番王敎在下前來貴局臥底時，在下不敢不從。」

商寅初道：「商某人自問從未得罪過任何一位番地王爺，那番王要你前來臥底的目的何在？」

「是要暗察一個人的行踪。」

「誰？」

「燕七。」

商寅初雙眉一挑道：「那個燕七？」

「就是六年前潛入禁宮，偷盜了價值連城的后冠，五年前又越獄逃去無踪的江洋大盜燕七。」

「燕七與咱們雙錢鏢局有何關係？」

「據說燕七之所以能够越出戒備森嚴的天牢，是因爲得到總鏢頭的助拳，燕七越獄後，仍然在商總鏢頭的庇護之下。」

「哼！」商寅初冷笑了一聲。「這種傳說眞是可笑，這五年來，你可曾發現燕七的踪跡？」

「絲毫未曾發現。」

「如此說來，徐楓紅這回前來金陵，也是爲了燕七啦？」

「想必是的。」

「因何不能肯定？」

「因爲徐楓紅並不曾向在下明言。」

「那麽，你因何說『想必』二字？」

「半月前，在下曾接番王密函，說徐某將來金陵，命在下與之聯繫。由此推斷，徐某自然是受番王之請托，要與在下聯繫，自然是爲了找尋燕七的下落。」

商寅初沉吟了一陣，道：「照說，你的行爲犯了江湖大忌，任何門派對於暗中臥底的人都是採取處死的嚴厲手段。雙錢鏢局只是護鏢討生活，並不想在武林中創基業，因此商某人對你網開一面。」

馮剛深深一拜，說道：「多謝不殺之恩……」

「且慢！」商寅初揚手制止他說下去。沉聲道：「目下凌君毅落到了徐楓紅的手裏，因此暫時還要委屈你一下。請你修書一封，將你的處境告訴徐楓紅，限他在今天日落之前，以凌君毅來交換你的生命。事後，商某人爲了澄淸謠言，願意讓他到雙錢鏢局來任意地搜查，直到他滿意爲止。」

馮剛連連點頭，道：「商總鏢頭不愧是德高望重的武林前輩，作風竟是如此光明磊落。在下深信必然是心悅誠服，別無異議。」

商寅初招招手道：「好！隨我到書房裏來。」

× × ×

當快刀許如風將馮剛親筆書寫的函柬交到徐楓紅手裏時，頗使徐楓紅暗暗皺眉。以商寅初的老謀深算，馮剛事機敗露，原是意料中事，但他却想不到馮剛是如此窩囊廢，竟然洩漏機密。如果燕七眞在商寅初手裏，豈不敎對方預作防範。

許如風見他沉吟不語，因而催促道：「咱們總鏢頭還在等尊駕的回話。」

徐楓紅道：「回你們總鏢頭，只因爲他敎凌君毅前往揚州請三十六友前來金陵火焚臨江別館，徐某人爲免傷及無辜，才迫不得已將他截下，並未傷及他一根汗毛。請你們總鏢頭放心，徐某準今晚酉正放人。」

許如風道：「咱們總鏢頭也一定準時釋出貴友馮剛。」

徐楓紅道：「還有一件事也請轉告你們總鏢頭，徐某絕非爲那巨盜燕七而來，你們總鏢頭邀徐某前往貴局任意搜查，大可不必。徐某再申前言，貴局收旗歇業，以及交出家兄生前使用的九節鋼鞭，務請商寅初做到。三日爲限，到明晚酉末時爲止。」

許如風冷冷道：「在下會轉告。」說罷，轉身就走。

突然，一陣嘯吟之聲自他耳邊掠過，篤地一响，一把明幌幌的匕首插在門框上。許如風不禁驚出了一身冷汗。

徐楓紅沉聲道：「這是你的匕首，請你帶走。如要用飛葉子，徐某不妨敎你一個竅門，若沒有把握一擊而中，最好還是不要輕易出手。」

許如風還算是個烈性漢子，聞言不禁面紅耳赤，一聲不吭，悶悶地拔下匕首，出房而去。

徐楓紅雖然竭力否認燕七的事，想使商寅初疏於防範，但他却心裏有數，商寅初是個老江湖，未必能够輕易將對方瞞住。爲此，他不禁暗暗焦急起來。

苦思良久，並無上策。於是，他決心去找魏小雅商議一番。

打開門，突然發現廊下全是人。許如風那一雙眼珠，發出毒蛇般的光芒，惡狠地盯住他。

徐楓紅楞了一楞，道：「許兄還不曾向你們總鏢頭去回話麽？」

許如風冷冷道：「在下已着人向商總鏢頭覆命去了。」

徐楓紅本想問一句「你們留在此處作甚」？情知問了也是白問，於是揚長向店前走去。

孰料，那夥人竟然在後面緊緊跟着。走到拱門處，從院外又來了六、七個，仔細一數，一共十四個，二十八隻眼睛一齊盯在他身上。

徐楓紅回轉身來，目注許如風道：「許兄！這是怎麽回事？」

許如風面上浮出鄙夷的冷笑，却沒有答話。

徐楓紅突然拔劍出鞘，一個疾掃，那夥人儘管紛紛閃避，仍有好幾個人的前襟被利劍削落。

對方沒有一個人說話，也沒有一個人亮出兵器。

徐楓紅回劍入鞘，轉身就走。那夥人又紛紛聚攏，跟了上來。

徐楓紅明白對方的意圖了，原來商寅初用了一「纏」字訣，除非拔劍時這十四個人全部殺光，否則就休想自由行動。

如果出了十四條人命，那豈不是要震動金陵城，自己如何還能在這兒立足？商寅初的用心眞是陰狠歹毒。

徐楓紅停步轉身，冷冷道：「各位是

何居心，不妨明白說出來。」

無一人答話。

徐楓紅又道：「商寅初眞是夠歹毒的，他要各位送死，使得我揹上十四條命案，無法在金陵立足，各位因何這般傻？」

仍是無一人答話。

徐楓紅眞是氣餒了。以他的輕功，應該可以擺脫他們。但是，臨江別館距離魏小雅那家小吃店實在太近。如此短的距離縱有騰雲駕霧的本領也休想擺脫身後那夥人。若是讓他們跟着，魏小雅的身份就非暴露不可。徐楓紅絕不願意如此作，因爲他認爲那是一着非常有用的伏棋。

左思右想，簡直沒轍兒。最後，他只得來到店堂，向店家要了酒菜，在那兒細飲慢酌。

那十四個人分成三起，也落座叫了酒菜，成犄角之勢，將徐楓紅圍了起來。

× × ×

「正記鮮味」作的是夜市，這會兒不過是午初，店門只打開一扇，讓那些小販挑着活魚活蝦走進店堂，將魚蝦分別倒在兩個池子裏，只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半椿小子在店門照應着。

當魚蝦已經送齊，小販離去，那半椿小子正要關上店門時，他突然發現店門口多了一個人。

那人穿着一件淺藍色的長衫，乾乾淨淨的，頭戴一頂竹笠，邊沿壓得很低。因爲那半椿小子個頭兒生得很矮，仍然可以看見那人的面孔，只見他生得眉清目秀，貌相斯文，正冲着半椿小子發出和善的笑容。年齡絕不超過二十五歲。

半椿小子目光下移，見那藍衫少年左手拿着一個長長、扁扁、窄窄的白布捲兒，說它是行囊，又不大像，半椿小子猜那白布捲包的是一架六絃琴。

那人一直在笑，半椿小子不得不開口了：「爺們！要吃鮮味麼？請上燈再來，小店只作夜市。」

藍衫少年笑了笑，抬步往店裏走。

半椿小子抬手攔住了他的去路，不太粗的小胳臂碰上了藍衫少年的腹部，竟然使他連退了兩步。

藍衫少年將竹笠抬高了一些，輕笑道：「小兄弟！你很有點勁哩！」

半椿小子楞了一楞，才道：「爺們！沒弄髒你的衫子吧！店堂裏髒得很，實在不能待客，請你夜裏上燈再來，對不住！對不住！」

藍衫少年臉上的笑容收了起來，壓低了嗓門道：「小兄弟！代我通報一聲說我要見雅娘。」

半椿小子一雙眼睛瞪得溜圓，將他打量許久，才問道：「請問高姓大名？」

藍衫少年的臉上又露出了和善的笑容，輕聲道：「小兄弟！別盤問得那麼清楚，快去稟報……」

屋裏突有人接口道：「請進來吧！」

原來在閣樓上假寢的魏小雅已經聽到他倆的談話聲，走了下來。

半椿小子讓開了路，藍衫少年走了進去。他並未向魏小雅打招呼，自顧自地找了張椅子坐下，狹長的白布捲兒往桌上一放，摘下竹笠，當作扇子搖了幾下，喃喃道：「天氣眞熱！」

天氣的確很熱，但是那藍衫少年的額頭上却沒有冒出一絲汗，看他神定氣閒的模樣。魏小雅一搭眼就看出對方是一個內外兼修的高手。她絕不會猜測那狹長的白布捲兒裏面包的是一架六絃琴，那明明是一把劍。不過她却想不透，劍用白布緊緊地裹起來，一旦遇上緊張情況怎麼來得及抽出來？

魏小雅仔細將對方打量一番，確認與對方素未謀面，這才語氣緩慢地道：「這位公子要找我？」

「嗯！」他笑着點點頭，手裏的竹笠仍在不停地搖着，神態非常悠閒。

她在那藍衫少年的對面坐下，輕笑道：「公子不曾到小店裏光顧過吧？面生得很哩！」

藍衣少年緩緩道：「雅娘！妳在金陵等了我三個多月，我到了妳的面前，妳却又不認得我……」

魏小雅心頭大震，霍起站了起來，沉聲道：「你是誰？」

藍衣少年沉靜地回答道：「我是程少秋……」

他那個「秋」字還在舌尖上滾翻，站在門口那個半椿子小子突然疾閃而至，右手食、中二指雙駢，直點他的咽喉。雖是小小年紀，不但身法奇快，指法也非常到家。

他這裏一發難，另兩個在水池旁忙着的小厮也雙雙騰身而起。一操扁担，一握魚刀。扁担當頭劈下，魚刀直取小腹，只不過眨眼之間，程少秋立刻三面受敵。

然而程少秋却一絲也不曾慌亂，左手中的竹笠輕輕一揮，那個首先發難的半椿小子腳下一個踉蹌，登登登一連退了三步。當頭蓋下的扁担正好敲上竹笠，却料不到那根結實的扁担竟被彈飛。又聽篤地一響，以白布包捲的長劍已擋住了魚刀，那尖銳犀利的魚刀立刻成爲一堆廢物，握刀的小子也連連退了好幾步。

程少秋冷冷道：「雅娘！能不能教這幾個小伙子冷靜點？」

小雅一直就沒有出手，她心頭有數，動手只不過自取其辱，論功夫，她要差對方一大截。於是輕叱道：「你們退到一邊去！」

三個年齡都不超過十六歲的小伙子遵命退下，但是他們的六隻眼睛却惡狠狠地盯住程少秋，因爲眼前這個風度翩翩的少年劍客正是殺害他們主人刁陀的兇手。

程少秋又將長劍放在桌上，手中竹笠繼續搖動，緩緩說道：「以尊夫刁陀的惡行，可說是死有餘辜……」

魏小雅沉聲截口道：「不評論死者功過，古有明訓，請你說話放客氣點。」

程少秋笑了笑道：「不過，我並沒有殺死尊夫。而且，據我所獲得的一些消息顯示，尊夫也沒有死。」

魏小雅冷笑道：「程少秋！以你的劍法，可以將刁陀的未亡人和他的門徒斬盡殺絕，你實在不該賴賬，更不該用『刁陀沒有死』的假話來騙我。」

程少秋道：「我自從行道江湖以來，一直遵守師父的訓示，非至萬惡不赦，無可救藥之歹徒，絕不可拔劍誅之。所以我從不輕易殺人，既殺，就絕不會賴賬。」



凌君毅手中的穿雲金鏢突然飛射向魏雅娘。

魏小雅在腰間摸索一陣，取出一個包捲兒，一揮手抖開。原來是一幅寬約五寸，長約五尺的布條，上面寫着饅頭大的字，字跡似紅不紅，似黑不黑，像是以血漬代墨的紫黑顏色。

那上面寫着：「此人萬惡不赦，不除江湖不寧。流雲劍程少秋。」

「請問，」她聲冷如冰，眼睛裏也射出仇恨的光芒。「這是不是你的手筆？」

程少秋點點頭，道：「不錯。」

「這幅布條覆蓋在先夫的屍身之上，布條上的字跡又是你的手筆，自然你是兇手。」

「雅娘！能否容我解釋？」

「我姑妄聽之。」

「我自離開華山，行道江湖以來，一共只殺了三個人。雖然每次都是留下這兩句話，但三次所用的布條質料都不同。這一幅布條是我去年春天殺了『雙頭蛇』舉相所留下的。」

「但是，却掩蓋在先夫的屍身上。」

「聽說尊夫的屍身是在孟州道跳虎澗發現？」

「不錯。」

「聽說尊夫的屍身被發現時，業已腐爛，而且已達難以辨認之程度。」

「不錯。」

「那麼，妳憑什麼斷定那具屍體就是尊夫？」

魏小雅沉聲道：「衣衫鞋襪，以及他的獨門兵器，八十二斤重的精鋼三頭叉。先夫如未喪命，兵器怎會棄手？」

程少秋未作反駁，依然神情沉靜地道：「容我再提一個問題：尊夫何時與妳分手？」

「三月初七。」

「屍身何時發現？」

「三月十四。」

「就算尊夫和妳分手後立即遭到殺害，到屍身發現只不過間隔七日。孟州三月，尚是初春，平地封凍初解，高山積雪未融。短短七日，死者遺體何至於腐爛到不可辨認之程度？」

魏小雅神情一楞，半晌答不上話來。

程少秋又道：「這顯然是有人暗中施展陰謀，企圖移花接木，李代桃僵。」

魏小雅疾聲道：「屍體容或是假的，但是衣衫和兵器却是眞的。難道有人硬從他身上剝下衣衫？強奪他手中的兵器？」

「未嘗不可能。」

「若是先夫未死，絕無可能。」

「我說尊夫未死。」

「有憑據？」

「雅娘！妳是個冰雪聰明的女子，當可仔細想想：如果尊夫遇害，跳虎澗出現的應該是眞的屍首，何用別人的遺體來魚目混珠？」

魏小雅沉吟片刻，才語氣咄咄逼人地道：「你何時發覺先夫之死大有疑問？」

「一年之前。」

「那麼，當時爲什麼不來找我說明，却要等到一年之後的今日？」

程少秋緩緩道：「當時我只覺得內中大有文章，却不知其所以然。經過一年的明察暗訪，多少得到了一點蛛絲馬跡，雖未找到憑據，却已抓住了脈絡。說實話，我的目的倒不是爲了解救尊夫，只是不容許別人冒我之名。雅娘！尊夫也許還有救，不過，妳却要坦誠地與我合作。」

魏小雅冷冷地說道：「程少秋！想不到你劍利，巧舌也利，我倒被你說動了心，說說看，要如何合作？」

「妳要盡量地將尊夫的所作所爲告訴我。」

「好吧！反正你已對他作過『死有餘辜』的評語，不管他作了什麼滔天大惡，我都不會隱瞞。」

程少秋身子前傾，壓低了聲音道：「雅娘！妳想必聽說過巨盜燕七這個人。」

魏小雅心頭大大一動，面上却絲毫未變神色，點了點頭，道：「聽說過。」

「尊夫和他交情如何？」

「從無交往。」

「當然是眞話。燕七和我那口子雖然是同一條綫上的，但我那口子却對他不太服氣，經常存着和燕七一較高下的意念，自然談不上什麽交往了。」

程少秋笑笑道：「如此說來，你們夫妻二人還是同床異夢，並未齊心。」

魏小雅瞪眼豎眉地疾聲問道：「這話怎講？」

「有許多機密事，他並未告訴妳。」

「什麽？你說刁陀拿我當外人？」

「那倒不一定是拿妳當外人，也許是怕妳是婦道人家，沉不住氣，容易走漏風聲。」

「程少秋！你倒說說看，他瞞我什麽來着？」

程少秋聲音極低，一個字一個字緩慢地道：「六年前，燕七幹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巨案，他竟然潛進紫禁城，偷了宮內一頂后冠，那次就是尊夫接的贓。」

魏小雅先是一怔，繼而搖了搖頭，道：「胡扯！你的話不通情理，燕七是何等精明的人物？好不容易冒險犯難地將后冠偷到手，怎會輕易地交給別人？」

「因爲刁陀有辦法爲燕七銷贓。」

「有憑據麽？」

「這消息從買主那兒傳出來的，該不會假。」

「那個敢買從宮內偷出來的后冠？」

「化外番王。」

「番王？」

程少秋道：「尊夫經常去口外，對不對？」

「不錯。」

「因此，他認識了一位金人番王，那位番王買過不少尊夫盜來的金銀珠寶，有一天向尊夫戲言，問他敢不敢去宮內偷盜一頂后冠來賣給他。」

「刁陀怎麽說？」

「尊夫倒是沒有吹噓，他老老實實地回答那位番王，他雖然有胆子，却沒有那種功夫。他當時提到燕七，偏偏燕七從來不去口外，於是那位番王就請刁陀爲他拉綫。」

「後來呢？」

「尊夫找到了燕七，他很聰明，用的是激將法，問燕七有沒有胆子潛進宮內去偷一頂后冠。燕七回答得很巧，並非不敢去偷，而是偷出來無人敢買。尊夫說，只要你能偷到手，我就能賣出去。」

魏小雅冷笑道：「你如此清楚，想必在他們談話時你就站在一旁。」

「這是尊夫和燕七商妥之後，前去找那位番王議價錢時，說給番王聽的。番王曾經據此在私底下評論他倆，說燕七手段高強，但是機智却在尊夫之下。」

「嗯！後來呢？」

「燕七得手，依約將后冠交給尊夫。由於當時關口盤查嚴密，尊夫不敢輕易出關。不出多久，燕七落網，打入天牢。」

「但是，燕七並未供出后冠交給我那口子。」

程少秋點點頭，道：「這就是燕七够義氣的表現。也許因爲這個緣故，尊夫也表現得很够義氣，並未將后冠拿去賣給那位番王。」

「你如何知道？」

「因爲直到如今，那位番王還在出重賞尋訪那頂后冠的下落。」

「你又何以見得燕七將后冠交與了刁陀？」

程少秋不假思索地回答道：「燕七在獄中雖經百般拷打，却沒有一句供詞，由此可見，他算得上是一個烈性漢子，烈性的人，大都守信不渝，他既然和刁陀有約在先，得手後毫無疑問就會將后冠交與尊夫。」

魏小雅沉吟一陣，又問道：「還有根據麽？」

程少秋點點頭，道：「還有，尊夫昔年經常爲那位番王座上客，若是后冠不在他手，他理應向那位番王說明，而他自燕七下獄，以迄復又脫獄之後，都沒有再去口外，也沒有一星半點的消息向那位番王回復，顯而易見，尊夫爲重義氣，不願售后冠得重金獨厚，又無言向那位番王搪塞，只得避不見面了。」

魏小雅吁了一口氣，道：「根據你的說法，我那口子並未被人殺害，只是失踪，失踪的原因與那頂后冠有關，可對？」

「不錯！」

「那麽，他是被何人挾持？」

「一個在江湖上很受敬重的人，燕七脫獄也是得他之助，大概他們兩人都在那人挾持之下。」

「如果燕七脫出天牢，落入那人手中之時，立刻吐露了后冠的下落，我那口子不會隔了四年之後之久才失踪，燕七在天牢中受盡酷刑都不招，落在那人手裏自然也不會輕易就範，那麽，挾持他們的人因何又知道后冠在我那口子的手中呢？」

「想必也是從那位番王處得來的消息了。」

「那人是誰？」

程少秋搖搖頭，道：「雅娘，並非我賣關子，只因時機尚未成熟，目下還不能說。」

魏小雅冷哼了一聲道：「你不說我也知道。」

「妳不可能知道。」

「我知道。那個人就是雙錢鏢局的總鏢頭商寅初。」

程少秋面色一變，沉聲道：「雅娘，妳怎麽知道的？」

「別人告訴我的。」

「誰？」

「這人的劍法足可與你分庭抗禮。」

「妳是說『笑面郎君』徐楓紅？」

「正是他。」魏小雅面上流露笑容，那笑容多少有些嘲弄的意味，「他目下在金陵，來意也是爲了找尋燕七的下落。」

程少秋喃喃自語地說道：「他從那兒得來的消息？」

「據他說：是受了那位番王之托，賞格白銀十萬兩。」

「他怎會將如此機密的事告訴妳？」

「情勢所迫，不得不邀我結盟。」

「妳將助他一臂之力？」

「是的，我助他尋燕七，他則助我來對付你。」說到此處，魏小雅頓了一頓，才又接道：「不過，目下情勢有變更，你的目的在救人，他的目的在得財，我不得不違背諾言。」

程少秋認眞地追問了一句：「雅娘，妳所說的可是肺腑之言？」

魏小雅點點頭，道：「事關我那口子的生死存亡，自然是肺腑之言。」

「好！」程少秋站了起來，「妳在徐楓紅面前千萬不要漏風聲，我會隨時與妳聯繫。」

「好走，」魏小雅神秘地笑笑。「誤會你整整一年，爲了表現歉意，我想送你一樣見面禮。」

「何必客氣！」

「這件見面禮，你一定喜歡，是一個活人，他是商寅初的副手，他是他的徒兒，更是他未來的女婿。」

程少秋截口道：「可是雙錢鏢局的副總鏢頭凌君毅？」

「正是他。」

「到了妳的手上？」

魏小雅翹起指尖，向上指：「就在閣樓上。」

程少秋低呼道：「糟了，我們的談話豈不被他全部聽見了？」

魏小雅翻翻眼皮，道：「唔！我禁制了他的關節，點了他的啞穴，雖然不能行動，不能出聲，却聽得見，那怕什麽，反正我也不打算放他。」

程少秋神色凜重地道：「雅娘，我要按照江湖上的規矩去拜見商寅初，他也許會邀我小住幾日，我就可以暗中勘查一番，切記，凌君毅可得看緊點，他一旦脫身，我的計劃就難以進行了。」

魏小雅輕輕地笑道：「放心，不是我誇口，凌君毅好比是一隻煮熟的鴨子，他飛不了。」

程少秋拱一拱手，道：「別過了，我絕不是虛聲恫嚇，事關尊夫人生死存亡，那凌君毅千萬要看緊點。」

程少秋離開這家小吃店之後，步行到夫人廟前的廣場，登上了一輛竹簾低垂的馬車，車伕一揚長鞭，雙騎八蹄一齊鑽動，向揚子渡頭駛去，他從垂簾中看出去，似乎有兩匹馬在車後跟踪。

他暗暗好笑，將前車簾撩開，向車伕道：「老丁，在前面彎角處我要下車，車到渡頭，直上渡船，過江後一直朝前走，看看後面那兩個小子跟到什麽時候？」

車伕揚聲答道：「相公，老子包管誤不了你的事。」

一連幾鞭，馬車飛也似地前奔，在轉過街角的那一瞬間，程少秋一縱下車，別說那兩個跟踪的人，就是路邊的行人也沒有清楚他的來踪去影。

約莫一個時辰之後，程少秋又在雙錢鏢局門口出現。

此刻的打扮和方才已完全不同，頭戴文士巾，身着墨綠團綉杭紡大衫，腰掛長劍，斯文雅儒，靜中帶剛，予人一種英氣勃勃之感。

他方一登上石階，禿大爺劉四已迎了出來，恭聲問道：「這位相公……」

程少秋自懷中取出大紅拜帖雙手遞上，和聲道：「在下流雲劍程少秋，路過金陵，特來拜見貴局總鏢頭，相煩通稟。」

劉四深曉迎客之道，連忙恭聲道：「請程少俠中堂稍坐，小人即刻稟報。」

商寅初正在困坐愁城，一聽程少秋到，不禁雀躍萬丈，三步併作兩步，來到中堂，呵呵笑道：「程少秋英名遠播，商某早巳心儀，今日得見，眞是三生有幸。」

程少秋免不了也說些仰慕的話，一杯茶盡，就要起身告辭。

商寅初挽留道：「難得程少俠路過金陵，商某人有一件事正要和少俠一談。」

程李秋謙恭道：「不知有何見教？」

商寅初眉頭一皺，凝聲道：「少俠可曾見過少林高僧無塵法師圓寂前所書的那道警世度牒？」

程少秋緩緩頷首，道：「江湖中人直稱那道警世度牒爲『惡客榜』，在下看過了。」

「列位第三的『笑面郎君』徐楓紅，少俠想必聽說過。」

「唔，聽說這人一直在口外練劍，據說他每每喜歡以番民試其長劍之鋒銳，因而被無塵法師指爲惡客。」

「這人目下來到了金陵。」

「哦？」程少秋故作驚異狀。「他來作甚？」

商寅初將徐楓紅登門的經過敘述了一遍，其中不免添枝加葉，刻意渲染，最後情憤不平地道：「程少俠，如此逼人，孰可忍孰不可忍？」

程少秋道：「徐楓紅的作爲實在太過份了。」

商寅初道：「少俠自行道江湖以來，執正義之劍，誅邪惡之徒，巳受萬千人之景仰，這事務必要請少俠主持公道。」

程少秋皺皺眉頭，道：「徐楓紅仗藝欺人，實在可惡，理該給他一點教訓，不過，他雖出惡言，却還沒有作出惡事，在下目前去找他只怕理虧。」

商寅初說道：「商某人倒是有一個主意。」

程少秋恭敬地道：「但憑吩咐。」

「少俠既來金陵，少不得要一遊六朝金粉之遺跡，客居棧房，多有不便，不如屈駕舍下小住，一來使商某聊盡地主之誼，二來嘛，那徐楓紅若是上門逞兇，也好仰少俠的正義，給他一些教訓。」

「理當效勞，只是太過打擾。」

「那裏話，」商寅初呵呵笑道：「如此說就太見外了。」

他一面吩咐下人去整理客房，又一面吩咐擺酒接風，一面命許如風將纏住徐楓紅的人悉數撤回，他希望徐楓紅最好立刻找上門來，他才有機會「隔山看虎門」。

×　×　×

磨蹭了好幾個時辰，一向工於心計的徐楓紅也感到無計可施。他的涵養更是到了極限，正要怒氣爆發之際，許如風那一夥人却突然撤走了。

他還以爲對方在耍什麽詭計，到店門口一看，那夥人的確撤回雙錢鏢局，臨江別館附近沒有留下半點敵踪。

心弦拉得緊緊的店家也鬆了一口氣。

他這裏一口氣還沒有鬆完，那邊徐楓紅巳在叫道：「店家，過來。」

店家的心弦又拉緊了，壯着胆子走過去問道：「客官有什麽吩咐？」

徐楓紅道：「去告訴雅娘，敎她送一碗鮮鯽魚川湯來。」

「客官，雅娘的小店只作夜市，這會

兒不會昇火哩？」

徐楓紅繃着臉道：「敎你去，你就去，送不送來那是雅娘的事。」

店家那敢不從，一連聲接道：「是！是！小人這就前去。」

不出盞茶風景，魏小雅就提着一碗熱騰騰的湯來了，她一面將湯碗從食盒中端出來，一面低聲道：「又有什麽事？」

徐楓紅輕聲說道：「酉末戌初，將凌君毅放回去。」

魏小雅皺皺眉頭，道：「你不找我，我也要設法來見你，遇上了扎手的事兒，凌君毅不見了。」

「什麽？不見了？」

「我到秦淮河邊打了一個轉兒，人就不見了。」

「妳沒有着人守着他？」

「三個小厮守着他，這也不知道人是是怎麽不見的。」

「雅娘，妳的點穴手法必不差，他怎麽逃得了？」

「說的是呀！」

「雅娘，妳料事倒是中八九，姓馮的果然漏了底，商寅初要拿他和凌君毅交換。如此一來，算馮剛倒楣。」

魏小雅故作神秘地道：「這事可眞古怪，說出來你也許不信。」

「什麽古怪？」

「凌君毅雖然逃走了，但却沒有回到雙錢鏢局去。」

徐楓紅楞了楞，道：「雅娘，妳能肯定？」

魏小雅點點頭，道：「千眞萬確！」

「如此說來，凌君毅不是逃而是被人刦走。」

「誰刦走了他？」

「另外一起人。」

「另外一起人，這話是什麽意思？」

雖然警世度牒上的評語說徐楓紅狡如狐運奸如狼，但他却不知魏小雅爲了利害關係已將他出賣，猶自侃侃說道：「馬捕頭和他幾名心腹突然被九門提督用公文調走，絕不是碰巧的事，顯然有人嫌他們碍事，這一帮人不但對商寅初的情況弄得很清楚，而且背後還有強硬的靠山，連京畿九門提督的大印都用上了。」

「既然如此，你就要小心點。」

徐楓紅胸有成竹地道：「放心，我絕對栽不了觔斗。」

魏小雅不禁暗暗好笑，心想：「你這回觔斗栽定了。」

徐楓紅目送魏小雅一搖三幌地走了，慢吞吞地喝完了那滋味鮮美的鯽魚湯，這才緩步走出了臨江別館。

他雖是第一次來金陵，看起來對街道還不算陌生，左拐右彎地來到一條小巷，巷子裏有一戸人家，門口掛着一把用木板鋸成的剪刀和尺，那根寬大的尺上寫着紅的大字：「蘇家裁縫作」。

門敞着，掛着一張竹簾，徐楓紅掀簾而進，只見堂屋裏擺看一條案，案上全是五顏六色的綾羅綢緞，一個五十餘歲的老婆子和二十來歲的小伙子正低着腦袋忙着做針綫活兒。

徐楓紅衝着那老婆子微笑問道：「你是蘇婆婆麽？」

老婆子眉開眼笑地道：「是啊，相公可是要添製新衣？」

徐楓紅沒有理會她的話，冲那小伙子瞟了一眼，道：「這是你的兒子麽？」

老婆子道：「是啊，金陵城内裁縫作雖然不少，論手藝，我兒子可是第一把高手，針綫精細，又巧，又快，相公可算找對人了。」

徐楓紅冷冷道：「這樣好的兒子，若是死了就太可惜了。」

老婆子變了臉色，叱喝道：「相公，咱們無怨無仇的，何苦罵我的兒子死呀活的。」

徐楓紅將長劍斜擱在案上，抽出一半，抓起一把綫，朝向刃口一吹，無數的綫頭飄了出去，冷漠地道：「蘇婆婆，痲煩你代我作一件事，最好能帮忙，不然鋒利的劍口子就要割斷你兒子的喉嚨。」

老婆婆噗通一聲跪倒地上，連連叩頭，哀求道：「好漢饒命，不管什麽事，老身都一一依從。」

那小伙子臉上也變了顏色，抽身想跑，却敎徐楓紅的鐵腕抓住了。

「起來，起來！」徐楓紅面上流露出笑容，「只要你聽話，你兒子不會少一根汗毛。」

老婆子顫巍巍的站了起來，面色白裏透青。

徐楓紅道：「蘇婆婆，聽說雙錢鏢局玉鳳姑娘的衣裳，都是你作的？」

「是……是的。」

「拿幾塊綾羅綢緞到雙錢鏢局去，就說新近從杭州販來的新花樣，看看玉鳳姑娘喜不喜歡。」

「老身這就前去……」

「慢點，你要鎭定，一些兒也不可慌張，見到玉鳳姑娘，偷偷地告訴她，說有個姓徐的在這兒等她，要她從後院牆溜出來，到這兒來見我，她若不來，或者將消息走漏，她未來的姑爺就活不成，蘇婆婆，這件事不能辦砸鍋，稍有一點弄錯，你兒子的喉管就被切斷了。」

「老身一定……一定辦妥。」

「弄清楚了麽？」

「請好漢再說一遍。」

徐楓紅不厭其煩地再三說了一遍，那老婆子弄得很清楚了，才選了幾幅綢緞放在針綫筐裏，走了出去。

約莫過了頓飯光景，老婆子回來了。緊接着粉面含威的商玉鳳也出現了。她站在進門處，氣呼呼地道：「想必你就是惡客榜上有名的徐楓紅，先告訴你，本姑娘可不好惹，若是凌君毅傷了一根毫毛，我就和你拚命。」

徐楓紅冲她笑笑，然後向那老婆子吩咐道：「蘇婆婆！痲煩你關上大門，然後帶着你兒子到裏面去。記住！不准嚷叫，也不許偷聽我和玉鳳姑娘的談話，不然，你就是惹火上身。」

老婆子那敢不從，連忙關上大門，拉着她的寶貝兒子到後面去了。

商玉鳳疑惑地道：「徐楓紅！你到底在玩弄什麽詭計？」

徐楓紅笑道：「玉鳳姑娘！凌君毅在我手裏，他沒有受到絲毫傷害，現在只要妳一句話，他就可以鮮蹦活跳地回到妳身

邊來。」

商玉鳳道：「你好像打錯了主意，別想在我身上找到什麽油水。爹拿我當小孩，在鏢局裏，我沒有說話的地位。」

「姑娘弄錯了，妳以爲我要以凌君毅的生命作要脅向妳提交換條件？」

「當然是這樣，否則你找我來作什麽呢？」

徐楓紅顯得非常誠懇地說道：「想請妳帮一個忙。」

商玉鳳語氣不遜地道：「想敎我帮你摘下雙錢鏢局的招牌？」

「唉！」徐楓紅喟嘆道：「姑娘誤解了，那不是我來金陵的眞正目的。」

「哼！」商玉鳳從鼻孔噴出一股冷氣。「原來你還另有陰謀。」

「不瞞姑娘說，我是爲救我的好友而來。」

「救你的好友？」她那黑白分明的眸子的溜溜地直打轉，顯然有些迷惑。

「我這朋友不知天高地厚，數年前，竟妄想在令尊手下刦鏢，結果被令尊生擒。令尊將他帶回囚於密室，一直到現在還沒有釋放。」

「我從來就沒有聽說過這回事情。」

「令尊拿妳當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自然不會告訴妳。」說到此處，徐楓紅停頓了一下，才接道：「江湖九惡客當中，倒有五個是我這個朋友的結拜弟兄，他們的意思原本想糾衆而來，血洗雙錢鏢局。我却不贊成這樣作，因爲令尊稟性剛烈，就算我們聚衆恃多勝了他，他也未必會放出我那位朋友。」

商玉鳳冷冷一笑道：「徐楓紅！算你聰明。」

「我同凌君毅談過，他知道這一件事，而且也贊成寃家宜解不宜結，但他不知道我那朋友被囚於何處，因此他敎我來問你。」

「我也不知道呀！」

「雙錢鏢局不是官府衙門，自然不能夠公開設置大牢，我那朋友必定被囚於密室之内，父女親情，自然比較接近，妳不妨仔細想想，囚人的密室可能設在那些地方。」

商玉鳳攢眉苦思一陣，搖搖頭，道：「我一點也想不出來。」

「玉鳳姑娘！首先要請妳表示一點心意，我問你，妳是否贊成寃家宜解不宜結的作法？」

「贊成。」

「當然妳也希望凌君毅安然歸來。」

「是的。」

「妳更希望令尊在晚年不要發生什麽不幸。」

「當然。」

「既然如此，妳就該竭力帮我的忙。我那朋友若巳死去了，我就帶走他的骸骨，若還活着，我就救他出去。保證事後不再向令尊興師問罪。」

「敎我如何帮你呢？」

「我問妳，令尊一向將那些地方劃爲禁區？」

「禁區？」

徐楓紅加以解釋：「就是說，有許多地方，絕對不准任何人去。」

商玉鳳脫口道：「後園的牡丹亭。」

「哦？」徐楓紅目光閃亮，像一個掘寶者一旦發現金銀珠玉般興奮。

「先母在世時最愛牡丹，爹爲她建亭供她閒坐賞花。爹不准任何人進入牡丹園，更不得進入牡丹亭，連我也不許。」

「他自己去不去？」

「他老人家每日夕陽西墜後都要到牡丹亭中去靜坐片刻。」

「想必是爲了悼念令堂。」

「我問過爹，他說只有牡丹亭中，才覺得先母好像還活在他的身邊。」

徐楓紅表面上沒有露出什麽異樣的神情，私心中却非常興奮，十拿九穩，密室一定在牡丹亭的地下。

當初建立地下密室也許不是爲了囚人，像雙錢鏢局這樣大的場面，必定要有一個密室來收藏貴重的物品和巨大的財富。燕七落到商寅初手裏之後，這間地下密室就派上用場了。

商寅初既然每夕必至，那證明燕七還活在人間，他去，一方面是追問珠寶的下落，一方面則是爲囚者送去食物。

見他沉吟不語，商玉鳳不禁問道：「你在想什麽？」

「我在想：在不驚動令尊，及不傷及凌君毅的情況之下，姑娘是否能帮忙我救出被囚那友人？」

「如果你是個守信的人，我願意帮助你。」

「好！如果我能救出友人，不但立刻交回凌君毅，而且連夜離開金陵，從此不來。」

「如果你那友人巳經死呢？」

「我也不再追究。」

商玉鳳用力地一點頭，道：「好！我决心全力助你拯救你那位朋友。」

徐楓紅站起來，道：「那麽，妳先請回，頓飯光景後，我再往綉樓，妳只要設法將我留到天黑之後就行了。」

商玉鳳訝然道：「你怎麽能……？」

徐楓紅笑着截口說道：「姑娘別着急，我會打扮成蘇婆婆的模樣，只要妳在門上交代一聲，那位禿大爺就不會留神細察的。」

「好！」商玉鳳站了起來。「我先走，你可千萬小心點，若是露出破綻，那就將我害苦了。」

這位荳蔻年華的少女，一直躭在鏢局裏練功夫，從未在江湖走動過一天，一點見識閱歷也沒有，不知不覺就巳着了徐楓紅的道兒。

× × ×

接待程少秋的那間客房整頓得很是講究，一切用具簇新，屋内更是一塵不染，眞所謂窻明几淨，寧靜幽雅。

程少秋被引領到這間客房來時，巳是申正。一頓接風酒吃了一個多時辰，眼看又要到晚飯的時刻，賓主才盡歡而散。

領路的内管事是個看上去很機靈的人，他肅客入室之後，很恭謹地道：「少俠僕僕風塵，該好好歇一歇，總鏢頭巳經吩咐過，晚宴稍往後挪，少俠可以休息到戌初才起。」

程少秋道了謝，送走内管事，和衣倒上了舖設錦綉的床榻。

功成身退義士行

飲宴之際，他仔細地觀察了商寅初，可以算得上是一個非常世故的老江湖，道貌岸然，令人欽慕，程少秋眞不敢相信這種人也犯了一個「貪」字的大忌。

程少秋喝了不少酒，看上去似已微醉，其實他一點酒意也沒有。

更沒有什麼疲累的感覺，躺在床榻上說什麼也閉不上眼。

乾脆從床上坐起，推窗眺望庭園，只見花木扶疏，頗具雅趣，竟然心念一動，打算到園中去走走。

他打開房門，發現一個人從他們門口匆匆離去。程少秋心頭暗想那人莫非在監視自己的行動？

他正站在房門口處低首沉吟，那位殷勤待客的內管事突然在廊下出現，趨前問道：「程少俠有什麼差遣，盡管吩咐。」

程少秋已然肯定有不少人在暗中環伺，監視他的行動，心中暗暗提高戒備，口裏却淡淡道：「沒什麼事。方才商總鏢頭曾爲在下引見貴局各位鏢頭，唯獨未見那位馮鏢頭……」

內管事目光閃動了一下，截口道：「哦！少俠與馮鏢頭是舊識？」

程少秋笑着道：「前兩天在下路過清江浦時，商總鏢頭曾着那位馮鏢頭過江邀請在下前來一敍，因此見過一面，並非舊識。」

「哦！馮鏢頭奉派揚州去辦一樁事，一兩天就回，到時當來拜見。」

「不敢！不敢！在下不過隨口問問吧了！」

「少俠不想休息一會兒。」

「在下倒想在庭園中走走。」

「請隨意。」內管事很恭敬地施禮告退。

這裏是東廂，內管事匆匆跨過中院，進入了西廂上房。

商寅初又是啣着旱烟袋在那兒吞雲吐霧，一見內管事進來，連忙問道：「姓程的有何動靜？」

「他這會兒在東園中賞花。」

「唔！」

「稟總鏢頭！」內管事前跨了好幾步，貼到商寅初的眼前，壓低了聲音道：「屬下這一雙眼睛，最善於察言觀色。以屬下看來，流雲劍似乎不懷好意。」

「哦？你看出什麼來了？」

「他問起馮剛。」

商寅初先是發楞，叭嘰叭嘰含着旱烟袋吸了幾口，又輕笑道：「你多疑了，那不過是隨口問起吧了。馮剛是徐楓紅那一綫的。不管怎麼說，流雲劍絕不會和姓徐的搭上橋。」

「但願是屬下多疑，不過……」

「有話盡管說，不要吞吞吐吐的。」

「屬下總覺得流雲劍那雙眼珠子不大安份，進入鏢局之後，老是不停地東瞧西看。」

商寅初緩緩頷首，道：「難得你如此小心，我會放在心上。你不妨將他釘緊點，薑是老的辣，我不相信這種年輕小伙子，能在我面前玩出什麼花樣來。」

內管事阿諛地道：「總鏢頭一向老謀深算，自然出不了差錯。不過，目下正是多事之秋，小心爲上。」

「唔……」

「報！」外面一聲吆喝，將商寅初的話打斷。

「進來！」商寅初沉喝一聲。

一個黑衣勁裝漢子推門而進，疾聲道：「回總鏢頭！屬下方才從對岸草堆集趕回，據那野店的店家說，馬捕頭一行在晨間卯初光景到他舖子裏打尖歇脚，辰初却又走了。」

商寅初霍地站了起來，面色微變，疾聲道：「什麼？馬志超沒有在那野舖子裏潛伏下來？」

黑衣漢子重複道：「沒歇下。」

商寅初對他乾兒子十分信任，沉吟一陣，喃喃道：「莫非發生了什麼事故？」

黑衣漢子道：「屬下也曾向那店家一再打探，據他說，什麼事也沒有。馬捕頭一行是快騎上道，一進野舖子就吩咐先餵飽馬匹，壓根兒就沒有打算在野舖子裏宿下，並非臨時發生了什麼事故。」

商寅初皺皺眉頭，揮揮手，道：「好，你去歇息吧！」

那黑衣漢子剛退出，快刀許如風却又凝重地走了進來。

商寅初沉聲道：「許鏢頭！有什麼要緊事？」

許如風語氣凝重地道：「啓稟總鏢頭！據報夫子廟附近的旅店棧房中出現了好幾個不明身份的人物。」

商寅初道：「有何可疑之處？」

許如風道：「屬下據報後，曾親往察視。從這幾個人的舉手投足間即可看出他們都是有深厚的武功基礎，且都暗藏兵器。他們雖然分別投宿在不同的客棧中，暗地裏似乎又有聯繫。」

商寅初非常注意地聽取對方的報告，聽完後，他又問道：「許鏢頭！你能確定他們暗藏兵器？」

許如風點頭道：「屬下能夠確定。」

商寅初道：「如此說來他們不是江湖人。」

內管事插口道：「暗藏兵器，行踪詭秘，大都是六扇門中的捕快之流。咱們既非江洋大盜，又不是密謀反叛，懼怕他作甚？」

「這話說得不錯，江湖中人絕不會暗將兵器藏起，再說，江湖中稍有名氣的人，咱們應該非常清楚。八成是官府中的公人，雖說與咱們無關，也該防着點。許鏢頭，」商寅初向許如風吩咐道：「這事交給你辦，凡是你認爲可疑之人，一律派人將他們釘上，兩個夾一個，一步也不要放鬆。一旦有跡象顯示他們是沖着咱們而來，就算是皇帝老子的御林軍，也要先將他們放倒再說。」

「是，屬下這就去安排。」許如風快步退下。

內管事低聲說道：「總鏢頭！請恕屬下說句直話。」

「說！」

「這幾年來，咱們雙錢鏢局可說蜚聲大江南北，免不了有人會眼紅。那姓徐的前來找碴兒，恐怕還只是個開鑼小戲，大軸極可能還有重頭戲。總鏢頭！您可要想妥萬全之策。」

商寅初頗爲激賞地拍拍內管事的肩頭，道：「難得你提醒我，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這是古往今來的不變應付之策。商某以穿雲金鏢闖天下，好不容易掙得今日局面，絕不容許輕易毀之。」

內管事連聲應諾，恭維道：「總鏢頭威鎮八荒，誰敢輕侮？屬下等托福了。」

商寅初又啣上了旱烟袋，內管事忙屈身裝烟點火。

當一口輕烟自他口中噴出時，一股陰冷的笑意也自他嘴角處流露出來。

如果他知道他那寶貝女兒商玉鳳已引狼入室，他就笑不出來了。

× × ×

早就上燈了，雙錢鏢局裏裏外外一片明亮。

但是，從大門到內院却很少見人走動，氣氛猶如山雨欲來之前的那種沉靜，幾乎沒有人敢在這時候喘一口大氣。

商寅初坐在中堂裏，旱烟袋仍然啣在口邊，烟袋裏是空的，沒見火星，也未見他噴出烟霧。

這時，快刀許如風脚步輕緩地走了進來。

商寅初瞟了他一眼，冷冷地道：「妥了？」

許如風道：「妥了，以屬下觀察，初步發現第六個行跡可疑之人，屬下已派出一十二名鏢頭，分別將他們『夾』上。」

「辦得好！」商寅初嘉許了一句，在凌君毅遭遇意外之後，他似乎已將許如風視爲得力副手。

「總鏢頭！」許如風貼近一步，輕聲道：「方才屬下經過臨江別館時，順便察看了一下徐楓紅的動靜，他不在。據說他已離開客棧好幾個時辰。」

商寅初沒有接下去，却改變話題，問道：「許鏢頭！你看徐楓紅是否會準時放人？」

許如風皺皺眉頭，道：「很難說！刻下已是酉初，再有半個時辰就曉得了。」

商寅初道：「許鏢頭，你去照應姓馮的，只要凌副總鏢頭安然無事地走進大門，你就放了他走。」

「那豈不是太便宜他了？」

商寅初冷笑道：「那有如此便宜的事，我已在他身上下了暗手，他最多還可以活上十個時辰。」

許如風獰笑道：「他是耗子舔貓兒的鼻樑骨，自己找死。」

快刀許如風前一步離開中堂，那位機靈的內管事後一步走了進來。

商寅初道：「客人怎麼樣了？」

內管事道：「正在休息，看上去睡得很香。」

商寅初喃喃道：「君毅的事千萬不能讓他知道，否則他就將咱們看扁啦……目下什麼的時刻？」

「酉時一刻。」

「你先去照顧客人，前面的事不用你管。」

「是！」內管事悄然退下。

時光悄然溜過，轉瞬又到了酉正。

可是一點動靜都沒有，自然也沒有見到凌君毅的影子。

商寅初內心雖然有些焦急，却還沒有形於言表，那根旱烟袋仍然啣在嘴邊。

時光仍是無情地溜過，轉眼酉時已過，到了交戌光景，還不見凌君毅回來，商寅初這才發覺事情有了變化。

許如風又來到了中堂，冷冷道：「名列惡客榜，咱們實在不該指望姓徐的會是一個守信的君子。」

商寅初沉聲道：「許鏢頭，不管姓徐的放不放人，咱們將那姓馮的放掉。」

許如風並未感到驚異，他明知馮剛遲早都免不了一死。

但他想知道商寅初此舉的用意何在，因而問道：「放他之後，是不是……」

商寅初截口道：「釘上他，看他前往何處。」

「是！」

商寅初快步走出中堂，在跨進內院時，他用旱烟袋在拱門上輕輕敲了三下。一個人影飛閃而至，是那機靈的內管事。

商寅初低聲道：「客人怎麼樣？」

「還在睡。」

「他若起身，見他到正廳待茶，若是問起我，就說我在小睡，晚宴就擺在正廳，戌正準時開席。」

「是，還有什麼？」

「沒有了，你去吧。」

商寅初繼續前行，一直來到後園的門口，門上有一塊橫匾，寫着「富貴庭園」四個字，門上掛一把重重的大鎖。

商寅初自腰際取出鎖匙，打開鎖，走進後園，只聽到砰地一聲門門聲。

× × ×

徐楓紅站在房樑上，屋頂的瓦片已經揭了好幾塊，正在向後園方向凝神注目，儘管天色很暗，明月尚未升起，他却能清晰地看見庭園中的一草一木。

商玉鳳神情焦急地翹首仰望，輕聲問道：「喂！你看見什麼沒有？」

徐楓紅輕聲回道：「我看見了那座牡丹亭。」

「還看見什麼？」

「再沒有看見什麼了。」

「徐楓紅，如果現在我打你一鏢，你一定躲不了。」

「妳不會打。」

「何以見得？」

「因爲凌君毅的性命在我手裏。」

「好！算你贏了，希望你能守信。」

「放心……」徐楓紅突然噤口不言。

「怎麼了？」

他只是用手朝下幌了一幌，沒有說話，因爲他已看見商寅初走進了後園。

商寅初穿過花徑，走進牡丹亭，身子旋轉着四下查看，然後又在石桌旁邊的石櫈上坐了下來。

徐楓紅目不轉睛地盯着商寅初，孰料當他眨了眨眼睛之後，商寅初却突然不見了。

徐楓紅揉揉眼皮，極目望去，牡丹亭中的確已無人影，後園中也無人影，毫無疑問，商寅初已然進了密室，進口一定就是牡丹亭中。

這是絕佳的機會，徐楓紅自然不會放

棄，他立刻從樑上跳了下來。

商玉鳳連忙問道：「怎麽樣了？」

徐楓紅出手如電，單指點向商玉鳳的昏穴，她立刻向後倒下。

徐楓紅抄手攬住她的腰，將她抱上了床，心中暗道：「玉鳳姑娘！妳眞是太嫩了，幸虧我不是淫賊，不然妳的清白不保了。」

將燈吹熄，徐楓紅又上了房樑，再揭去幾片瓦，穿出了屋外。

爲謹愼計，他伏在屋頂上再次將牡丹園打量一遍，待確定無人時，他才飛身穿越屋脊，落進了牡丹亭園中。

他循着商寅初方才行走的花徑進入牡丹亭，但他却沒有發現什麽進口，亭子中央有一圓形石桌，圍着四個石櫈，毫無異狀。

徐楓紅自信他的眼力，商寅初就是在亭中突然消失了。

於是他決定守株待兎，將身體蜷伏在石桌上，抽出長劍，平貼在身邊。

約莫過了盞茶光景，徐楓紅聽到卡地一响，接着那圓形石桌緩緩轉動起來。

石桌轉動停止後，亭中果然出現了一個洞口，只見商寅初從地洞中冒頭而出。

商寅初才探出半個身子，徐楓紅手中的長劍已然抵上了對方腰際的「會池」大穴。

商寅初是行家，當然感覺得劍尖上傳過來的一股勁道，因此他一動也不動，就像一尊石像般沉靜。

他也沒有扳動機鈕，使石桌復原，因爲他的下半身還在地道裏，那樣將使他的身體從腰部一軋兩段。

徐楓紅仍是伏在石桌上，並未長身而起，因他唯恐這座亭子的四週還藏着一觸即發的暗器。

商寅初却沉不住氣了，首先發話道：「怎麽不說話？」

徐楓紅冷冷道：「你要我說什麽？」

聽到徐楓紅的聲音，商寅初並沒有再度驚異，他早已猜到是他，只是平靜地道：「告訴我，你想要什麽？」

「你一定要我說麽？」

「本局鏢旗和招牌並未放在這裏。」

「一定放着更有價值的東西。」

「價值因人而異，對我來說放在地窖中的東西也許很值錢，對你來說……」

徐楓紅截口道：「不管那件東西的價值如何，我都想瞻仰一番。」

「你一定要看麽？」

「潛入牡丹園中，我費了不少心血，發現你的秘密，也算我幸運，當然想到地道中去看看。」

「那就隨我來吧！」

「別妄動！」徐楓紅沉聲道：「你活了一大把年紀，我却只有二十歲，說不定你存下了同歸於盡的念頭，那對我就不合算。」

商寅初冷笑道：「徐楓紅，你是在害怕？」

「害怕並不算丟人，何況對你這種狡計百出的老江湖。」

「要怎樣才能使你安心？」

「我要禁制你幾個重要的穴道。」

「腰部以上的半個軀體已完全置於你的掌握之中！你可以隨時出手，何必事先打招呼？」

「你算是一個成名人物，在出手之前先打了一聲招呼，算是聊表敬意。」徐楓紅話聲一落，左手五指連彈，點封了商寅初身上的好幾處大穴。

商寅初神色異常平靜，冷冷道：「現在，你不再害怕了吧？」

「慢慢轉身往下走，雙手交叉抱在胸前，手不得鬆開，轉彎抹角的時候先打一聲招呼。」

「何必如此小心翼翼？」

「你也許會封閉出口或發動暗器。」

「哼！原來你還在害怕。」

徐楓紅沒有理會他，打身上取出火摺子擊石取火，右手的長劍還是絲毫不肯放鬆地抵在對方的腰際。

商寅初道：「不必費事了，地道中有燈。」

地道中果然有燈，在入口處雖然看不到一絲火光，待步下十餘石級，轉過一處狹口後，眼前立刻燈火通明。

燈火插在石壁之間，用的松脂，每隔十步就有一盞燈火，燈上還套着琉璃罩子，很明亮很潔凈。

地道平整而乾淨，約有五尺寬，轉了兩道彎之後，眼前出現了一個二丈見方的石室。

石室四週，環繞十幾盞琉璃燈。

石室於中有一床，床上褥子枕頭都是鮮艷的錦緞。

床上直挺挺地仰躺着一個女人，一個四十餘歲，容貌端莊的中年婦人。

那婦人穿戴非常整齊，紅菱似的鞋鮮艷如新，白色的鞋底更是纖塵不染。

那婦人的雙手交叠着擱在小腹處，手腕上戴着翡翠鐲子，耳上也有耳墜，髮光鑑人，只是頭上沒有任何裝飾。

那婦人面色白裏透紅，雙眉修長，只是兩眼缺乏光澤，眸子該黑的地方不黑該白的地方不白。

徐楓紅知道是什麽原因，那婦人缺乏了一口氣。

她是一個死人。

徐楓紅已猜到那婦人是誰，仍不免問道：「這婦人是誰？」

商寅初冷冷道：「髮妻龍氏。」

「死了多久。」

「十年，整整十年。」

「看面色，似乎剛嚥氣。」

「像這樣美好的容顏，埋之地下，任其腐朽，該多麽可惜，所以我將她放在這裏，每天來看她一遍。」

徐楓紅冷眼細察，地道似乎已到此爲止，再也沒有什麽密室，更不會有燕七的影子。

徐楓紅感到一絲慚愧，商寅初每晚到這兒來重温髮妻的柔情，他擁有這個秘密自得其樂，沉緬在夢幻似的回憶裏，却被自己這個不速客打破了。

商寅初喃喃地說道：「這裏的一切對我都是無價之寶，對你呢？非常失望，對不對？」

徐楓紅的確非常失望，商寅初絕不可能將巨盜燕七囚禁在他愛妻的靈榻之側。

那麽，燕七到那裏去了呢？

也許燕七的逃獄以商寅初無關，縱使有關，也許早就被他折磨死了，縱使還活着，也許並不囚禁在這兒。

商寅初道：「江湖是個鬥智鬥力的場所，長江後浪推前浪，商某人的確老了，如今是你們年輕人的天下，我敗得口服心服，你可以要我的命，你更可欲取欲求，只求你不要破壞這兒任何一件東西。」

徐楓紅顯得很沉靜，這份沉靜大半是由於心灰意懶所形成。

不管如何，他得盡快離開這兒，不然，就算侮辱了死者的英靈。

他最後將目光投向那婦人，致包涵歉意和敬意的最後一眼。

在這最後一眼中，他的腦海裏突然閃過一道靈光。

他緩緩走動，繞到商寅初的面前，目注對方，緩緩說道：「我總覺得尊夫人身上似乎還缺少點什麽。」

商寅初搖搖頭，道：「她什麽都不缺乏，她有愛她入骨的丈夫，也有聰明伶俐的女兒，還有一個前程無量的女婿，但願你沒有傷害他。」

徐楓紅道：「尊夫人的頭上好像缺少首飾。」

商寅初道：「她不是庸俗脂粉，不管什麽金玉珠寶都不足以粧點她。」

「如果戴上一頂后冠必使她顯得雍容華貴。」

商寅初兩眼圓睜，退後了一步，顫聲道：「后冠！她又不是王后。」

徐楓紅逼進一步，冷冷道：「她不是王后，但是以她儀容，却够資格戴上一頂后冠，商寅初！你大概在五年前就有這種夢想，却想不到五年來你還不會如願。」

商寅初的目光中有驚怒的神色，但他却努力地尅制着不使怒氣發洩出來，鎭定地搖搖頭，道：「徐楓紅，我不知你在說些什麽。」

徐楓紅單刀直入地問道：「燕七身在何處？」

商寅初瞠目反問道：「那個燕七？」

「你盡管裝糊塗吧！讓我不厭其煩地告訴你：就是六年前潛入宮內偷盜一頂后冠的巨盜燕七。」

「哦！不是五年前又脫獄了嗎？」

「那正是你的傑作。」

「你認爲是我從天牢中刦走燕七。」

「不錯。」

「簡直令人匪夷所思。」

徐楓紅冷笑道：「無風不起浪，我姓徐的找上門來，自然有根據。」

「哦！原來你是爲燕七而來。」

「不達目的，我絕不會抽身而退。」

「我倒要聽聽你的根據。」

「你化費十五萬銀子買通了十五個獄卒，事後又殺他們滅口，却想不到漏網一人，消息就從那個漏網之魚的口中洩漏出來。」

商寅初冷笑道：「你說我刦走燕七，是爲了那頂后冠，燕七既然到了我的手中，我怎麽又沒有得到那頂后冠呢？」

「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怎樣講？」

「因爲燕七已經將后冠交給了另外一個人，你縱然用盡酷刑，也無法從燕七的口中逼出后冠下落。」

「交給了誰？」

「刁陀。告訴你也無妨，因爲一年前，刁陀已被流雲劍客程少秋所殺，這頂后冠再也不會出現在人世間了。」

商寅初冷笑道：「既然如此，你找到燕七又有何用呢？」

徐楓紅道：「有人化十萬兩銀子的賞格找燕七，我只要賞格，不要后冠。」

「可是一位金人番王？」

「想必馮剛都已招供了。」

「徐楓紅！所謂鼓不打不响，話不說不明，老實告訴你，我根本就不知道燕七的下落。」

「怎麽！你要我白跑一趟？」

「江湖一把傘，准吃不准攢，這幾年我也賺了一點，樂得交你這個朋友，十萬兩銀子雙手奉上，絕不讓你白跑一趟。」

徐楓紅神情冷峻地搖搖頭，道：「對不住！我不能收你的銀子。」

「爲什麽？是我的銀子成色不足？」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你到底想怎麽樣？」

徐楓紅一字一字如敲金擊玉般說道：「我要你交出燕七。」

商寅初斬釘截鐵地說道：「你就是殺了我，我也交不出燕七這個人。」

「我不殺你，却要殺你夫人。」

「她已經死了多年。」

「那麽，我就殺她的屍體。」徐楓紅緩緩轉身，將長劍指向榻上婦人的心胸。

商寅初撲通一聲跪下了地，道：「求求你，千萬別碰觸她的遺體。」

「立刻交出燕七來，否則我的長劍就

從這兒刺下去。」徐楓紅一面說，一面將劍尖抵上了屍首的胸膛，輕輕往下一壓。

這一壓，那婦人的櫻口竟然張了開來，從裏面射出一蓬羽箭。

這是徐楓紅作夢也想不到的事情，商寅初口口聲聲哀求他不要傷及他愛妻的遺體，而他自己却在他愛妻的肚子裏裝置了暗器。

變起倉猝，那蓬羽箭又快又密，不管徐楓紅如何飛快閃躲，也不管他如何揮劍舞動，仍然有三支羽箭射中了他的眉心，右腮、頸側等處。

羽箭的箭鏃很小，射進肌肉內只有一、二分深，但是徐楓紅只覺得中箭處一麻，緊接着蔓延全身，手中長劍鏘然落地，人已向後仆倒。原來箭鏃上淬有毒藥。

商寅初自地上一彈而起，渾身猛烈地抖了一陣，陰森森地笑道：「徐楓紅，薑是老的辣，你可知道老夫的內功有多麽深厚，普通的點穴手法焉能禁得了我？」

他飛起一脚，將業已昏迷的徐楓紅踢過一邊，趨向榻前，將那婦人的右脚向旁邊一轉，石室石壁一方石塊立刻滑動，想不到這具屍體上無處不是機關。

石塊滑開後，又出現了一間暗室。裏面用鐵鍊子鎖着兩個人，說他們是人，只不過具備人的形象，面容枯槁，骨瘦如柴，身上衣不蔽體，遍地屎尿，臭氣薰人，如果他們就是燕七和刁陀，那眞是應了「惡人自有惡人磨」那句古話。

不錯，這兩個人正是燕七和刁陀。後者由於只被囚禁了一年，臉上隱約可見一絲肌肉，燕七渾身上下似乎都已乾癟了。

商寅初指着地上躺着的徐楓紅道：「你們可知道這人是誰？」

二人茫然地搖搖頭。

商寅初道：「他叫徐楓紅，是受番王所托，前來找尋燕七的。他劍術高強，工於心計，但也被我放倒了。你們還有什麽指望？」

二人仍是一副茫然的神情。

商寅初惡狠狠地道：「刁陀，燕七算是一個漢子，受苦四年，才熬不住說出后冠交給了你，你忍心看他再這樣不死不活地拖下去？」

刁陀道：「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咱們栽倒在你手上，既不怨天，也不尤人。咱們死後，魂兒也不會安。」

那聲音沙啞低沉，如悲嘶，如哀鳴，但是却正義辭嚴。商寅初折磨了他們的肉體，却無法銷磨他們剛烈的性子。

燕七接着道：「咱燕七不落那一刀之刑，却來受這般折磨，看來是老天爺的旨意，咱認啦！」

商寅初道：「二位不妨仔細想想，我的條件可說不薄，只要你們交出那頂后冠，我每人奉送十萬兩紋銀，够你們風光下半輩子的啦！」

刁陀道：「姓商的，咱倆是塊什麽料，你可是清楚得很，這種恨怎會不報？你他娘的不是傻蛋，怎會讓咱們活着？」

燕七道：「這話說得不錯，咱可不上當。」

商寅初道：「就算我要殺掉你們吧，舒舒泰泰地死，總比這樣受折磨地活着要好得多。」

刁陀道：「別白費唇舌，說什麽咱們也不會讓那頂后冠戴在那死婆娘的腦袋瓜子上。」

商寅初沉聲道：「我再也沒有性子等下去了，給你們一個時辰的時間去想想，再不答應，我就要你們嚐嚐分筋錯骨的滋味。」

燕七嘻嘻笑道：「分筋錯骨？姓商的，咱燕七身上早就沒有筋沒有骨啦！」

商寅初面色鐵青，他的手伸向床榻上那婦人的右脚，似乎要將囚禁刁陀和燕七的暗室關閉起來。

但他的手才伸了一半，就半空中僵住了。原來他在地上看到了一條人影。在燈光投射下，那條人影顯得特別長，也非常靜。

商寅初沒有動，但他却暗暗地運功蓄勢，準備作閃電一擊。

突然有個冷冷的聲音說道：「商總鏢頭，若是想在這兒作亡命一搏，尊夫人的遺體恐怕要粉身碎骨。」

商寅初緩緩轉過身子，看到了說話的人，也看到了那人手中的長劍，泛着森森逼人的青光。

那是流雲劍客程少秋。

程少秋仍是保持着原來的姿勢，屹立不動，冷冷道：「地道入口處的門沒有關，請恕打擾。」

商寅初沉靜地道：「請問來意？」

程少秋目光向室中囚禁的二人一瞥，冷聲道：「刁陀一生爲非作歹，罪大惡極，容或死有餘辜，但是在下並未殺他，這事需要澄清。」

「還有麽？」

「燕七要歸案，那頂后冠也要歸於朝廷。」

商寅初神情一楞，繼而冷笑道：「原以爲你是嘯遨江湖的劍客，却想不到你是一個吃公糧的人。」

程少秋搖搖頭，道：「錯了。」

「既不是六扇門中的公人，你管閑事也未免管得太多了。」

「在下絕非管閑事之輩。」

「那麽……」

程少秋截口道：「商總鏢頭可記得五年前京畿九門提督是誰？」

商寅初想了一想，道：「當時的九門提督，是冀人程延濤。」

程少秋神色沉痛地道：「那是在下的先父。禁城失落后冠，先父險些丟掉腦袋，只因官聲不惡，聖上開恩，革職留任，之後燕七落網，先父才鬆了一口氣，總鏢頭又刦獄擄走燕七，先父雖未受一刀，却因此鬱鬱而終。爲人子女，該不該繼承先人遺志，以慰在天之靈？」

商寅初冷笑道：「其志可嘉，不過其行却又愚昧已極，憑你那把劍，你以爲可以在重兵之中闖出一條生路？」

程少秋道：「告訴你一些外面的情況，你必定大爲洩氣。」

「說說看。」

「你勾結金陵捕快馬志超等，驕橫跋扈，目中無人，京畿來令，將他們調走，你竟然教唆他們暗中潛伏，伺機謀反，那五人目下業已受制。」

「還有麽？」

「在下此番前來金陵，暗中得到京畿九門提督的支援，並派十名精幹捕快相助，你派貴局捕頭以二夾一，妄圖牽制，却不想到他們反而先受禁制，動彈不得。」

那不像是假話，說得商寅初心頭暗驚，但他表面上却力持鎭定，冷冷一哼，道：「你唬人的說話完了麽？」

程少秋說道：「守護在局內的快刀許如風，內外管事，以及一千武師目下都已受制，你已經是孤軍無援，妄想作困獸之鬥。」

商寅初沉聲道：「你以爲憑你手中之劍可以勝過我的穿雲金鏢？」

程少秋道：「那可以試試。」

商寅初沉默無語，似在盤算應對之策，良久，他才吁嘆一聲，道：「唉！看來刦數已到，無力回天了。」

程少秋道：「已然明知還不快些束手就縛！」

「唉！」商寅初嘆了一口氣，大有老淚縱橫之概。「我的起意無非是爲了裝點愛妻的遺體，此去想無再見之期，少俠能否容我一撫愛妻之體，一視愛妻之容？」

程少秋點一點頭，說道：「此乃人之常情，請自便。」

說罷，緩緩側轉身子。

商寅初緩緩步向置放婦人屍身的床榻，注目凝視良久，然後又伸出顫抖的手，順着那婦人的肩頭，沿看手臂撫摸下來。

刁陀和燕七突然一同嘶聲叫道：「當心……」

他們的喊聲剛一出口，那婦人的裙內竟然射出無數鋒利的飛刀，如密雨般向程少秋飛去。

有刁陀和燕七告警，程少秋先一步預作防範，就地一滾，躲過了那陣飛刀。

他滾過去正好衝到商寅初的面前，商寅初蓄勢以待，雙掌掄起，一封咽喉，一切腰脇，招式十分辛辣。

程少秋自然想得到對方的攻擊，早在滾動的時候，長劍同時遞了出去，商寅初的雙掌尚未攻到對方的軀體，長劍却已到了他的喉下。

右側有徐楓紅昏迷的軀體絆脚，商寅初只有左閃。左邊是床榻，因此他只有騰身而過。當他的軀體橫飄過他妻子的屍體時，屍身的兩臂突地一抬一收，竟然將他抱住，卡察一响，袖管內伸出兩把尖刀，一左一右地刺進了商寅初的兩脇。

這屍身遍體都是機關，機關當然都是商寅初設計製造的。但他却想不到一不小心觸動機關，竟然死在自己的傑作之下。

鮮血從他兩脅湧出，他拚命掙扎，但他却掙扎不脫他愛妻的懷抱。他也知道無法掙脫，因爲那兩隻死人胳臂裏已不是腐朽僵枯的筋骨，而是堅硬的鋼條。

程少秋楞住了。他幾乎有些懷疑是否鬼魂在作祟？暗室中鎖鍊加身的刁陀和燕七却嘶聲笑道：「嘿嘿！作法自斃，死得好！死得好！」

商寅初不再掙扎，安詳地躺在他愛妻的懷抱中，面色泛白，喘吁吁地道：「程少俠！你是當今的英雄豪傑，正人……君子，我想求……你一件事，務請答應。」

程少秋道：「在下當盡力而爲。」

商寅初揮動着手臂，聲嘶力竭地道：

「帶走這兩個……賊……帶走這個貪取十萬兩賞格的惡客……然後請你封閉出口……讓我和髮妻……死在一起……」

程少秋道：「請問，徐楓紅身中的毒性，昏迷不省，要何藥物才能解救？」

商寅初道：「我不會用毒，也從不會用毒，他中的是痲藥……一個時辰之後，就會……」

說到這兒，他就嚥了氣。如果他眞是深愛他的髮妻，倒是死得其所。

程少秋揮動手中的長劍，只聽一陣叮噹之聲，刁陀燕七身上的鎖鍊全被削斷，二人立刻恢復了自由。

由於長期禁錮，二人的身體都顯得非常軟弱，舉步維艱地走出暗室，四隻無神的眼珠子瞪着程少秋，誰也沒有說話。

程少秋將長劍回入鞘中，再負起昏迷不醒的徐楓紅，道：「二位隨我來吧！」

刁陀道：「你眞的打算將我二人送回天牢？」

程少秋道：「只要你交出后冠，你可以免，但燕七却必須回去歸案。」

燕七道：「姓程的，你只會想到先人遺志，却不想想咱燕七的遭遇。你瞧，如今只剩皮包骨，不過比死人多口氣。這五年來，咱燕七已經死了幾百次，難道還要回去等候秋後處決，受那一刀之斬嗎？」

程少秋沉吟了一陣，道：「在下同情二位的遭遇，只是……」

刁陀搶着說道：「想想看，若不是我二人告警，你方才就中了姓商的暗算，爲何恩將仇報？」

程少秋連番皺眉，最後頓了頓足道：「二位還是跟我走吧，在下縱有釋你之心，從京畿派來的那幾名捕爺怕也不肯。」

他說完之後，也不管刁陀和燕七是否聽勸，轉身向外就走。

他剛跨出一步，突聽一個低沉的聲音道：「程少秋，站住。」話聲甫落，已有一把長劍尖抵上了他的咽喉。

程少秋不禁機伶伶打個寒顫，原來馱在他肩上的徐楓紅從昏迷中醒轉，用劍制住了他。他發覺自己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昏迷的人不可能緊緊地握着兵器，徐楓紅也許早就醒過來，佯裝昏迷而已。

人在他肩上，對方的腰部也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可以猝然點封徐楓紅的死穴，但是徐楓紅的長劍也將穿過他的咽喉。

因此，程少秋只得靜靜地站在那兒。

徐楓紅又道：「程少俠，將你兩手垂下。」程少秋聽命將兩手垂下。

徐楓紅緩緩抬起左手，抓住頂壁突出的石筍，身體逐漸騰起，離開了程少秋的肩頭，又緩緩落在地面。在這段過程中，他手中的長劍始終沒有離開對方的咽喉。

程少秋道：「聽說你劍法詭奇，機智過人，果然名不虛傳。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你仍然犯了一個小小的錯誤。」

徐楓紅一面以左手拔下扎進頭頸部位的羽箭，一面笑着道：「錯在那裏，請指敎。」

程少秋道：「外面還有十數名從京畿調來的精幹捕快，你一個人大可以走出去，若是帶着刁陀和燕七，衝出重圍就大有困難了。」

徐楓紅微笑道：「可惜你看不到，否則，你一定會大感驚奇。」

程少秋冷冷道：「哦？你要殺我？」

徐楓紅面上的笑容愈來愈濃厚，聲音也愈來愈輕：「這是我一生中最感遺憾的事，沒有時間和你堂堂正正地較量一下劍法。」他的右臂突然向前一壓。劍尖立刻刺進了半寸，鮮血從程少秋的喉頭湧出。

徐楓紅似乎不想一劍穿對方的咽喉，猶如一頭兇殘的野獸，要將爪下的獵物戲弄够了之後才張口吞噬。

程少秋非常沉靜，冷冷的說道：「爲什麽不痛快點？」

徐楓紅笑道：「我要欣賞你臉上的表情，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他手中的長劍又輕輕向前一推，但是劍尖並沒有繼續刺進程少秋的喉管，因爲他本能地將身體朝後一退。

徐楓紅繼續前推，程少秋則連連後退，最後，他的背部貼上了石壁。

徐楓紅獰笑道：「程少秋，現在劍鋒就要割破你的喉管，你會聽到一陣奇妙的聲音，就像……」

他是話剛說到這裏，寧靜的石室突然起了一陣呼呼勁風。原來站在徐楓紅身側的刁陀，疾快地揮動了右掌，五指張曲如鈎，抓向他的咽喉。

刁陀雖已骨瘦如柴，却還有如此功力，委實令徐楓紅大吃一驚，由於本能的反應，他手中的長劍飛快平削，劍尖在劃破程少秋頸項的一層表皮之後，挑向刁陀的右手腕部。

就在這一瞬間，在徐楓紅和程少秋二人的軀體之間，如驚鴻般閃起一道晶光。

徐楓紅手中的長劍已然削到了刁陀的手腕，却突然停住了。只因爲他遍身肌肉筋骨都產生了一陣劇烈的痙攣，他兩眼上翻，口唇微張。手中長劍嗆啷一聲落地，接着，他的軀體向後栽倒。

程少秋穩定地站着，他右臂平舉，掌中緊緊握着長劍，劍上一片殷紅，那是徐楓紅心臟部位的血漬。刁陀出神地凝視着自己的右掌，他似乎不敢相信那隻手掌還連接在自己的手腕上。

程少秋擦拭了劍上的血漬，回劍入鞘，吁了口氣，道：「痲煩二位將徐楓紅的屍體抬出去，在下既然答應了商寅初，就要將這兒收拾乾淨，還有，你們二人直接從後園翻牆離去，千萬別走正門。」

燕七訝然說道：「怎麽樣？你不送我進天牢去了？」

程少秋道：「你已經受够了折磨，而且，也親眼看到了作惡者的下場，何必再讓你去受那一刀之罪。」

刁陀道：「那頂后冠……」

程少秋截口道：「你若不願先父含恨九泉，不妨將后冠送回，在下在京城客棧恭候大駕。」

刁陀欣然道：「沒話說，咱們服了你，相約一月，后冠準時送到。」

程少秋道：「刁陀，尊夫人在夫子廟前一家賣魚蝦的小吃店裏等着你呢，你快去吧！」

當刁陀和燕七，抬着徐楓紅的屍體離去後，程少秋才發覺咽喉處還在淌血，他取出一幅絹帕紮在項間，面上浮現了一絲蒼凉的笑容。

（全文完）

刀光一閃兩臂先後砍斷

一柄天門戟，引起連場血戰，幾個道場傾全力火併，兄弟仇殺，女兒背叛，岳婿決一死戰，殺機四伏，驚心動魄！

東洋武士道軼聞秘事錄

血洗天門戟

麥中青・文
可飛・圖

在一個寧靜的山崗之上，烈日當空，有二十多人站在一旁，很冷靜的欣賞兩個青年武士用刀劍搏鬥，兩把尖銳兼且同樣長的武器，即將展開瘋狂的衝刺、劈殺，直到其中有一個人倒下，然後停手。

雙方這樣做並非爲了血海深仇，也許他們沒有決鬥之前的幾天，仍是很要好的朋友，他們會得十分狂暴的打起來，最要緊的是爲了百兩黃金。

說得清楚一點，不妨這樣說，他們只是奉命出擊的殺手，分別代表紅色一邊以及藍色一邊出戰，奇怪的是這一點，紅色那邊以及藍色兩邊的武士，俱是由一個人管轄，他是「大山宏」。

「大山宏」不理會誰打贏誰，最重要的是雙方有人落注，紅色那邊的賭注是一百兩，藍色的一邊也是如此，贏家必然贏足一百兩金，他依照以往的慣例，抽百份之十的佣金，因此之故，每週兩次搏鬥，他每月可以抽取接近一百兩的金子，至於殺手的死活，他毫不在乎。

那天兩個殺手分東西兩邊站定，即將搏鬥，跟別的殺手相同，所不同的是這一點，他們二人必然採取更兇險的絕招出擊，務求把對方置於死地，因爲他們二人是親兄弟，稍爲缺少力量就打不起來。

爲甚麽兩兄弟也要拚個你死我活呢？並非只是奉命而戰，除了「活下去就要決鬥」這種想法，還有另外一個原因，由於弟弟誘嫂嫂私奔，在外同居，做哥哥的不服氣，渴望找個機會用合法決鬥方式把他置於死地，故此這一場精采絕倫的搏鬥必然險狀百出，甚至有可能同歸於盡。

雖然貼身的短兵器相差不遠，成爲主要的長兵器，兩兄弟所握的却有很大分別，哥哥「北地雄」握長而窄的劍，擅長衝刺，弟弟「北地火」所握的兵器却是刀，同樣的長，刀身較闊，砍劈特別有利。

由於兩兄弟的武術同出一源，很難預測他們二人那一個獲勝，唯其如此，賭客越聚越多，很快就滿額，賭注剛好是百兩黃金，另外有些賭徒，私下對賭，場主並不干涉。

兩兄弟相鬥，骨肉相殘，充份表現出人性中的獸性，兩人出場掌聲雷動，大山宏親自督戰，公證人就是他自己！

別於比武場合，充當公證人，殊不容易，稍爲有些偏心，就會弄到不歡而散，被人唾罵，至於「大山劍場」，大不相同，這個公證人很容易做，因爲雙方早已講清楚鬥到盡，絕不留手，或勝或負，一望而知，決不會出錯，公證人的責任是大喝一聲，叫他們一齊發招，幾乎可以說任何人都能夠担當，當時大山宏跟他平時做公證人一模一樣，十分冷靜，大喝一聲：「發招！」兩兄弟不約而同的向前直衝過去，絕不閃避。

刀比劍強，兩種兵器相交，發生強大的撞擊聲，兩人都覺得手臂震動，由於北地雄的劍略爲帶了一點柔勁，能够使對方的刀輕輕滑過，他急忙把那一柄長劍向斜角取勢，刺向對方的小腹，其快如風，幸而北地火的身形，略爲傾向右方，避過這一招，否則，一招便即分出勝負，他的腹部可能被長劍刺了一個洞，鮮血直冒。

兩人交手之前，大多數賭徒看好北地火，看過這一招，他們不敢太過輕視哥哥北地雄了，原來長劍可以在刀下刺出，十分刁鑽。

既然雙方都有人捧場，當然是越鬥越起勁了，十招過後，北地雄怒火攻心，不顧一切的衝刺，把弟弟的長刀封住，有幾劍刺破了對方所穿的衣裳，鮮血洒下來，他們還看到北地火頻頻閃避，好像怕了對方的劍，顯然是劣勢已經表現出來，北地雄的捧場客叫囂不已。

大山宏對所有賭徒說：「各位不要做出太過強大而又刺耳的聲響來，影响到兩個武士分心！」

各人果然依他的指示去做，叫囂的聲响稍爲減弱，刀劍爭鳴之聲却相反的响亮起來。

雙方的攻勢越來越勁，似乎打個平手，誰也沒法分辨那一個人佔上風，就在這時，大哥忽然中伏，他右手的長劍從對方左邊刺去，怎料北地火忽然身形一側，閃了這一劍，趁住它刺到自己左脇過外，一時之間，無法收囘，用他的左手拍合左腰，夾住那一柄長劍，然後揮刀，只是一刀從上邊劈落，立刻把對方握刀的手斬斷，順勢再加另外一刀，對方的左臂也被斬斷

，兩條只有一半的手臂跌在地上，才看見鮮血噴射，可見這兩刀快如閃電。

北地雄的右手所握的長劍，被對方夾住，他不捨得棄劍保命，竟被對方連發兩招，雙手被斬斷，倒地昏迷，公證人一看就分得出輸贏，大聲喝止，叫人把北地雄抬入帳幕急救，斬斷的兩截手臂也檢同，送入帳中，希望醫師把它駁囘，北地火的捧場客歡聲雷動，沒有一個人責備他盜嫂殺兄。

那天在場作壁上觀的人相當擠擁，其中有些人不是賭徒，而是武林中的朋友，「北風勁」就是其中的一個，一年之前，他多次跟兩兄弟夜飲，十分暢快，想不到只是爲了「玉琉璃」一個女人，就弄到骨肉相殘，如果北地雄殺了弟弟兼姦夫的北地火，還使他的心情好些，偏是那麽不幸，打輸了的一個人竟是哥哥北地雄，眞是天公沒有眼！

他離開大山劍場，滿肚子的牢騷沒有地方發洩，只好拖着疲乏的脚步走到三江食店買醉。

沒有人跟他交談，他也懶得找人交談，只是喝悶酒。

他眞想把整整的一罎酒抓起來，罎口對準自己的嘴唇，一口氣把它喝個精光，可是，這樣子喝酒只是在舞台上面演戲，如果他眞的這樣喝，太過放肆了，他只是個窮小子，且又太過年輕，跟豪氣逼人的大俠差得太遠了，怎可以這樣放肆呢？如此一想，他就低頭痛飲，不再想到別的事情。

他幾乎想把自己的一雙眼睛閉上，儘管他不聞不問，隣座的閒言閒語，他仍是沒法不傾聽，有些人讚揚北地火的刀法，又有人說北地火是大山宏的殺手，沒有人能够打贏他，甚至有人說北地火只用一柄刀砍劈，已經把哥哥雙手斬斷，如果北地火用雙刀搏鬥，恐怕哥哥的雙手雙脚，一齊斬斷，變成了沒有手脚的肉球！

這一類閒言閒語，他傾聽或者沒有聽進了耳，俱是一樣，只有最後那一句，他才聽得進耳，有一個語聲比較沙澀的人說：「照我看，北地火的刀法已臻化境，再也沒法用普通的刀槍棍棒跟他較量了，任何兵器都敗在他手上，只除了天門戟！」

另外一個人插嘴，說：「大戟是陣上交鋒的兵器，太過沉重，怎可以作爲決鬥的兵器呢？」

中年人說：「普通的大戟當然是太過沉重的，鐵匠徐老頭的天門戟，一點也不笨重。」

「爲甚麽？」

「因爲那一柄天門戟是空心的，還因它的首尾兩端俱是尖銳無比，簡直是兩頭蛇，戟的尖端有一個井形的空洞，叫做龍口，刀劍插在那個地方，握戟作戰的人，使勁一扭，對方的長兵器必然脫手而飛，順勢補加一戟，剛巧刺進心窩，一定打贏，如果我年輕了十年八載，我必然向徐老頭學到這種天門戟的絕招！」

「八叔，你眞會說笑，爲甚麽你要年輕十年八年然後有資格學天門戟呢？」

「說來話長了，一句話說，徐宮川這個老頭子是鐵匠的身份，雖然身懷絕技，却是不肯教人，想學他的武藝

，唯一的辦法就是變成他的女婿，他並無兒子，只生一女，單名一個英字，徐宮英是白虎縣內最醜的女子，人盡皆知，如果我今年只是二十七八歲，閉上了眼睛娶徐宮英爲妻，講明婚後她所生的子女都是姓徐，換句話說，即是入贅徐家，你說吧，有了這種關係，徐宮川還吝惜武藝不敎給女婿嗎？」

他說得繪影繪聲，十分逼眞，各人聽了哈哈大笑。

他們只是笑了笑，便即了結，可是「北風勁」聽了這番話，却緊記在心，酒意略消，便即走向族叔北光的道場慰問。

略談幾句，他就道達來意，說道：「光叔，今天所發生的事，即使我不說，你也知情，北地雄以及北地火兩兄弟爭霸，做哥哥的雙手被刀斬斷，看來不能駁回了，喪命居多，就算他醫癒了，仍是廢人，一生受盡磨折，同族裏面的練武朋友，都看不過眼，却又自問鬥不過北地火，不管偷襲抑或明打明的決鬥，只是送命，我有一條妙計可以殺死北地火，却又沒有後患，你想不想姓北的族人有人走出來主持正義？」

「你的意思是……」

北光略爲遲疑，北風勁巳接上去，說：「我打算練好武藝，投入大山宏，編在跟北地火對立的一邊，到時明刀明槍的決鬥，衆目睽睽之下，把他殺掉！」

北光向他瞪了一眼，說：「好，北風勁，你眞有志氣，可是，北地火的刀法巳經登峯造極，你並非他的對手，不必自尋煩惱！」

「不，大山宏旗下的武士奉命出戰，並不限制他們用那一種兵器，如果叫我握刀搏鬥，我輸定了，反之，我用天門戟出戰，必勝無疑。」

「北風勁，你說的是徐老頭在家內供奉的一柄大戟嗎？」

「是的，正是這種戟，因爲戟的尖端有井形空缺，對方的刀劍插進去就無法拔出，故此我認爲必操勝券。」

北光啞然失笑，說：「北風勁，你說得眞是輕鬆，你懂不懂得徐老頭担心開罪武林中人，絕不輕易把天門戟的絕招傳授給外人嗎？」

「我不是外人，他自然肯把渾身武藝敎我。」

「你打算娶本縣最醜的女子徐宮英，兼且入贅徐家嗎？」

「正是如此。」

「好，你要我怎樣帮忙你呢？北風勁，你說！」

北風勁看見光叔的意思轉活，喜出望外，趕快把他苦苦想出來的妙計和盤托出，懇求光叔拔刀相助。

北光雖然是六十開外，並非太過守舊，考慮一會，慨然說：「好的，就依你的計劃去做吧，要做，一定要做得十分週密，一生不可洩漏半句！」

蓄意挑戰刀王結識醜小鴨

北風勁只有二十六歲，照歲數計算，他比較徐宮英年輕一歲，當然是很相配的，說到臉型體態，那就相差得太遠了，一個是縣內的醜女，另外一個是俊俏郎君，且又武藝超羣，人才出衆，當然是不相配了，只是一眼看去巳經覺得不登對的男女，如果他貿然求親，認爲他不懷好意，故此他想追求醜女徐宮英也不容易，必須想個萬全之計。

他曾經深入調查，知道徐宮英每逢月圓之夜的一天，必到白虎廟參拜，盼望白虎神君賜她一門好姻緣，他認爲最容易鑽門路親近她，只有這一條路，不過，他施展仗義護花這一招，必須有些助手，故此懇求北光相助，北光道場有的是閒人，揀三四個有點邪氣的青年出來，落力拍演，必然成事，他得到族叔北光答應協助，還很有興致的排演了三次，然後依計行事。

可憐的醜女徐宮英，茫無所知，如在夢中。

那天是七月十五，她照常的隻身走進白虎廟參拜，抓住簽筒求籤，她的頭頸俯下，忽然聽到身邊有些人閒言閒語，似乎涉及她，她不由自主的抬起頭來，向說話的人看看。

四個油頭粉臉的人正在指手劃脚，品頭評足，有一個人說：「你們有沒有看見過一個女子比她更醜的？女子一定要眼大嘴細，臉圓鼻高，才有點吸引力，她却是一切相反，不單是眼細口大，加上了臉上起角，顴骨凸了出來，鼻子反而縮入，天生一副尅夫相，越看越醜，使人覺得驚心動魄！」

另外一個人接上去，問：「你試猜猜她求的是否姻緣簽？」

又一個人說：「這種女人應該送到郊外祭白虎，免得留她在這裏害人害物！」

徐宮英怒火攻心，滿臉飛紅，正想發作，不提防跪在身邊一個毫不相識的青年突然站起，說：「徐小姐沒有開罪你們，幹甚麽你們要信口開河的折辱她呢？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我北風勁的臉上，快些滾吧！」

「北風勁，徐宮英是你的女朋友嗎？幹甚麽你插手跟我們作對？難道你沒有聽見過四小虎的大名嗎？」

北風勁哼了一聲，挺身而出，筆直的站着，豪氣逼人，大聲斥責：「不管你們是大虎小虎，快些滾開！如果有胆留着不滾的，那就等於向大爺挑戰，四個一齊上吧！」

「好，看看你的本領！」有一個人先行搶攻，嘴上說了半句，一招白虎偸心，當胸打出一拳，另外三個人，分別從左右兩邊出擊，其中一個人還繞道走向北風勁的背後，然後出擊。

俗諺：「雙拳難敵四手」，那時對方有四個人，把他包圍在核心，他簡直是雙拳跟八手作戰，看來不易應付，好個北風勁，他略爲內側，巳經抓住爲首出擊的一個，把這傢伙看做武藝，攔腰抱住，有如風車似的轉動，很快就把其餘三個蕩開，他狂笑一聲，順手把他抓住的人拋出二丈過外，很沉重的跌了一跤。

他哈哈大笑，說：「你們今後不必稱做四小虎了，改做四小豬，這豈非更加貼切？」

圍着看熱鬧的人，縱聲大笑。

被他打敗的四個邪氣青年，老羞成怒

，剛從地上爬起來，一聲呼嘯，各自拔刀，霎時間，四把一呎長的腰刀一齊殺上。

「來得好！」北風勁雙脚上下翻飛，兩三個照面，巳經把對方的刀子全部踢跌，跟住起脚，把四個人踢出丈外，有如滾地葫蘆。

那些邪氣青年全是欺善怕惡的，看見北風勁如此英勇，那裏敢留下來？剛剛站起，便即發脚向白虎廟的戶外飛奔，刀也不要。

北風勁如此出色，看熱鬧的人齊聲叫「好！」讚不絕口。

徐宮英雖然站了起來，仍未走開。

北風勁趨前，低聲說：「他們都相信我是你的朋友，請你不要走開，伴着我走出廟外再說！」

這句話很有意思，徐宮英當然是聽得進耳的，兩人眞擺出熱戀姿態，肩並肩的走出白虎廟。

祇是走了幾步，北風勁又柔聲說道：「徐小姐，那些歹徒似乎陰魂不散，不難在路上碰頭，還是由我伴送你返家吧，我久仰徐宮川的大名，正好由你介紹我見見他。」

徐宮英點了點頭，果然帶他返家，路上走着，北風勁巳經自我介紹，故此她剛剛進門就擺出兩個相識巳久的神態，把北風勁介紹給爸爸認識，還把他在白虎廟痛毆幾個無賴之徒的英勇行爲描述，徐宮川聽了，少不免向他打量幾眼。

在他的心目中，北風勁確是一表人才，作爲佳婿，徐宮英眞是三生有幸！可是，北風勁一貌堂堂，怎樣會變成女兒的良友呢？何以女兒一直沒有開口談過半句呢？這些問題，他總是想不通，不由自主的眉心一皺。

北風勁何等機警呢？趕快趨前，執弟子禮，拱了拱手，說：「北風勁早就想叩見徐先生了，今日適逢其會，有幸結交老前輩，十分高興！」

「你想結識我幹什麽？是否想我替你鑄造一把寶刀呢？」

「並非如此，我只是渴望老前輩給我看看舉世知名的天門戟！」

「那是很容易的，你跟住我走前幾步，你就看見它！」

聽了這一句，北風勁欣然點頭。

他覺得一切都很順利，很快兩人便走到後進，抬頭一望，果然看見一柄沉重的大戟，人的高度不過五尺多些，它却有八尺。

徐宮川向他瞪了一眼，說：「許多人想向我學習天門戟，走進來看看這一柄大戟，立刻退縮，打消了主意，你有沒有這種想法？」

北風勁搖了搖頭，說：「我沒有這樣幼稚，坦白點說，我只是想學習戟法，不一定握這樣沉重的大戟！」

「你眞是聰明！既然你的目的只是想學習戟法，手上沒有戟也可以做得到，我跟你到客廳喝杯酒再作詳談吧。」

「多謝前輩指點迷津！」

兩人回到客廳，徐宮川叫小英送上酒器和酒。

酒器是銀鑄的，酒色碧綠，香醇無比，坐下來暢談練武，倒是一樂。

徐宮川說：「這樣沉重的一柄大戟，據說是中原三國相爭，名將呂布的遺物，是否如此，那就不可知了，不過，徐宮族的祖先却是有人使用它的，大概那個人身高力大，現時再找如此壯碩的人使用重達百斤的大戟，實在不容易，反之，只是使用重十斤八斤的小戟，却又平平無奇，因此之故，練武的人甚少用戟作爲他的重要武器。」

徐宮川停口不說，喝一口醇酒潤喉，北風勁有機會開口，說：「老前輩，爲甚麽你說一柄大戟威力無比，化爲小戟就平平無奇呢？」

徐宮川笑了笑，說：「一柄大戟威力最強的一處就龍口，亦即方形空穴，對方用長兵器刺來，就說它是一條棍吧，插進方穴，揸戟的人使勁一扭，對方的棍就脫手而飛，這樣子決鬥必須要那一柄大戟比那條棍沉重，反過來說，如果那條棍沉重過大戟，揸戟的人就無法把它蕩開，因此之故，向來揸戟作戰的人，必然是彪形大漢。」

北風勁雖然肌肉結實，只是中等身材，徐宮川這樣說，分明是不肯把戟法傳授給他了，他覺得很是掃興，再喝一杯，站起來告辭。

徐宮川跟徐宮英一起送客，剛剛走出戶外，徐宮英低聲說：「北風勁，明天中午之前到來找我，好嗎？」

北風勁只是點了點頭，擺出跟她道別的模樣，便即分手。

他稍爲感到她有私下的話想說出來，却又碍着父親在旁，不敢開口，當時他沒有問，翌日他依照她說的一段時間到訪，見面後，略談幾句，才知道徐宮川每天必然在十點鐘到鐵店的洪爐生火，叫人拉風箱，從事鑄造各種鐵器，中午決不回來，起碼到下午四時過後，然後返家，故此他在這一段時間到來，不會跟父親碰頭。

她說得這樣坦白，顯然有些心腹的說話，擺在心上，他很是高興，落座之後，說：「徐小姐，多謝你的帮忙，同時多謝你對我如此關心。」

「北風勁先生，爲甚麽你急於學習刀法呢？」

「說起來就話長了，我只能用最簡單的方式告訴你，我想跟一個人決鬥，他擅長用刀，即使我不用刀，用劍或棍棒跟他交手，肯定打輸，那是一場生死之間的決鬥，打輸了就是血染黃沙，我不怕死，只是不想死在那種人的手上，故此我想學習以戟破刀的絕招。」

徐宮英注視他，說：「此人是誰？」

「他就是前幾天在大山劍場砍死哥哥的北地火。」

「你跟他有仇嗎？」

「不，只是因爲我們同是姓北的一族，他屬於北地族，我屬於北風族，族長北光，管理所有姓北的事務，認爲北地火盜嫂弒兄，罪不可恕，叫我殺他。」

徐宮英突然說道：「戟法是徐家的絕技，我略有所知，既然父親不肯教你，我就教你好了，你願不願意在我的手上學習呢？

「願意得很，現時我就跪地拜妳爲師好了！」

學習戟法拜倒石榴裙下

北風勁果然跪下，三跪九叩，照理徐宮英應該把他扶起來，料不到她處之泰然，坐着受禮，甚至北風勁也感到她太過傲慢。

徐宮英看見他行禮之後，站了起來，緩緩的說：「如果說到別的武功，我沒有資格做你的師傅，不過，單是研究天門戟，我就當之無愧，爲了使你覺得這件事情鄭重一點，我只好受禮，並且很重視這件事，從頭敎起，首先，我想告訴你一戟三用的招式，放在後堂的一柄大戟只是用來練習臂力，眞的交鋒，該用比較輕的空心戟，同是一柄大戟，如果它空心，當然輕便得多，此外，眞的天門戟有三種變化，第一種招式是兩頭尖的長戟，此乃陣上交兵之用，如果用戟決鬥，就要把它很迅速的分開，即是在它的中央拆開，變成兩枝短戟，用來尅制雙刀，再好不過，如果兩個人的兵器纏在一起，你還可此很迅速的棄了戟頸，抽出空心鐵管，變成雙鐗，又因它是重心鐵管，內藏飛箭，按動戟管的某一處，便有兩枝飛箭分別從戟中射出，那時兩人已經鬥到盡，長兵器變成短兵器，相距兩三尺，飛箭射出，避無可避，故此天門戟是很兇悍的兵器，一出即勝，不過，一柄長戟有那麽多的變化，還要在戟管暗藏飛箭，那是不容易的，普通的鑄劍師傅，無論如何造不出來，父親懂得鑄造，也懂得如何施展戟法，但却不輕易敎人，尤其是外人，更不肯敎，我把戟法傳授給你，如果他知道此事，勢必光火，你必須緊守這個諾言，守口如瓶，絕不洩漏半句，明白嗎？」

「我當然明白。」

「很好，現時請你跟我同到兵器房看看天門戟吧。」

她先走一步，北風勁在後相隨。

想不到徐家如此闊大，後進的更爲深邃之處，另有一座平房，開門入內，空空洞洞，別說兵器了，一件傢俬也沒有。

北風勁大感詫異，正想開口問她，突然眼睛一亮，大概是她弄開了機關，本來是一堵鐵牆，自動裂開，牆裏密密麻麻的放置許多兵器。

她伸手入內，拿出一柄長戟，兩把刀，各長四尺，把機關門拉合，帶他走出後園，然後說：「這些闊邊刀以及長戟，沒有鋒刃，作爲平時練武之用，我先把長戟舞動，又再把它分爲兩截，一柄長戟變成兩枝短戟，舞給你看。你千萬不要輕視它，單是分戟的功夫，已經要練習一兩個月，我先行把它一分爲二，又再恢復原狀，請你照樣做給我看，包管你做不到。」

說完，她暫時停止舞戟，先把長戟分爲兩截，又再合而爲一。

北風勁定眼瞧望，從她手中接過那一柄長戟，分別抓住兩邊，使勁一拉，他以爲那柄長戟很容易就分爲兩截，殊不料他用盡氣力去拉它，整整的一柄長戟，絲毫不變。

他呆若木鷄，把它交到徐宮英的手上，只見她很輕鬆的把長戟分爲兩截，又再接合，似乎毫不費力，微有所悟，說：「徐小姐，準是那柄長戟兩邊空心鋼管接口之處，另有機關了，按動了機鈕，自然一分爲二。」

「不，你誤會了，我用的是內勁。」她很率直的說。

跟着她叫北風勁用雙刀撲攻，她先用長戟作戰，又把長戟變成兩枝短戟，繼續交手，多次交手，輸的總是他。

北風勁驚奇不已，說：「一戟三變，眞的有無窮妙用，師傅切勿吝惜，懂多少，敎多少，徒弟殺了北地火，自然到來重重的酬謝師傅救命之恩。」

徐宮英愕然，說：「我只是敎你舞戟，怎能說是救命恩人呢？」

「不，徒弟已經下了決心，代表北族所有武士出戰，務必殺死北地火，到時我們二人決鬥，非生即死，你能够令我獲勝，豈非救命恩人？」

徐宮英嫣然一笑，說：「北風勁，你想得如此深遠，實在難得，希望你十分精細的研究每一招的變化，此外，我還想敎你如何練習內勁，相信三個月內，必有成就。」

徐宮英的容貌十分醜陋，有如在街上求乞的丐婦，料不到她不笑的時候還好，笑容滿臉，更加難看，簡直是哭笑難分，如果北風勁不是深謀遠慮，早就遠遠的避開她了，爲了殺人，她再難看他仍然可以受得來。

自從那一天開始，兩人就更加密切，甚至深夜也在街上走動，北族的武士向他取笑，北風勁一笑置之，至於徐宮川，他略爲懂得北風勁可能是未來入贅徐家的女婿，時機未成熟，他不便多問，幸而徐宮英每次敎授天門戟俱是在他離開家門的時間，故此她能够把他矇在鼓裏。

很快就度過三個月，徐宮英對他說：「北風勁，你眞有耐力，天天苦練，照我看，北地火雖然殺了北地雄，却殺不了你，你放心跟他比武好了。」

北風勁雙眉緊鎖，過了一會，說：「小英，我還缺少了一件東西。」

「缺少甚麽？」

「你忘記了嗎？沒有天門戟我憑甚麽跟北地火交手呢？我想向你借戟一用。」

徐宮英猛吃一驚，說：「我怎可以把天門戟借給你？你殺了他，大山宏即時懂得這一柄天門戟是徐家的傳家寶，張揚於外，可能有人發生誤會，以爲徐宮川派你出戰，這種情況必然令到父親爲難，却又無從解釋，你還是哀求父親替你鑄一柄天門戟吧。」

「大概要多少時間才可以鑄一柄能够一物三用的天門戟呢？」

「起碼四個月，也許半年。」

北風勁聽了，心上一沉。

當時他一聲不響，分手之後，密密的盤算，終於把心一橫，佯作遠行的模樣，趁着徐宮川不在家，向她告辭，愁容滿臉的說：「北地火近來經常向姓北的武士挑戰，不管夜裏交手抑或正式決鬥，在火山劍場交手，他總是贏的，最近一個月，我們已經死了五個武士，就快輪到我了，即使我向徐宮川懇求鑄劍而他允肯，仍要隔三個月才有戟到手，那時我已經命喪黃泉！爲了活下去，同時爲了你，我只好暫時躲起來。」

徐宮英終於勉強說出這麽一句：「北風勁，我可以借戟給你，不過，你只能跟他在夜裏無人在旁的時候交手，不要跟他公開決鬥。」

「我一定依你的說話去做，旬日之內，必然把原物奉還。」

憑着花言巧語，北風勁取得天門戟，當晚他就單獨謁見大山劍場的場主「大山宏」。

大山宏早已知道他的來意，說：「你肯替姓北的一族人出戰，値得欽佩，可是，北地火等於白虎縣的刀王，你想跟他正式決鬥，而且透過我跟他交手，賭注相當大，你先要反問自己是否有把握取勝，切勿輕舉妄動。」

「我當然是有把握贏他，然後投靠你的，不過，你必須當衆聲明我要用天門戟出戰。」

「天門戟嗎？它是否徐宮川家內供奉的八尺長大戟呢？」

「是的，就是這種大戟，大概你已經看見過，你也許不知道，那一柄大戟只是陣上交兵之用，如果雙脚落地，並非馬上交鋒，不必用八尺長的大戟，另有細戟可用，那種天門戟還可以一分爲兩截，如果他用雙刀出戰，我就把它變成兩枝短戟迎戰。」

「最好你把天門戟帶來給我看看。」

北風勁很快回答道：「我已經把它帶來。」

說完，他從背上的「戟囊」拔出兩枝戟來，把它駁合，使勁一壓，便是一柄長戟。

大山宏說道：「你可以給我揮舞一會嗎？」

「當然可以！」

北風勁遞上那一柄已經接駁的天門戟，讓他揮舞，還說明它接近尖端的地方是個井形空穴，能够套住對方的兵器，使勁一扭，那一件兵器必然脫手而飛，更加犀利的一招就是纏住對方的武器之際，可以保留戟鋒以及戟頸，憑空抽出兩枝戟柄，化爲雙鐗使用，那時兩個人鬥到盡，互相緊貼，雙管齊下，橫掃直劈俱是十分兇狠，沒有人能够抵擋。

他把天門戟的秘密毫無保留的說個暢快，大山宏喜形於色，說：「這一柄天門戟眞是厲害！不過，它能够化爲雙鐗出擊這一招，千萬不可以洩漏秘密，萬一被北地火獲悉，到時他使用巧妙的方法避開它，你就輸定了，沒有戟鋒的長管，無論如何，鬥不過淩厲無比的雙刀。」

北風勁聽了，說：「這一場決鬥不單是我個人的生死，還是姓北一族人的英名保衞戰，我當然不會洩漏天門戟的秘密，除了我，只是場主你一個人知情，相信你一定替我守秘，我十分放心！」

大山宏趕快回答：「我必然替你守秘，因爲我也投注在你的身上。」

兩人談得很是融洽，從表面上看來，好像衷誠合作，其實是各懷鬼胎，特別是大山宏，他的確是笑臉虎那種人，皮笑肉不笑。

北地火是他主持的劍場決鬥一張皇牌，他怎會協助外人毁滅這個殺手呢？他故意擺出一副見義勇爲的嘴臉協助北風勁，刺探天門戟的秘密，北風勁所說的話，每一句他都緊記在心，分手之後，他立刻在密室召見北地火，佈置一切，準備在劍場公開比武的時候爭取另外一次勝利。

他們兩人以爲北風勁受愚，做夢也料不到，北風勁另有打算，但却佯作完全信任場主大山宏。

到了指定的日期，大山宏站在場中，朗聲說：「今天雙雄會戰，比較兄弟之戰更加出色，原因是北風勁代表姓北的一族全部武士出戰，決心殺死北地火，至於北地火，刀法淩厲，上次他只是用一把刀出戰，跟北地雄決鬥，現時他以雙刀出擊，當然是更加威武了，賭注仍是一比一，任由各人落注，本場的規矩，一向是最高額只限一百兩金子，現時這一場決鬥，無限制落注，此外，落注之前，兩個武士分別代表紅色藍色兩組，各握兵器在場地走動一匝，看過他們二人，然後落注，仍未爲遲。」

場主大山宏心裏有數，姓北一族人相當多，分做北光族、北風族以及北地族，那些人必然落注賭北風勁贏，故此他宣佈無限制落注，希望姓北那邊頻頻加注，他叫人化名落注在北地火的身上，可能一場決鬥就贏百多兩金子，故此他滿肚詭計，叫兩個武士穿得齊齊整整，分別繞場行走，使賭徒看得更加清楚。

爲了增加賭徒對北風勁有信心，他還多次申述北風勁所握的兵器叫做天門戟，是十八般武器當中威力最強的一種，對北地火的雙刀反而沒有作誇張性的介紹。

他所料不差，賭徒方面雖然雙方武士都有人捧場，始終是投注在北風勁身上居多，場內有人竊竊私議，認定北風勁有胆向刀王挑戰，必有把握取勝，不妨看高一綫。

不論如何，雙方的賭注必然是扯平，然後交手的，一個時辰之後，已是下午三時正，賭注的總額是三百二十兩金子，黃澄澄的黃金疊起來，放在當眼之處，有六個人持刀帶箭守衞，大山宏大喝一聲，命令兩人衝刺，立刻展開猛烈的搏鬥。

北風勁依照原定計劃交手，最初用兩頭尖的長戟，鬥了一會，長戟分而爲二，變成兩戟鬥雙刀，務求纏住對方的兩把刀，無法拔出，然後把兩枝戟管拔出來，作爲雙鐗使用，他的武士裝束跟普通武士相同，沒有別的武器，有的只是一柄長戟，北地火却不然，除了雙刀，還有雙劍，此外，腰帶上面插着九口飛刀。

北風勁的天門戟十分出色，如果他不是採取守勢，北地火可能落場就輸，不久之後，他突然把長戟分爲兩截，左右手各握四尺長的短戟出戰，先後套住對方的長刀，使勁一扭，使兩把刀脫手飛出，北地火逼於改用雙劍決鬥，那時兩人的兵器都是四尺長，打得十分燦爛，北地火幾次撲攻都被對方化解，至於北風勁，他想用雙戟的龍口套住對方雙劍，亦不容易，原因是劍比刀窄。

兩人各展奇謀，招招險惡，鬥了一個時辰，雙方沒有損傷，可見武功深厚，場內看熱鬧的賭徒多次掌聲雷動，大山宏大聲喝令他們不准交談，同時勸告他們別再

鼓掌，免得雙方分心，然後略爲寧靜。

鬥到盡的時候，北地火必然拔出九口飛刀了，可是，他打算在甚麽時候用飛刀出擊呢？仍是一個謎。所有人欲想揭開謎底看看，直到最後的一招，才有眞正的謎底揭露出來，大大的出乎意料之外。

那時北地火急於進攻，四尺長的短劍剛剛被對方套住一截，沒法收回，對方的戟頭却又沒法使它脫手飛出，纏鬥之際，只見北風勁忽然棄了戟頭，拔出兩枝戟管，化爲雙鐧，北地火也把雙劍拋掉，伸手到腰間拔刀，打算九口飛刀連珠炮似的飛出來，就在這時，北地火忽然慘呼一聲，倒地打滾，好像中了邪，北風勁仍然握着戟管站着，分明是他獲勝了，歡聲雷動。

各人定眼看時，只見北地火的胸部插了兩枝短箭。

很少人知道那些短箭是怎樣子射出的，大山宏心裏雪亮，却又沒法指責北風勁戟中藏箭，事實上北地火腰間插了九口飛刀，巳經是暗器，決鬥之前聲明雙方可以採用任何方法求勝，包括暗器在內，因此之故，他只好沉住氣照常的向贏家抽佣，金子照賠。

爲了表示他那個劍場的決鬥十分公正，他還假意歌頌北風勁！

玉琉璃躲在橋上偷襲

北風勁殺了忤逆的不肖子孫，替姓北的人除害，且又替姓北三族人贏了金子，喜氣洋洋，接受了英雄式的歌頌，還沒入黑，巳經被族人簇擁到北光道場歡宴。

那晚北風勁喝了許多酒，着實痛快，可是，他在深夜從客房一躍而起，酒意漸消，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立刻叫醒北光，討回天門戟，說：「這一柄天門戟是徐宮之家的兵器，我只是借用一天便即交還，天亮之前，我須辦妥此事，我準備到徐家走走，送還天門戟。」

「現時就去？」

「是的，我必須在日出之前，把那一柄長戟原物奉還。」

北光聽了，說：「北風勁，既然你執意送回天門戟，我當然不會逆你的意，叫兩個人扛着它走，路上有人作伴，總是好些。」

北風勁點了點頭。

兩個人扛着天門戟，尾隨着他，離開北光道場，走向徐家，走了一程，遙遙的望見長橋，過了橋不遠，便是徐家，北風勁對扛着長戟的兩個人說：「兄弟，有勞你們兩位相送，十分感激，我們在橋頭分手吧，那一柄天門戟並非很沉重的，如果三更半夜，叫人扛着走，耀武揚威，實在過份了，還是我一個人走吧。」

兩個人初時不依，後來，被北風勁說服了，說一聲：「珍重！」便即向原路走回去。

北風勁向他們說出自己的心事，看見兩人離去，輕鬆了些，酒意全消了，他嫌那一柄長戟太過碍眼，索性把它分做兩截，左右手各握一枝短戟，然後走上長橋。

那個地方十分僻靜，剛是午夜，眞的是靜如鬼墟，他想起了白天北地火倒地哀鳴的慘狀，仍是不安於心，突然，他看見橋的另外一邊，有一個黑影向他前面移動，不覺心上一沉。

黑影越來越近，分明是個女人，他不由自主的喊了一聲：「徐宮英！」

腳下一緊，他走快了許多，只因黑影向他移動，他跟黑影的距離縮短了，他更加興奮，再三叫喚她的芳名。

黑影忽然停步，一個冰冷的語聲說：「我不是徐宮英，我是玉琉璃！」

北地火盜嫂弒兄，那個嫂嫂正是「玉琉璃」，狹路相逢，必然有些蹊蹺，他立刻站定腳步，把右手的短戟向上揚了一揚，說：「玉琉璃，夜色如墨，你不睡在家裏，走到橋上幹甚麽？」

玉琉璃的語聲哀怨，說：「北地火給你殺了，你還叫我睡在家裏？我料定今晚你遲早把天門戟送還徐家，長橋是必經之路，我早巳恭候多時。」

「你眞的在橋上等候我嗎？」

「是的，確是如此！」

「玉琉璃，幹甚麽你在這樣僻靜的地方等候我呢？」

「因爲我十分仰慕你，打算把你送到一個地方去。」

北風勁定一定神，問：「你想把我送到甚麽地方去？」

「我想把你送到北地雄和北地火兩兄弟的身邊，以前你經常跟他們喝酒的，你可以再跟他們喝酒！」

北地雄斷了雙臂，醫了旬日，就咽了最後一口氣，北地火是白天喪命的，她這樣說，分明是不懷好意，北風勁趕快擺出備戰姿態，雙戟架成一個斜形的「十」字，大聲喝問：「玉琉璃，你想討死嗎？」

「是的，我眞的想死在你的腳下，你殺了我吧，省得我做完一次寡婦，再做一次寡婦！」她輕輕的說着，緩步走過來。

在微弱的星光下，北風勁看得很清楚，她手上沒有武器。爲甚麽她看見雙戟仍然逐步逼近呢？北風勁不敢輕敵，她向前一步，他就退後一步。

玉琉璃很冷靜的說：「北風勁，我早巳對你說知，叫你殺我，絕對不是開玩笑，如果你不殺我，我就要殺你！」

嘴上說着，她忽又向前跨進一步。

看來她絕對不是說笑，北風勁逼於動手。他只是把手中的短戟揚了一揚，對方巳經拿出武器來。

她的武器本藏在背後，那是一小撮尖刺，迎風一幌，便即散開，變成繡球花的模樣，那是專門尅制長兵器的一種古怪兵器，叫做「鬼繡球」，他看在眼裏，大驚失色。這種東西是圓形的，到處是尖刺，伸到盡，包住了手，她的左右手各抓一個「鬼繡球」，向前衝刺，既然可以攻人，亦可以把它擋格雙方的刀劍棍棒，如果它闖過了長長的戟頭，向握戟的手進攻，他必然吃虧，故此他揮動雙戟迎戰之際，不由自主的節節退後。

他所站的位置巳經靠近長橋的石欄，對方傾全力撲攻，他唯一的出路只有躍出石欄之外，跳入河中，可是，這樣做十分危險，假如玉琉璃除了懂得施展鬼繡球作戰，還可以把它拋向高處，作爲暗器，他就完了，究竟跳河抑或不跳呢？他沒法作出決定來。只是片刻的躊躇，兩個鬼繡球

巳經像車輪般殺上。

他覺得面前一片刀光。

忽然一聲慘叫。

他喘着氣看看，玉琉璃巳經倒下來，背上插了一枝箭，兩個鬼繡球拋在一邊。

誰救了他？

忽然有一陣腳步聲自遠而近。

他看得出來了，射出那一枝箭的人原來是醜女徐宮英。

最後一戰避無可避

雖然徐宮英逐步向他走近，但沒有開口。

北風勁覺得心上一寒。

他直覺到徐宮英射出的一枝箭本來是向他瞄準的，因爲她發覺有人向他偷襲，他的形勢險惡，她才改變主意，把那一枝箭射向敵人的背脊。這種轉變反映出她的確是死心塌地，愛上他了，誰逼她放箭？不消說，當然是徐宮川了，可笑得很，他還想帶天門戟去找徐老頭，原物奉還……一連串的念頭在他的腦袋湧起，使他呆若木鷄，突然聽到徐宮英說的一句，他才恢復常態。

「你有沒有受傷呢？」徐宮英問。

他着實感激她，搖了搖頭，沉住氣說：「小英，你眞眞正正是我的救命恩人了，我這一條性命是完全屬於你的，你說吧，我們應該趕快離開這一條長橋抑或由我伴着你走回家去？」

果然不出所料，她很快回答：「爸爸在盛怒之下，甚麼事情都可以幹得出來，我們還是另找別的地方度過這一晚吧。」

這句話反映出她是徐宮川派出來的殺手了，他驚喜交集，說：「我有地方去，你也可以同去，不過，玉琉璃這個屍體是不能不收拾的，我必須報告北光。」

徐宮英巳經方寸大亂，沒有主意，只好任由他擺佈，結果尾隨着他一起回到北光道場。

道場裏面的房間不多，她只好順着北風勁的意思，在他的房內歇息，房裏只有一張床，天氣又冷，她只好睡在床上。

北風勁協助北光以及北光道場之內的人，把玉琉璃的屍體抬到空曠地方，掘了一個洞穴擺下，連石碑也沒有，辦妥了這件事，他不想回到房間睡覺，北光對他說：「徐宮英巳經是你的人了，如果你不能夠俘獲她的一顆心，不論遲早，你必得死在徐宮川的手上，希望她永遠背叛父親，只有一個方法，跟她睡在一起。」

形勢比人強，北風勁只好拖着沉重的腳步，回到房間裏。

自從那一晚開始，她就沒有走出過房門一步。她是在驚慌狀態過活的，甚至在殘夜將盡的一段時間，從噩夢驚醒過來，顫聲告訴他：「父親在夢中追殺！」

不單是她担心有這麽一天，北風勁也担心徐宮川不會罷手。

北光協助他，多派一些人到徐家附近以及徐宮川的鑄鐵工場暗中窺望，那些人偵查他的動靜，他們回去報告，徐宮川一直都是留在家裏，料想他大部份時間喝酒，至於鐵店的工場，沒有人看見過他。

他也苦悶得夠了！

這個局勢恍如密雲不雨，一定會發生十分嚴重而又可怕的變化，北風勁每晚都感到心上有一股重壓。

有一晚，他跟族長北光說：「光叔，我委實不知道徐宮川對我爲何有這樣大的仇恨，我不過借他的天門戟一用而巳。」

北光冷然說：「天門戟是他的傳家寶，別人送去金銀珠寶，懇求他傳授戟法，他也不肯，怎會袖手旁觀任你把那一柄長戟偷去？天門戟最巧妙的地方就是一戟三變之後，還有兩枝箭飛射出來，防不勝防，你必須明白這一點，這種毒招是天門戟最高的秘密，當時北地火正是不知道有這一招然後喪生的，你想想吧，這種秘密宣揚於外，街知巷聞，豈非要了他的命？再又因爲徐宮英沒得到他同意之前，把戟法傳授給你，顯然是女生外向了，他逼徐宮英在長橋暗影中埋伏，打算給你一枝冷箭，想不到她射出的一枝箭，不單沒有殺你，還救了你，你說吧，他是否活活的氣煞？這老天心胸淺窄，你認眞要當心。」

北風勁想了想，說：「萬一有這麽一天，他拿另外一柄天門戟，逼我交手，兩戟相鬥，那一個打贏？」

北光哈哈大笑，說：「還用說嗎？當然是你死在戟下。」

「爲甚麽你說得如此肯定呢？」

「因爲他能夠鑄造天門戟，你只是盜取它！」

北風勁沒有再說甚麽，默然走開。

翌日的晚上，忽然有一個人穿了武士打扮的衣裳，緊握天門戟，走到北光道場的戶外，大聲喊叫：「徐宮英，如果你仍是我的女兒，快些走出來！」

別人向北光報告，北風勁想走出去，北光阻止他。

徐宮英初時慌做一團，後來，她振奮了些，站起來，向北風勁盯了一眼，說：「爸爸終於來了，他要的是我，不是你，你千萬不要走出去。」

她低頭走出戶外，馴若羔羊，給徐宮川帶走。

北風勁不服氣，想追上去，北光道場裏面的人，不分上下，全部阻止他，他終於長嘆了一聲，上床睡覺。

這件事情發生之後，未够旬日，忽有一連串的兇案發生，死的全是北光道場裏面的人。十日之內，死了五個，如果沒法制止那個兇手，北光道場的人可能在很短的三四個月內，死個清光。

是個深沉的夜，北光跟北風勁坐談，嘆息了一聲，說：「北風勁，雖然沒有人看見過兇手是誰，我仍可以知道必然是徐家父女幹的，沒有那麽湊巧，綽號四小虎的人，先後遇害，你還記得起你叫我派人演戲似的協助你結識徐宮英嗎？」

「是的，那天徐宮英到白虎廟進香求簽，他們分別說了許多句冷言冷語去嘲笑她，我仗義護花，把他們打發，借故結識她，你以爲他們是徐宮英幹掉嗎？」

「我不敢十分肯定指證兇手是她，但卻可以肯定的說，兇手必然是徐家的人，你對徐宮英估計得太低了，那天在廟裏如果你沒有大打出手，她也會打發他們。」

「爲甚麽她要殺死四小虎呢？」

（以下轉入第48頁）

鶴翔庄功法和功理

（三）鶴首龍頭通關

1・預備：兩脚平行，略窄於肩，兩手自然下垂，鬆靜站立：舌頂上顎，似笑非笑，雙目平視，心澄氣潔，由上而下放鬆將氣沉入下丹田，開文意守（圖59）。

2・鶴首：引丹田氣經會陽，沿督脈至承漿，下頜似嘴，以頸椎爲軸，前點後收（划弧）上承天（即百會向上與天陽相接）。收時身體微微下蹲，保持上身正直，全身放鬆，連續作三次（圖60）。

3・龍頭：以頸椎爲軸，意在尾閭和兩青龍角，左擺右擺上承天，連續作三次，同時軀體上升，恢復預備式（圖61）。

4・雙回氣：引氣從兩肩至勞宮穴，雙手捧氣似球，緩慢托起，貫入天目穴，然後張臂擴胸與肩平，掌心向下，緩慢從胸前導向下丹田（外導內行）。雙手沿帶脈轉至身後，掌心向外，掌背靠緊腎俞穴（圖62—65）。

5・雙轉胯：轉腰擱胯，正反各轉三次（圖66）。

6・四轉膝：拇指扣住勞宮穴，需手下推，沿臀部繞向前方，掌心向下，將手壓向雙膝，拇指鬆開，同時身體緩慢下蹲，雙膝正轉三周，反轉三周，外轉三周，內轉三周（圖67—72）。

7・氣通關，轉雙手扶雙膝內側，蹲、起三次，蹲時意在雙膝，起時意向涌泉，爾後將腰緩慢直起（圖73）。

8・雙回氣：雙手捧氣似球，緩慢托起，貫入天目穴，然後張臂擴胸與肩平，掌心向下，慢慢從胸前導向下丹田（外導內行），分手抱球，貫入下丹田，收功，恢復預備式（圖74—77）。

（四）仙鶴點水

1預備：兩脚平行，與肩等寬，兩手自然下垂，鬆靜站立，舌頂上顎，似笑非笑，雙目平視，心澄目潔，由上而下放鬆，將氣沉入下丹田，開始意守（圖78）。

2・雙回氣：引丹田氣經會陰，沿着督脈上升至兩肩，沿兩臂至勞宮穴，雙手捧氣似球，緩慢托起，貫入天目穴，然後張臂擴胸與肩平，掌心向下，緩慢從胸前導向下丹田（外導內行）（圖79—82）。

3・仙鶴點水（一）：兩臂與肩等寬，掌心向下，緩慢從胸前揚起，同時提左腿，將大腿抬平，小腿自然下垂，脚尖向下，以腰帶動全身，上下點水三次，意在左脚心和兩掌心（圖83—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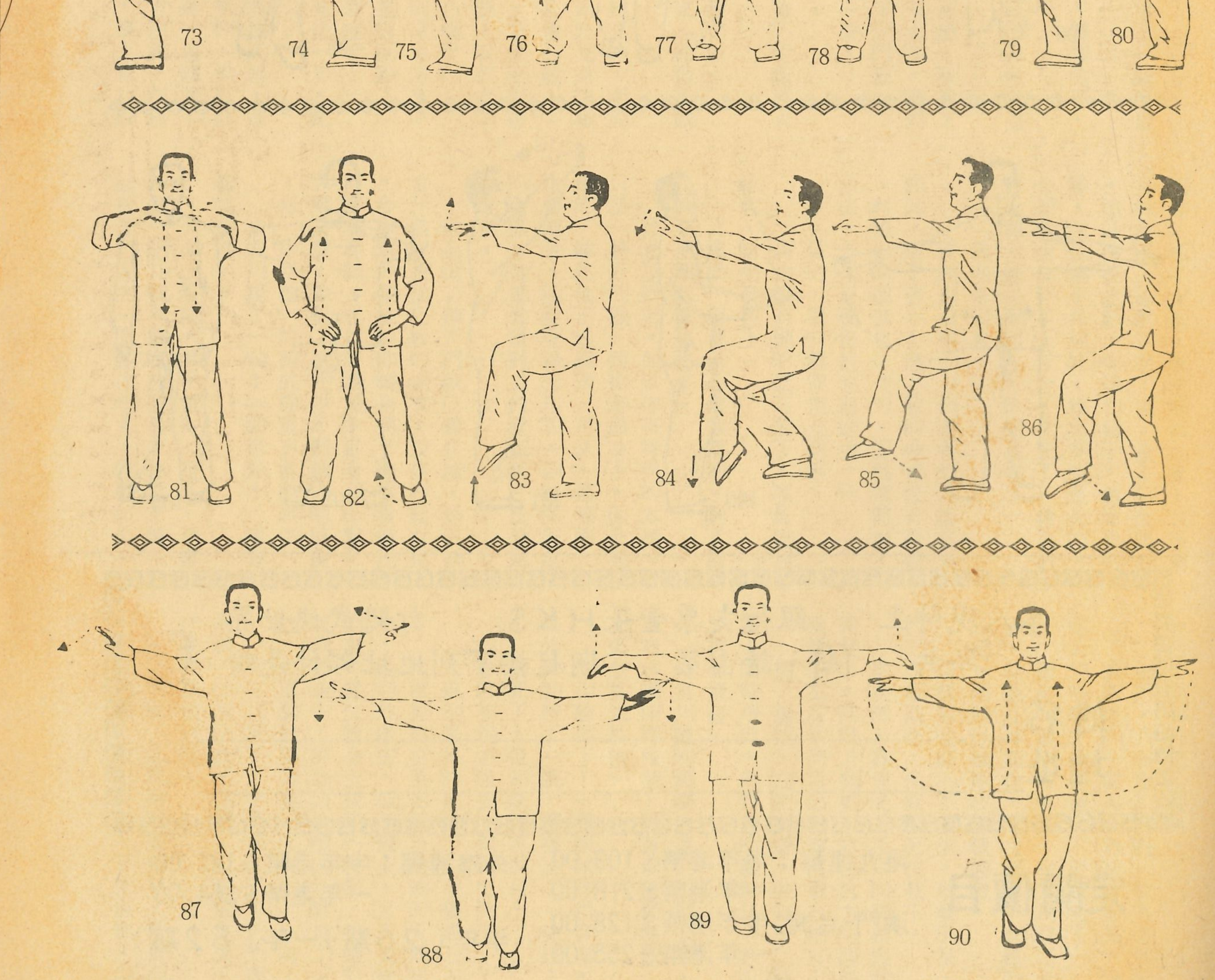
4・鶴立點水（一）：兩臂與肩平左右分開，成一字形，變劍指，同時左脚邁鶴翔步（圖85—86），右脚離地，脚心向後，脚尖向下，以雙肩帶動雙臂，似龍形，左右通臂三次（圖87），爾後變爲劍指爲陰掌上下點水三次（圖88—89），意在右脚心和兩掌心。

5・仙鶴點水（二）：兩臂慢慢自然下落至體側。掌心向下，兩臂與肩等寬，緩慢從胸前揚起：同時提右腿，將大腿抬平，小腿自然下垂，脚尖向下，以腰帶動全身，上下點水三次，意在右脚心和兩掌心（圖90—92）。

6・鶴立點水（二）：兩臂與肩平，左右分開，成一字形，變劍指，同時右脚邁鶴翔步（圖93—94），左脚離地，脚心向後，脚尖向下，以雙肩帶動雙臂，似龍形，左右通臂三次（圖95），爾後變劍指爲陽掌，上下點水三次，意在左脚心和兩掌心（圖96—97）。

7・雙回氣：左脚向左外側跨出半步，同時兩臂從體側自然下落，約與軀體成20度，雙手捧氣似球，緩慢托起，貫入天目穴。然後張臂擴胸與肩平，掌心向下，慢慢從胸前導向下丹田（外導內行），分手抱球，將氣貫入下丹田（外導內行），分分手抱球，將氣貫入下丹田，收功，恢復預備式（圖98—103）。

（摘自明報週刊・下期續）



血洗天門戟

（本文承自第44頁）

「可能是她恨透了你，却又不想傷害你，假如這些晚輩是她出手幹的，必是一個恨字挑起殺機，反之，兇手不是她，而是徐宮川，那就不同了，他們簡直想把北光道塲的人趕盡殺絕！你是北光道塲的助敎，應該爲北光道塲而戰！」

北風勁毅然說：「好，我就算是送死，也要替北光道塲出這一口氣！」

北光微微一笑，說：「北風勁，你不會死，死的是徐宮川，穿了我的戰衣去見他，他就必然死在你的手上，你有沒有看見過我的戰衣呢？」

「沒有！」

北光叫人送上戰衣。他把那一件珍貴的戰衣最奇妙的地方講解多次，敎會了北風勁如何運用，慨然說：「北風勁，戰衣是你的了，希望你活着回來！」

父女慘死北風勁呆若木鷄

有一晚，北風勁穿了戰衣，携了天門戟，在北光道塲喝了一大碗酒，自覺酒氣攻心，殺機頓起，然後單人走向長橋去。

越過長橋，走不了多遠，便是徐家，那時還未到深夜，徐家的燈火相當亮，他覺得徐老頭必然沒有上床睡覺，不再考慮，大踏步走向徐家的戶內。

剛剛進入客廳，他就看見徐宮川獨坐轟飲，臉前有一柄天門戟橫放，跟他所握的天門戟一模一樣。

徐宮川抬起頭來，向他望了一眼，說：「北風勁，你終於來了！」

北風勁仍然握着天門戟，雙膝跪下，說：「小婿特來拜見岳丈。」

「胡說，我的女兒並未過門，何來這個女婿？」徐宮川冷然說。

北風勁站起來，說：「那麽，我放下天門戟就告辭了，今晚你喝得太多，我們的事，過兩天再談。」他放下天門戟。

「慢着！」徐宮川怒吼一聲。

北風勁無可奈何的留步。

徐宮川說：「北風勁，你不但是外人，還是一個竊賊！」

「我是賊？你失去了甚麽？」

「即使你把天門戟送回來，你仍是賊，是個偷心賊，懂得嗎？」

「戟是你的女兒借給我比武的，至於徐小姐，她愛上了我，跟我到北光道塲歇宿，一切出於自願，我否認是偷心賊。」

徐宮川說：「既然來了，當然不能够隨便走出去，如果你就此走開，我們之間的恩恩怨怨也沒法了結，明白嗎？」

「我當然明白，今晚我到這地方來，早巳抱着必死之心，爲北光道塲而戰！」

「那很好，我們走進兵器室吧。」

徐宮川抓起了天門戟，先走一步，北風勁茫然在後相隨。

那個地方雖然擺放了許多種兵器，還有盔甲，俱是收藏在牆邊暗櫃的，沒有打開機關的門，外邊看來，只是一塊鐵牆，因此之故，室內有足够的地方練武，作爲決門的戰場，再好也沒有了，牆上有八個燭架，插了火燭，燭光熊熊高燃，有很光亮的光燄，徐宮川笑了笑，說：「北風勁，這是生死之戰，你切勿留手，假如你戰勝，這座屋子是你的，徐宮英也是你的，你把我火葬好了，反之，你死了，我也把你火葬，她另配別人，你同意嗎？」

「我完全同意。」

「再好也沒有了，你跟我的兵器完全相同，爲了表示公證，我的戟管沒有飛箭，料想你的戟管也是空的，因爲飛箭射了出去，你未必懂得把它裝進去。」

「是的，我的戟管空空洞洞。」

「再也沒有別的話可說了，我是主你是客，請先發招！」

北風勁一直都是心情寧靜的，到了這一瞬，他忽然緊張起來。

北光說得對，如果你有特殊的本領，只憑一柄天門戟，跟徐老頭交手，他是死定的，雖然他不以爲然，可是，那時兩人快要動手，他看見徐宮川那一副神閒氣定的姿態，他就知道對方的武藝實在比他高強得多。

他自問苦練天門戟巳臻化境，難道徐宮川還有更加巧妙的招式，沒傳授給女兒，他學到的戟法並非齊全嗎？他抱着無比的勇氣應戰，也抱着濃濃的好奇心出擊。

大喝一聲，他挺了挺手中天門戟向前直衝，以「中平槍」的招式向對方當胸刺去。

徐宮川說了一句：「來得好！」跟着橫戟擋格。

表面上看來，平平無奇，可是，徐宮川的一柄長戟，處處控制他，佔盡上風，越是苦鬥下去，他越加吃力，戟影如山，簡直把他壓得透不過氣。

突然，兵器室的門被人從外邊拉開。衝進來的一個人，乃是徐宮英，她很吃力的叫喊：「爸爸，不要殺他！」

聽到一連串的叫喊，徐宮川的怒火更盛，臉色紅得像血，寸寸緊迫，北風勁迫於把一柄戟分做兩枝短戟迎戰。

這樣做也好不了多少，敗勢巳呈，再鬥三幾個回合，他就要死在戟下。

他突然目露兇光，手中的兩枝短戟一齊發出，向對方拋擲，封住對方的視綫，乘機把左右手向自己所穿的戰衣拍打。

拍了幾拍，左右兩邊，共有十二枝短箭，同時飛出，向對方的軀體正中射出去，有如飛蝗。

徐宮川聽到箭聲，連忙用戟去撥，他是能够擋開四枝箭，另有兩枝箭落空，身上仍然插六枝箭。

他仰臉倒下，一雙眼睛睜得非常大，向北風勁瞪了一眼，顫聲說：「你好！」

他死了，但却是死不瞑目。

徐宮英疾走過去，抱屍大哭。

北風勁呆呆的站着，似乎變成石人。

他看見徐宮英把牆上燃燒的火燭拔出來，走到外邊去，似乎縱火，又看見她走回來，從父親身上拔了一枝箭，往她的胸部直插進去，鮮血如泉噴出。看見了火和血，北風勁如夢方覺，大叫：「小英！」

徐宮川死了，小英也死了，火光熊熊高燃，他沒法救活他們，也沒法救火，只好像幽靈般走開。

三天後，北風勁辦妥喪事，留書而別，削髮爲僧，遠走天涯，不知所終。(完)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女盜刼鏢銀　捕頭聘高手

五彩大盜

危中堅・文
可飛・圖

俠義奇情故事

兩期完

村子中很靜，在這炎熱夏天，村子中靜得連蟬聲也沒有，那簡直比有着震耳喧鬧聲還更令人吃驚。原來，在樹林中的鳥兒也全不知飛到哪裏去了。

陽光透過濃密的樹叢射下來，形成一幅又一幅的光柱，其中有一幅，恰好射在許多件鋒銳的兵刃上，那是八柄雪亮精鋼打成的大砍刀。

那八柄大砍刀列成了一個半圓，每兩柄的刀光相對着，幾乎每一柄雪亮的刀上，都沾着血漬，雪亮的刀上，有着殷紅的血，看來也分外奪目。

刀，握在八個彪形大漢的身上，那八個彪形大漢，全都穿着玄青色的袴子，快靴，赤着上身。

在他們盤虬的肌肉上，迸出一串一串的汗珠來，他們臉上，充滿了兇狠的神情，一雙一雙瞪着前面的眼睛，都佈滿了紅絲，像是妖魔一樣。

在他們的身後，橫七豎八，倒着十來個死人，那些死人，每一個都至少有三四處傷口，正在汨汨地淌着血，那些傷口，自然全是那八柄大砍刀留下來的。而被那八柄列成鋸齒形的大砍刀，逼在一排四五株大樹之前的，還有七個人，那七個人的手中，也都執着兵刃，可是不但他們的身上都受了傷，而且，從他們臉上的神情，也可以看出來，他們打輸了！

他們不能再動手！如果他們再動手的話，那麽。他們的命運，就會像那些躺在地上的人一樣！

但是，他們也不能逃走，因爲他們巳被那八柄大砍刀，逼在四五株大樹之前，那四五株大樹，每一株都有一人合抱粗細，樹和樹之間幾乎根本沒有隙縫，有一個人，大約是想從樹和樹間的狹縫中擠過去逃命，但是他却被夾在樹縫之中。他還在拚命擠着，額上的汗像小河一樣淌下來。

如果說林中這時，什麽聲音也沒有，也是不對的，因爲那些人，還都在喘息着，尤其是被逼在樹前的那幾個人，可能他們知道，他們就會停止呼吸了，是以格外吸着氣和喘着氣。

還有，就是停在林子空地中的那幾輛鏢車，車上的鏢旗正被風吹得「刷刷」作響，鏢旗倒還很鮮明，但是被逼在樹前那幾個鏢師臉色却太難看了。

終於，有人開口了，那八個大漢．最左首的一個，「哈哈」一笑道：「認栽了麽？」

被逼在樹前的幾個人中，離那八個漢子最近的，是一個中年人，他的肩頭上，已有三道傷痕，他慘笑一聲，聲音在發着顫，一咬牙道：「認了！」

那大漢又「哈哈」大笑了起來，道：「你們巳經認命了，如何還不放下手中的兵刃！」

被逼在樹前的幾個人，一起向那中年人望了過來。中年人的聲音更顫道：「放下兵刃，那又如何？」那漢子笑得更狂道：「不懂太行八虎的規矩，出來走什麽江湖？銀子要，人也要，跟我們回去，等你們的至親好友，來贖你們的性命！」

那中年人發出了一聲咆哮，突然叫道：「你們下手吧！」他一面叫，一面抖起長劍，「刷」地一劍，巳向前疾刺了出去，他那一劍，顯然用足了全身的力道，是以在一劍刺出之際，頭髮也飛舞了起來。

但是他一劍甫出，一柄大砍刀，便突然揚了起來，「錚」地一聲，砸在他的長劍上，震得向上疾揚了起來，也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刹間，另一柄大砍刀的刀光，巳捌到了那中年人的胸前！

那一刀，捌得恰到好處，刀尖剛好抵在那中年人的胸口，但是，却又並沒有刺進肉中，刀尖只不過刺破了那中年人的一點皮膚，有一絲鮮血，沁了出來。

然而，在那樣的情形之下，一絲鮮血，却比鮮血狂湧，更來得驚心動魄！那捌出一刀的漢子，陡地發出了一聲厲喝，道：「誰還想動手？」

那被逼在樹前的幾個人　手兒發抖．只聽得「錚錚」，「鏘鏘」之聲，不絕於耳，他們手中的兵刃，全都抛到了地上，那中年人也巳瞑目待死。

可是，用刀抵住了他胸口的那漢子，向左望了望道：「大哥，下手不下？」

左首那漢子笑了起來道：「自然留着，他是鏢局總鏢頭，我至少得向他老婆，開價八萬兩銀子！」

那問的漢子笑了起來道：「他値得那麽多麽？」

左首那漢子道：「自然値得！這些人中，就數他最最値錢了！」

其餘幾個大漢，聽見了他這句話，像是聽到了最好笑的事一樣，都轟然笑了起

來。他們雖然在笑，但是，他們手中的刀，却仍是那樣的穩定！

左首那漢子聲音一沉道：「你聽着——」他才講了三個字，突然之間，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傳了過來，那一陣馬蹄聲，來得實在太急驟了，令得人人心中，都震動了一下，也不由自主轉頭向外望去，只見一匹雪也似白的白馬，巳經捲進了林子，白馬上騎着一個人，或者說那是一團火！

那眞是一團火，人哪有那麽紅的？可是，那又實在是一個人，白馬疾衝到了近前，人人都看清了，騎在馬上的，是一個極其美麗的姑娘。

那姑娘從頭到脚，沒有一處不紅，她頭上戴着的竹笠，也是鮮紅的，竹笠下的輕紗，更是紅得像是正在燃燒着的火燄一樣，她的手中，握着一條鮮紅色的軟鞭，捲成了幾個圈兒，鞭梢細得像頭髮一樣。

那姑娘的一雙大眼睛中，隱隱含着一重煞氣，她沉着臉，看來有一股凜然的神采，她一勒住了馬，便陡地一抬頭，喝道：「總共是幾個人！」

那太行八虎究竟也是黑道上很有頭臉的人物了，他們自然也還沉得住氣，八柄大砍刀，仍然以鋸齒形排列着，也仍然逼在樹前的那幾個人之前！

那姑娘一到，便抬頭向上問，使每個人的心中，都呆了一呆，但他就在那之間，只聽得樹上「哈哈」一笑，一個人巳從樹上跳了下來。太行八虎的面色不禁變了一變，他們刦鏢的地方，是早給揀定了的，可是在樹上藏着人　他們竟然不知道！那人輕輕躍下，一挺身，在身上拍了拍，天氣那麽熱，那人長得又肥頭大耳，可是他的身上，却穿着一件藍得奪目的寶藍色的長衫，可以說是纖塵不染，而且，他額上一點汗都沒有！

這人的面上，一團和氣，看他的樣子，就像是一個商店的掌櫃一樣，他道：「姑娘，通達鏢局是十七人，巳有十一個去見姥姥了，太行八虎是八個，一共還有十四個人，全在這兒了！」

馬上的姑娘的目光，向太行八虎和那六個鏢頭望去，厲聲喝道：「一個也不准走！」

太行八虎中，有一個突然笑了起來，他先扮了一個鬼臉道：「這位姑娘好兇，給我做老婆，一定不——」他下面一個「要」字還未曾出口，那姑娘手中，火紅色的鞭子巳揚了起來，這哪裏是一道鞭子，簡直就是突如其來，爆出來的一片火花！

隨着軟鞭嘶空，「叭」地一聲響，那還在扮鬼臉的漢子，立即發出了一下撕心裂肺的慘叫聲！

那一鞭，貼貼地抽在他的臉中間！自額至顎，他的臉正中，巳墳起了一道血痕，他的鼻子，可以說巳完全看不見了，他的眼珠也被抽得爆了出來。

隨着他發出的那下慘叫聲，他雙手捧臉，滾了起來。太行八虎的行動也眞快，那姑娘的鞭子，才一出手，便有兩個人一聲狂吼，着地滾出，大砍刀巳自下而上，向那白馬的馬足砍了出去。

可是，就在那兩柄大砍刀，快要砍到馬足之際，火紅的鞭子，又呼嘯着倒捲了回來，這一次，火紅的鞭子，捲在雪亮的

大砍刀上，只聽得「呼呼」兩聲脆响，兩柄大砍刀，精光閃閃，直飛上了半空中！

那兩個滾向前的大漢大吃了一驚，立時後退。

但是鞭梢又向下一沉，先左後右，叭叭兩聲，又已抽在那兩人的臉上，那兩人身子直跳了起來，自然，那一跳，是因爲臉上的劇痛激起來的！

他們兩人臉上，也各自現起了一道鞭痕，只不過那兩道鞭痕，却是在他們臉上橫過去的。

從左耳到右耳，那兩人的臉上，也墳起了一道血痕，兩人一躍起之後，立時又滾在地上，慘號起來。

那被逼在大樹之前的幾個鏢頭，一看到這樣的情形，盡皆喜形於色，太行八虎中，還有五虎，也一起怪吼着，向前衝了過去，有兩人躍在半空，三個人是在地上，衝了過去的，五柄大刀一起攻出！

他們攻出的勢子，不能算不快，但是他們攻得快，退得却更快，只是那姑娘手中，火紅的鞭子，先向上一撩，躍在半空的兩個人，發出了一聲慘叫，已自半空之中，摔了下來，鞭子立時下沉，一個圓圈掃了出去，那三人中的兩個，已被擊退！

其中有一個，身形一凝，一刀還未曾砍出，鞭子呼嘯着，捲了過來，已纏住了那人的頸子。

馬上的姑娘手臂一縮，將那人拉得向前，直跌了出去，他臉漲得血也似紅，眼珠幾乎要彈了出來。那姑娘冷笑着道：「你是老大吧！」

那大漢顫聲道：「是……是……姑娘鬆……鞭子……」那姑娘「哼」地一聲，手臂一振，軟鞭已離開了那人的頸子，可是鞭梢才一離開，一鞭又幌了下來，「叭」地一聲响，那人自頸至腹，直冒血花，身上已斜斜多了一道兩尺來長的鞭痕。

太行八虎，這時每一個人，都已滾倒在地上！

那少女的軟鞭，如此出神入化，將幾個鏢頭全看呆了！

那一場打鬥，太行八虎雖然連還手的餘地都沒有，但是却也極其驚心動魄。可是穿着寶藍色長衫的那傢伙，却始終只是反背着手，臉上也始終帶着那種和顏悅色的笑容，及至八人全倒了地，他才道：「起來，起來，八位全請起來！」

太行八虎咬着牙，全都站了起來，八人之中，只有最早出言輕薄的那人，傷得最重，要人扶持，其餘七個人，雖然痛得身上的肌肉，不斷在跳動，然而倒還可以站得穩，不曾跌倒。

馬上那姑娘慢慢地將那條火紅的鞭子，又圈了起來，她冷笑着，道：「藍掌櫃，問他們！」

那滿面笑容的胖子，走向前來，一拱手，笑着問：「八位可是認栽了麽？」

他問的那句話，和太行八虎剛才問那六個鏢頭的話，是一模一樣的，可是，他的語氣，却活像一個買賣人，拱手在問着人家是不是滿意他的貨色一樣！

太行八虎人咬着牙，苦笑着道：「栽喇！」

藍掌櫃又道：「那麽，我們紅姑娘的規矩，你們是知道的了？」

大虎怒吼道：「什麽規矩？」

藍掌櫃笑得更是開心，道：「紅姑娘的規矩都不知道，出來走什麽江湖，銀子要，人也要！」

太行八虎額上的青筋，根根綻起，藍掌櫃指着大虎，「哈哈」笑了起來道：「你最值錢，我看，你老婆不知道肯不肯把八萬兩銀子來贖你們？」

那姑娘叱道：「別與他們廢話，黑老板！」

隨着她的一聲嬌呼，只聽得附近一株大樹上，又是一個應聲道：「姑娘可有什麽吩咐？」

人聲才起，一條人影便自樹上，直掠了下來。

太行八虎看到又有一個人從樹上掠下，不禁齊皆長嘆了一聲，他們在此刦鏢，自以爲神不知鬼不覺，却不料早已被人踩好了盤子，在林子中，有那麽多人躲着，他們竟一點也不知道，那真的栽倒家了！

那人一落下來，只見他瘦小乾枯，面目陰森，然而偏偏穿着一件極其寬大的長袍，是以當他自樹上躍下來之際，看來就是一隻大蝙蝠一樣。

那人才一落下來，身形一閃，便已到了那姑娘面前。

那姑娘道：「將這八個人全扣了起來，帶回店去！」

那人一聲答應，抬頭向太行八虎，望了一眼，一掀衣襟，只聽得「錚錚」連聲取出一串鐵環來。

那一串鐵環，一個疊一個，每一個徑可半尺，中間有鐵鍊連着，只見他咧咀一笑，身形展動，一時之間，只聽得「拍拍」之聲，不絕於耳。

他手中的鐵環，有着活扣，他每掠到了一個人前，便在那人的頭頸中，扣上了一個鐵環。

轉眼之間，太行五虎，每一個人的頸上，都被扣上了一個鐵環，那人拉着鐵環上的鐵鍊，喝道：「龜孫子們，跟你太爺要樂子去吧，走！」

他一面呼叫，一面身形轉動，便向前疾奔了出去。

太行八虎每一個人的頸子上，全套着一個鐵環，如何有反抗的餘地，那人一奔，自然只得跟着向外，奔了出去，八虎之中，幾個未曾受傷的，還可以跟得上，已受傷的，自然走得慢了些。

可是那黑衣人却越走越快，絕不等待，轉眼之間，便已直奔出了林子去，有幾個簡直是被他拖出去的！

太行八虎一被拖走，那幾個鏢頭，盡皆大大鬆了一口氣，總鏢頭在地上拾起長劍，向前走出兩步，向馬上那姑娘拱了拱手道：「多謝姑娘搭救！」

馬上那姑娘却連望也不望總鏢頭一眼，只是向那藍衣人道：「藍掌櫃，你點點有多少銀子！」

藍衣人答應了一聲道：「是！」

他向着那幾輛鏢車，走了過去，那總鏢頭駭然道：「那是我們保的三萬銀子，閣下是——」

藍掌櫃抬起頭來，道：「紅姑娘，有三萬兩銀子！」

馬上的那姑娘一笑，道：「也將就着了！好在太行八虎，歷年來刦掠不少，在他們身上，倒可以多得些，藍掌櫃，你吩咐人將鏢車趕走！」

藍掌櫃一聲命令，只見在濃密的林蔭中，又躍下了六七個壯漢來，那些人一落下來，便奔向鏢車，一躍而上，揮起鞭子，鏢車在他們的趕策之下，車聲轆轆，已向着林子之外，疾馳而出！

那幾個鏢頭，看到這等情形，不禁盡皆呆了！

他們剛才，被太行八虎逼在樹前，已在絕路，突然之間，那姑娘像一團火也似，捲進了林子，幾個照面，就將太行八虎，制得服服貼貼，他們只當是救星到了，可是，如今鏢車却一樣被人趕走了！

那總鏢頭究竟見多識廣些，一見鏢車被趕走，先是大叫了一聲，但是突然之間，他心中陡地一動，面色也爲之劇變，失聲道：「紅鳳凰！你是紅鳳凰麽！」

藍掌櫃笑道：「總鏢頭，紅姑娘的名字，可不是亂叫的，你們未曾落在太行八虎手中，可算萬幸了！」

總鏢頭的神色越來越害怕，一步步，向後退着。在馬上的紅鳳凰冷冷地望定了那幾個鏢頭，忽然，她的目光，停在兩株樹中的那個鏢頭身上。

那鏢頭剛才急於逃走，却不料硬擠進兩株樹中的樹縫之後，進不得，退不得，一直擠在那裏。

紅鳳凰冷冷地望了他一眼，轉過頭去道：「藍掌櫃，這死了的十一個人，自然是遇敵不退，勇敢向前的好漢，得好好葬殮他們，打聽他們的家屬在何處，每一家，送三千銀子去給他們！」

藍掌櫃道：「是！這位總鏢頭，倒也勇敢，已落下風，還敢出劍？」

紅鳳凰點頭道：「不錯，可是他們之中，有一個怕死鬼，天下最無聊的便是胆小鬼，得教訓教訓他！」

她一個「他」字才出口，手背一揚，手中火紅色的鞭子，已疾揚了起來，「叭」地一聲响，正抽在那夾在兩株樹中間的那個鏢頭的身上！

這一鞭抽下去，那鏢頭只覺到肩頭上一陣熱辣辣地疼痛，一聲慘叫，用力一掙，竟掙了出來！可是他才一掙出，火鳳凰的長鞭又揚了起來，長鞭在半空中，蕩起呼呼的勁風，火紅色的鞭身，閃耀抖動，簡直就像是一團烈火一樣，噴向那人。

那人像是自知不敵，只是雙手抱住了頭，火鳳凰手腕連振三下，「叭叭叭」三下，又抽了三鞭。那三鞭一過，直抽得那鏢頭在地上滾動哀號不已。

其餘的鏢頭，面色鐵青，一聲也不敢出，三鞭之後，紅鳳凰手中的長鞭，又揚了起來，那總鏢頭大聲喝道：「紅姑娘，久聞你不傷鏢行中人，如何違例？」

紅鳳凰叱道：「我最恨胆小無用的畜牲，抽他幾鞭，好叫他以後，切莫再臨陣退縮！」

她手中的軟鞭呼聲揚起，但這一次，鞭却未曾再落下去，鞭一揚起，她就伸手捏住了鞭梢，迅速地將鞭盤了幾盤，一聲嬌叱，道：「走！」她一手牽動韁繩，那匹白馬，發出了一聲急嘶，四蹄洒開，又族風也似，向外疾奔了出去。

馬兒馳得快疾，紅鳳凰身上紅色的披風揚了起來，看來簡直像是一團烈火，倏忽捲進了林子，現在，又捲了出去，看得人驚心動魄，吐舌不下。

紅鳳凰一走，藍掌櫃向總鏢頭拱了拱手，看來仍是一團和氣，道：「多有得罪，在下告辭了！」

那總鏢頭忙道：「藍朋友且別走！」

藍掌櫃笑嘻嘻地道：「總鏢頭，我們是強盜，你留着我，可沒有甚麽大好處，還是讓我走吧！」

那總鏢頭苦笑着道：「遇上了紅鳳凰，誰能不丟鏢銀的？我也不想要回鏢銀來了，倒是我們死了十一個伙計，紅姑娘適才說，每人家屬可得三千銀子，這三萬三千銀子，不明何時送到？」

藍掌櫃道：「立時可以送到貴局。」

他講到這裏，「啊」地一聲，伸手在後腦上拍了一下，道：「紅姑娘啊紅姑娘，你貪一時口快，咱們可做了蝕本買賣呢，總共才刦了三萬兩銀子，倒要送出去三萬三千兩，這買賣可做得過麽？」

他像是在問總鏢頭，總鏢頭苦澀地笑着，藍掌櫃一聲唷喲，一匹馬兒從林中深處，奔了出來。藍掌櫃飛身上馬，又向總鏢頭拱了拱手，疾馳而去。

×　　×　　×

高邑縣城的大街上，天才黑，便已亮起了各種各樣的燈火，兩邊店舖門前的燈火，映得大街上，明亮得如白天一樣，入夜之後街上只有更熱鬧了！

在大街上的轉角處，有一個小巷了，大街上雖然明亮，然而那小巷子却十分陰暗，小巷子中，也有幾家店舖，但是和大街上那些大門面，大字號來比，却差得太遠了。在小巷的口子上有一家小酒舖。

那小酒舖，總共才有三張桌子，還有一張是斷了脚的，用一塊木板，對付着支撐着，小酒舖的門口，那塊「太白遺風」的招牌，也不知有知多少年了，油膩膩，黑沉沉地，四個字也模糊不清了。

像那樣的小酒舖，買賣自然不會好到甚麽地方，酒舖中的李老頭，瞪視着小巷對面，大街上的那家「聚華樓」，和在聚華樓中進出的客人。

不過今天的情形，多少有點特別，在小酒舖中，伏在桌上打瞌睡的，不止李老頭一個人。

晌午時分，一個人走了進來，要了些酒菜，風捲殘葉一般，吃了個乾淨之後，就一直伏在桌上不動。

那人是甚麽樣子，李老頭也未曾看清楚，因爲他一直將竹笠壓得十分低，將他的臉全部遮了去。

他甚至在進食的時候，也不除下竹笠，等到他伏在桌上打瞌睡的時候，更將竹笠拉下來，遮住了整個臉！

李老頭子好幾次想叫醒那人，但是小酒舖中，自早到晚，就只有那麽一個客人，李老頭也就不忍心叫醒他，趕他走了，只不過李老頭心中一直在想，那人穿得那麽破爛，不知道是不是付得出八十六文酒菜錢！

天色漸漸黑了下來，小酒舖中，顯得更加陰暗了。經常在這時候，總會有兩個人來，李老頭還可以有點生意，是以李老

頭端了一張櫈子，坐在門口，這時，只聽得一陣急疾的馬蹄聲，車輪聲，一輛很大的馬車，在大街上疾馳了過去。

坐在車座上趕車的，是一個面目陰森的瘦小漢子。那瘦小漢子的身上，却穿着一件十分寬大的袍子，他揮着鞭車子疾馳了過去，李老頭打了一個呵欠，忽然聽得身後那人道：「剛才過去的是甚麽人？」

李老頭給那突如其來的聲音嚇了一跳，他轉過頭去，只見的是足打了一下午盹的人，已經直起身子來，李老頭陪着笑，道：「那是黑老闆！」

那人像是在自言自語道：「黑老闆？不知道他幹的是甚麽生意？」

李老頭笑了起來道：「達官是外地來的吧，黑老闆開的囘春堂大藥舖，方圓數百里誰不知道！」

那人將頭上的竹笠略抬了一抬，道：「對面聚華樓的藍掌櫃，囘來了沒有？」

李老頭呆了一呆，伸手一指，道：「看，他來了！」

那人抬起頭來，在黑暗中，李老頭只看到那人的一雙眼睛，閃閃生光，李老頭心中嚇了一跳。

在大街上，藍掌櫃穿着一身寶藍色的長衫，正緩緩策馬，馳了過來。看來，藍掌櫃的人緣很好，他在向前走來，一路上都有人停下來向他打招呼。

而藍掌櫃滿面笑容，也不住向各人拱着手，道着好。

藍掌櫃來到了聚華樓門口，下了馬，酒樓中立時有伙計走了出來，牽過了他手中的馬。

那時，小酒舖中的那人，也向外走去，來到了李老頭的身邊道：「銀子在桌上，我看够了！」

李老頭忙向桌上望去，那一小錠銀子，怕不有一兩多，李老頭喜得楞住了好半晌，等他想告訴那人，說是銀子太多了時，那人已經走到聚華樓的門口了！

聚華樓是高邑縣城中最大的酒樓，號稱「香聞百里」，百里之內的達官貴人，全以在聚華樓宴客吃喝爲榮，那是有錢的大爺們化錢的地方。

可是那人一身布衣，灰撲撲地，頭上還戴着一頂竹笠，說他是馬伕，他可不像，若說他是到聚華樓去化錢的，聚華樓却也沒有這號客人！

所以，他一脚跨進了聚華樓，就有兩個伙計，衝着他瞪眼，可是那人頭上的竹笠，壓得十分低，人家看不清他的臉面，他多半也瞧不見人家。

他逕直向前走去，聚華樓之中，食客如雲，他揀了角落處的一個座頭，坐了下來，一個店伙，老大不願意地向他走了過去，道：「客官要甚麽？」

那人緩緩地道：「我要吃的東西很新鮮，不知道你們酒樓，是不是有！」

那店伙「嘿」地一聲，道：「除了龍肝鳳心，小店倒也式式齊備，不過，但錢也不便宜！」

那人欠了欠身，打了一個呵欠道：「我要一碟炒鳳心，可得炒得嫩，叫你們掌櫃的過來，我要好好的吩咐他　該如何炒法，才合我心意！」

店伙一聽，呆了一呆，那人也在這時，倏地抬起頭來，掀下了竹笠，他雖然穿得破舊，可是一掀下了竹笠來，劍眉星目，却是威武無比！

那店伙只不過向他看了一眼，便嚇了一跳，不由自主後退一步，但是他還是撩了撩袖子，看樣子是要動手，將那個人趕出聚華樓去。

但是，也就在此時，只見那人手一翻，在面前的金漆筒中，拿起了一束筷子來，順手一隻一隻將筷子向桌面上插了下去，他插一隻，筷子，那店伙面上的肉，便不由自主跳上一下，等到七八隻筷子插完，那店伴早巳轉身走了開去！

那人的年紀看來很輕，大約只有二十四五上下，在他的臉上掛着十分冷漠的笑容。

店伴走了之後，他又將筷子一隻一隻拔了起來，桌面上，留下了一排整齊的小圓洞，他等了沒有多久，就看到藍掌櫃笑嘻嘻向前走了過來。

藍掌櫃一來到面前，就拱了拱手道：「這位客官——」

那人手中玩弄着筷子，頭也不抬，冷冷地道：「掌櫃的，發財啊！」

藍掌櫃仍然笑着道：「小買賣，根本不值一提。」

那人一面玩弄着筷子，一面道：「掌櫃的，我來問你，討一種東西，不知是不是肯答應。」

藍掌櫃笑着道：「那要看客官要的究竟是甚麽！」

那人冷漠的臉上，居然也現出了一絲笑容來，他道：「說得好，我有一個朋友，前兩個月在陝甘道上失了一批珍寶，賣了他一家也賠不出來，只盼掌櫃的高抬貴手，還了給他就行了！」

藍掌櫃在聽到「失去了一批珍寶」之際，面色略變了一變，但是隨即又滿面笑容，漫不經意地道：「閣下只怕找錯人了吧，我是個開飯店的。」

那人的面色極其冷峻，「哼」地一聲冷笑道：「紅鳳凰在江湖上，大展拳脚，她手下的四大高手，閣下正是其中之一，又何必客氣？」

藍掌櫃「呵呵」笑道：「我說閣下一定認錯——」他一面說着話，一面伸手向那人的肩頭上拍來，他的笑容，如此親切和緩，他伸手出來的勢子又很慢，他那樣子來拍人肩頭，當眞是誰都不會提防的。

可是，就在藍掌櫃的手輕輕拍下來之際，那人的手中，仍然執着一隻筷子，他手中的筷子突然向上一伸，「拍」地一聲，已刺進了藍掌櫃的手心中。

藍掌櫃發出了一聲悶哼，連忙縮囘手來！隨着他手一縮，「噹」地一聲響，自他的手心之中，落下了一片形狀可異的東西來，落在桌子之上。

那東西呈圓型，徑可寸許，微微彎曲，和手掌未曾攤平時的掌心，十分脗合，一面光滑，另一面上，却全是寸許長短的尖刺，有十數枚之多！

那人向那東西冷冷地望了一眼道：「藍掌櫃，這就是你名滿江湖的獨門武器『隨我走』麽？」

藍掌櫃的手心，被筷子插了一下，幾乎連手背都插穿，他痛得直皺眉頭，額上也不禁冒出汗來，他一手按住了受傷的手心，可是，他究竟是在江湖上走動了多年的高手，毫不含糊。

他一出手，便巳落了下風，便知道對方定然是身懷絕技的高手。事實上，紅鳳凰名頭响亮，而且專與黑道上人作對，自然也一樣搶刦鏢銀，武林中人，可以說一聽到紅鳳凰三字就頭痛了！

如今，居然有人找上門來，那自然不會是白白前來送死的了，他一出手，就想暗算對方，却不料反被對方識穿落了下風，再要動手定然更加出醜了，是以他心中雖然驚怒，却仍然面帶笑容道：「雕虫小技，可稱不登大雅之堂！」

要知道這位藍掌櫃，人稱笑面追魂，他那種獨門兵刃「隨我來」最是奇特，專暗算別人，他一面滿面笑容，和人家說話，人家自然不會提防他，而他早巳將暗器暗藏在掌心之中，拍在他人的肩頭上。

那暗器上的尖刺，長一寸二分，一被拍入，恰好抵在肩骨之上，只要暗器稍一移動，便是刺骨括肌之痛，是以他一將暗器拍上人家的肩頭，他手按在人家的肩頭之上，他走到哪裏人家都跟着他走，以免劇痛，這「隨我來」之稱，便是由此而來的。

這時，只聽得那人一聲冷笑，他的一手仍在玩着筷子，筷子一横，輕輕在那暗器上一敲，那暗器是精鋼打就，一敲之下，發出了「錚」地一聲响。

那人又用筷子輕輕一挑，將暗器挑了起來，把筷子一敲，那暗器被他擊得「刷」地一聲，向外飛了出去，「叭」地釘在一條柱子上，將那柱子旁的一桌客人嚇了一大跳，人人都抬頭望了過來。

那人冷笑道：「不知有多少武林人，傷在你這暗器之中，一身武功，難以施展，也不算是雕虫小技了，藍掌櫃，要是你不能做主的話——」

藍掌櫃仍然勉強笑着道：「閣下不是想去見紅姑娘吧，哈哈，還是……」

那人的神情仍然很冷漠道：「我正想見她！」

藍掌櫃笑得十分不懷好意道：「閣下要去見紅姑娘？紅姑娘的脾氣可不很好，人家都說她像一團火！」

那人的嘴角向上牽了牽，像是笑了一下道：「我也聽說了，可是總不能老讓這團火在江湖上燒來燒去，也得有不怕死的人來做些什麽才行！」

藍掌櫃雙眼瞇着道：「好一個不怕死的人！」

他說着，便轉身向外走了出去，那人立時跟在他的後面，藍掌櫃頭也不回地向前走着，穿出了店堂，來到了後巷之中，仍然繼續向前走着。

不一會，穿過了好幾條小巷，來到了一家藥舖之前。

那藥舖巳一大半上了排門板，只留下了一道狹縫。

藍掌櫃一步走了進去，嚷叫道：「黑老闆，有好朋友來了，你快出來瞧瞧，該配些什麽藥！」

舖中有一個陰陽怪氣的聲音道：「有好朋友來了麽？」

藍掌櫃走了進去之後，跟在後面的那人，在排門板前，略停了停，面上泛出一個冷笑來，隨即除下了頭上所戴的竹笠，也跟着走了進去。

那人一脚才走了進去，便聽得「嗤」地一聲响，一柄兩面三刃分水尖刺，巳向他脅下刺到！

那人本來是慢慢走向內去的，等到那柄分水刺一刺到之際，他的去勢，陡地加快，「颼」地一聲，打横刺出的那柄分水刺，巳經刺了個空。

而那人手握在竹笠邊上，陡地一縮手，巳自竹笠的邊中，抽出了一柄軟劍來，那柄軟劍，在半明不暗的燈光之下，閃閃生光，極其鋒利。

他軟劍一掣在手，身形便轉，軟劍跟着揮了出去。

他軟劍一揮，背靠着門板而立的黑老闆，又巳攻出了一刺，「錚」地一陣响，兩件兵刃相交，那人的軟劍，順着黑老闆手中的尖刺，直滑了下去，劍尖巳刺向黑老闆的手腕，黑老闆吃了一驚，趕緊縮手時，手中的尖刺，巳然落地。

而那人的身形也眞快，他軟劍立時向上抬了起來。

他軟劍一抬，劍尖巳然直抵在黑老闆咽喉上。

他那柄軟劍，其薄如紙，那人握劍在手，一動也未曾動，但是那柄軟劍，却在不住發出「錚錚」的聲响，上下顫動不巳，劍尖就在黑老闆的咽喉之上，移來移去，黑老闆的臉色，難看之極。

藍掌櫃在一旁，看到了這等情形，進也不是，退也不是，神色尷尬到了極點。

那人「嘿嘿」冷笑着道：「黑老闆，有一件事請教！」

黑老闆的聲音，在不由自主發着顫，道：「只管說！」

那人道：「用利劍在咽喉上劃一道口子，貴店之中，不知有什麽靈藥，可以起死囘生？」

黑老闆嚇得臉都黃了，忙道：「閣下……千萬莫說笑，閣下要見紅姑娘，在下定當引見！」

那人冷笑着道：「也好，但總得留點記號才好！」

黑老闆雙眼瞪得老大，那人手腕陡地一沉，軟劍巳然向上疾揚了起來，劍尖「嗤」地一聲，在黑老闆的臉頰之上劃出了一道兩寸來長的口子。

而那人在出劍之後，立時身形後退，黑老闆的臉上鮮血涔涔而下，他也不去抹拭，只是道：「多謝朋友，劍下留情！」

那人語言冷峻，道：「不是我劍下留情，而是你們平時的作爲，還沒有致死之道，紅鳳凰刦人財物，不傷物主，你們倒也能奉行，是以我這一劍，才不取你咽喉，你可明白我的意思了？」

黑老闆道：「自然明白，不知道朋友是爲何而來？」

那人道：「我是——」他才講了兩個字，忽然聽得一幅布幔之後，傳來了「格格」一聲嬌笑，那一下嬌笑聲，聽來蕩魂蝕魄，令人的心中，起了一陣極其甜膩之感。

那人略呆了一呆，只見藍掌櫃和黑老闆兩人，互望了一眼，接着，布幔一掀，

娉娉婷婷，走出一個少婦來。那少婦雲髻高挽，臉上薄施脂粉。

「回春堂」的店堂中，燈光昏黃，可是那少婦走了出來之後，卻是人人都覺得眼前陡地一亮。

那少婦穿着一件月白色的輕紗外衣，體態輕盈，她美目流盼，巧笑倩兮，竟是個絕色的美人！

她的一雙妙目，注定在那人的身上，一面慢慢在向前走來，又嬌聲道：「這位朋友，上藥店來抓藥，怎麼手中還帶着利器，只怕我們的買賣不公道麼？我們可是公平交易，老少無欺的！」

那人望定了少婦，面色仍然很冷峻，那少婦又嬌聲笑了起來道：「這位朋友有什麼不舒服？」

藍掌櫃在一旁笑道：「正要白娘子伺候他！」

那少女妙目流轉　輕柔腴白的纖手．已慢慢揚了起來，她手才揚起，更是笑靨迎人，看來誘人已極，可是突然之間，只聽得「嗤嗤嗤嗤」四下响，自她春葱也似的手指指尖處，射出了四枚尖針來。那四枚尖針，直射向那人的面門，去勢若電！

那人發出了「嘿」地一聲冷笑，手中軟劍輕輕一揮，劃出了一個圍圈，已將四枚尖針砸開！

白娘子却又嬌笑了起來，根本不像是一個才發出了那麼厲害的暗器，傷人不遂的樣子。

那人冷冷地道：「紅鳳凰手下四大高手，果然各有所能，但可惜只是些暗算他人的手段！」

白娘子仍然笑吟吟地道：「我們本是打家刧舍的強盜，那裏及得上你，是大英雄，大俠士，不知道大俠士高姓大名，也好叫我們掛念着！」

那人冷冷地道：「不敢當得很，在下姓黃名天一，你們究竟帶不帶我去見紅鳳凰？」

白娘子笑得更甜，她又步態輕盈，向着黃天一走了過來　來到了黃天一的身前，纖手再雙揚了起來，這一次，黃天一的出手比她更快，左手疾掠而出，五指一緊已抓住了白娘子的手腕。

白娘子的手腕一被他抓住，五指鬆了一鬆，發出了一下嬌吟，在她五指張開之際，竟然又有四枚利針，自她的手指縫中落了下來，那人冷笑道：「我來追尋陝甘道上失去的那批珍寶，老實說，不見到紅鳳凰，你們三人全要沒命！」

白娘子被黃天一握住了手腕，神色驚惶了片刻，但立時又笑了起來道：「你捨得殺我麼？」

她的聲音嬌甜無比，聽了令人心中起膩，黃天一的神色，在剎那間也不再那麼冷峻了。

就在那時候，在店堂一邊，白娘子剛才走出來的那布幔之後，一個人本來是一直站着不動的，這時身形一縮，一個轉身已向前走去。

那人身形極其高大，一蓬絡腮鬍子，根根如同鋼針一樣，可是他雖然身形魁偉，行動却是十分輕盈快捷，走起路來，一點聲音也沒有。

他走過了一個川堂，拉開了一扇門，來到了一間房間之中，紅鳳凰兩手握着盤成一團的軟鞭，正在房間之中走來走去，一見到那大漢進來，立時站定了身子，問道：「來的究竟是什麼人？」

那大漢沉聲道：「他自報姓名是叫黃天一！」

紅鳳凰雙眉緊蹙，像是在突然之間，想起了什麼事。

那大漢又道：「藍掌櫃和黑老闆都吃了虧，我來的時候，白娘子已被他抓住，他——」

紅鳳凰突然打斷了那大漢的話題道：「年紀很輕？」

虬髯大漢點點頭道：「正是，紅姑娘可是認識他？」

紅鳳凰雙眉蹙得更緊道：「奇怪，他怎麼會出頭替鏢局追尋珍寶？我看這事情，另有詭計！」

虬髯大漢像是不明白紅鳳凰那樣說是什麼意思，可是，他一張口，還未及問出來，已聽得白娘子的尖叫聲，自店堂之中疾傳了過來。

紅鳳凰身形一閃，便已向門外疾掠了出去，那虬髯大漢連忙跟在後面，兩人一先一後，掠出了房間，經過了川堂，來到了那幅布幔之前。

到了布幔之前，紅鳳凰左手一鬆，右鞭一沉，一掌已然揮出，「呼」地一聲响，將那幅布幔，捲了開來。只見白娘子的手掌，仍然被黃天一握着，黃天一手中的軟劍，却指在她的胸前。

白娘子胸前的衣服，已被劃開了尺許長的一道口子，露出了她雪也似白的一抹酥胸來。

白娘子的神色十分驚恐，但是她還在勉強的笑着道：「你……你要是喜歡我，只管說好了，何必那樣！」

黃天一却只是抬頭向已走進店堂的紅鳳凰看了一眼。

白娘子忙道：「好了，紅姑娘來了，還不放我麼？」

藍掌櫃「呵呵」笑着道：「紅姑娘，我們男人見了白娘子總要酥了半截，可是這位黃朋友，却一點憐香惜玉之心也沒有，白娘子失手了！」

紅鳳凰神色沉着，右手緩緩抖着鞭子，發出輕微的「拍拍」聲來道：「黃朋友，你究竟爲何而來的？」

黃天一聽得紅鳳凰這樣說，陡地呆了一呆，但是隨即「呵呵」大笑了起來道：「紅姑娘，你眞聰明！」

黃天一突如其來一笑，藍掌櫃，黑老闆，連得被黃天一抓住的白娘子，三人盡皆呆了一呆，現出奇怪的神色來。因爲黃天一是打着討回失物的旗號來的，而他們也確曾在陝甘道上，刼過一批珍寶！

然而，看現在的情形，像是黃天一此來，另有目的！

黃天一一面笑一面伸手一推，已將白娘子推得一個踉蹌，向旁跌出了一步，白娘子雪白腴嫩的手腕之上，已被黃天一抓出了五道深紅的指印，顯是十分疼痛，可是她在退開之後，嬌俏的臉龐上，却仍然掛着媚笑，江湖上稱她作「迷魂妖姬」，看來也不無原因。

黃天一推開了白娘子，便望定了紅鳳

凰，徐徐地道：「久仰紅姑娘大名，紅姑娘發財啊！」

紅鳳凰一聲冷笑道：「你若是瞧着眼紅，不妨將自己的眼珠挖出來，那就瞧不見了！」

黃天一仍然笑道：「紅姑娘發財，江湖上或者有人會瞧着眼紅，但決不會是在下，這一點小財，還引不動黃某人！」

藍掌櫃仍然以左手按着受了創傷的右手手心，可是黃天一那樣一說，他却又「呵呵」笑着道：「聽黃朋友這樣說，可是有什麼大買賣麼？」

黃天一斜睨着紅鳳凰，道：「大買賣倒是有，但是不知道紅姑娘是不是有這個胆子去做！」

紅鳳凰一出來就寒着臉，這時，她雙眉陡地一揚，厲聲道：「憑這句話，就得先吃我一鞭！」

白娘子在一旁，輕輕地拍着手，道：「對啊，姓黃的竟敢小覷姑娘，眞是非吃一鞭不可！」

白娘子剛才吃了黃天一的虧，這時，自然唯恐天下不亂，是以推波助瀾，只盼紅鳳凰出手。

紅鳳凰話一說完，捏住鞭柄的手指，便鬆了一鬆，緊接着，左腕一沉，她手中那根火紅色的鞭子，陡地閃起一道紅光，已向前疾揮而出！

那一鞭的去勢，可稱快疾到了極點，但是黃天一的身形，却也不慢，鞭梢才一向他捲到，他身子立時向旁，側了一側，只聽得「颼」地一聲响，鞭梢恰在他面前寸許處，疾掠了過去！

紅鳳凰一鞭不中，一聲冷笑道：「你不乖乖地站着讓我抽一鞭，現在，得讓我抽兩鞭了！」

黃天一怒道：「這是什麼道理？」

白娘子又拍手道：「這可是紅姑娘的規矩，姓黃的，我看你還是站着別動，捱上兩鞭子吧，若是再要躲，可成了四鞭子，你那小身子，接得起四鞭了麼？」

黃天一怒道：「紅姑娘，我來見你，有事相商，對你對我，都有好處！」

紅鳳凰冷笑道：「那也等吃了我兩鞭子之後再說！」

黃天一怒極，一抖手，手中的軟劍亂顫，發出一陣「瑲瑲」的聲响來道：「好，你發鞭吧！」

紅鳳凰一聲嬌吼道：「好大的胆子，要與我動手？」

她一個「手」字才出口，軟鞭又已呼嘯捲了出來，這一次，攻的是黃天一的腰際，黃天一身一縮，陡地向後退了開去，手中軟劍一沉，向鞭梢削去，他劍勢極快，只聽得「拍」地一聲，劍、鞭已然相交。可是，他那一劍，却並未能將紅鳳凰的軟鞭削斷！

他那一劍，非但未能將紅鳳凰軟鞭削斷，而且，一劍壓了下去，軟鞭的鞭梢被劍身一壓，向上疾揚了起來，「叭」地一聲，正抽在他的小臂上。

別看軟鞭祇是就着長劍向下一壓之勢揚起來的，可是力道却還是極大，黃天一急忙一縮手，鞭梢過處，已將他的衣袖，扯下一幅來，他的小臂之上，也立時墳起了一道血痕，足有半寸來高！

那一陣劇痛，痛得他幾乎鬆手撤劍，祇聽得他怪叫一聲，身子一躬，陡地向後，疾退而出！

那回春堂藥店的店堂，能有多大，黃天一和紅鳳凰才一動上手，便負了創，心中又驚又急，向後退出的勢子，自然不免急了些，祇聽得「砰」地一聲响，背已撞在門板之上，「嘩啦」一聲响，撞跌了兩塊門板，人也已經出了店堂。

黃天一的退勢，已然算得快疾了，可是紅鳳凰的去勢更快，黃天一才一退出店堂，到了街心，紅鳳凰已然竄了出來，人鞭俱到，迎頭一鞭，又已砸下！

黃天一右臂上着了一鞭，痛得連劍也握不住，他一面向後退出，一面劍已交在左手，紅鳳凰那一鞭攻到，他也不迎敵，身形斜斜向上，拔了起來。

他身形才一向上拔起，紅鳳凰的鞭梢，靈蛟也似，向上一昂，祇聽得又是「嗤」地一聲响，又將黃天一的衫脚，扯下了一大片來，但是黃天一還是斜斜頂落在對街的屋頂之上，站定了身子。

在黑暗中看去，黃天一蒼白的臉色上，充滿了憤怒，他才一站定便罵道：「紅鳳凰，你竟這樣不識抬舉，我好意來告知你一件大買賣，你竟這樣對我？」

這時，白娘子也已出了店堂，祇聽得她「格格」嬌笑道：「你夾着尾巴逃走吧，還叫嚷什麼？」

黃天一在屋頂上一抖軟劍，厲聲道：「紅鳳凰，告訴你，你不和我合作也還無妨，若是你想和我爲難，那可是自討沒趣，莫怪我先不說明！」

白娘子「格格」嬌笑道：「是誰自討沒趣？」

黃天一恨極一跺足，他脚下的瓦片，碎裂了好幾塊，但是他的身子，却已趁勢疾拔了起來。

黃天一的身法也眞快，一拔起之後，再落下，已在另一頂屋子的屋頂之上，接着，幾個起伏便已看不見了。

黑老闆，藍掌櫃和那虬髯大漢，這時也走了出來。

紅鳳凰站在街心，左手又捏定了鞭梢，白娘子在她身邊道：「紅姑娘，爲什麼不追？」

紅鳳凰却仍然盯住了黃天一的去向，道：「你們可知道這姓黃的是什麼人？」

藍掌櫃道：「現在我可想起來了，半夜放火，殺了開封聯勝鏢局一十四名鏢頭的不就是他麼？」

紅鳳凰道：「就是他，出了名的心狠手辣，他不會祇有一個人來，我們還是別去追他的好！」

紅鳳凰一面說，一面身子一轉，已經進了店堂之中，藍掌櫃等人，也一起跟了進去，黑老闆上好了門板，街道上又恢復了冷清，看來像是什麼事也未曾發生過，在上弦月的月光之下，祇見那被黃天一踏破了瓦片的屋頂上，緩緩冒出了一個人頭來！

那人頭祇冒出一半，立時又縮了回去，當他縮回去的時候，那屋子中十分黑暗，，祇聽得黑暗中有人沉聲問道：「怎麼樣了？」

才縮下來的那人道：「一點不錯，紅

鳳凰正在此處！」那聲音又問道：「剛才和她動手的是什麼人？」

房間之中，火光閃了一閃，一盞油燈，已被點着，就着燈光，可以看到屋子中的陳設，極其簡陋，一個人坐在一張椅子上，已有五十上下年紀。

還有一個人站着，他就是剛才從破瓦中探頭出去看的那人，他的年紀十分輕，祇有二十三四年紀，濃眉大眼，一臉英悍之氣，但這時他的眉心却打着結，他緩緩地道：「那人，是大盜黃天一。」

那中年人陡地震了一震，手按在桌上，他按在桌上的手，竟在微微發抖，過了半晌，他才嘆了一聲道：「一個紅鳳凰，再加上黃天一，唉！」

那年輕的一個，劍眉軒揚，道：「那就更加好辦了！」

中年人苦笑着，道：「老弟，你不知道這兩人的厲害，我做了十多年捕頭，什麼樣的劇盜未曾見過，可是紅鳳凰……唉，為了她……我不知捱了多少板子，唉，官坐在堂上，祇要叫一聲嚴限破案，却不知道我們的苦處，這口公門飯可難吃得很啊！」

那年輕的笑了起來道：「你急什麼，你不曾聽得黃天一剛才的話麼？他原來來此，一定是想和紅鳳凰聯手，去做一件驚天動地的案子！」

年長的一個，望着那年輕的，並不說什麼話。

那年輕的一個又道：「可是紅鳳凰一向祇帶她手下的四大高手行事，黃天一是自討沒趣了！」

年長的一個突然「啊」地一聲，現出驚喜的神色來道：「你是說，當黃天一行事之際，紅鳳凰會去揀便宜，和黃天一作對麼？」

那年輕的點頭道：「那還用說，這正是紅鳳凰的手法，她號稱取財，不殺人，不殺人如何取得到財，自然只好借手他人，黃天一祇怕要吃苦！」

年長的雙眉緊蹙道：「祇是不知道他們要做的大買賣，究竟是那一樁？」

年輕的那個，「哈哈」笑了起來道：「大哥，你怎麼越來越糊塗了？莫不是叫紅鳳凰，黃天一的名頭嚇壞了，近日來，有什麼大買賣，你難道還想不到？」

年長的那個，陡地吃了一驚，霍地站了起來，道：「你……你是說，他們……他們準備下手的，是大河聯鏢七家鏢局聯保的那單鏢銀？」

年長的神情，十分吃驚，可是年輕的那個，却像是毫不在乎一樣，輕描淡寫地道：「是啊，聽說這單金銀是關外幾帮客商，一年來的經營所得，數字着實不少，不然，怎請得動大河聯鏢來保送？」

那年長的搖着頭道：「我看……不會吧，那七家鏢局中，高手極多，必然傾巢而出，黃天一的本領再大，也未必刦得了鏢，他怎敢下手！」

年輕的道：「這就是為什麼他要來找紅鳳凰了！」年長的那個，雙手又不住簌簌地發起抖來，道：「若是……若是叫他們刦了這單鏢去，那我們闔府上下做公的都別再活了，老弟，你可得想想辦法！」

年輕的將手按在年長的肩上，徐徐地道：「大哥，你放心，既然請了我來，我自然要設法的！」

他才講到這裏，街道上突然傳來了一陣馬蹄聲，年輕的連忙吹熄了油燈，將窗推開少許，向外看去。

祇見在「回春堂」旁邊的小巷之中，五匹駿馬，馬上騎着全身紅衣的紅鳳凰，後面跟着她手下的四大高手。

五匹馬，敲起一陣急驟之極的馬蹄聲，馬蹄聲迅速地傳遠，轉眼間，便已恢復了寂靜。

年長的失聲問道：「紅鳳凰到什麼地方去，走得那麼急？」

年輕的道：「那還用說，自然是她也想到了黃天一要做的是什麼大買賣，她也趕去察看情形了，照那樣看，我也不該再躭在這裏了，該走了！」

他一面說，一面伸了一個懶腰，那年長的只是看着他搖頭，年輕的若無其事，拿起了竹笠來道：「大哥，我一人先去看着情形，你不必跟來！」

他出了屋子，只剩下那年長的一個，呆呆在桌旁坐了下來，屋中雖然黑暗，但也可以看得出，他愁眉苦臉，滿臉皆是憂戚的神色，祇是坐着不動！

× × ×

保定府西橋大街，過了那道寬闊的，可以行走四輛馬車的大石橋，就可以看到老大的一片廣場。

在那石廣場之後，是一排丈許高，伸延出去，足有六七丈長，純以大麻石砌成的圍牆，那圍牆中，嵌着四塊三尺見方，整整齊齊的漢白玉。

在那四塊漢白玉上，都刻着一個字，字上漆着鮮紅的顏色，自左至右，是「北屏鏢局」四字。

兩道鑲滿了銅釘，厚厚實實的木門，有一道關着，另一道打開了一半，三個勁裝漢子，正自打開的門中，大踏步走了出來，他們走出門後，就站在門旁的兩個大石墩之前不動，威風凜凜。

在沿着廣場的大街上，這時，正有幾輛馬車，駛了過來，馬車直駛過了石廣場，來到了鏢局門口停下，車門打開，幾個穿着華麗的生意人，走了下來，和門口的三人，略打了一個招呼，便一齊走進了鏢局中。

北屏鏢局的大門之內，是一個老大的院子，院子的那頭，是一列亮廳，全都鑲着明瓦。

那四個客商，才一來到院子中，大堂內便有一個英氣勃勃的中年人，迎了出來，道：「四位來得正好，七家鏢局的鏢頭，全已到齊了！」

那四個客商一起走進了大堂中，鏢局的大堂，陳設並不華麗，但是却有一股重實之感，桌、椅，都比尋常人家用的，大出了許多！

這時，圍着一張大方桌，坐着幾個勁裝漢子，那幾個人，高矮老少不一，但是毫無例外的是，他們都是一臉精悍之色，一望便知是久歷江湖之人。

四個客商一進來，坐在桌旁的那些武林高人，却並不站起身來，只是向他們略點了點頭。

倒是那四個客商向各人拱着手，其中

一個道：「多多偏勞，不知列位鏢頭準備着何時起程？」

那將四個客商迎進大堂來的中年人，正是北屏鏢局的總鏢頭徐高，圍桌而坐的那幾個人，是大河以北，另外六家鏢局的總鏢頭，和鏢局中的高手，這一次，大河聯鏢，七家鏢局聯保，實在是一件罕見的大事。

徐高道：「明日辰時是個吉時，準時起程。」

那客商道：「我們是到時前來貴鏢局，還是鏢隊經過客店時，我們再跟大隊前進？」

徐高皺着眉道：「我們幾個商議下來，這次雖是七家鏢局，組成了大河聯鏢，但是——」

徐高的話還未講完，那四個客商，已然面上變色齊聲道：「莫非……各位已聽到了什麼風聲？」

徐高搖着頭，道：「不是，但我們所保的金銀，着實太大，定然有人起心，總得要小心一點！」

那客商道：「是！總得小心一點，列位有什麼主意？」

徐高道：「所以，最好你們由你們走，我們自保着金銀進發，萬一有事也不致驚嚇了你們。」

那四個客商聽了，面面相覷神色都十分尷尬。

坐在桌旁，一個面肉瘦削的總鏢頭大聲道：「這還有什麼為難之處？有強盜來了，刀槍可不帶眼睛！」

那四個客商苦笑着，道：「不瞞列位說，除了金銀之外，我們還帶了一些珠寶在身上，這……」

那幾個鏢頭一聽，面色便盡皆一沉，徐高立時道：「那就是四位的不是了，既托了我們保送，何以還帶着珠寶，事先不讓我們知道？這可不合規矩！」那四個客商忙陪笑道：「雖然有些，但却也不多，列位到了地頭，自當另外重重酬謝！」

徐高皺着眉，道：「好，那麼，明日辰時，你們打尖妥當了，鏢隊經過客店時，我們一起啓程便是！」

那四個客商又拱着手，千謝萬謝，告辭着退出去。

等到四個客商走了之後，大堂之中，登時靜了下來。

徐高背負着手，在走來走去，過了好一會，他才向一個身形瘦削，腰際圍着一條皮帶，上面插着十二柄飛刀的中年人道：「楊兄，雖然列位奉我為首，但楊兄足智多謀，不知有何高見？」

那中年人姓楊，名飛，號稱飛刀追魂，是石家莊威遠鏢局的總鏢頭，見多識廣，甚有地位。

這時，楊飛聽得徐高如此說，他倒也當仁不讓，略為沉吟了一下，便道：「依咱們大河聯鏢的聲勢來看，只怕旁人，也不敢來打咱們的主意，怕只怕一個人！」

眾人忙問道：「是誰？」

楊飛先緩緩地吸了一口氣才道：「紅鳳凰！」

楊飛這「紅鳳凰」三字一出口，大堂中又靜了下來！

過了片刻，一個頭髮已然雪白，但依然精神矍爍的老者道：「紅鳳凰取財不傷人，遇上了她倒還好！」

楊飛冷笑一聲道：「金老爺子，若是紅鳳凰刦了鏢去，那我們賣了七家鏢局，也不夠賠一半！」

那白髮老者沉聲道：「紅鳳凰也未必刦得走鏢！」另一個鏢頭道：「我來保定時，聽得人說起，陝甘道上的獨脚大盜黃天一，也在河北境內。」

各鏢頭的面色都更沉重，徐高拍着腰際的單刀，道：「說不得，我們只好多多小心了！各位先請歇歇，明日一早，便要打點啓程了，既然在下担着名義，言語間若有得罪，各位莫介意！」

眾鏢頭齊道：「徐兄好說。」

圍桌而坐的人都站了起來，各自談論着，徐高已和幾個鏢頭，一起離開後院，自去打點。

× × ×

却說那四個客商，全是關外一等一的大富戶，他們帶着馬匹，老山參，皮毛，到關內來，一年來經營所得，着實可觀，保定府大街小巷，都知道他們是關外來的大財神，要不然，他們的金銀，如何要勞動七家鏢局，共組大河聯鏢來保送？

這四個客商的馬車，一駛到客店前，才停下，便立時有店伙迎上來，打開了車門，那四個客商一起下了車，走到門口，掌櫃的也點頭哈腰，迎了出來。

那四個客商走進了店堂，一個道：「掌櫃的，我們明日辰時就走了，店房銀子，請結一結！」

掌櫃的滿臉堆笑，道：「何必着急，明年來時一起算不遲！」

那客商笑了起來，道：「這是什麼話，住店要付銀子，這還客氣什麼！」

他們正說着，只聽得店堂的一角，傳來了一陣嚶嚶的啼哭聲，聽來很是哀切，那四個客商心中一奇，循聲看去，一面問道：「誰在哭着？」

掌櫃的向店堂的一角一指，道：「就是這位小娘子！」

這時，那四個客商，也已看到在啼哭的是什麼人，只見在一張桌子之前，一個玲瓏窈窕的小婦人，一身縞素，正在嚶嚶飲泣，她手中揑着一條絲巾，在拭抹着眼淚 手指却如同春葱一樣白嫩得可以！

掌櫃的又道：「這位小娘子，和她爹一起上京投親，却料不來到這裏，她爹一病不起，竟歸了西天，是我替她好說好歹，總算賒了一口棺材，死人已入了殮，可是那筆棺材銀子她却也付不出來！」

那四個客商一「噢」地一聲，其中一個年紀輕輕的笑道：「看這小娘子，倒有三四分人材！」

掌櫃的壓低了聲音，笑得極其邪氣，道：「關大爺，豈止三四分人才，簡直是十分人才 我開了三十年客店 見的女人也多了，未曾見過這等出色的。」

那姓關的客商，笑了起來，道：「既然說得這樣好，你何不替她付了棺材錢，留着她伺候你！」

掌櫃的一聽，雙手亂搖，道：「關大爺千萬莫說笑，叫我那口子聽到了，還得了？關大爺，你過去看看，這位小娘子說了，有誰替她結了店房錢，付了棺木銀子

，她就願侍誰一輩子！」

那姓關的聽了，已覺得怦然心動，恰好這時，那小娘子似也聽到了他們的談話，抬起了頭來。

她一抬頭向這邊望來，那姓關的客商，便呆了一呆。

只見那小娘子，約莫二十五六年紀，雖然不施脂粉，滿臉淚痕，可是那一張俏生生的嬌臉，水靈靈的眼睛，看了却一樣叫人心頭怦怦亂跳！那姓關的客商，不由自主向前走出了一步。

那小娘子又低下了頭，却又哭了起來，另外三個客商在後面笑道：「老弟，眞是十分的人材，若帶回關外去，怕不是咱們關外，第一美人！」

那姓關的又向前走了兩步，已來到了那小娘子的身邊，那小娘子已站了起來，向着他盈盈下拜。

姓關的忙伸手，握住了那小娘子的雙手，扶着她站了起來，口中一迭聲道：「莫多禮，請起！」

他一握住了那小娘子的雙手，便再也不捨得放開，那小娘子却也不掙回手來，只是低着頭，在她嬌俏的臉龐上，却漸漸泛起了兩團紅雲來，看了格外動人！

看到了這等情形，掌櫃的長長鬆了一口氣，他知道，他的店房錢，他賒來的棺材銀子，都已有着落了！

×　×　×

二十個勁裝，褢腿的趟子手，吆喝着，順着大街，步伐整齊，奔了過來，街上的行人，一起讓了開來。

在那二十個趟子手之後，是四匹高頭大馬，馬上騎着徐高，楊飛，和另外兩個鏢頭，再後面，便是一陣轔轔的車聲，四輛鏢車，每一輛車上插着七面色彩鮮明的鏢旗，直來到了富來客店的門前。

那二十名趟子手，一奔到了客店前的空地，便大聲叱喝道：「大——河——聯——鏢！」

在客店的空地之前，也早停了四輛馬車，那四個客商，全站在車旁，一見衆鏢頭來到，都迎了上來，道：「各位，可是現在就動程了麽？」

徐高一翻身，從馬背上躍了下來，他一揮手，立時有四名大漢，奔了過來，徐高向那四個客商道：「這四人，慣於趕車，是鏢局中人，我們這次，担着極大的干係，不是說替四位趕車的靠不住，但可以小心，總是小心一點的好！」

那四個客商忙道：「那不打緊，聽徐鏢頭吩咐！」那四個原來趕車的漢子，一聽得徐高的話，已插了馬鞭子，走了下來，另外四人已躍上了車去，徐高又繞着車子前前後後，看了一遍，這才道：「好了，四位請上車，路上也許會辛苦些，但只求平安到達，也就說不得委曲一下了！」

四個客商忙道：「徐總鏢頭，說得是極。」

他們一面說一面各自拉開車門，那姓關的最早搶着登車，他一打開車門，徐高還未曾瞧到，騎在馬上的楊飛，却已「咦」地一聲道：「這是誰？」

徐高陡地一呆疾轉過身來，來到了車前，向車中望去，只見車中，坐着一個一身素服的美人兒。

徐高也是一怔，轉過頭來問道：「這小娘子是誰？」

一個客商笑道：「這是關爺納的新寵，可是一等一的美人兒！」

徐高雙眉揚起，只是緊盯着車中小娘子，像是不勝嬌羞，低着頭，只是玩弄着衣角，那姓關的在一旁，已覺得十分不自在，他咳嗽了一聲道：「徐總鏢頭，若是沒什麽事——」

徐高不等他說完，便一聲冷笑道：「沒有事？事情可大着啦，你知道小娘子是什麽人？」

姓關的一怔，道：「她是什麽人？」

徐高也不回答那姓關的話，一抖手，「鏘」地一聲响，長劍已然出鞘，直指着車中那小娘子，喝道：「別裝模作樣了，還不快下車來！」

那小娘子抬起頭，一臉委曲的樣子，扭着身，向下走來，徐高後退了一步，手中長劍，却始終對着那小娘子，那姓關的客商忙走過去，扶住了小娘子，低聲道：「你別怕，徐總鏢頭頭一次見你，自然要查問的。」

那小娘子秀眉微蹙，像是不勝嬌態道：「可是他狠霸霸地，我……好生……害怕！」

徐高瞪視着那小娘子，道：「你是什麽路數，說！」

楊飛和另外兩個鏢頭，也躍下馬來，鏢車後面，還有五六個鏢頭，也俱都勒住了馬，向前望着。

那姓關的客商不愉道：「徐總鏢頭，他們父女兩人去京城投親，路過保定，她父親染病身亡，我替她殮葬了老父，她自願侍候我，你何必如此？」

徐高冷笑着道：「關爺，不是我說你，江湖上的事情，你知道多少？」

那姓關的漲紅了臉，道：「昨晚我已納她爲妾，你以爲她這樣的人，會是強盜派來的探子？」

徐高仍然瞪着那小娘子，楊飛在一旁道：「她死了老父，關爺可曾見來？」

那姓關的一呆，可是客店掌櫃在一旁却接過了口道：「是我替他賒了棺木入殮，却是不假！」

楊飛拉了拉徐高的衣服，兩人一起後退了幾步，楊飛道：「有老闆替她殮過死人，諒來不假！」

徐高低聲道：「楊兄，紅鳳凰手下，四大高手之中，就有一個叫白娘子的，兄台諒也知道？」

楊飛呆了呆，也壓低了聲音道：「我自然聽說過，但是關爺說，昨晚已納她爲妾，這白娘子總不成肯隨便陪人睡覺！」

徐高「哼」地一聲道：「那也難說得很，只怕會肯！」

楊飛皺着眉道：「看姓關的樣子，那娘子昨晚迷得他不輕，要不讓他帶着，只怕不行！」

徐高又是一聲冷笑，轉過了身來，大聲道：「關爺你要是想帶着她上路，便請單獨啓程，要不然，就沒有大河聯鏢這回事，隨你自行決定！」

那四個客商一聽，面上的神色，都變了一變，姓關的着急道：「這算什麽？」

徐高道：「我們担着干係，不能不小

心些！」

那小娘子却已嚶嚶哭了起來道：「別理會我了，反正我是苦命人，郎君，你自顧自去吧！」

姓關的一跺足，道：「好，我和她自行上路，不勞列位費神，哼，若她也是強盜，那箇直別走路了！」他一面說，一面在車廂中，提出了一隻盒子來，交給了另一個客商，道：「我們不便帶它上路，煩你保管！」

那客商連聲答應，三個客商一起登上了車，那二十個趟子手又叱喝着道，徐高和楊飛等人，也全上了馬，三輛馬車，就跟在四個鏢頭之後。

大河聯鏢的隊伍，浩浩蕩蕩，出了保定府的勝門，城門之外，是一條筆直的官道，趟子手奔得步伐整齊，這一次大河聯鏢，不但鏢頭全是一等一的高手，連趟子手也是百裏挑一的精壯小伙子！

那些趟子手，不但奔走起來，步伐整齊，而且叱喝時，也格外神充氣足，聲音响亮，再加上鏢車上的七面錦旗，迎風招展，徐高騎在馬上，也不禁顧盼自豪，想想這樣的陣容，也不怕有人來刦鏢了！

當日，自保定府往北，直走出了七十里，到了一個叫北河店的大鎮，天色已漸漸黑了下來。

當大河聯鏢的大隊，快到北河店時，徐高早已派人快馬馳到了鎮上，一面打點店房，好供後來的人住宿，另一方面，探聽鎮上可有異樣江湖人物的動靜。

常言道：行鏢如行軍，若不是處處防範，被刦鏢的殺個冷不防的話，那麽自然就凶多吉少了！

隊伍來到鎮口，四騎駿馬，便自鎮上衝了出來，直來到了徐高的身前，馬上四人中的一個道：「總鏢頭，鎮上平靜無事，我們已包下了鎮口遠來客店的東半院，一進鎮，就可以歇足了！」

徐高點頭道：「辦得好，大伙兒到鎮上去再歇息！」

逢州過府，趟子手也格外精神，數十人一起扯直了嗓子，叫道：「大——河——聯——鏢！」

隨着趟子手的吆喝聲，車輪轔轔，馬蹄得得，大隊人馬和鏢車，已經進了北河店的大街，大街上站着不少看熱鬧的人，衆鏢頭也就格外抖擻了精神。

進鎮口不遠處，便是遠來客店，客店掌櫃早就滿面笑容，迎了出來，客店門口，着實亂了一陣。

直到鏢車和鏢局中人，全都進了客店，客店的門口，才靜了下來，在客店對面的一個小茶居中，這時，有兩個茶客，站起來，付了茶資走出去。

那兩個茶客，一個肥頭胖耳，滿面笑容，另一個却是瘦削陰森，滿面是骨，却正是藍掌櫃和黑老闆兩人，兩人走出了茶店，連望也不向遠來客店望一望，便轉進了茶居後的一條小巷之中。

在小巷子中，他們一面向前走着，一面在低聲交談。

黑老闆低聲道：「照情形看，下手不易啊！」

藍掌櫃的臉上，這時也不見得有什麽笑容，他道：「是啊，大河聯鏢，的確稱得上人強馬壯，徐高也够精明，我們第一步棋已然失手，要看第二步了！」

那小巷之中，有着一個麵食攤，攤上掛着兩盞氣死風燈，正在隨風搖幌着，在麵攤之前，有一個人正蹲在一張櫈上，用一雙粗大的筷子在夾着麵。

那麵攤的攤主，則坐在另一張櫈子上，哼着小調。

藍掌櫃和黑老闆兩人，是一面說着話，一面走過來的，他們一看到有人，便立時住了口。

他們雖然够機靈，一見有人，便住了口，但是對那麵攤前正在吃麵的那人，却也未曾注意，繼續向前走着。而當他們在漸漸走近之前，那吃麵的人，抬起頭來，向麵攤的主人，眨了眨眼。

那吃麵的人一抬起頭來，可以看出，他正是高邑縣城之中，同春堂藥店對面那屋子之中，曾和冀南四府總捕頭，虎爪金英談過話的那年輕人！

當那年輕人向麵攤主人眨眼之際，麵攤主人點了點頭。

那年輕人忙低下頭去，繼續吃麵，藍掌櫃和黑老闆兩人，也快來到他的身後了，那巷子本就很窄，又給麵攤佔了不少地方去，是以，當藍掌櫃和黑老闆兩人，要在那年輕人的身後經過時，不但不能並肩而行，而且，還幾乎是貼着那年輕人的背部走過去的。

藍掌櫃走在前面，他才一走到那年輕人的背後，那年輕人的雙臂，陡地向後，縮了一縮。

藍掌櫃爲人，可以說是够機靈的了，但是再機靈的人，也想不到，在如今那樣的情形下，會有人突然向他偷襲的，當時，他若是身形陡地向前竄出的話，或者還可以逃開那兩下肘鎚的。

可是，他却呆了一呆！

就在藍掌櫃陡地一呆之間，「砰砰」兩聲响，兩下肘鎚，正撞在他的胸口，那兩下的力道還眞不輕，撞得藍掌櫃悶哼一聲，已然口噴鮮血。

而就在那一刹間，黑老闆的反應也眞快得出奇，一聲怪叫，雙手已然向那年輕人的肩頭，疾抓了出去，那年輕人身子一轉，手中的筷子，直插黑老闆的雙目！

那一招的攻勢，更是快疾無比，黑老闆逼得向後退去，叫道：「掌櫃的，風緊，扯乎！」

黑老闆也已看出情形對自己大是不利，藍掌櫃連動手的機會也沒有，一上來就已受了傷，他是在叫藍掌櫃，快快逃走，藍掌櫃自然也明白，立時向前，奔了出去，可是他才奔了幾步，嗆啷啷一聲响，那麵攤主人，已抖起了一條鐵鍊！

那一條鐵鍊一抖起來，便已纏住了藍掌櫃的頸子，那麵攤主人身形掠起，拉了藍掌櫃便走。

藍掌櫃雙手握住了鐵鍊，鐵鍊已套住了他的頸子，他如何扯得脫，只得跟着向前，奔了出去。

轉眼之間，藍掌櫃已被扯着奔出了那條巷子。

而在巷子中，那年輕人的筷子才一攻出，黑老闆大叫一聲之後，身子向後一仰，已然一脚飛起。（下期續完）

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王守義、張嵐在楊柳舫中要捉拿文雀、武鳳，但文雀、武鳳身手了得，滑溜無比，使王守義招招落空，最後王守義不敵而受傷，蕭寒月見狀，出奇不意的出手制住了武鳳，而文雀却借勢急穿垂簾而逃，還把守在艙外的韓伯虎、張傑打落水中……蕭寒月想從武鳳口中探聽趙百年的下落，以及她的幕後主使人，但武鳳却閉嘴不答，他們暫把武鳳押入永樂堂的一處地窖中，永樂堂四周警衛森嚴，佈置得飛鳥難渡，王守義、張嵐、蕭寒月正研究趙百年失踪的事，他們估計趙百年被那神秘組織所擄，可能目前還窩在金陵城中……

提欵十萬兩　邀請江湖客

張嵐道：「你是說……為了蕭兄弟？」

王守義道：「不錯！文雀隨身帶了二十萬兩的銀票，用心已昭然若揭……」

張嵐接道：「對！她們要收買蕭兄弟。」

王守義道：「不錯，美色、黃金，一齊用出，二十萬兩銀子，堆起來，有如一座銀山，還有兩名絕世美女相陪，這等手筆，不為所動的人，確實要一點定力才行。」

蕭寒月微微一笑，道：「寒月雖然出身貧微，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是、非之間的把握，相信還可以分得清楚？」

王守義哈哈一笑，道：「蕭公子，我如看不出你是坦蕩君子，也不會這麼明白的說了出來，寶劍出匣，明珠拭塵，你老弟的光芒已現，老實說，此後，你已經是他們心目中第一個强敵，如若無法使你降服，必然會全力對付你的。」

蕭寒月淡淡的一笑，道：「不是趙大夫的絕世醫術，寒月恐怕早已客死金陵了，大丈夫恩怨分明……」

但聞木門呀然而開，趙幽蘭在張傑和羅鏢的護送下，行入了花軒。

張傑、羅鏢不待吩咐，退了出去，順手帶上花軒木門。

經過了這些日子的折磨，趙幽蘭更見清瘦，但精神很好，微現蒼白的臉上，一片堅毅，行止間也十分穩定、沉着。

「諸位辛苦了，我得到的消息晚了一些，沒早點來迎接諸位。」

張嵐揮揮手，道：「姑娘請坐，咱們正在研討情勢，深夜之中，本不願驚擾姑娘，想不到姑娘竟然還是知道了。」

趙幽蘭似乎是成熟了不少，她沒有追問父親的下落，躬身一禮，緩緩坐了下去。

張嵐看了王守義一眼，道：「王兄，既然肯定了他們在金陵城中，應該不難找出他們藏身的地方，金陵城雖然不小，但能夠窩着一大批江湖人手的地方，應該不會太多的。」

王守義道：「除了請七王爺下令動員大隊軍馬，全城搜查之外，必須先查出他們確實的藏身地方，才能動手。」

張嵐道：「能不能由武鳳的身上，逼問出地點來？」

王守義道：「我看到不少倔强的人，武鳳就是那種人物，至死不屈。」

蕭寒月道：「我贊成王兄的看法，就是酷刑迫逼，只怕也問不出什麼，倒不如把她留在手中，善於招待，當作人質。」

張嵐點點頭，道：「好！就這麼辦……」目光轉到王守義的臉上，接道：「你熟悉金陵形勢，把可疑的地方，繪出一張圖來，咱們一個一個的查看，我不信找不出來。」

王守義苦笑一下，道：「能夠搜查的可疑地方，我早就搜查過了。」

張嵐道：「那是說，餘下的雖然可疑，你却不便搜索？」

王守義道：「不只是不便，而是不能。」

張嵐沉吟了一陣，道：「說不得，只好去請教七王爺了，你把不能搜查，而又可疑的地方列出來，我去請七王爺想想辦法。」

蕭寒月笑一笑，道：「張兄，就算七王爺肯予支持，但如咱們搜查不出趙大夫，豈不是臉上無光，在下的意思，與其打草驚蛇，還不如暗中調查的好……」

張嵐點點頭，道：「說的也是，但這樣一直拖下去，也不是辦法……」

蕭寒月道：「金陵水、旱兩路，仍然在嚴密監視之中，我想他們不太可能冒險把人運出金陵，在下雖然是對金陵形勢不太熟悉，但就目前獲得的綫索，已經有了頭緒，剝繭抽絲，下點工夫，不難查出，何況，最重要的一點，是要維護趙大夫的安全……」

一直未開過口的韓伯虎，突然開了口，道：「張老，我同意蕭兄的看法，如若上稟七王爺，大動干戈，逼得太緊，可能會迫他們走入極端，那就對趙大夫的生命，構成了很大的危險，他們既然施用的江湖手段，咱們也採用江湖手段應付，先設法救出了趙大夫，那時候，如何解決，主動就操之在我了。」

張嵐點點頭，道：「對！咱們不能逼得太緊，不過要聽聽趙姑娘的意見。」

趙幽蘭長長吁了一口氣，說道：「一切由張老前輩作主，幽蘭不該置喙，但張前輩既然問了，幽蘭不敢矯情，我覺得先救家父是首急之務。」

張嵐道：「好！咱們就這麼辦，王兄，調派你的精明屬下，扮成各種不同的身份，四下查訪，他們地形熟，眼皮寬，細心一些，我相信可以找出眉目來。」

王守義道：「是！我立刻派人行動。」

蕭寒月暗中觀察，發覺張嵐除了死要面子的驕氣之外，倒是頗有武林名宿的氣度，指揮若定。

趙幽蘭忽然站起身子，道：「張前輩、王總捕頭，晚輩有幾句話，說出來，希望諸位聽了不要見怪！」

王守義看了張嵐一眼，默然不語，顯然是擺明了，一切由張嵐作主。

張嵐點點頭，道：「好！趙姑娘請說！」

趙幽蘭道：「家父醫務茂盛，積聚了不少財富，晚輩想提出十萬兩銀子，以供追查家父之用……」

十萬兩銀子，是一個非常驚人的大數目，趙幽蘭年紀不大，手筆却是很大，張嵐呆了一

呆，道：「這個……這個……」

趙幽蘭接道：「對方都是武功高强的江湖殺手，晚輩很希望張前輩以自己在武林中的聲望，約請一些武林高人相助，這些支應，自無法由應天府中報銷，再說，這些銀子都是家父賺的，爲救家父，用的心安理得，尙望張前輩、王總捕，體諒晚輩一片孝心。」

張嵐沉吟了一陣，道：「姑娘這麼說，我倒也不便拒絕了，伯虎……」

韓伯虎一欠身，道：「晚輩在！」

張嵐道：「趙姑娘提出了十萬兩銀子，你看看金陵附近，有什麼可以聘請的高人，作爲助拳，對方實力太强，單是官府中的捕快，也無法對付！」

韓伯虎望着蕭寒月微微一笑，道：「就晚輩所知，金陵幾家鏢局裏，確有三五個硬把子，不過，這些和蕭兄比起來，恐怕就算不上什麼高手了。」

蕭寒月聽了急道：「韓兄，在下也只不過是……」

「僥倖是嗎？鐵證如山，再謙虛，就是矯情了……」王守義說：「蕭兄弟，張老已決定，先用江湖手段，救出趙大夫再說，你可是這塲鬥智、鬥力搏戰中的主角。」

蕭寒月道：「如有用我之處，寒月是萬死不辭。」

張嵐微微一笑，道：「蕭兄弟雖然高明，但一個人分量稍顯單薄，就由伯虎約幾個高手，從中相助，一切由蕭兄弟指揮調度。」

韓伯虎道：「晚輩遵命！」

王守義心中暗道：「薑還是老的辣，由韓伯虎約請江湖高手，帮助蕭寒月，大家都是江湖中人，對敵之間，倒是方便多了，本只是一件追查兇犯的擄人案子，但眼看，牽連逐漸擴大，把江湖和官府中人，全都捲了進去。」

但王守義却沒有阻止這件事情的發展，原因是鬼刀侯玄和文雀、武鳳的出現，使王守義自覺到沒有能力辦這件案子了。



× × ×

一連三天，趙府中十分平靜，王守義的研判結果，又發生了一次很大的錯誤。

照他累積十餘年辦案經驗，以對方眼綫的廣密，必然早已知道武鳳被押在趙府中，而且，必會想法子救人，所以，王守義決定以逸待勞，把精練的人手，安排在趙府中待敵刦人。

但大出王守義意料之外的，却是三天都沒有動靜，這就使王守義覺得面子上十分難看，也警覺對手是一個十分高明的人物。

蕭寒月仍然住在趙大夫留他醫病的雅室中，不同的是雅室佈置的更爲舒適，供應上更爲週全。

這三天，蕭寒月過得很忙碌，除了把無名老人傳授的武功招式，作一次精密思索演練之外，就是靜坐練功，他感覺內腑中一股奇異的力道，正逐漸的透上十二重樓。

這三天，趙幽蘭來過四次。第一次，看到蕭寒月在用左右雙手，互相搏鬥，兩隻手用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武功，趙幽蘭雖然不懂武功，但却看得出，一個人兩隻手，能各行其是，是一種非常困難的事情，但蕭寒月却能心分二用，兩隻手似乎是分屬於兩個不同的人。

蕭寒月似是集中了全副精神，所以趙姑娘站在門口看了很久，他竟然全然未覺，趙姑娘只好悄然退去。

第二到第四次，蕭寒月都是盤膝靜坐，趙姑娘發覺了蕭寒月頂門上熱氣上騰，在頭頂一尺左右處，結成了一層淡淡的白氣，愈來愈濃，每一次，趙姑娘都等候半個時辰以上，但蕭寒月仍然打坐不醒，不敢驚擾，趙姑娘只好黯然退回。

這是第五次，蕭寒月仍在打坐，但趙姑娘下了決心，無論如何也要等蕭寒月打坐醒來，



和他談談。

却不料蕭寒月一坐兩個時辰，仍然靜坐如故，只是頭頂上的白氣更見濃重，如雲似霧。

趙幽蘭發了狠，就是不走，坐在室內苦苦等候，由午後不久，直等到日薄西山。

忽然間她發現異象，蕭寒月頭頂上一層白氣開始翻動、騰轉，好似開了鍋的水，不停的冒升。

靜坐在木榻上的蕭寒月胸前開始起伏不停，盤坐的身子，也開始緩緩向上升起，懸空三尺，就那樣懸空坐着。

她幾次想出聲呼叫，終於還是强行忍住。

一聲長長的呼氣，蕭寒月的懸空身軀，也隨着蓬然一聲摔跌在木榻上。

趙幽蘭再也忍不住失聲叫道：「蕭大哥，你傷了沒有？」

蕭寒月睜開眼睛，看到趙幽蘭，立刻一躍下榻，道：「趙姑娘，幾時來的？」

趙幽蘭手按胸前，微微一笑，道：「我來很久了，你跌傷沒有？」

蕭寒月搖搖頭道：「沒有，不過倒是嚇了一跳，我好像忽然間，由空中跌下來一樣！」

趙幽蘭道：「你本是跌下來的，難道你不知道？」

蕭寒月搖搖頭。

趙幽蘭把見到的情形，很仔細的說了出來，蕭寒月却聽得一片茫然，道：「這是怎麼回事？」

「我也不太明白，不過，你想……」趙幽蘭緩緩說道：「這應該是代表你的武功成就，突破了一個階層，這也許和爹用金針滙穴之法，溝通了你任、督二脈有關。」

蕭寒月忽有所悟的，道：「對！那位傳我技藝的無名老人說過，不論何等聰慧的人，如果沒有三十年的靜坐功夫，就無法溝通任、督

二脈，我却被令尊在救命治療中，用金針滙通了任、督二脈。」

趙幽蘭笑道：「那對你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

「當然是帮助很大，省了我三十年靜坐的工夫。」

趙幽蘭沉吟了一陣，道：「這麼說來，醫學和武功，也有很密切的關係了？」

蕭寒月點點頭，道：「上乘的醫術，可以補助武功上的速成，突破時間上一些限制。」

趙幽蘭道：「也可能助長一個人功力上的精進到達登峯造極的境界。」

蕭寒月道：「可惜這不是一般大夫能辦得到的事，除了令尊那等絕世神醫，力可回天之外，放眼當今之世只怕很少有這等能耐的大夫了。」

趙幽蘭道：「爹給你治病時，只怕也沒有想到這些，這只是一個意外的發現……」

蕭寒月突然搖搖手，阻止趙幽蘭說下去，道：「什麼人？」

「是我，王守義！」

「王兄請進！」

王守義緩步行了進來，看看趙幽蘭，道：「趙姑娘，在下有要事，必須和蕭兄弟研究一下……」

趙幽蘭接道：「好！你們談吧！我先告退了……」

「趙姑娘……」王守義急急接道：「希望你留下來，我和蕭兄商談的事，也需要趙姑娘提供高見。」

趙幽蘭笑一笑，依言坐下。

不待蕭寒月發問，王守義已搶先說道：「我料定他們三日之內會來救人，但却完全推判錯誤。」

蕭寒月道：「他們也許正在準備，再多等兩天看看。」

王守義道：「三天之內不來，什麼時間能來，那就很難預測了，在下想來想去，腦筋又動到你蕭兄弟頭上了！」

蕭寒月道：「要我作什麼？只管吩咐。」

王守義道：「要你現身誘敵……」

趙幽蘭急急接道：「只有蕭大哥一個人去麼？」

王守義道：「不！韓伯虎請了兩位高手，在暗中相助。」

蕭寒月道：「好！王兄可已想好了行動計劃？」

王守義道：「老實說，計劃不算完美，和



他們兩次對敵，咱們都算小勝，不過，咱們勝的都在對方的估算之外，那是蕭兄弟神鬼莫測的擒拏手法，至於設計佈局，咱們是輸了一籌，到現在，咱們還在明處，一切行動可能都在人家的監視之下，只有你現身誘敵，使他們再次出手，才能使中斷的綫索，再現出來！」

蕭寒月道：「他們已經上過當了，只怕不會再上一次？」

王守義道：「他們會不會再出現，我亦毫無把握，不過，値得賭一下。」

蕭寒月道：「幾時開始行動？」

王守義道：「現在，人手我已經暗中佈置好了，蕭兄弟請先到雨花樓去，以後，你如何行動，由你自己安排，不過，人越少的地方越好。」

蕭寒月點點頭，說道：「武鳳姑娘怎麼樣了？」

王守義道：「小丫頭很倔强，這些天來拒不進食……」

蕭寒月接道：「她生性剛烈，最好是勸勸她。」

趙幽蘭道：「我替她配些藥物，放在茶水中，只要她喝幾口水，餓個十天八天，也不會餓死，蕭兄只管放心。」



這幾句話，弦外有音，尤其是趙幽蘭那對大眼睛，瞪着蕭寒月看，只看得蕭寒月不敢再接口發言，急轉話題，道：「好！我換件衣服就走。」

× × ×

雨花樓仍然和往常一樣熱鬧，蕭寒月一身藍緞子方巾儒服，看上去文雅、瀟洒，一派華貴公子的氣勢。

雖然已有了九成客人，但蕭寒月仍然被安排在一張大席位上。

店小二唯一看走眼的是蕭寒月不是請客，只是一個人來小酌。

但蕭寒月也沒使店小二失望，點的都是最貴的酒菜，雖只是一個人，化費却是很大。

客人上足十成，這局面看上去，就有些不調和了。蕭寒月坐的是大廳，大廳上每一桌都擠滿了人，只有蕭寒月一個人，却坐了一張可坐十二個人的大桌子，這看上去就有些扎眼了，來晚了一步沒有座位的客人，都不免瞪了蕭寒月幾眼，雖然沒有聽見罵聲，但蕭寒月却感覺到那些人都在心裏罵他。

蕭寒月很希望能有幾個人過來搭個壓頭，他一定不會拒絕。

但他的氣魄、衣着和滿桌名貴的佳餚，却使人望而却步，也使人覺着奇怪，這樣化費的客人應該坐到雅室中，不該一個人自斟自飲。

但這些，都是王守義事先的安排，吃過這一頓引人注目的酒飯之後，才是蕭寒月自己用智慧設計的誘敵行動。

他也曾暗中留心查看四週，沒有發覺韓伯虎的行踪，但蕭寒月相信韓伯虎一定也在雨花樓上，江湖人行動詭秘，易容改裝之術，極爲普通，這方面蕭寒月自知經驗不足……

但蕭寒月希望這一次的歷練，能有很好的收穫，在衆多的酒客中，找出那一個是韓伯虎

改扮的，表面上不動聲色，暗中却留心觀察每一個客人。忽然間一股强烈的殺氣，直逼過來，蕭寒月心頭一凜，急急收回眼神。

不知何時，對面已坐了一個面目嚴峻的中年人。那人穿着一身白衣，臉上的紋路顯明，似是用刀子雕刻出來一般，兩道濃密的長眉，給人一種侵犯性的冷厲感覺，嘴角微微上翹，顯得十分高傲。

這個人，似乎由身上散發出一股殺氣，一種無形而逼人的殺氣。

蕭寒月也感受那種侵犯性的殺氣，本能的提起功力，行氣似珠，散發於四肢百骸，有如中流砥柱一般，抗拒住那股洶湧而來的殺氣。

白衣人臉色微微一變，說道：「借一個坐位。」

他用詞簡單，也不肯多講一個廢字。

蕭寒月笑一笑，道：「歡迎，小二，加副杯筷。」

店小二拏着杯筷，急急行了過來，兩手微微顫抖着把杯筷放在白衣人的面前，立刻轉身而去。

「回來……」白衣人低喝一聲，聲音並不太大，但那店小二却聽得如遭電擊一般，全身一哆嗦，雙腿發軟，幾乎摔跌在地上。

這時，坐在隣近的幾桌客人，都起身結賬離去。

看菜餚大半未用，顯然這些人，還未進食完畢，已匆匆離去。

那白衣人並不難看，但他身上散發出來那種無形的冷厲殺氣，使人很不舒服，方圓一丈之內的人，都有這種感覺。

店小二行近了白衣人，越接近越不能自制，全身抖動的越厲害，幾乎有着舉步維艱的感覺。

「大大……爺……你吩……咐……」

白衣人道：「給我四個菜，一壺老酒。」

「是……我……馬上……送來。」轉身舉步而去。

蕭寒月笑一笑，道：「老兄，你嚇走了客人，也嚇壞了店小二。」

白衣人道：「可惜，沒有嚇住閣下。」

蕭寒月道：「幸好，我的胆子大了點。」

白衣人冷哼一聲，慢慢的散去了遍佈在身外的無形殺氣。

蕭寒月心中暗道：原來這也是一種武功，能練到他這種形諸於外的境界，當非易事。

他初入江湖，少了那份歷練，也正因如此，蕭寒月對白衣人表現出那份至高氣功，只是暗作讚美，並無驚懼。酒菜很快被送了上來，店小二在接近白衣人時，也少了剛才那種口齒打顫、雙腿發軟的驚怕，但仍是不敢多看他一眼，放下酒菜，立刻退去。

白衣人倒杯酒喝了一口，道：「你叫蕭寒月？」

「正是在下……」蕭寒月神情平靜的說：「閣下怎麼稱呼？」

白衣人放下手中的酒杯，道：「白龍。」

蕭寒月舉起手中酒杯，道：「原來是白兄，在下敬一杯。」

白龍道：「沒有聽過吧！」

「不敢相瞞，在下初出茅廬，白兄的大名，確是第一次聽到。」

白龍冷笑一聲，道：「現在你聽到了，可以走了！」

「走？到那裏去？」蕭寒月有些茫然的應道。

白龍道：「天下很大，何必一定要留在金陵？」

蕭寒月笑一笑，道：「我明白了。白兄是文雀、武鳳的朋友？」

白龍道：「你問得太多了。」

蕭寒月有點火了，喝乾酒杯，舉箸用菜，不再理會白龍。

白龍也開始吃菜喝酒。

直到喝光一壺老酒，白龍才緩緩說道：「決定了沒有？」

蕭寒月道：「決定什麼？」

白龍霍然站起身子，身上又散出濃重的殺氣，道：「有種！」

掏出一塊銀子，放在桌子上，轉身而去，經過之處，所有的酒客，都不自覺低下頭去，不敢看他一眼。

直到白龍的背影消失了好一陣子，店小二才走過來，收拾桌子，手指觸到酒杯時，看上去還是好好的細瓷酒杯，却突然化成碎粉。

店小二呆住了，蕭寒月也看得怔了一怔。好在那一塊銀子，足足有四兩多重，就算酒壺、盤子全都碎了，也足可抵償有餘。

望着細如粉末的酒杯，蕭寒月已知是白龍留下的警告，不立刻離開金陵，就有如那隻酒杯一般，身化碎粉。

這時，他非常希望韓伯虎能夠出現，告訴他白龍的出身來歷。

但他失望了，韓伯虎似乎是根本沒有來雨花樓。

蕭寒月會了酒賬，緩步向外行去，心中却有些茫然，因爲，離開雨花樓以後的行動，就要他自己決定了。

就在他舉步跨出雨花樓的大門時，耳際間突然響起了一個低微的聲音，道：「蕭公子，往右走兩百步，有一個巷子，巷裏有一個巷口，轉進第三家，我在那裏等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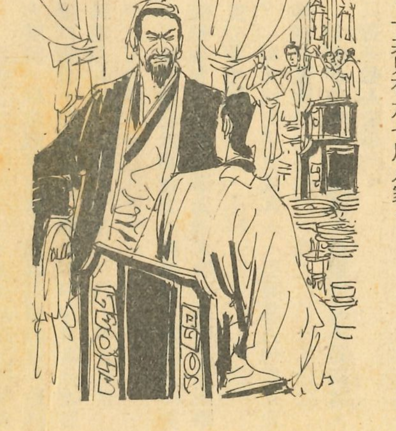
蕭寒月耳目靈敏，已聽出了那聲音正是他盼望一見的韓伯虎。

韓伯虎還是來了，而且，人也確在雨花樓中。

混入江湖的時日不長，但蕭寒月已有了很大的進步，他沒有回頭看，就像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一樣，仍然信步行去。

他走得很慢，折向左邊轉去，果然在兩百步處，有一個巷子，一個藍衣的老者，很快的越過蕭寒月，行入巷子裏。

蕭寒月沒有直接進入巷子，反而加快脚步向前行去，直行入一家客棧中，要了一間上房，叫伙計送上一壺好茶，然後關上房門，脫下了長衫，裏面是一身淡青色的勁裝，悄然推開窗門，繞回那條巷子中。那是一條很短的巷子，一共只有六七戶人家。



蕭寒月小心的探看了一陣，快步行近第三家。兩個木門呀然而開，蕭寒月閃身入門，木門立刻關上。

韓伯虎的聲音，已然响起，說道：「好！蕭兄初入江湖，已然能够臨機應變，當眞是才慧過人。」

果然是那個穿藍衣的老者，顎下留着半尺多長的花白鬍子。

蕭寒月道：「韓兄易容的手法，十分高明，在下竟然看不出來！」

韓伯虎道：「借重藥物、道具，掩去形貌，只是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蕭兄，請裏面坐吧！」

這是一座又舊、又矮的瓦舍，是屬於貧苦人家居住的所在，但却有一個很窄，很長的廳堂，廳堂盡處，有一間花布垂簾掩遮的複室，韓伯虎打起布簾，讓客入室。

一個四十左右的灰衣中年大漢，早已在室中坐候。

韓伯虎除去臉上的易容藥物，取下假鬍子，恢復了本來面目後，指着那灰衣大漢，道：「流星刀何剛……」

蕭寒月一抱拳，道：「原來是何兄，在下蕭寒月……」



何剛點點頭，說道：「韓兄弟提過你，請坐……」

蕭寒月道：「在下初入江湖，見識淺薄，還得兩位多多指教。」

何剛笑笑道：「不用客氣，張嵐兄一再推崇閣下武功成就，何某有幸得以附隨驥尾……」

「不敢當，不敢當，何兄言重了。」

何剛道：「雨花樓上，閣下和白龍暗較內功，竟然平分秋色，單是這份成就，已可傲視江湖了！」

「噢！當時，何兄也在？」

何剛點點頭，道：「當時，咱們很担心，韓老弟就要出手，却被何某攔住了，白龍這個人雖然武功霸道，但十分高傲，如果蕭兄弟敗在他凌厲內功之下，也許他不會出手取命，想不到……」說到此處，突然住口，望着蕭寒月，臉上是一片尷尬神色。

用不着再說下去，蕭寒月已明白未盡之意，笑笑道：「寒月只是僥倖未敗，那白龍是怎麼一個人物？」

何剛歎口氣，道：「我們受張嵐的付託，只在暗中帮助蕭公子，但白龍突然出現，我們不得不改變主意，要和蕭公子當面談談了。」

蕭寒月道：「在下洗耳恭聽。」

何剛道：「十年前，白龍已經是名動江湖的殺手了，他有一個很奇怪的習慣，殺一個人之前，一定要先和那個人見上一面，說幾句話，然後下手……」

蕭寒月道：「這是一種警告……」

「也是他的狂傲……」何剛接道：「初時，大家都不瞭解他的習慣，但經過了幾次血淋淋的教訓之後，大家開始明白，白龍很自負，他給被殺之人時間、機會，讓他們尋求自保的能力，但却從沒有一個被殺者保得住性命，有些人請了很多高手保護，但那只不過徒然多增傷亡而已。」

蕭寒月道：「你是說，白龍要殺的人，從來沒有一個能夠逃過死亡？」

何剛點點頭，道：「是！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一個逃過的例子。」

蕭寒月道：「這麼樣的一個殺手，就任由他縱橫人間，來去自如，難道江湖上當眞是沒有什麼正義可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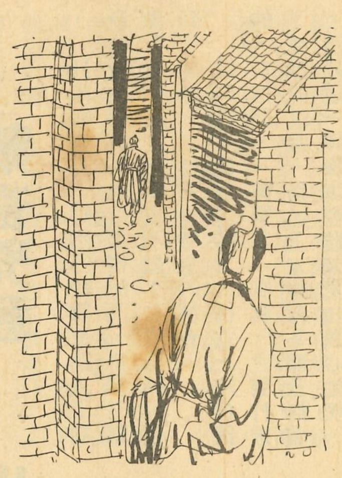
何剛苦笑一下，道：「他的武功太高，又出沒無常，一兩個人不是他的敵手，集中大批人手，又無法追尋到他的行踪，最重要的是，他已經消失了五年，想不到失踪了五年的白龍，竟會在金陵出現，而且……」

「而且，找上了我……」蕭寒月有些自嘲的接道：「白龍是不是很嗜殺？」

何剛道：「他殺人不多，不過，殺的都是很難殺，而又很有名氣的人。」

蕭寒月笑道：「這樣一個有名的殺手，把我殺了，我豈不也成了有名氣的人？」

韓伯虎接道：「蕭公子的名氣，已開始在江湖上傳揚，再加上今午雨花樓上的事，不出三五天，蕭公子的大名，就可傳誦於江南道上了。」他倒是由衷的讚譽，臉上也是表露出一片很敬慕的神情。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江湖上的聲名，得來竟是如此的苦澀……」

他看了何剛、韓伯虎一眼，接道：「兩位還有什麼指教？」

何剛搓搓手，輕輕咳了一聲，道：「蕭公子，白龍突然出現，我們對張嵐兄的承諾，恐怕也要作一些修正，坦白說，我們已經沒有帮忙的能力，這一點，我們已經派人去對張兄解釋了……」

「我明白……」蕭寒月點點頭，接道：「我想張老前輩能諒解諸位的苦衷，我也能體會出諸位的無奈，不過，諸位的盛情，我還是十分感激，如果沒有別的事情，在下想告辭了。」

他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韓伯虎緊追了一步，道：「蕭公子，請留步片刻，聽韓某晉一言。」

「請說！」蕭寒月停下了脚步，但却沒有轉過身子。

韓伯虎道：「何兄表達的意思，是要蕭公子瞭解白龍是一個特級殺手，一個很難抗拒的人物，我們縱然全力以赴，也無法對你有所帮助，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就此退縮，旨在使你有所準備。」

蕭寒月道：「我完全明白諸位的好意，也希望韓兄不要誤會，我會小心應付白龍。」

他走出了那低矮的瓦舍，信步行去。

高處不勝寒，蕭寒月只不過是剛剛起步，向上爬升，已感到那透骨而來的絲絲涼意。

「以後的事，由你自己安排，不過，人越少的地方越好。」王守義的話，迴縈腦際。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白龍敢到雨花樓那樣熱鬧的地方，還有什麼地方不能去？找一個幽靜之處，和他決一死戰，不致於牽連他人，實是上策，反正自己這條命是趙大夫所救，爲他而死，倒也無憾。

（未完・九）

社會偵探鬥智奇案錄

馬騰·文
可飛·圖

猛龍神探

離奇兇殺

H市的九月，雖然已經算是進入了初秋時分，但氣溫還是那樣的高，日間的酷熱天氣，使人簡直提不起工作的情緒，直到了晚間，才使人有喘息的機會。

這時已是淩晨二時了，街道上冷清清的。突然間，一陣警車「嗚嗚」之聲打破了夜間的沉寂。街道上本來便是靜寂無聲，所以這一陣警車聲聽來更加驚心動魄。

隨着「嗚嗚」之聲，兩輛警方的吉甫車從遠處疾馳而來。坐在前面一輛的，是本市有名的年青探長雷克，他今年祇不過三十來歲，便已經成爲一名聲名赫赫，功績卓絕的探長，當然不是偶然的事。

坐在他身邊駕着車的，是他的助手鄧雄。雷克對他十分信任，平常如果不是重要的案件，大多數是派鄧雄去辦理的，今晚他竟然深夜「出馬」，看來事情有點不大尋常了。

警車由市區一直駛出郊區，大約五分鐘之後，他們來到了一列高尚住宅，這是本市有名的高尚住宅區，住在這裏的全是本市的名流紳士。這時已經夜深了，是以這些樓宇大都沒有燈光，却只有一所花園洋房是例外的。

這所花園洋房是本市的大商家朱成的住所。朱成是本市有名的有錢人，他竟究有多少家產，這連他自己也不大清楚，別人只知道他是數家大企業公司的董事長，他投資在別人工業的金錢及他擁有的股份，多得不可勝數。

出現怪人

這時朱家住宅內燈火通明，警車剛在大門外停了下來 便有一名老傭人走了出來。

雷克首先跳出車來，向那傭人迎了上去，同時問道：「剛才是你打電話報警的嗎？」

那傭人答道：「是的，請你跟我進來吧！」

說着帶領雷克進了大門，一直來到大廳，雷克回頭向鄧雄吩咐道：「派幾名弟兄把守大門和後門，不許任何人出入。」

跟着向那傭人道：「先帶我到你家老爺房間去看看。」

朱成的睡房在樓宇的上層，那傭人帶着雷克上了二樓，來到了一間房的門外。

那房門虛掩着，雷克閃身入內，房內所有物件都非常整齊，顯然並未曾被人翻動過。雷克的視綫移到地面上，他看到地板上倒着一個人！

那人面部朝天，雷克一眼便認出那便是這所住宅的主人——朱成。

朱成身上穿着睡衣，顯然是當他正想上床的時候遇害的，雷克的目光突然停留在朱成的臉上，雖然每一個已經死去的人的面貌當然是十分可怖的，但是朱成的面上有的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可以說是非常令人可怕的表情。

那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來的，朱成面上肌肉抽搐，口部張大，雙眼圓睜，顯然是臨死之時受了一些極大的打擊，或是

看見了一些非常可怕的事物，以致死的。

雷克回頭向那傭人道：「朱老先生是否患有心臟病的，你可知道？」

那傭人道：「是的，我家老爺生前是患有心臟病的，醫生亦曾吩咐過他，要他少作些無謂的應酬，那知……唉……」

那老傭人顯然已在朱家工作了很久，是以他才會對朱成有着如此深厚的感情。

雷克又問道：「你們是如何發現朱老先生的死的？又誰最先發現死者的？」

「是阿三最先發現老爺的死的，阿三通常是服侍老爺的，大約半小時前，我們大家都已睡了，突然間，阿三大叫起來，我們被她吵醒了，一起上來看看，才發現老爺已經死了。」

「唔，你現在去把阿三請上來，我要向她詢問一些問題。」

那老傭人應着下了樓。

雷克抬頭向睡房四週看去，那是十分大而寬闊的房間，左首是一張舖着天鵝絨的單人睡床，右面靠牆的是一張桃花心木的寫字枱，而在寫字枱的左面，是一扇窗……那扇窗——雷克陡地一動，同時立即來到這扇窗的前面。

那扇窗虛掩着，並沒有關上。

雷克拿出一巾手帕，把那扇窗推開了。從房中向窗外望去；可以看見一個十分大的花園，而從地面到這二樓，大約有十五尺高。

雷克心中明白，要是兇手是從花園爬上來的，或是用繩子吊着爬上來的話，那是再容易也沒有的事，因爲牆上長滿了爬牆的草，一直長到窗的下面。

就在這時，鄧雄帶着兩名警官上到樓來，開始例行的工作，他們在房中檢查指紋，拍照，以及檢查房中的東西。

雷克站在窗前，望着窗外黑漆漆的景物，他的腦子十分淩亂。

兩個星期內，接二連三的竟然發生了三宗命案，每一宗命案的死者，都是本市有名望，有地位的有錢人，這還不算得是最奇怪的，而最奇怪的便是：他們的死因都是一樣，他們都是被活生生嚇死的。

還有一樣特別的運他們雖然被「嚇」死，但是兇手顯然不是意在金錢，因爲他們的保險箱都是原封不動的在那裏，而在現場不但一點指紋也取錄不到，就連一些暴力的跡象也沒有！

一個人竟會被活生生的嚇死，那看來是沒有可能的事，但這「沒有可能的事」却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了，而身爲探長的雷克却一點頭緒也沒有。

他心中微微的一嘆氣，在以往他亦遇見過不少棘手的案件，但却從沒有好像現在一樣，連一點綫索也找不到，他心中知道能夠幹出這樣大的案子的，必定不會是一些小集團或小組織所爲的，但自從第一宗命案發生後，他便已派人偵查過，究竟近來有沒有那一些國際犯罪集團來到本市活動。但偵查結果却令他非常失望，他派出去的人員回來報告，經過多日偵查，並沒有發現有任何犯罪份子在本市活動。

雷克並不是受不住打擊的人，是以他不斷的提醒自己，千萬不要氣餒，不要爲兇手所乘，何況他更知道，第四宗命案可能會在不久之將來，甚至可能明天，後天發生的。

所以爲了未來更大的打擊，他必須提起精神和毅力來應付。

就在他站在窗前呆呆地發怔之際，那老傭人已經帶了一名女工人來到了他的面前。

「探長，」那老傭人道：「這就是阿三了。」

「雷克從沉思中回過來，道：「好的，這裏沒有你的事了，你先下去吧。」

說着回過頭來向那女傭人阿三道：「你就是阿三？」

阿三顯然從未曾受過警察的盤問，是以她的身子微微的在顫動着，說話時也期期艾艾的：「是……是的，我……我就是阿三了。」

雷克看見她那驚慌的樣子，便向她道「阿三，你不要驚慌，我只不過想問你幾個問題，你祇要照實回答我便行了。」

說着示意她在一張長沙發上坐下。

「你是從那時開始負責服侍你家老爺的？」

「我以前本來是負責打掃客廳的，」阿三回想道：「後來老爺患有心臟病，從那時開始，我便負責服侍老爺吃藥啦，冲涼啦，睡覺啦……」

「朱先生爲什麽不請私家護士呢？」

「這……這我也不大清楚。」

阿三雖然說不大清楚，但雷克却再清楚也沒有了，朱成雖然有億萬家財，但他却有着一般有錢人的通病：吝嗇。那顯然他認爲請一名私家護士太過浪費金錢，才會叫阿三來服侍他的。

「現在，你將你發現朱老先生的死的經過，」雷克向她說道：「慢慢的告訴我吧。」

阿三向朱成的屍體望了一眼，黯然道：「老爺今晚因爲要出外應酬，所以很夜才回來，那大約是一點鐘左右，我服侍他洗過澡，然後和他上樓，服侍他吃了藥之後，我便回房休息了。」

「然後呢？」雷克插口問道。

「今晚因爲天氣十分熱，我上了床之後，很久還是不能入睡，大約過了半小時之後，我突然聽到樓上傳來一聲大叫，我當初還以爲自己聽錯了，那知……」

「怎麽樣？」雷克追問道。

「那知，我又聽見那聲慘叫，那是老爺的聲音，那是老爺的聲音——」阿三突然尖叫起來，面上露出一個可怖的神色，似乎她又聽見那兩聲慘叫似的。

雷克俯身向前，雙手按着阿三的肩頭，柔聲道：「安靜一點，後來又怎樣？」

阿三的情緒慢慢的平靜下來，繼續道：「我被那兩聲叫聲嚇得跳了起來，起先我還不敢上樓來看看的，後來——後來我想到了老爺，於是我便大着胆子，來到老爺房間外來。」

「朱先生的房門沒有鎖上嗎？你是怎樣進得去的。」

「我是有老爺睡房的鑰匙的，我一打開房門，便……便看見……」阿三說到這裏，轉頭望向地上朱成的屍體，忽然，掩面哭泣起來。

雷克知道再問下去也不會得到什麽結果的，於是便打發阿三下樓，而這時驗屍

官和黑箱車也到了。

雷克吩咐了幾名高級警官打理現場後，便和鄧雄收隊回去了。

在車上，雷克向鄧雄問道：「你查問朱家的工人，有什麽發現沒有？」

鄧雄沉吟了一會道：「綜合我詢問他們的結果，祇有三點。」

「那三點？」

「第一，朱成生前對他們，不論由上至下，都十分好，第二，朱成在本市沒有親人。」

雷克「啊」的一聲叫了出來，同時問道：「這點你由什麽證實出來？」

「據朱家的花王說，他在朱家工作了將近十年了，除了一些生意上來往的朋友外，從來沒有些什麽人來過找朱成的。」

「唔，那麽第三點呢？」

「第三，近這幾日來，朱家的人都發現朱成的神態有點特別。」

「特別？有些什麽特別？」

「他們發覺朱成近來好像有些心事似的，經常悶悶不樂，滿面愁容。」

「那可能是他生意遇到些困難吧？」

「不！據他們說，朱成以前亦曾遇到生意上的困難，但他却從未曾試過像這次這樣情緒低落，終日唉聲嘆氣的，好像……好像……」

「好像什麽？」

「好像他知道自己快會死的一樣。」

雷克心中陡地一動，道：「如果如你所說的情形一樣，事情就稍爲明朗一點了，不過，這也可能祇是朱成因爲自己患有心臟病，恐怕會因此死去的原故，因爲有錢人總是怕死的，何況朱成又沒兒沒女，又沒有親人，担心他死後沒有人繼承他的事業吧！」

「也可能是這樣，」鄧雄道：「我也不過是猜想而已。」

說話間，他們已經回到警局了，雷克看看腕上手錶，已經四點多鐘了，他今晚本來是不用當值的，但當他在床上好夢正濃時，一個電話便把他叫了起來。

他想了想，便索性在警局的沙發上睡一會，待明天上班，不用再回家了。

正當他踏入警局，直趨他的辦公室時，一個當值的警員走過來對他說道：「雷探長，龍先生來了，他在你的辦公室內等你。」

雷克怔了一怔，暗想道：「這麽早，他來幹什麽？」

說着，來到辦公室門外，一推開門便看到一名年青人坐在一張沙發上，正在閱讀一些雜誌，他一看到雷克走來，便立即站了起來。

雷克來到他的面前，道：「現在是什麽時候了，你應該在家裏睡覺才是，怎麽會到來找我，究竟有什麽事？嗯！」

原來在雷克面前的那名年青人，名叫龍天保，是本市有名的私家偵探，和雷克以前是同學，後來一同畢業，雷克當了探長，但龍天保不喜歡受人束縛，所以成了一名私家偵探。

他們是多年老朋友，而龍天保亦時常到警局來，所以他和警局內的人員十分相熟，否則當雷克不在時，他們亦不會讓他進去他的辦公室的。

雷克來到他的身邊坐了下來，向他問道：「龍兄，你怎麽知道我會在這裏的，我今晚不用當值呀！」

龍天保突然豪爽地笑了起來道：「我是做私家偵探的呀，你不知道嗎？」他又笑了一會才道：「說眞的，因爲今晚天氣特別酷熱，我不能入睡，所以在露台上乘涼，後來——」

「我知道了，」雷克突然插口道：「一定是我的警車經過你的家，你才會知道我會回來的。」

「不錯，我從露台上看到有警車經過，又認出坐在車上的是你，知道一定又有什麽大案件發生了，我們這位大探長才會深夜出馬的，是不是？而我又沒有睡意，想了想，倒不如來湊湊熱鬧，嗯，究竟又發生了些什麽事？」

雷克輕輕的嘆了一口氣，站了起來，在辦公室內來回踱着步，過了好一會才道：「還不是那神秘命案。」

「難道今晚又發生了一宗？」

「不錯。」

「死者是誰？」

「是朱成。」

龍天保絕不感到驚奇，因爲從以往兩宗的死者來看，今次死的絕不會是平常人物的了。

龍天保沉吟了一會，道：「難道你在現場一點綫索也找不到嗎？」

「沒有，在現場所錄取得到的指紋，除了死者之外，便是打掃房間的工人留下來的。」

「那麽你有沒有派人監視那工人，他是最值得懷疑的。」

「有，當第一宗案件發生後，我便派人跟踪過那打掃死者房間的工人，以及接近死者周圍的人，但是從跟踪結果看來，他們是絕無可疑之處的，而在那二宗案件發生後，我便放棄了這種調查。」

「那朱成那方面又怎樣？」

「又不是一樣嗎？不過有一點是非常特別的，那兇手似乎不是志在死者的金錢的，其中一定有某種原因存在。」

「那會不會是在商場上有些什麽衝突或磨擦之類，給人謀殺洩恨的？」

「看來這是不可能的，因爲從種種跡象看來，兇手是一個人，這些命案都是他一個人幹的，而他一個是沒可能在商業同時和數家商行結怨的，而且這三名死者都是被人嚇死的。」

「唔，這樣看來，案情愈來愈複雜了，不過有一件事是必須首先弄明白的。」

「什麽事？」雷克問道。

「那便是：嚇死那三名死者的究竟是什麽東西，這是非常重要的。」

雷克沉吟了一會道：「可是我怎樣可以知道呢？除了死者之外，再沒有人見過那是什麽東西了。」

雷克苦苦地思索着，他當然知道，要破這些案件，關鍵就在那個「兇手」，但他却沒法打開這個啞謎。

他們繼續談論一會，龍天保看看腕上手錶，站了起來道：「時間不早了，看來我也該走了，不過我會再來的。」

雷克把龍天保送到房門外，向他道：

「看來你對這案件也有興趣了。」

龍天保笑了笑，道：「我的好奇心本來就是這麽重，不然我也不會幹私家偵探這一行啦！」

雷克也笑了起來，道：「你的老脾氣還是改不了。」

在笑聲中龍天保離開了警局，登上自己的車子，絕塵而去！

× × ×

龍天保的住所在市區和郊區之間的一條僻靜的街道旁邊，那是一座花園洋房。

因爲他是一名私家偵探，經常要和一些犯罪份子和歹徒作對，所以爲了本身安全起見，他在這座住所內外，裝置不少千奇百怪的東西。

在大門的鐵柵不當眼處，他裝置了一個電眼和一個通話器，這使他可以坐在屋裏而知道門外的是什麽人，而且可以和他通話。

在四面牆頭上，都有一條電綫，這條電綫終日不停的通着電，如果有人想從牆外爬入屋內，祇要他一踏着或碰着這條電綫，電流受了影响，屋內的一個電鐘便會「鈴鈴」的响個不停，而在屋內的人便會知道有人要偷進屋內了。

此外，還有很多對於偵查案件時非常有用的儀器及用具，有些是他託他的朋友替他訂造的，有些是他自己製造的。

和他一起住在這住所的，是他的妹妹龍飛鳳，龍天保爲了這位妹妹眞的大傷腦筋，因爲龍飛鳳今年才十九歲，但却非常任性，而且性喜刺激和冒險，整天跑跑跳跳的，還說要跟哥哥一起去偵查案件，龍天保眞是沒她辦法。

自從父母死後，他便和龍飛鳳相依爲命，他實在是非常疼愛這位妹妹的，有時候龍飛鳳因爲太過任性而把他觸怒了，但當他正要責罰她的時候，飛鳳便立刻擺出一副楚楚可憐的樣子，婉婉哀求，做兄長眞是哭笑不得！

這時候龍天保把車子停在門外，但當他抬起頭向屋內一看時，他不禁呆了呆。

這時屋內燈火通明，龍天保看看腕上手錶，六時正，現在祇是六時正，天邊才露出微微的曙光，屋內怎麽會有燈光的？

是妹妹起了床？不會的。做兄長十分清楚他妹妹的個性，早上不到八時她是不會起床的，那究竟是誰來了？

他心中隱隱覺得有點不大對勁。

但並沒有立即下車，却把車子開動，拐過馬路盡頭的一個彎子，把車子停了下來，才慢慢的回到屋子的後面。

屋子的後面有一扇後門，但在這扇門的鑰匙孔內，却裝有電流，祇有他一把鑰匙插進去，電流受了阻擾，屋內的電鐘便會响起來的，要是屋內有人的話……

爬牆進去也是不能，因爲牆頭也是裝有電流的，本來用來防止別人偷偷入屋的東西，現在却成了他想偷偷入屋的阻碍物。他暗罵一聲，回首四面一望，正當感到無法可施之際，突然看到路邊有一枝用來晾衣服的竹枝，他心中陡地一動，拾起那枝竹枝，它大約有七八尺長左右，十分幼細，但除了它之外，再沒有什麽可以帮助他進入屋內的東西了。

龍天保握着竹枝的一端，來到離牆十來尺之處，以百咪衝刺的速度，衝向那面牆。

當他衝到離牆只有六七尺左右之際，他猛地將竹枝的另一端，抵在牆脚下，這就和運動中的跳欄杆一樣，衝力使到那竹枝微微的彎了起來，跟着向上彈起，而在同一時間，龍天保的身體，也順勢向上一躍，輕易的彈過了牆頭，來到了屋子的裏面。

他雙手一鬆，那竹枝「拍」的一聲跳回牆外，而他這時已經輕輕的落在地上。

龍天保的身子一到地時，便立即伏了下來，過了好一會，四週還是靜寂無聲，沒有半點聲音，他再等了一會，才慢慢的向前竄了開去，來到一扇門的前面，那是住宅的浴室的後門，他把耳朶貼在門上聽着，足足等了大約五分鐘之久，直至他知道浴室內不可能有人的時候，才取出鑰匙，「卡」的一聲，把門打開了。

浴室內黑漆漆的，他來到了浴室的正門，又靜聽了一會，客廳內一點聲音也沒有，他俯身在鑰匙孔看出去，外面燈火通明，却連人影也不見一個。

他並不立即出去，因爲敵人可能埋伏在任何一個地方，祇要他一出去，便會立即成了槍靶。

他想了一想，拿了一張木椅，放在門邊，然後站了上去，從氣窗望出去，剛才他從鑰匙孔看見的，祇是客廳的一部份，但現在却不同了，從氣窗望出去，他可以看到客廳的全部。

龍天保祇是看了一會，便知道客廳裏是沒有人的，因爲他對自己的住所非常熟識，客廳裏根本沒有可以給人躲起來的地方。

他從椅子上輕輕的跳了下來，慢慢的打開了門，向外走去，就在他走出浴室，還沒有踏出第三步之際，在他的身邊突然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不要動。」

龍天保的反應也着實敏捷，就在那聲音發出的一刹那，他的身子便立刻一矮，跟着着地一滾，滾到了一張沙發的後面，順手抓起茶几上的一隻烟灰盅，向那發聲之處疾擲過去！

他那一擲根本就是毫無目的，盲目亂擲的，全無準繩可言，而他也不會希望那烟灰盅會擊中對方的，其目的不過是想稍爲阻止一下對方的來勢而已。

是以在他擲出那烟灰盅之後，他便立即閃身躲在那張沙發後面。

而就在這時，他却聽到一陣銀鈴似的嬌笑聲。他陡地一呆，「霍」的站了起來。在他前面的一座鋼琴後面，走出了一位少女來，這時她正笑得花枝招展，好不開心。

原來這名少女正是他妹妹，她看見自己哥哥剛才那副狼狽相，不禁大笑起來。

但當她看到哥哥鐵靑着臉，滿面怒容的時候，她再也笑不出來了。

「飛鳳，過來。」龍天保大聲道：「這玩笑開得實在太大了！」

龍飛鳳看見哥哥那副怒相，知道他是動了眞怒了，是以她怯生生的來到他哥哥面前，低着頭，道：「哥哥！」

龍天保似乎仍然怒氣難消，氣冲冲的道：「也是我平時太少管教你，你竟然愈來愈大胆了，這次我非要好好的教訓你一

次不可！」說着揚起手來，就要往龍飛鳳打下去。

龍飛鳳一見這個情形，連忙走到她大哥身邊，雙手抱着他的身子，柔聲道：「大哥，你就原諒妹妹一次吧，下次我決再也不敢了，嗯，大哥，怎麽樣？」說時面上露上一副十分委屈和楚楚可憐的模樣。

龍天保看着這位頑皮的妹妹，不禁長長的嘆了一口氣，揚到半空中的手也慢慢的放了下來。

她知道這次又可以逃過大難了，於是連忙大獻殷勤，道：「大哥，我知你一定是十分疲倦的了，來，快坐下，要不要我替你倒一杯茶？嗯！」

龍天保在一張沙發上坐下，瞪了她一眼，道：「妳要老老實實的回答我，妳爲什麽這樣早就起來了？」

「還不是那些討厭的警車聲，我給它吵醒了，後來又聽見你開門外去，於是便起來等你回來，看看究竟是怎麽一回事，是了，大哥，究竟又有什麽事發生了？」

「妳一定有看報紙的，那妳知不知道最近本市最大的新聞是什麽？」

「唔，讓我想想……呀是了，當然是那兩宗神秘命案啦……」龍飛鳳說到這裏便突然住了口，因爲她已經想到今晚發生的是什麽事了。

「那死者是誰？」

「是朱成，他是繼黃天，梁宗之後的第三名遇害者了。」

「聽說他們都被嚇死的，是不是？」

「是的，這也是最令人費解的一點，而且還有一點奇怪的事，兇手看來不是謀財害命的。」

「他們都是被嚇死的，而且兇手也不志在金錢，那除非是……」

「是什麽？」龍天保追問道。

「那除非是……鬼。」

「胡說，在這火箭時代，你怎麽還會相信鬼神之說的？」

「那麽，除了鬼之外，還有什麽可以把人活生生的嚇死，而又不是志在那金錢的？」

這個問題龍天保自己也不能解釋，他沉吟了一會，道：「飛鳳，妳這個假設在基本上便不成立，首先，世間上根本便沒有鬼。第二，就算世間上是有鬼的吧，他們三人也不可能是都和那鬼有仇吧，除非……」說到這裏，心中陡地一動，因爲他想到，那兇手必定不會是鬼，一定是人，而那人一定是和這三名死者有着什麽深仇大恨的，才會接二連三的把他們殺害。

龍飛鳳看見她大哥呆呆的想了一會，知道他必定是想到一些十分重要的問題，於是問道：「大哥，你發現了什麽秘密；快說出來呀。」

龍天保沉吟了一會，道：「我也不過是猜想吧了，待我證實了才告訴你吧。啊！是了，妳去弄些早餐來吧，吃罷我還要回偵探社的。」

龍飛鳳蹦蹦跳跳的走了開去，而他又陷入沉思之中。他知道剛才發現的是非常重要，關乎這三宗案件可否解破，是以他決定循着這方面去調查，或者可以發現些更大的秘密。

× × ×

龍天保回到了私家偵探社，首先打了一個電話給一個人，那是他的好朋友馮修文，亦是一名私家偵探，在電話中，龍天保道：「修文，我想拜託你替我查一件事件，可以嗎？」

「天保，怎麽了？我們是多年老朋友，怎麽突然客氣起來啦？有什麽事儘管說出來，不過，你的本領比我高得多，只怕我帮不了你的忙、」

「我知道你一定辦得到的，你是這方面的能手。」

馮修文突然哈哈地笑了起來，道：「我知道了，是不是要我替你調查一個人的底細？」

「修文，我這次要你替我查的，不單是一個，而是三個，而且，他們的身份都非常特殊，所以非要你帮忙不可。」

「你祇管說好了，祇要我辦得到，我一定給你辦好的。」

「那很好！他們就是：黃天、梁宗和朱成。」

馮修文「啊」的一聲驚叫起來，道：「就是那三宗神秘命案的死者？」

「是的，我希望你替我調查他們一下，他們三人以前，那可能是很久以前，有沒有和某些人結下仇怨，或是——他們曾經做過某些對人家不起的事。」

「看來你對這件事也感興趣了，唔，不過這件事調查起來比較痲煩一些，因爲他們是三個人，要多費一些時間——」

「那你盡辦法盡快將結果告訴我，事成後，請你吃個全餐如何？」

「那我先多謝你了，這樣吧，明天同樣時間，你到我辦公室來吧，我將結果告訴你。」

原來這個馮修文在私家偵探界中以調查人家底細出名，這是他的拿手本領，因爲他的助手及手下多，辦起事來特別方便快捷。

龍天保爲了要知道黃天，梁宗和朱成三人被殺的原因，所以才拜託馮修文替他調查一下。

× × ×

第二天早上，龍天保來到了馮修文的辦公室，龍天保便立即問道：「怎麽樣，有了結果沒有？」

馮修文沉吟了一會，才慢慢的道：「經過了我們一整天的調查，結果是有了，但看來對事情沒有多大帮助。」

「怎麽樣？」

「據我調查所得的資料，黃天、梁宗、朱成三人於十多年前曾和另外兩個名叫彭朋和喬啓光的人合作做生意，當時他們五人都是窮光蛋，而他們的生意又使他們虧了大本，後來他們結束了生意，拿着餘下來的錢竟然去幹一些非法的勾當——」

馮修文一口氣的說下去，而龍天保亦靜靜的聽着，不去打斷他的話題。

「他們究竟幹什麽，我們也查不到，祇知道他們因此而賺了大錢。後來其中四人見利忘義，竟然合謀奪取全部金錢，遠走高飛——」

龍天保突然插口問道：「那四個人是誰？」

「是黃天、梁宗、朱成和喬啓光。」

「後來怎麽樣？」

「後來他們的計劃被彭朋知道了，他非常憤怒，當面把他們斥責一番，還要取回他的股份。那知他們四人心狠手辣，就在當晚合力把彭朋打至半死，還將他抬至山邊，推下山崖。後來他們拆夥了，各人拿了應得的一份，改行做正當事業，才有今天的地位。」

龍天保對這並不感到驚奇，因爲誰能保證所有有錢人的錢都是用正當方法得來，使他驚奇的祇是他從沒有想到其中原來有着這樣的秘密。

「那麽，那彭朋究竟有沒有死掉？」

「不知道，沒有人知道他有沒有死去，十多年來沒有人見過他。」

「唔，看來這彭朋値得研究一下。」

「不！我想你是白費心機的了，因爲他可能已經死了十多年，就算他尚在人間，他亦未必會在本市，因爲本市是朱成四人的地頭，祇要他們知道他在本市出現，他們一定會斬草除根，把他殺掉的。」

龍天保雖然亦覺得他說的話很有理，但是他仍然直覺地覺得彭朋是最値得懷疑的。

他別過了馮修文之後，回到了自己的辦公室，一直在沉思着。

他知道，現在首先要做的事，便是要找到喬啓光，因爲照目前的情形看來，喬啓光是處於極之危險的情況之下，兇手（假設是彭朋的話）下一個目標必定是他。

他看看腕上手錶，是上午十時半，他決定下午去警局走一趟，將情形一一告訴雷克，因爲保護喬啓光這件事，必須借助警方的力量不可。

龍天保足足忙了兩個多鐘頭，當他把工作做完，抬起頭來，吁了一口氣時，已經將近一點了。

正當他桌上凌亂的東西收拾好了之後，正準備出外進午餐之際，突然來了一名中年人。

那中年人來到龍天保的辦公室，還沒有開口說話，龍天保已經一眼認出他便是本市有名的大企業家喬啓光。

他在報紙上經常可以看到他的照片和新聞，他向來對有錢人就沒有好感，這可能是他的偏見，尤其是現在知道喬啓光以前的「事蹟」，更加覺得他格外討厭，滿面狡猾之色。

但是雖然他覺得其十分討厭，他心中的喜悅也難以形容，因爲他正想要找他，而他却自己送上門來這可省了一番痲煩。

喬啓光來到偵探社的辦公室桌前，面上堆滿了笑容，但這仍然掩蓋不掉他一面恐懼焦急之色。祇聽他說道：「相信閣下就是龍先生了吧。」

龍天保冷冷地道：「正是在下，請坐，不過喬先生有何貴幹？」

「既然你已經知道是在下，我也不必多費唇舌了。我今天來到找閣下你，是希望你替我做一件事。」

「什麽事？」龍天保佯作不知道。

「相信你也知道那三宗神秘命案吧，我知道下一個死者必定會是我，所以我希望你當我的私家保鑣，保護我的安全，我會給你很多、很多的報酬的。」

他不提及金錢還好，聽到他一再提到金錢上，心中昇起一陣無名的厭惡，冷冷的道：「對不起，我看你找錯對象了，你應該去報警才對。況且，你又怎麽知道下一個將會輪到你的？」

他之所以特別說出最後那句說話，是想知道他的想法是否正確。

喬啓光窘窘地道：「是的，我也知道，不過我希望的是一名私家保鑣，而不是一大隊警員駐守在我家的附近，這樣會影響我的聲譽，而且對我們的日常生活也會有一種心理上的威脅。」

龍天保見他始終不說出原因，於是說道：「喬先生，你還沒有說出爲什麽你會知道下一個死者將是你呀！」

喬啓光支吾着，過了一會才道：「龍先生，我祇是聘請你爲我的私家保鑣，你似乎沒有要知道的必要吧，而且……這是我的秘密，我不希望給別人知道，希望你能了解我的苦衷。」

龍天保突然「霍」地站了起來，冷冷的說道：「喬先生你既然不願意說出來，那便算了，也請你另請高明吧，請！不送了！」

說着，手向門外一攤，喬啓光顯然絕不曾想到這個私家偵探會這樣決絕的，是以他呆呆的站立在那裏，足足有一分鐘之久。

他怔了好一會，才悻悻然的離開了私家偵探社。

龍天保原本是不想這樣做的，但却有三種因素使他如此做。

第一，他討厭像喬啓光這樣只知道金錢的人。第二，由於第一點因素，他自然而然是不會爲他作出私家保鑣的。第三，他希望暗中偵查這件事情，如果他成爲喬啓光的私家保鑣的話，這會使他的偵查工作十分不方便的。

是以他不待喬啓光再說下去，便下逐客令，跟着也離開了私家偵探社。

× × ×

他來到警局，找到了雷克，和他一起出外同進午餐。在吃飯時，龍天保將他發現的秘密全部告訴了雷克。

「你認爲那彭朋値得懷疑嗎？」

「照現在的情形看來，那彭朋的確是最値得懷疑的一個人，不過，他現在生死未卜，他是兇手的成數也是不大高。」雷克道。

「這是我們現在的唯一綫索，能否成功，我們也得循着這條綫索跟下去。」

「那你認爲我們應該怎麽辦？」

「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暗中去保護喬啓光，希望兇手眞的去找他，那我們便有機會破案。」

「唔，這也是辦法，好吧，從今晚開始，我派人輪流到喬宅附近監視，祇要兇手一出現，我們便手到擒來。」

「不！我看這件事還是由我們親自出馬的好．因爲這件事非同小可．萬一失手，便會賠了夫人又折兵了。」

「你也參加？」

「是的，可以說是好奇心作祟的。」

「也好，多一人多一分力量，而且多了你帮忙，事情更加易辦了。」

× × ×

當晚，龍天保、雷克和鄧雄三人於十時半左右便來到喬宅附近，他們把車停在

離喬宅一百碼外的一叢矮樹後面，一直等待着。

他們三人都帶了佩有紅外綫觀察裝置的望遠鏡，是以他們雖然坐在一百碼外的汽車裏，但是喬宅四週的一切，他們都是瞭如指掌的。

十一時半左右喬啓光回來了，龍天保等人立時精神一振，等待着兇手的出現。

可是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兇手始終沒有出現過，他們心情也漸漸冷却下來。

天邊漸漸露出了曙光，雷克打了個呵欠，說道：「白白的等了整夜，就連人影也沒見一個，這是怎麽攪的？」

龍天保也覺得奇怪，但他仍然十分有信心的說：「不必灰心，兇手就算今晚不來，明晚也會出現的，只要我們有耐心，終會給我們等着的。」

雷克先把車子開到龍天保家門外讓他下車，才逕自回警局去。

龍天保回到家中，到睡房一看，龍飛鳳還熟睡未醒，他獨自做了一會健身運動，正想去弄一些早點，這時電話突然響了起來。

他怔了一怔，暗想：這個時候誰會打電話來呢？難道是雷克？

他一邊想，一邊抓起電話聽筒，問道：「是誰？」

那邊傳來的是一個低沉的聲音，只聽得那人冷冷的乾笑了兩聲，才道：「我想閣下必定是龍天保先生了，我首先道歉這麽早就打擾你，不過我想你一定是剛剛才回來的，是嗎？」

龍天保怔了一怔，心中納罕：「他這樣說是什麽意思？他怎麽會知道我是剛剛回來的？」

他呆了一呆問道：「你究竟是誰？」

「你不必追問我是誰，不過有一件事我要告訴你，就是：喬啓光一定要死！他一定要死！」

龍天保陡地一怔，但他立時明白了，那人就是那三宗神秘命案的兇手，那正是他們要找尋的人！

那低沉的聲音又傳了過來：「我知閣下昨晚曾整晚的守在喬宅附近，不過，我可以告訴你，這是沒用的，喬啓光一樣會死，你們是白費心機的了。」

龍天保突然心中一動，說道：「我也知道你是沒法成功的，彭先生。」

那人似乎突然一震，他呆住了幾乎有一分鐘之久，過了好一會，才聽見他微微的喘着氣，冷冷的道：「你要知道，知道得太多對你並沒有好處，現在我忠告你別再插手管這件事，否則，嘿嘿……有得你瞧的！」

龍天保還想說些什麽話，那邊已經「卡」的一聲收了綫。他怔怔的站了一會，才放下了聽筒，心中却有說不出的愉快，因爲他已經證實那殺人兇手的確是彭朋！

他剛才之所以說出「彭先生」三個字，本來是胡亂地說出來，那知那人一聽見「彭先生」三個字之後，竟然震驚得半晌說不出話來。這便露出了一個大破綻，使龍天保得以知道實情。

他想了一會又抓起電話聽筒，打了一個電話給雷克，將剛才的事情告訴了他。

在電話中，雷克道：「那你們要小心些，要不要我派幾名弟兄來保護你們？」

龍天保笑了笑，道：「我看不用了，彭朋祇不過是想警告我不可再理這件事吧了，哼！其實不怕他來，祇怕他不來！」

雷克也笑了起來，道：「你的老脾氣還是改不掉，那我們今晚是否再到喬宅監視？」

「那當然！我們要作兩面出擊嘛！」

在笑聲中龍天保放下了電話，身後突然響起了他妹妹的聲音：「大哥，你剛才和誰通電話？我好像聽見你說什麽……兩面出擊似的，究竟是什麽一回事？誰要作兩面出擊了？」

她的說話好像連珠炮發的，龍天保瞪了她一眼，說道：「女孩子別管這麽多的事，還是好好的自修一下你的數學吧！」

龍飛鳳嘟起了嘴，道：「誰是孩子了？我今年已經十九歲又七個月啦！整天的計數，計數，也不怕人家煩厭，看來我快要變成一個科學怪人了。」

龍天保知道像妹妹這樣的個性愛活動的少女，要她整天的坐在家裏自修數學，物理之類這樣煩悶的科目，的確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是以他也不怎樣壓迫她，順其自然。

「大哥，今天是星期六，你和我一起出去玩一日吧，怎麽樣？」

龍天保想了一會，道：「也好！」

龍飛鳳登時「啊」的一聲叫了出來，雙手攬住了她的大哥，跳了起來歡呼。

× × ×

晚上六時，龍氏兄妹回到家裏，龍飛鳳似乎更是餘興未盡似的，清秀的臉孔因爲興奮過度而一片緋紅，看來更加嬌艷脫俗。

龍天保休息了一會，便來到警局，和雷克鄧雄二人一起出發，來到喬宅附近。

龍天保環顧四週一次，低聲說道：「我看今晚我們分散三處監視比較好，要是有什麽發現，就作兩下狗吠聲爲訊號，千萬不要單獨行事。」

他們三人各處一有利地位，從他們那處可以看到喬宅四週的一部份，他們所看不到的唯一地方，便是喬宅後面的一個花園的一部份。

晚上十二時，喬啓光又在外面回來了，他的回來，使到雷克等人的精神又一次抖擻起來。

× × ×

龍飛鳳坐在寫字枱前面，對着面前的一本厚厚的數學書，不禁皺起了眉頭，她右手托着腮，輕輕的嘆了一口氣。

她的志願本來是希望跟她的大哥去辦案子，經歷一些驚心動魄、充滿緊張氣氛的生活，但是她大哥却不許她這樣做，祇是要她整天的自修、温習，這怎不使她萬分失望？

她眞希望有一次能讓她自己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情，發揮一下自己的才能，好讓她在大哥面前「示威」。

就在他想得怔怔發呆之際，門外突然傳來一陣汽車煞車之聲，她抬起頭來，向牆上的大鐘望丟，十二時正，她暗想道：「大哥今晚怎麽會這樣早就回來？」

也就在這時，她聽到有人拍門之聲，她怔了一怔：大哥自己是有鑰匙，那究竟是誰這麽晚會到來的？而且這大門上是有電鐘的，他怎麽不按電鈴而要拍門呢？

無數的疑問閃過她的腦海，可是却沒有一個疑問她是能够解答的。

她呆了好一會，終於站了起來，來到了大門，一邊由門上的電眼中看出來，一邊問道：「是誰？」

門外一片沉寂，龍飛鳳只能看到門外確是停放一輛車子但却不見有任何人影。

她想了一會，慢慢的打開了大門，仍是沒有任何踪影。她心裏納罕，想道：究竟是誰？

而就在她把大門關上，轉過身來，正想上樓休息之際，映入她眼帘的景物，使她的身子陡地向後疾退開去，「砰」的一聲，重重的撞在大門上。

龍飛鳳心中的驚怕之大，以致她張大了口，倚在門上喘着氣，却一聲也發不出來。她感到自己的腦子陣陣發暈，因爲她所看見的事物，實在是太可怕了！

× × ×

喬啓光回到家中，洗了個澡，便來到自己的臥室中，室內的佈置雖然巳是極盡豪華富麗之能事，但喬啓光却無心欣賞和享受這樣舒適的佈置。

他的心情也眞是煩亂得可以，黃天，梁宗和朱成的先後死去，使他有朝不保夕之感覺，他知道彭朋是遲早會找到他，但他却不願去報警。

小啓：「鷹飛江南」作者因事，續稿未到，今期暫停，謹向讀者致歉。

這就是他心情的陷於極度矛盾的原因，他既希望警方能够把彭朋捉到，好使他免除心理上的一個大威脅，但他也怕警方把彭朋捉到後，彭朋會把十多年前他們的所作所爲說出來，他現在是本市一個有名望、有地位的人，祇要那件事一被人知道，他多年辛辛苦苦掙扎出來的聲望便會毁於一旦！

那時，他不但會名譽掃地，而且還會因爲販賣毒品和蓄意謀殺他人而被捕入獄，後果如何他是不敢想像的。

他巳經把公司的事務交給他的助手打理，希望藉着環遊世界，到各地考察事務的藉口，到別處暫避一些時日，等到一年半載之後再回來。他現在最希望的，就是彭朋在這兩日內不會出現，祇要一到後天早上，他便可以乘飛機離開本市，離開這個對他分分秒秒都有殺身之禍的地方了。

他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坐在牀上，換過睡衣，正要上牀休息。

就在這時，他突然聽到臥室的露台外，「拍」的一聲響，喬啓光怔了一怔，近日來的精神威脅，使他變得十分驚覺，他一怔之後，連忙抓起牀邊的一張椅，緊握在手。他雙眼望着露台外，這時露台的玻璃門打開着，晚風吹動着一幅長達地面的布簾，發出微微的「拍拍」之聲。

喬啓光長長的吁了一口氣，把那椅子放回地上，而就在他正想躺下休息的一刹那，從那幅長布簾後突然傳來一陣「支支」的怪聲。那「支支」之聲好像是一個人在怪笑着，也好像是個鋼鐵互相磨擦時所發出的聲音一樣！

喬啓光猛地在床上跳了下來，由於那聲音如此可怖，他不其然打了一個冷顫。

就在他驚魂未定之際，那布簾後突然「走」出一個「人」來。那個根本就不是人，簡直就是個怪物！不錯，是個怪物！

× × ×

龍飛鳳倚在門上喘着氣。她之所以在轉身後突然吃了一驚，是因爲她在突然之間見到如此一個可怖的「怪物」而致的！

那是一個如假包換的怪物，是一個任何見了也會大吃一驚的怪物。

那怪物身高不過四尺左右，可是它的雙足雙手足有三尺長，它的身體十分小而頭部却十分大，幾乎和它的身體一樣大。

它全身長滿了長而密的毛，烏黑黑的蓋着了全身，由於它的身體十分小而頭部和四肢又那樣的大和長，以致看來好像一個木偶或玩具，可是它却决定不是玩具！

那怪物一跳一跳的走近她的身邊，張開了它那個好像碗口那樣大的嘴，不斷的發出那種叫人毛骨悚然的怪聲來！

龍飛鳳心中的害怕使她整個身子都軟了下來，好像不屬於她自己的一樣，完全不聽她的指揮。

她張大了口，却叫不出聲來，祇是從喉間發出「格格」之聲。她的腦子突然清醒了一下子，而第一個意念出現在她的腦海中便是：那是鬼，那一定是鬼！

那怪物再一步一步的逼近龍飛鳳，龍飛鳳甚至可以聞到從它口中和身上發出的一陣陣中人欲嘔的臭氣，她感到自己的心跳得越來越厲害，呼吸也漸漸困難起來。

× × ×

喬啓光定睛一看，那一看幾乎使他嚇得昏了過去，那怪物身高四尺許，可是它的四肢足足有三尺長，它的身體十分小，而頭部却大得出奇，幾乎和它的身體一樣大！

它全身長滿了長毛，這時它雖然穿着了一件長衣服，却仍然掩蓋不住身上烏黑的長毛。這時它張開了它的血盆大口，不斷的怪叫起來。喬啓光的反應也算快，他立時抓起剛才放回地上的那張椅子，高高的舉起，正要砸過去！

可是由於他實在太過驚慌的原故，他雖然舉起了椅子却沒有氣力擲出去，那椅子「砰」的一聲跌回地上！那怪物又是一陣怪笑跟着一跳一跳的來到喬啓光面前。

那怪物只是來到喬啓光面前三尺左右便止住了步，突然開口說起話來，那聲音簡直不是人聲，而是金鐵相撞所發出的聲音一樣！

只聽得它說道：「喬啓光你這老匹夫，你還記得十四年前，你們如何合謀殺害彭朋嗎？想到你這畜生竟然爲了謀奪金錢，而做出這種見利忘義，出賣朋友，不顧道義的事情來，我今天恨不得將你碎屍萬段！」

那怪物竟然愈說愈激動，它那張本來巳經「不堪入目」的臉孔，這時滿是憤怒之色，變得豬肝色，更加令人心胆俱寒！

喬啓光一步一步的向後退去，而那怪物却一步一步的逼近前來。

只聽見它續道：「今天我替彭朋索命來了！」說着怪叫一聲，張開雙臂，向喬啓光疾撲過來！

（未完・一）

奇俠司馬洛故事

黑蟬會所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莫先生和司馬洛在監獄裏追查范耀生有關黑蟬會所案中漏網匪徒的問題，他不敢作答。司馬洛去找控方證人蘿蔔，假將范耀生的女兒弄死，浮屍海上，再由莫先生向范耀生追問案情，范耀生以爲是漏網的匪徒報復，懷疑主使的人是在獄中坐牢的巨頭金馬龍，他可以從獄中傳出命令，向作證人報復。「炸彈」也是爲他効命的，范耀生將情況供出。莫先生和司馬洛對於他的供詞，證實了過去暗殺的事是金馬龍所爲，至於最近又一個作證人阿尹在健康營女賓浴池被閹割而死，還有莫先生派去保護阿尹的手下也死了，兇手是誰，尚未查出……

主兇被殺　綫索中斷

「你祇是想他收手，而不想找到他嗎？」司馬洛問：「他殺死了你的兒子！」

「但是，」蘿蔔說：「你寧可用那些人的性命來作餌，捕捉這個人？」

司馬洛淡淡地微笑着：「眞奇怪，我們兩個人，好像倒轉過來了。我說了你應該說的話，而你說的却是我應該說的話！不過，我看問題不是這樣簡單的，我們也不能夠肯定這個人會收手。也許金馬龍不存在的話，這個人會採取更激烈的手段來行事呢？」

蘿蔔也不能反對這個推測。這個人的手段根本就是難測的，假如金馬龍不存在，這個人就更不容易找了。而到時這個人會做一些什麼事情，也的確是難以預料。

他說：「但是我們也總不能夠就這樣袖手旁觀的，難道什麼也不做嗎？」

「並不是什麼也不做，」司馬洛說：「我們不是一直在想辦法嗎？我們祇是找不到什麼可以做的事情，我們已經做了范耀生的女兒那件事情，但是，效果却是不如理想！」

「我們再找一件事情做做吧，」蘿蔔說：「也許我們的毛病是在於我的行藏太秘密了，也許連你也忘記了你找我的本來目的，你是爲了近着我，希望那個人來找我，或者再派人來找我，這樣就可以找到進一步的綫索。換句話說，你是打算拿我做餌的。你也用不着否認，這是我心甘情願的事情。但是魚餌收得密密的，放在魚找不到的水中，那又有什麼用處呢？」

「那你認爲什麼地方才是魚找得到的地方呢？」司馬洛問。

「我們做一些比較接近那人的事情，」蘿蔔說：「金馬龍目前在外面的聯絡人乃是郭奇英，這個我和你都認爲是庸才的人。你們是有人監視着他的，但是監視不出什麼綫索來，這却不就是表示這個人是沒有古怪的。我們找他談談。不，不是要你把他請回去談談。我們既然把范耀生也這樣請去了，爲什麼不能也請一請他？」

司馬洛皺眉看了蘿蔔一陣。

蘿蔔說：「我們去碰他，也等於是在那個人的面前露出行藏。讓他來好了，而且，把郭奇英請走了之後，沒有了一個居間聯絡的人，他們的陣脚亦會大亂起來了。」頓一頓，又說：「即使你不願意參加，這件事情我也是要做的了。」

「好吧。」司馬洛說：「那我們就設法去碰碰這個郭奇英好了。我想不出爲什麼我們不能夠去碰他！」

× × ×

郭奇英既然是金馬龍這樣一個人的親信手下，雖然他並沒有什麼領導才能，但這亦並不表示他是不會享受的。他就住得很豪華，也許因爲他是喜歡夯通方便的，所以他是住在一座高價的大厦裏。一個人住一個寬大的單位，沒有妻子，祇是白天裏有女傭人來打掃收拾一下，晚上則通常是一個人的。有時會有一個女人來陪他，但並不是天天晚上都有這種事情，這天晚上則是有的。

本來司馬洛與蘿蔔亦是決定選擇這樣一個晚上才來的，剛好這天晚上有個女人來過，那就更好了。在那個女人走了之後，司馬洛與蘿蔔便進入那座大厦，那裏既然是一座高尚的大厦，設備當然亦是不普通的，門口有一度大鐵閘擋駕，一個穿了制服的管理員在裏面用電掣遙控這度大門，那女人走了大約一小時，讓樓上的郭奇英有機會倦極睡着，司馬洛與蘿蔔便進去了。他們是跟隨一個夜歸的住客一起進去的。這種防盜設備雖然也不錯，但是亦有一個漏洞，那就是假如有住客回家就要開門，而外人也可以隨之入內。

因爲司馬洛與蘿蔔打扮得很講究，不像是普通的歹徒，那個住客亦沒有懷疑，而讓他們一起進入。不過，那個管理員則認得他們不是住在這裏的人。那個住客乘升降機上去了，他則連忙上前截住問道：「你們找誰？」

「我們找十九樓九號。」司馬洛說。

「這裏祇有十六樓，」那管理員說：「也沒有九號——」

蘿蔔此時讓他看看手中的槍。

那人的眼球也幾乎跳了出來，他做這件工作已經有不少日子了，還是沒有經歷過有人拿槍指着他的場面。

蘿蔔說：「當我手裏有這件寶貝說有十九樓和九號。我這件寶貝是不喜歡人家反對的。」

「呃——十九樓——九號！」那人的手不由自主地擧起來，這是學自電影和電視的動作。他的眼睛向閘外望望，然而閘外沒有什麼人可以救他的。蘿蔔是背部對着閘外，身體把槍遮住。沒有人看到。

他當然不知道，實在是有人看到的，外面一直都有莫先生的人遠遠的監視着，這些人當然可以看到。不過這些人都不會救他。

司馬洛說：「你要叫喊，你就叫喊好了！」

「我——我不會叫喊，」那人吶吶着說：「你們……你們要什麼，我給你們好了，請你們……不要傷害在這裏出入的人！」他倒是相當重視他在這裏的職責，他現在是担心萬一有大厦中住的人出現，就會鬧出事來，似乎他寧可犧牲自己。

「既然你這樣合作，」蘿蔔說：「那很好，我們上十九樓去，九號！」

「但是——」那人說。

司馬洛與蘿蔔却不由分說，把他推進了升降機中。那邊，剛才那個住客乘上樓的升降機現在也降下來了，門打開，裏面沒有人。剛才那個住客已經回到家中，一點都沒有懷疑。樓下的痲煩，他認爲那個管理員是會解決的。在這大厦裏住了多年，一直都是平安無事。

司馬洛與蘿蔔挾着那個管理員乘升降機升到了頂樓，那裏也就是十六樓。升降機的門打開了，管理員說：「這裏眞的是沒有十九樓呀，這裏是最高的一層了！」

蘿蔔微笑：「既然這裏是最高的一層，那我們就要這一層好了。」他押着管理員走出去。

他們到了十六樓六號。郭奇英就是住在十六樓六號的。司馬洛的手中此時亦已有一把槍，抵住管理員的腰後。

「這是——郭先生的家，」管理員低聲說：「你們也許不知道——」

「告訴我吧，」蘿蔔微笑：「我不知道。」

管理員沒有再做聲了，他知道郭奇英是什麼人，而這兩個怪異的來客顯然亦是知道的，這樣的兩個人到這個地方來，實在也祇可能是爲了找郭奇英而來的。

司馬洛也很抱歉把這個人嚇得不斷地流着大汗，因爲這人不過是一個無辜的第三者吧了，但是目前的情形之下他們却是非要牽連這個第三者不可的。司馬洛說：「我告訴你我們打算幹什麼吧，我打算開了這度門，進入那裏面去，把郭奇英請出來，不過我首先聲明，假如門開了之後有人放槍，你就會跟我們一起遭殃了。」

「他——他沒有別人，」那管理員說：「他祇是一個人在家。」

其實司馬洛他們亦知道這一點，郭奇英這個人身邊是沒有保鑣的，因爲不需要，以前，金馬龍還沒有被關入監牢中之前，已經把情形弄到祇有他們找人打別人，而沒有人敢來打他們了，而在金馬龍關入了監中之後，這個情形還是保持。不過爲了以防萬一，也不妨問問這個理管員，這人對大厦中的情形最清楚，他應該知道的，而他也是說沒有，那就是沒有了。

司馬洛與蘿蔔押着那管理員一起走近門前，司馬洛彎下身去弄那門上的鎖。管理員起先以爲他是用門匙，但看清楚就發覺並不是，司馬洛所用的是一件他不明白是什麼東西的工具，這件工具似乎很容易，也沒有發出什麼聲音，就把門弄開了。

自然，假如這工具是在別人的手中應用的話，就沒有那麼神效了。

他們一起踏入了黑暗的屋中，而由於門外的走廊是舖了地蓆的，門內的廳中也是舖了地毯的，他們走起路來，脚步聲是不存在的。

蘿蔔走進走廊中去，司馬洛與那個管理員則留在廳中，可以望進走廊內的地方。蘿蔔小心地開了睡房的門，一隻手拿着槍，一隻手伸進去摸到燈掣，開了房中的電燈。

房中的燈光亮起來，蘿蔔的臉給照亮了，那個管理員看見蘿蔔呆在那裏，但在同一秒鐘之內，觀察力强得多的司馬洛亦比那個管理員看到得更多，他立即就看出了情形是有點不對了。」

跟着蘿蔔就發出一聲咒罵。

他的樣子，就像房中並沒有郭奇英存在似的。

司馬洛馬上把那個管理員排在前面，說：「我們過去看看！」

他以爲他們會看見一間空的房間，但並不是如此，郭奇英是在房中的，不過，已經死去了，他成爲大字形躺在床上，眼睛大大地睜着，身上有三個子彈洞。

那管理員的喉嚨間發出近乎呻吟的聲音，腿子抖個不停，看來很快就會支持不住自己的體重，他是從來沒有機會看到過這種事情。

「我們來得遲一點了！」蘿蔔說。

「沒有槍聲，」司馬洛說：「那槍上一定是裝了滅音器的。」

「衣服都脫去了，」蘿蔔說：「看來

他一點也沒有懷疑，連打算抵抗的機會也沒有。」

「那女人！」司馬洛說。

因爲最後一個與郭奇英在一起的就是那個與他幽會的女人，郭奇英脫去了衣服，顯然就是爲了這個女人，而這既然是一個女人，忽然拿出槍來發射，他當然不會提防，亦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但是，這個女人却不是那麼容易找回來的，因爲每一次來陪郭奇英的女人都不是同一人，郭奇英並沒有一個固定的情婦，他祇是有興趣的時候就把一個出賣的女人叫回來。

「我看，」蘿蔔說：「那個女殺手又來了。」

他們兩個人在房中視察了一遍，找不到任何綫索留下來。這也是可以預料的了，一個能够用這種手段殺人的兇手，怎會有什麼明顯的綫索留下來呢？

那個管理員並不是在找尋綫索，他祇是想嘔吐或倒下來，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他祇是看着司馬洛和蘿蔔在房中走來走去，後來，他們就出去了，那管理員忽然醒起他們是走了。

他們走了，却把他留在這裏負責任。

那個管理員還是雙脚發軟，從房中走出來，司馬洛與蘿蔔果然是已經不在了。他還是不知所措，由於從來未曾經歷過這種場面，他也不知道這兩個人是否還躲在屋中一個他看不見的地方，他於是顫着聲音叫道：「喂？喂？……我要打電話叫警察來了，我可以打電話叫警察來嗎？」

沒有人應，也沒有人反對他此舉，這似乎表示他是可以這樣做了，於是他才軟弱地把電話筒拿了起來。

× × ×

在監獄裏，近黃昏時分，也是囚犯們晚飯之後散步的一小段時間。

范耀生獨自在廣場的一角落裏，他近來一直都是這樣孤零零的，沒有人願意接近他，他所到的地方，那裏的人自動會走開，空了下來，留下他一個人。不過現在的范耀生倒是不介意的，以他現時的心情，他也歡迎人家不騷擾他，讓他獨自一人了。他也是並沒有興趣與任何人交談的。

但是在他不介意人們離棄他時，却有一個人向他走過來了。

這個人走近了之後，范耀生才注意到，而側過頭去看看。

他看見這個來者就是金馬龍。

金馬龍走到他的身邊，范耀生退後一步，打量了金馬龍一遍，忽然格格地笑起來，這使金馬龍也有點迷惑，金馬龍低聲說：「你笑什麼？」

「你最近有照過鏡子嗎？」范耀生問道。

「什麼——照鏡子？」金馬龍說：「沒有。」

鏡子在監獄裏是不設之物，因爲那是大片的玻璃，打碎了可以用以自殺的，或者能作爲殺人的武器。

「你看看我，就知道你的樣子是多麼滑稽了，」范耀生說：「我們以前不是都十分講究衣着的嗎？裁縫給罵得狗血淋頭，鞋子每天要刷幾次，但是現在——我們穿這樣難看的衣服，人人相同，頭髮怎樣剪也不由自主，哈哈！」

「你瘋了！」金馬龍低聲說。

「我不是瘋了，」范耀生說：「我祇是看到你有這種感覺，你看到我，相信也一樣是有這樣的感覺！」

很可能金馬龍沒有心情感覺這些。金馬龍說：「我要跟你談談。」

「這很好，」范耀生說道：「很久沒有人肯跟我談了，現在你來跟我談。是個最想不到會跟我談的人來跟我談！」

「老范！」金馬龍嚴肅地說：「你冷靜點！」

「我現在很冷靜，」范耀生冷笑着：「我現在已經再沒有什麼可以損失的了，還不冷靜嗎？我知道你要跟我講什麼，是郭奇英的事情。」

「是的，」金馬龍說：「郭奇英已經死了，我猜你也明白這件事的嚴重性。」

「我明白，」范耀生還是冷笑着：「郭奇英死了，你用不着問我，我可以告訴你，是我叫人殺死他的，也許你要殺死我，但是我是不怕死的。我叫人殺死你，會比你叫人殺死我更容易，你知道爲什麼嗎？因爲我出得起錢，我可以用我的全部財產獎給殺死你的人，你却捨不得這樣做。因此，我能够出的條件，是比你能够出的優厚得多了。」

「你講完了沒有？」金馬龍問。

「很好，」范耀生說：「輪到你講了，你看來不會親自動手殺死我的。你有什麼話要講，你就講吧！」

「我知道郭奇英這件事不是你做的！」金馬龍說。

「呀，很有趣，」范耀生說：「這句話，就是我對你講，你應該也不肯相信的，但是現在却是你對我講，還像生怕我不會相信似的，究竟是什麼葫蘆裏賣什麼藥呢？」

「你聽我說，」金馬龍說：「你的女兒的事也不是我幹的，你得相信我。」

「爲什麼我要相信你？」范耀生說。

「你知道郭奇英那件事情不是你幹的，」金馬龍說：「你也知道當然不會是我自己叫人去殺他的。那麼是誰幹的？爲什麼？」頓一頓，「一件事情發生，總是有一個原因或者一個目的的。我在想，這個目的可能是爲了讓我們之間互相猜疑，自相殘殺起來。」

「自相殘殺？」范耀生說：「我們不是老早就在自相殘殺了嗎？」

「你的女兒的事情不是我幹的，」金馬龍說：「你想一想，我會做這樣的傻事嗎？殺死你的女兒有什麼好處？你會殺我的，我假如要警告你，我就會警告你，殺你的女兒並不是警告的辦法，而是一種跟你搗蛋，亦是跟我自己搗蛋的辦法，這不能够制止你做什麼，祇會逼你做你本來不願意做的事情。」

「現在你明白了！」范耀生說。

「我一直都明白，」金馬龍說：「假如我要使你不與他們合作，我會告訴你，假如你亂來，我就碰你的女兒。你即使把女兒收起來，也不是保證安全的，而你亦不會拿你的女兒的幸福和生命來冒險，而且我也不認爲對你需要發出如此嚴重的警告，我祇是用沉默做警告，也沒有人願意跟你談話。」

范耀生皺眉看着他。

「你不明白嗎？」金馬龍焦急地說：「有人看出了我們之間的矛盾，也利用我們的矛盾，殺你的女兒，然後殺我的郭奇英，假如你以爲是我幹的，我也以爲是你幹的，那我們就要鬥個兩敗俱傷了，但我不想上當。」

「我的女兒的事情不是你幹的？」范耀生問。

「不是我，」金馬龍搖搖頭：「理智一點，想清楚。」

「我——我也並沒有透露什麼，」范耀生說：「他們祇找我一個人，是一種手段，使你以爲我已透露了什麼。」

「自然你的女兒出事之後，你就什麼都透露了，」金馬龍說：「但是不要緊，這是人之常情，你根本亦沒有什麼值得向他們透露的。」

「是他們安排的？」范耀生說：「他們先使我們矛盾起來，然後——」

「不是，」金馬龍又搖頭：「也不是他們，他們雖然有一些令我們很討厭的手段，但是用暗殺來達到一個目的，這却不是他們會用的手段。」

這個「他們」所指的就是莫先生他們，而范耀生亦同意這看法。

金馬龍又說：「當然他們的目的也是離間我們之間的感情，不問其他的人而問你，造成是單單你與他們合作的樣子，現在我們都明白了。但是，另外還有人看出了這情形。這個人認爲是值得利用的，於是就大開殺戒。想清楚吧，范耀生！」

范耀生凝視着地面。

其實金馬龍這個推測又不是對，又不是錯，范耀生的女兒的事情就是司馬洛他們弄的。不過，他猜得沒有錯的就是司馬洛果然也不會祇是爲了達到一個目的就殺死一個無辜的女人，祇是暫時擺佈成死去了的局面。

范耀生抬起頭來看着金馬龍：「誰？誰會這樣做？爲了什麼？」

「呀，現在你也想通了，」金馬龍說：「因此我們要團結，我們要合作！」

「告訴我是誰這樣做？」范耀生說。

「你得先答應我，」金馬龍說：「我們要團結，我們要合作！」

范耀生凝視了他一陣，忽然搖搖頭退後。「不，」他說：「我不要跟你合作！爲什麼我要跟你合作？」

他轉身走開了，金馬龍焦急地低聲說：「等一等！等一等！」他顯然不好提高聲音，亦不好急急地追在范耀生的後面，因爲有許多人看着的。

而此時，散步的時間亦已經結束了，他們又要回到監房裏。金馬龍不論多麼有勢力，多麼有辦法，此時他也還是要依規矩回到監房裏去的。

× × ×

香烟的烟霧升在空中成爲淡淡的藍色，在黑暗之中，放映着電影的時候，這香烟的烟霧飄進放映機的光綫中，是特別顯眼的。

司馬洛操縱着放映機，把那段短短的片段放了一遍又一遍。他與蘿蔔都正在深深地吸着香烟，全神貫注地看着這影片的內容。這影片就是那個來陪郭奇英的女郎來時和離去時所拍的。郭奇英的活動，都有莫先生的人用攝影機拍攝下來。

這是很周密的監視，不過就可惜不能斷定那一些人是應該特別注意的。這個女人，他們是更加不注意了。所以，祇是有這些紀錄電影可以再放出來，可以看到她來去時的情形，亦可以看到她的樣子。這已經算是幸運的了，假如是別的監視，要把時光倒轉過來，根本是不可能的。

這個女人顯然是在殺死了郭奇英之後還在屋子裏逗留了一段看來合理、不長不短的時間，使監視的人也以爲她在這段時間之內是已經陪過了郭奇英的。

攝影器材是精良的，已盡可能利用了那不大充足的光綫了。他們可以把畫面凝住，也可以把那個女人的面部放大，但這並不就表示一定能够看清楚。

「媽的！女人！」蘿蔔咒罵道。

司馬洛也明白他的意思。蘿蔔這一句話，並不是表示他是對女性有什麼歧視，而祇是表示他對自己的處境的不幸在憤怒而已。偏偏來者是一個女人。假如來者是一個男人，也許會容易得多。因爲在這樣炎熱的天氣裏，男人用不着戴帽，亦不會穿上大衣，面部就沒有什麼可以遮住的了。但女人就不同了，女人的頭髮，還有化粧品。這個女人有一把不算很長的頭髮，不過是長到下顎吧了，但是她的髮型却是特別的，一綹頭髮在旁邊垂下來，已經把臉遮去了差不多半邊，而另外一邊亦是斜斜的，前額也差不多完全給遮去了。

還有長長的、顯然是假的睫毛，還有很濃的脂粉。

而且，這頭髮亦可能是一副假髮，假如把這假髮脫去了，換另一副，作另一種不同的化粧，或甚至祇是改變髮型，不施脂粉，那就在同一個地方出現亦不容易看出是同一個人。

「你知道嗎？」蘿蔔說：「女人，許多時候都像小丑。看着小丑，你不知道他的本來面目，而他把那些裝扮除去了之後，你亦不知道這人就是曾經扮演小丑的那個人！」

「那你是不認得這個女人了？」司馬洛問。

蘿蔔搖搖頭：「起碼不會是我認識的人，不然的話，雖然是化了粧，也應該看得出一個譜模的！」

司馬洛關了那放映機，說：「那麼給你看也是沒有用了？」

「你們呢？」蘿蔔又問，「你們的情報來源其實應該比我好得多的。我看不出是誰的人，你們未必就會看不出呀，有許多我不認識的人，你們是認識的。」

「我們那裏也沒有人認得這個女人，」司馬洛說道：「本來女性的危險人物我們也是知道得不少的。因爲危險的女性爲數是比較危險的男人少得多的，所以範圍應該較窄，但我們的資料上並沒有這個女人。」

「也許是新入行的，」蘿蔔說：「或者是自己訓練出來專用的，那你們的資料上就不會有了。」

「很可能，」司馬洛說：「不過，我們的人也正在作着科學化分析。」

「什麼叫科學化分析？」蘿蔔問。

「把這個女人的臉相晒成許多照片，」司馬洛說：「首先把她的脂粉及頭髮除去——」

「脂粉怎樣除去？」蘿蔔問。

「不論怎樣化粧，」司馬洛說：「都是不能够與解剖學違背的。假如臉上某些部份太厚了些，我們就將之塗薄之類，得出了這個人的眞正輪廓，那亦差不多等於是她不經裝扮時的樣子了。然後我們再在這照片上加上各種程度的化粧和髮型，再認一認。」

「唔，」蘿蔔點點頭說：「這倒是一個很聰明的辦法，不過，就是需要一點時間。」

「是的，」司馬洛說：「需要一點時間。」他點上了一根新的香烟，也替蘿蔔點上了一根，深深地吸了一口，噴出來，又說：「我們那個死去了的人員何德，他果然是有古怪的。一如你所猜，在你的事情發生了後，我們翻出了所有被保護的證人的紀錄，而他到資料部門去要求查閱過。由於他是其中一個負責保護的人，資料部門的人員並沒有覺得他這樣做有什麼不對，所以沒有報告。」

「唔，」蘿蔔說：「那麼他是有機會把資料抄下來了？」

「這是不難的，」司馬洛說：「他受過特別的訓練，有很好的記憶力，他可以回家去再慢慢從記憶中抄下來！」

「眞可惜會發生這樣的事情，」蘿蔔說：「但是爲什麼他要這樣做呢？」

「不是爲了錢，」司馬洛說：「他的經濟情況並不差，而且我們的人，也總是不會怎樣担心錢的問題的，假如有經濟上的困難，組織很快就會知道，而且通常亦是能够幫助解決的。」

「感情上的問題？」蘿蔔問道：「女人？」

「是有一個女人，」司馬洛說：「他有一位神秘的女友，他死了，這女朋友也不知所踪了。」

「我猜你們連她的名字都沒有，」蘿蔔說：「自然也沒有照片。」

「沒有，」司馬洛說：「當然，假如是一位早有預謀的女朋友，那更加不會有照片了！」

「唔，」蘿蔔說：「這個女人，手段一定很了不起了。受到訓練的人員也會上當，而且如此徹底地上當。他似乎應該知道，他是不可能合作而希望活下去的。當他的利用價值完了的時候，他就一定也會被消滅了！」

「是的，」司馬洛說：「但人都有弱點，他最大的弱點就是在感情方面。他加入我們的組織，主要也是爲一個女人。一個他愛的女人死去了！」

蘿蔔點點頭說：「我明白，加入你們的組織工作的人，都不會是爲了那份薪金的。」

「他寂寞，」司馬洛說，「他需要另一個女人，不過不是隨便找一個女人能够滿足他的需要。一個聰明的女人假如能够掌握他的弱點，就也能够在感情上控制他了。」

「我不能够批評他是不是一個傻瓜，」蘿蔔說：「我和你都是脫離不了這種感情上的影響。事實上除非不是人，否則也是難免的。」

「他已經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司馬洛說。

「這是一個很厲害的女人，」蘿蔔說：「我們不難猜想，他就是給這個女人所殺的。祇因這個女人接近他的車子他不會提防，因此她可以把他槍殺！」

「這是一個很合理的推測。」司馬洛聳聳肩。

「又是女人！」蘿蔔說：「似乎要找這許多心狠手辣的女人是不容易的。三個男人却是被女人所殺。也許，是同一個女人，殺了三個男人。」

「找三個女人一起幹這種事情，」司馬洛說：「那的確是難一點的。反正都是同一路人做的事情，所以不如用同一個女人了！」

「事實上三件兇案所用的手法也是差不多。」蘿蔔說。

「是的，」司馬洛說：「應該是同一個女人做的。眞可惜，這個女人一連出現了三次，我們都還是沒有辦法可以捉到她，甚至沒有任何綫索可以知道她是誰！」

蘿蔔沉吟着：「一個女人，又不是一個普通的女人，不是隨隨便便任何一個女人，而是一個很特別的女人，這個女人應該不會是完全找不到的，一定什麼地方會有一些綫索。」

「是的，」司馬洛說：「說不定我們的繪圖法可以把她找出來！」

這個時候，他們的前面，那張小几的下面忽然响起了一陣「軋軋」的聲音，似乎有一隻隱藏起來的什麼電器正在發出聲音。這的確是一件電器正在發出聲音，而且這也並不是他們不知道的電器。

司馬洛與蘿蔔交換了一個眼色，兩個人忽然離開了椅子，向地上一撲。這是因爲這屋子是有一個窗口的，雖然窗口已經下了窗簾遮着。他們這樣也要撲到地上去，顯然這隻電器所發出來的乃是一個相當嚴重的警告。蘿蔔與司馬洛此時亦已經從身上拔出了槍來。

房中還是黑暗的，由於剛才放電影沒有亮燈。

「來了嗎？」蘿蔔問道。

「應該是來了，」司馬洛說：「我們這樣一隻精密的儀器，假如亦會發出假的警告，那就眞是太豈有此理了！」

他們撲到地下乃是一種本能的反應，乃是一時吃了驚，先一撲到地上去避過初步的危險。初步的危險，就是槍彈穿進屋中來，但是現在沒有發生這件事情，他們便再爬起身，半蹲着身子，走出門外。

外面的廳中亦是沒有亮燈的，也沒有人在着，而廳中的窗子是開着的，可以望向外面。外面的人亦可以通過窗口望進屋中來。蘿蔔抓了副望遠鏡到窗前，司馬洛則拿起另一副儀器。

這另一副儀器，則是駁到廳中的電視機上的，就像電子電視遊戲似的。他開了掣，電視機的螢光幕便亮起來了。好像什麼電視球賽似的，綠色的「場地」上分佈着許多粉紅色的十字。在螢光幕的左面有一些橙色的圓點一隱一現，一隱一現的，並且發出着輕微的「乒乒」之聲，以吸引

人的眼耳的注意。這顏色的對比，再加上那聲音，的確是淸淸楚楚的，很難會不注意到。

司馬洛說：「西北第七號與第八號之間。」

那些十字顯然就是代表方位的，圓點的所在就是西北方的第七隻十字與第八隻十字之間，而蘿蔔亦知道第七號與第八號是在何處。他拿了望遠鏡爬到另一隻窗口前面，把望遠鏡舉到眼前，一面低聲說：「這還是在很遠的距離之外呢！」

「是的，」司馬洛說道：「也許還是太遠了，你會看不見的。不過這是一個好現象，假如太近之時才發覺，那就不很妙了！」

「我們等一等好了，」蘿蔔舉着望遠鏡望着說：「就祇有一個人嗎？」

「總之是祇有這一個方向有人，」司馬洛說：「假如是不祇一個人，那麼這些人就很可能是手拉着手的了。」

「那個圓點就是表示一個人，這是電子微波感應探測出來的。儀器沒有眼睛，分辨的方式也與人眼不同，是憑一個人身上放射的熱力而探測的，一個熱力來源就是一個圓點，兩個熱力來源就是兩個圓點了。但是假如這兩個人是手牽着手，或者身體貼着，就會變成同一個熱力來源，也就祇有一個圓點顯示，那感應是可以用這個辦法欺騙的，不過騙倒了亦沒有什麼用處，因爲屋中人祇要知道有人在什麼位置出現就行了。人數多少還是次要問題，反正亦是預算會有人來的。

他們現在是完全靠着電子儀器替他們守望。這間屋子周圍很大一片面積都設了暗藏的電子探測儀器，有人進入範圍之內就會被測出來，而屋中人也會接到警告。

這是一座荒僻的屋子，然而並不是一間很難找到的屋子。假如是普通人，那是不容易找到的，但假如是與死去了的何德有過密切關係、暗中合作的人，就可能知道有這屋子。因爲這屋子是莫先生的組織用以給一些特殊人物躲藏的屋子的其中之一，何德是知道它的存在的，假如何德是已把一切秘密都向對手透露了的話，那麼對手就會找到這間屋子來，而看來，對方也果然是因此而能够找到這間屋子來了。

這是一個陷阱，司馬洛他們就是希望給找到而躲到這間屋子來的。屋子周圍那些電子探測設備則是後來加上去的，並不是標準的設備，以前也沒有，而是司馬洛想出來的，因此何德不可能透露有這種他在死亡之前並不知道存在的設備，這個對手，也就不會提防了。這是司馬洛經過一番苦心思索之後才設計出來的設備，先設備好了，然後他們才躲到這屋子來，這樣，對方沒有機會事先在屋子的附近佈防及進行調查，於是亦不可能查出有這些設備了。

躲在這樣一間屋子裏有兩個好處，第一個好處就是，由於沒有人在附近防守着，對方就會放心接近了。對方是不會因爲沒有人防守而懷疑的，由於這間屋子的優點乃是所在的地點偏僻，而所在的地點亦是受到保密。假如太多人在附近防守着，反而容易洩漏秘密了；另一個好處亦是沒有人防守。沒有人防守，那麼這個手段高强而毒辣的對手來時也用不着要動手把所有防守的人都消滅掉，這亦是可以節省不少人命的。

司馬洛一面看着電視機上的指示，一面把收藏在沙發下面的一把長距離步槍推過去給蘿蔔，這槍是早已裝嵌好了的，蘿蔔把望遠鏡放下而擧起槍，槍上的望遠瞄準鏡便可以代替了望遠鏡。

「別殺死他！」司馬洛說：「我們要活的！」

「還沒有看見，」蘿蔔說：「現在在什麼地方？」

「北面——五與四號之間，」司馬洛說：「近一點了，還是不易看到的。不過——」驚詫地低叫，「怎會這樣的？」

因爲他此時看到，電視上那個圓點有了一些不尋常的變化，那圓點本來是規則地一隱一現的，但是此時，一隱一現之間的時間却變得很不規則，而且那個圓點也不完整，有時是缺的，有時祇有那「乒」的一聲而圓點不出現。

「怎麼樣？」蘿蔔問道。

因爲他是正在用望遠鏡向窗外望着，所以沒有空跑到這邊來看看。

「好像……是電波受到了干擾！」司馬洛說。

「會不會是壞了？」蘿蔔問。

「不大——可能，」司馬洛說：「假如一用就壞，那是太兒戲亦太巧合了……應該是——照我看是電波受到了某種輻射綫的干擾！」他對這些儀器的原理也是頗有所知，未曾有機會詳細檢驗，他當然不能淸楚肯定，不過他相信應該是這樣的。

「了不起，」蘿蔔說：「居然有本領干擾，不過不要緊，我還是可以看見的，來人可以干擾電波，却不能够干擾我的眼睛！」

「奇怪，」司馬洛狐疑地說着：「干擾也沒有用呀。我們發現受到干擾，也必會提高警惕的。也許——來的人是帶着一些有輻射性的東西，或者是有一隻强力電波發射器的東西吧！」

蘿蔔格格地笑起來：「難道他是帶來了一隻原子彈？」

「現在他已到了東二南六，」司馬洛說：「你應該可以看見他了！」

「假如不是有樹林，」蘿蔔說：「就可以看見了……」

遠處是有些或疏或密的樹林把視綫遮擋着的，不過假如不是有這些樹林在着，他們的儀器就沒有地方可以收藏了。儀器藏在樹上，那是最理想的地方。

「他正在過來……停下來了，」司馬洛說：「看得見嗎？」

「看得見，」蘿蔔說道：「是一個女的……」

「盡可能不要開槍！」司馬洛說。

「她躲起來了，」蘿蔔說：「她是帶着——」忽然把槍一丟，叫起來：「逃，快逃！」他慌張地向司馬洛直撲過來。

原來蘿蔔從望遠鏡中看到的那個果然是一個女人，一個穿着黑色衣服的女人，而這個女人的手上，却是捧着一件相當古怪的武器，幾乎像是一隻小型的大炮似的。她在蘿蔔的望遠鏡的視綫範圍之中現了一現之後便又隱去了，躲進了幾塊在樹叢

中的石頭後面，不再出來。

蘿蔔想了幾秒鐘之後，才明白她帶着的那件是什麼武器。而且還好蘿蔔以前是當過兵的，雖然久已離開，而且當日所用的軍火，與今日所用的也相差得很遠，不過，他對這種事情却一直都是留心着，而這是一種基於興趣的留心，因而他才看得出來。他知道那是一種手提的發射飛彈的武器，本來是步兵用以對抗坦克的，遠在一哩之外亦可以擊中，這種東西還不大有機會眞正在戰場上使用，因爲這多年來還沒有過這樣大規模的戰爭，這個女人如何能弄到手，那就不得而知了。不過，很明顯地，這東西的目標就是這間屋子，等於把屋子當作是坦克，這是不由他不大吃一驚的。

那個女人也果然正是如此做。

她那隻新穎的發射器上是還有電子測位瞄準器之設備，也是靠着電波測出目標而瞄準。用電波乃是因爲她要射的目標很可能是在她的肉眼的視綫的範圍之外。就是這一些電波干擾了屋中那隻電視機。

她躲到那塊大石的後面，亦是爲了取得一個有利的地點。這裏，發射器可以在大石上擱放而有穩定之效。蘿蔔可以看見她乃是因爲通過望遠鏡，她則是還看不見屋子的。她就祇是靠電子測位器瞄準。她這東西的上面也有一個類似屋中的電視機那樣的測位器，上面的螢光幕顯示出一個閃着的光點，也有一個正在移動着的交叉，她把發射器的方向擺動，那隻交叉便移動。主要就是那交叉與光點重叠，因爲交叉代表炸彈會擊中的地方，而光點就是測出的屋子的所在。她這光點也同時受到干擾，時隱時現，她不大明白，不過暫時管不了那許多了。交叉移動，在光點的旁邊掠過，再回頭，向左一些，與光點重叠，發射器就受了感應而自動發射。「蓬」的一聲響，炸彈從炮口飛出。

這隻炸彈乃是有電子感應導向的，由她那隻小型電視機似的東西指導飛行的方向，所以不必瞄準，自然就會擊中目標。

炸彈就是如此飛來了，擊中了那間屋子。「轟隆」一聲，火烟四射，那邊的天空也亮了一亮。

這個女人爬上了石頭的上面，舉起一副望遠鏡來望過去，這一次，她亦可以看到屋子了。她却幾乎看不見屋子，因爲屋子經過這一炸，已經差不多不存在了。大致上已經給炸成了平地，祇有邊緣的地方還留下一些矮矮的斷垣。這個女郎得意地吃吃笑着，她顯然是一個很有決斷能力的人，也不浪費時間，既然工作已經完成了，她便馬上帶着那隻火箭發射器離開。

她顯然有相當强大的氣力，那東西雖然是給一個人携帶應用的，會有輕便的優點，但是到底亦是有相當的重量，普通女人，甚至普通文皺皺的男人也是不容易携帶的，但她拿起來則是顯得毫不費力，輕而易擧的。

她通過山野，進入樹林，滑下了一片斜坡，到了停在那下面的一部大型汽車前，把那東西放進了車尾的行李箱之內，然後就回到車上，把車開動。

一上了車子，她的行動就快得多了。她的車子駛到了公路邊，轉到公路上，沿着公路行駛，迅速遠去，很快就不知所踪了。

× × ×

范耀生又在那間特別的房間裏，與莫先生相對着。

莫先生說：「你必須努力，你要爲我們多探出一些綫索，你要合作一些！」

范耀生呆呆地麻木地說：「我沒有什麼綫索！」

「金馬龍不是跟你談過了嗎？」莫先生說。

范耀生抬起一邊眉毛，詫異地看着他：「你怎麼知道？」

「難道獄卒看不見嗎？」莫先生說：「獄卒之中也有我們的人的。金馬龍說要你合作，你們應該團結！」

范耀生更詫異得眼睛也突出來了。他說：「是誰告訴你這些的？」

「我不是講過了嗎？」莫先生說：「我們是有人看着的！」

「看着——？」范耀生莫明其妙：「看着是可以看到我們講話的，但是也不會聽到我們講什麼呀。我們又不是大聲叫喊——難道你在每一個地方都裝了偷聽的儀器？」

莫先生淡淡地微笑着，似乎不大願意透露，不過終於還是透露出來了。他說：「這個看的人是有一種比較特別的本領的，他可以憑着口型而辨別出一個人講些什麼，這當然不是人人都會做的事情！」

「哦！」范耀生聳聳肩：「既然這樣，我倒不必浪費那麼多時間去否認了，既然你知道我們講的是什麼，那你亦知道，我並沒有接受他這個合作的提議，也因此，我是並沒有什麼綫索可以供應你的！」

「他要合作，」莫先生說：「他要你先答應團結，他的意思就是要守秘密，他顯然是有一些重要的秘密打算告訴你的。你答應合作和團結，就可以把他的秘密刺探出來了！」

范耀生凝視了莫先生一會，然後說：「我不要做這件事情！」

「但是——」莫先生說。

范耀生忽然憤怒地提高聲音，叫起來：「你聽我說，我的女兒已經死了，不論我做什麼，也是不能使她活轉來的了。你們在使用挑撥離間的手法，才造成了我的女兒這件事，你大槪亦知道金馬龍對我提過這一點的。他說得有道理，我的女兒雖然不是你殺的，但因爲你先行挑撥，有人看出了有機可乘，所以我的女兒才會發生這件事情。你是要負一部份責任的，你間接殺了我的女兒，我爲什麼還要帮你？」

莫先生把隨身帶着的公文袋打開，取出一叠文件，推過去給范耀生，說：「你看看這個吧。」

「我不識很多字，」范耀生說：「你告訴我這是什麼吧。」

「驗屍報告，」莫先生說：「那死者不是你的女兒！」

范耀生張大着咀巴，呆呆地看着他。

莫先生說：「我們找到了關於你的女兒的一切資料，她去看過牙醫，牙醫那裏存有照過X光的牙骨底片，而她的醫生曾爲她作過全身檢驗，照過肺，肺片上亦是有脊骨和肋骨的形狀的。你大槪亦知道，

牙齒和骨頭是很難變的，與屍體的對一對，就分得出來了。你的女兒與死者就是完全不同的！」

范耀生的上顎垂了下來，閉上咀巴，嘆了一口氣，說：「爲什麼你不早告訴我呢？」

「我們還是今天才查出來的呀！」莫先生說。

「我是說，」范耀生說：「爲什麼你一進來時不對我講，現在才講出來呢？」

「現在已經講了。」莫先生說。

范耀生伏在桌上，軟軟地托着腮，這是因爲他所坐的椅子是沒有靠背的，不然他就會軟軟地靠在椅背上了，他的全身，也忽然濕透了汗水，汗在臉上流着。

范耀生這也是一種正常的反應。他一直都深信他的女兒是已經死了，現在證實死者並不是她，這種刺激，也不下於他第一次知道發現了屍體的時候。

莫先生讓他有機會再安靜下來，然後才說：「現在，情形不同了，想法也不同了。」

「是的，」范耀生說：「但是，我的女兒還是沒有找到。」

「我們正在找，」莫先生說：「我們是已經盡了我們的能力在找的。假如我們找不到，別人也找不到了！」

范耀生的手在發抖着。

莫先生又說道：「因此，你還是應該與金馬龍合作，刺探一下，他有些什麼秘密！」

「爲什麼……爲什麼郭奇英也死去了呢？」范耀生說：「郭奇英是金馬龍的親信呀。你說金馬龍是在外面有一個不明身份的人物在主持這件事，這也是他自己的人，這個人，難道不會保護郭奇英嗎？」

「我的看法就是正是這個人殺了郭奇英。」莫先生說。

「爲什麼呢？」范耀生問。

「我們正在密切監視郭奇英，」莫先生說：「郭奇英什麼也不能做，金馬龍看來是不能够利用郭奇英聯絡了，而且郭奇英亦可能洩露所知的秘密而壞事。一個已經沒有了用處，而對安全又有威脅的人，就可能是需要消滅的。」

「但是，」范耀生說：「金馬龍並不是對我這樣講。他說，殺死郭奇英的人，也是殺死我的女兒的人。」

「金馬龍不一定是講眞話的，」莫先生說：「假如你答應跟他合作，那麼也許他就會告訴你眞話了。」

「我不想跟他合作。」范耀生說。

「爲什麼？」莫先生問。

「因爲，」范耀生說：「我的女兒還活着！」

他的表情是奇特的，而他的眼睛也正在閃爍着一種奇異的光彩。

「但是，」莫先生說：「你的女兒還活着，這不正是一個你更應該努力的理由嗎？」

「是的，」范耀生說：「我應該努力使她活着。把她捉到手的人，一定不高興我亂採取行動。我太急進的話，他們就眞會殺她了。」

這倒把莫先生給難倒了，他又不能够說，范耀生的女兒其實是很安全，是在他的手中。莫先生說道：「但這也祇是苟且偸安的辦法，你以爲你的女兒又能活多久呢？」

「這世界上，」范耀生說：「人人都是苟且偸安的吧了。每一個人都知道自己是一定有死亡的一天的，但是也每一個人都是盡可能要活得久一點。」

「你想清楚吧！」莫先生說。

「有什麼好想的？」范耀生說：「情形實在已經很清楚了，我跟你合作也是爲了金馬龍殺死了我的女兒吧了。但是現在看來不是他殺的，我的女兒沒有死。也許他是說謊，我的女兒實在在他的手中，這更是一個我不能對付他的理由，投鼠忌器呀！」

莫先生甚少會有啼笑皆非的情形，但現在就是如此了。

莫先生說：「假如我把你的女兒救回來呢？」

范耀生聳聳肩：「那我當然是很感激你了。」

「感激到會跟我合作？」莫先生問。

「這個——」范耀生說：「假如你能把我的女兒救回來，那你當然就是已經捉到了捉她的人，那時，你也不需要我的合作了。」

「這也不一定的，」莫先生說：「我們現在已經知道這件事情是金馬龍所主持的，而金馬龍就在我的手中，我們却無法奈何他。我們知道郭奇英是可能知道一些秘密的——我們亦是沒有辦法使他把秘密講出來。」

「到時再講吧。」范耀生說：「不過，我還是不大相信你能够把我的女兒找回來。」

「我相信我們已經有了一些可靠的綫索，」莫先生說：「當然，不能肯定，但成數相當高。」他不能說他馬上就可以放出范耀生的女兒，因爲范耀生也不是笨人，說行就行，范耀生亦是會懷疑的。雖然馬上把人放出來，就可以使范耀生合作，而且亦最好盡快，但是爲了免使范耀生懷疑，却是不能够不多等兩三天。

「那麼到時再算吧，」范耀生說：「假如你再沒有什麼話講的話，就讓我回去好不好？」他顯然一點都不相信莫先生是可以救他的女兒的。

「好吧，」莫先生說：「不過，也許你是不能等的。金馬龍要跟你談判，一次不成，會再有第二次，你結果還是要跟他談的。他要跟你談的時候如何應付，那你自己得先考慮清楚了。」

莫先生起來走了，范耀生也給獄卒送回去，他一面走，一面仍在考慮着莫先生所講的話，心裏當然是矛盾得很的，因而他的人亦是渾渾噩噩的了。

直至午飯時間，他與其他的囚犯一起排着隊去輪接食物。在他後面那個囚犯說：「你要去洗一個澡！」

「什麼？」范耀生愕然問。

「一會兒洗澡的時間，你到浴室去，」那人說：「那時不會有別人在的，金馬龍老板要跟你談談！」

范耀生回頭看着那人，那人却已望向別處，毫無表情的，似乎剛才那句話，根本就不是他所講的，而范耀生亦不問什麼

了。他也是這一類人，他知道問是沒有用的。這個人不過是負責傳話吧，傳了話之後，他的任務就巳完，通常他是不會知道什麼其他的事情的，因此問他亦是多餘之事，而范耀生答應赴會與否，他亦是不管。這一點，范耀生亦是不必向他作答的。假如范耀生決定赴會，那范耀生就去赴會，不去亦是范耀生的事。

范耀生在吃着飯的時候，默默地考慮着。莫先生果然是講得沒有錯的，金馬龍要跟他談，一次不成功，又來第二次了，他要不要去呢？

他的想法，也是正如他對莫先生所講的一樣。他的女兒還活着，他就不宜與莫先生合作，以免危及他的女兒的生命。但是他却是需要與金馬龍合作的，因爲金馬龍這個人，說的未必就是眞話，金馬龍一向都是一個狡詐兇殘的人。不錯，金馬龍是講得有道理的，殺死他的女兒並沒有好處，祇是會逼使他與莫先生他們合作吧了。不過，他的女兒並沒有死去，那又不同了。也許乃是在金馬龍的手中呢？金馬龍拿着他的女兒，就可以威脅他就範，要他合作了。

但是金馬龍要他合作什麼呢？他對金馬龍有什麼用處呢？這要問金馬龍才能知道了。

因此，范耀生決定赴這個約會。

一小時之後，在洗澡的時間，果然浴室裏的情形很不尋常。那裏有一格一格沒有門的淋浴間，本來應該許多人都在裏面洗澡的，但今天似乎人人都失去了洗澡的興趣，祇有其中的一格開了水，一個人正在淋浴。

那個人是唯一在此洗澡的人，却又並不是唯一在此的人。一個角落裏，另有一個秃頭的大漢悄悄地走出來。這個强壯的大漢，手上是拿着一根磨尖了的鐵棍。他悄悄地向這一格浴間接近，蹲低着身子，可以看得見間格之下露出着的脚和半截小腿。他一閃就閃進了隔隣的一格。正在淋浴的人聽到了，低聲問：「你來了嗎？」

這個秃頭的大漢並沒有回答，祇是在隔隣的那一格的地上蹲了下來。那洗澡的人關了水掣，水聲停住了，在靜寂之中再低聲問道：「你來了嗎？」

那個秃頭的人還是沒有作答，而祇是以行動作爲答覆，手中那根鐵棍，當然就是帶來作行動之用的。他此時就用這根鐵棍狠狠地橫掃幾下。隔隣那一格之中的人給掃中了脚脛，呱呱大叫着，跪倒下來，由於脚脛被掃中之後便劇痛難忍，很難站得穩了。假如他不是竭力用手扶住牆壁，他就會倒下來了，他巳叫不出聲，軟弱地呻吟着。

但那個秃頭的大漢仍兇悍地繼續用鐵棍橫掃猛擊，他就變成連扶住牆壁的氣力也失去，而滑得更低。這個秃頭的大漢可以通過那間格下面的空位看到他的腹部，而跟着，胸部的下半部亦能看到了。這時，這個秃頭的大漢就不再敲擊，而是把那根鐵棍拉後，再向前猛的一刺！

鐵棍的一端是巳經磨尖了的，這樣就有着矛的效力，並非人的皮肉可以抵擋得住。鐵棍刺中了那人的心窩，那人發出半聲慘叫，困難地掙扎着。他企圖站起身，但是鐵棍的另一頭是仍伸過隣格的，有那間隔的下端阻住，他就是站不起來。雖然那個大漢巳不再是執着這鐵棍。這個大漢巳經放棄了鐵棍而逃掉了。

忽然之間，花洒的水又如雨似的洒下來，顯然乃是這個被刺中了的人在痛苦之中雙手亂抓，抓到了花洒的水掣而再度把花洒扭開了。

花洒的水落在他的身上再流在地上，一直都是紅色的，因爲水巳混了血，而又因爲一直有水洒着，這人流出來的血亦是較爲淡色，一直被水冲進溝渠中。

這個被刺的人却不是范耀生。

范耀生是在十分鐘之後才走進來，那時浴室之中還是沒有別人，水聲仍在响着。范耀生走到很近仍未覺得有異，由於此時巳經沒有多少血流出來，而先前巳經流出來的血亦巳經冲得很淡，血水流在暗渠的溝中就看不到紅色。范耀生一直走到那個間格的前面才看見。

那個間格裏面的人就是金馬龍，金馬龍巳經死去了。

那根鐵棍從他的心窩進入，而尖端則從他的背上出來，就是因爲有這鐵棍撑着，所以他也不能倒下來，死了之後人還是半跪在那裏。

范耀生雖然對於恐怖及暴力的事情也不陌生，但是看到了這情形也不由得兩膝發軟。

浴室外面的人看見范耀生是從門口爬着出來的，他一面以沙啞的聲音叫喊着。大家連忙跑過去把他扶起來。

跟着，人們也湧進去看，而獄卒亦是趕到了。

在監獄裏，假如祇是有一個人給打了一頓，那還可以守着秘密，祇要不聲張就行，但是一個人被殺了，則是不可能守着秘密的。金馬龍的被殺，是必然會被發現的事情了。

同樣理由，在監獄裏的人沒有地方可躲，也沒有地方可以逃，因此那個行兇的秃頭大漢亦是給發現了。

雖然沒有人看見他是在什麼時候進去的，但是却有很多人看見他在范耀生進去之前出來。由於沒有別人在浴室裏，進出的就祇有這三個人，其中一個死了，第三個是范耀生，范耀生一進去就出來的，計算時間就可以知道范耀生不是兇手，因此兇手祇可能是第二個人，也就是這一個秃頭的大漢了。

他被捉到的時候也不否認，亦並沒有抗拒，而且他祇是呆呆地站在廣場的一個角落裏，等候着被捉。

× × ×

司馬洛說：「你大概怎樣猜也猜不到的，竟會是金馬龍給殺掉了！」

「老天！」蘿蔔說道：「眞莫明其妙！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們連目標都失掉了！」

司馬洛小心地把臉頰上的一塊藥棉膠布撕了下來，露出臉上那皺了皮的傷口，塗上一些消毒碘酒，準備再換上一塊新的。他的臉上祇有這一處傷口，蘿蔔則是有四處。這就是那個女殺手放射飛行炸彈所造成的傷害。他們並沒有死去，祇是受了這些皮肉創傷。這也簡直可以說是奇跡般

的大難不死了。

也可以說是蘿蔔救了司馬洛的性命，及時拉着司馬洛逃走，不過，假如倒轉過來，是司馬洛在用望遠鏡去看的話，司馬洛亦是可能看出來而同樣做的。總之功勞最大的還是那間屋子的結構，那屋子是有一條隧道通入地底的，以便必要時跑進隧道逃走，而從另一個遠離屋子的洞口出來。蘿蔔也就是拉着司馬洛逃進了這隧道之中。他們進入了隧道之後，走了一段，炸彈就來了，屋子給炸掉了，由於那時他們是巳經離開了屋子的範圍的地底，所以總算沒有遭殃。隧道受震，頂上跌下來一些碎塊，把他們的頭臉打傷，如此而巳。

現在他們又在另一間屋子裏，這一間屋子則是眞正秘密的了，並不是一間可以憑着死去的人員們從供應的情報而找得到的屋子，他們暫時是不敢以身作餌了，由於對方用到如此犀利的武器。這等於用太幼的魚絲去釣大魚，魚雖然是吞下了鈎子，但是會連魚絲也扯斷。

蘿蔔說：「連金馬龍也死了，我實在不明白誰是我們的目標了！」

「金馬龍的親信郭奇英被殺了，」司馬洛說：「然後，金馬龍亦被殺了。郭奇英的被殺顯然是因爲他是知道一些秘密的，對方担心郭奇英洩漏出來，所以把他消滅。我們去得遲了一些。」

「金馬龍跟着也被殺了，」蘿蔔說：「他當然是知道得更多的人。但是難道他會自己叫人把自己殺掉滅口？」

「他死之前約了范耀生談話，」司馬洛說：「他在廣場上第一次與范耀生談話時說過，有人乘機害他們，因此他與范耀生必須團結。看來，他自己也知道情形不妙，知道自己也有危險，所以才會對范耀生提出這個要求，假如范耀生早跟他談，我們可能就會知道更多的秘密了！」

「假如！假如！」蘿蔔煩躁地說：「我們什麼都是慢了一步的！」頓一頓：「但是那個殺死金馬龍的兇手巳經找到了。他說什麼呢？」

司馬洛搖搖頭：「這個人沒有用，這祇是一隻受利用的小卒，假如知道什麼秘密，主使的人亦不會讓他活着了。」

那個秃頭的兇手是捉到了的，有人看見他從浴室中出來，而他亦是直認不諱，他承認他是受聘來行兇的，爲什麼肯在一個無路可逃，亦很難賴得掉的地方行兇呢？因爲他是一個因謀殺而入獄的犯人，判終身監禁，也很難有希望出去的了。假如這個地方是有死刑的話，他巳經被處決了，但這裏是廢除了死刑的，因此他會受到的最高刑罰也祇是終身監禁而巳。再殺一個人，他也還是終身監禁而巳，並不會得到更高的刑罰，他可以說是不會有損失的，而他却會有相當大的得益。

他的得益就是他的家人會得到一筆很大的錢，錢巳交到了他的家人手中了，是一個陌生人交來的。這個陌生人向一個與這兇手有交情的人提出這個提議，交下了錢，叫他做這件事情，做了他沒有什麼損失而會有得益，假如不做，那他却會有很大的損失——他的家人會給全部殺掉。

這個兇手家境貧困，很需要這些錢，而他又不是那種講什麼仁義道德的人，假如有利益，他就什麼都願意做。

至於那個出錢的人是巳經無法找到了，亦不會再出現，不知是什麼來龍去脈。

司馬洛後來又說：「金馬龍這一個人，最後終究死於一個與他差不多作風的人手上，也可以說是應有此報！」

「那是另一件事情，」蘿蔔苦惱地說：「目前的問題就是，金馬龍也巳經死去了，情形變得更複雜！」

「並不怎樣複雜，」司馬洛說：「我們要找到這個女兇手從她的身上一直查下去就行了！」

「很有趣，」蘿蔔說：「找到她！我們不知道何日才可以找到她，而另一方面，她却是可以到處走，去隨意殺死那些難以抵抗的證人，她巳經有了一份詳細的資料。」

「我們也有。」司馬洛說。

「那又如何？」蘿蔔說：「以她的手段，下一次她不知道會拿些什麼武器來用了，有你們的人在保護着，也許反而會陪葬了！」

「不會的，」司馬洛說：「她巳經再碰不到他們了！」

「這又是什麼意思呢？」蘿蔔奇異地看着司馬洛問道。

「這是很簡單的，」司馬洛說道：「既然我們巳經肯定，何德把資料都抄錄下來了，供給了對方，那亦是等於證實了對方是打算把那些證人們全部都一一殺掉的。要保護這些證人，最好的是用什麼方法呢？」

「你們巳經派了很多人在保護着了。」蘿蔔說。

「這並不是好辦法，」司馬洛說道：「對方窮兇極惡，什麼手段都敢使用。派多少人去保護都是沒有把握的。所以我們索性把他們全部請回總部去，暫時休養。除非對方是找一架轟炸機來炸我們的總部吧。」

「這樣，」蘿蔔說：「也是不能長久的呀。難道你把這些人永遠軟禁？」

「不，」司馬洛說：「還剩下了你。現在你是唯一仍然逍遙自在的目標，你拒絕給關起來，因此，箭頭就是集中在你的身上了。對方先找到你，或者我和你先找到對方，就是這樣簡單。」

「唔，」蘿蔔點點頭：「這倒是很好的辦法。別的人巳經不能碰了，就祇有他來碰我。」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要考慮的祇是，你應該再出現一下，讓對方找來，抑或是你不再露臉，而是秘密行事去把對方找出來？」

「我是比較贊成後一種方式的。」蘿蔔說。

「我也是一樣的。」司馬洛說。

「但我還是不明白，」蘿蔔說：「連金馬龍也給殺掉了。這怎麼可能呢？也許，這件事根本不是由金馬龍主使，而金馬龍也不過祇是一個代罪羔羊？」

「『炸彈』說是金馬龍主使的。」司馬洛說。

「『炸彈』的話並不是很可靠的。」蘿蔔說。

（未完・四）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龍形劍客（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雲中岳和藍文蘭從坍塌的石洞另一邊水底洞口出了洞，潛游到百泉湖面，已是初更時分，泅游至無人的湖邊上岸來到邵夫子祠，用九陽神功將衣服烘乾。祠外來了毒公子聞人俊和黑煞神龔大鵬，不久又來了林慮山宗大德掌門人和聞人俊厮殺，聞人俊被圓蛇毒所傷，不醒人事，藍文蘭挺身出來爲他解去蛇毒。宗大德從外面又折回來，還帶了析城派戴崑山和王屋派谷長庚進來，聞人俊和宗大德交手，用毒指廢了他一條左臂，雲中岳擊敗戴崑山，三人見不敵只好離去。雲中岳因有事先和毒公子道別，和藍文蘭趕回達仁堂找姚姐兒……

追查失心丹　誤中奸人計

雲中岳緩緩收回長劍，返入鞘中，說道：「床上沒人。」

「這怎麽會呢？」

藍文蘭很快閃了進來，掠到床前，說道：「他們根本沒有出去，床上怎麽會沒有人呢？」

伸手掛起帳子，床上除了被褥，果然連鬼影子都沒有半個，她心頭大感奇怪，一手拉過繡被，翻起褥子，下面已是床板了，床板是三塊拼起來的，漆得很光亮！

現在已可證明床上不可能藏得住人，但人會到那裏去了呢？

藍文蘭望着三塊床板，心中突然一動，忍不住把中間一塊板翻了起來，這一翻給她發現了一個秘密！

原來床板底下竟是地窖的入口，有着十數級石級，往下通去。

藍文蘭叫道：「雲大哥，快上來，下面有着石級呢！」

雲中岳忙道：「妳慢點，讓我先下去看看。」

藍文蘭聽得心頭甜甜的，自從經過昨晚一塲驚險的歷程，兩顆心已經凝成了一顆，他這話不是不讓自己去冒險麽？她回頭給他甜甜一笑，說道：「雲大哥，你眞好。」

雲中岳道：「我手中有火筒，而且憑成天生和姚姐兒兩個人也用不着妳帮忙，妳就在這裏守着，我很快就會上來的。」

說完，一手執着火筒，朝地道中跨了下去。

藍文蘭道：「雲大哥，你先把火筒打着了呢，裏面很黑，小心她的暗算。」

她不放心的還是姚姐兒的「化血針」，那東西太可怕了。

雲中岳笑着應道：「不要緊，我還會上她的當嗎？」

石級只有一個人可以下去，裏面雖然黝黑，雲中岳還可以看得見，但他爲了讓藍文蘭放心，就打着了火筒。

走了三十來級，石級已到盡頭，下面是一間並不很大的地室，堆放了不少雜物，和一些藥瓶，一目了然，依然沒有成天生夫婦的踪影，再過去，迎面又有一道石級。

雲中岳循着石級，拾級而上，差不多也有三十來級，上面覆着一塊鐵板，他掀起鐵板，跨出地道，已在一間堆放藥材的屋中，除了一綑綑的藥材之外，地上放着許多製藥用的器具，仍不見有人。

雲中岳推開左首一道木門，門外是一個很小的後院，滿天星斗，將圓未圓的月亮，照在地上，已有淡淡一層清光。

後院有門，門只是虛掩着！

雲中岳心中暗道：「好狡猾的姚姐兒，他們夫妻兩個分明已經走了！」

不錯，那冷森男子剛才說的，老主人因爲她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才派人來逼她服下那顆藥丸的，服了藥丸，就可以忘記一切，姚姐兒用化血針殺了那個冷森男子，她夫妻自然無法再在百泉鎭躭下去，不趁夜晚逃走，更待何時？

雲中岳心中想着，依舊回入地道，再拾級而上，從床上跨下，發覺床前油燈已經熄沒，目光一瞥，本來守在房中等候自己的藍文蘭也不見了踪影！

心中不禁大奇，自己進入地道，前後也不過一盞茶的工夫，她怎會不在房中等自己呢？就算她出去，也不會熄去了燈火，莫非在自己進入地窖的時間，這裏發生了什麽事故？心念這一動，急忙朝門外掠去，口中叫道：「蘭妹……」

聲音未落，突覺一陣金刄劈風，眼前寒光一閃，兩柄雪亮鋒利掛刀，交叉迎頭劈落。

這一下變生意外，雲中岳幾乎連人影都沒有看清，自然轉個念頭都來不及，急切之間，連忙吸了口氣，身子往後倒飛數尺，才算避開刀勢，心頭不禁大怒，抬手掣劍，喝道：「什麽人暗算在下？」

長劍護身，一下衝出門外。

突覺人影一幌，又有兩柄扑刀交叉攻來，身後同時又响起金刄劈風之聲，另有兩柄扑刀交叉攻到身後。

這四柄刀捲起了淩厲的刀風，合圍之勢，竟然兇厲萬分！

雲中岳心頭暗暗一懍，一時那還猶豫，長劍疾圈，身形旋若蛇螺，但聽「噹」「噹」「噹」「噹」四聲金鐵清越的交鳴，四柄厚背扑刀，居然被他一齊震退！

直到此時，雲中岳才看清偷襲自己的竟是四個黑衣漢子！

那四個黑衣人雖被震退了一步，但却一退而上，四柄扑刀又如電閃雷奔，合圍攻來。你別小覷了這四個人，他們手中扑刀一發之勢，淩厲兇猛，就算武林中一流刀手，也未必強過了他們。

剎那之間，刀風疾捲，有如四道惡浪，分由前後左右捲湧而至，刀光如雪，像巨浪掩捲一座突出的礁石。

這礁石就是雲中岳，他被他們圍在中間，幾乎沒有他使劍的空隙，這種攻擊的威勢，江湖上簡直極爲少見。

雲中岳心急藍文蘭的安危，自己遇上的對手竟有如此兇猛，她自然也遭遇到危險了。念頭閃電一動，人已一下拔起兩丈多高，浪濤般刀光從他脚下會合，又倏然回流，退向原處。

雲中岳身形一落，口中喝道：「你們究竟是什麽人，還不快快住手？」

那知四個黑衣人在他身形堪堪落地，一聲不作，四柄刀不約而同的又交叉攻來，這回他們已是第三招了，刀招出手，攻勢比前面兩招更銳利、更猛惡！

雲中岳不覺怒笑一聲，喝道：「在下已經一再容忍，劍下留情．你們當眞不知死活！」

喝聲中劍招乍展，一道青虹繞身而起，劍風嘶嘶，聲如裂帛，合圍而上的四個黑衣人驚呼出聲，各自中了一劍，踉蹌後退！

雲中岳目射精芒，大喝一聲：「你們給我站住！」

四個黑衣人刀招被破，四隻右腕血流如注，已經無法使刀，那裏還敢逗留，一聲唿哨，各自縱身而起，朝牆頭竄去！

雲中岳仰首大笑道：「在下要你們留下，你們一個也不想離開此地。」

左手振腕之間，一連點出四指，但聽接連響起的「砰」「砰」四聲，四個人有的已經縱上牆頭，有的堪堪縱身躍起，但却一個個翻身仰跌，摔倒地上，再也爬不起來。

雲中岳咀角飛起一絲冷笑，說道：「在我雲中岳面前，你們要想逃得出去，還差得遠呢！」

他舉步走到距離較近的一個黑衣人面前，隨手一拂，解開了他的穴道，喝道：「朋友站起來，我有話問你。」

那黑衣人躺臥地上，對他說的話，恍如不聞，賴在地上裝死。

雲中岳冷笑一聲：「朋友穴道已解，不用裝死了，只要好好答我所問，在下就絕不會難爲你的。」

那黑衣人依然一動不動，置之不理。

雲中岳怒聲道：「你再不起來，我就廢了你的武功。」

那黑衣人還是一聲不作，一動不動。

雲中岳看得暗暗犯疑，抬足一蹴，那黑衣人翻了個身，還是不動，心中暗道：「這人莫非死了？」

隨着跨上一步，俯身看去，黑衣人早已氣絕多時！

這下頗出雲中岳意外，自己那一劍，分明只刺傷了他們執刀右腕，並不致命，這人怎會死的呢？

仔細察看了一陣，依然看不出他致死的原因，心中暗忖道：「也許他是跌死的了。」

經過這一陣打鬥，依然不見藍文蘭的踪影，分明已落在他們手中無疑，現在唯一的辦法，只有從他們四人口中問出下落來了。

他走到另一個黑衣人身邊，正待伸手替他解穴，那知目光一注，發現此人同樣雙目緊閉，臉上已無人色，心下大奇，暗道：「莫非他也死了不成？」

伸手一探，這黑衣人果然也已氣絕！

雲中岳感到不勝驚異，再向其他兩個黑衣人看去，也全已身死！

這是怎麽一回事呢？他縱身上屋，在四周找了一囘，既沒有藍文蘭的踪影，也不見有什麽可異可疑的人？

仰首看看天色，這一陣折騰，已經過了四更，藍文蘭的失踪，和四個黑衣人的暴死，毫無一點蛛絲馬跡可尋，心頭既驚又急，簡直拿不出一點主意。

驀地他想到剛才那個冷森男子逼着姚姐兒服下那顆藥丸，不知還在不在桌上？

此刻天色快接近五更，毒公子聞人俊約自己去一晤，他是用毒世家，也許可以從那顆藥丸，找出一點綫索來。

一念及此，立即飛身落地，奔入姚姐兒房中，凝目看去，（他目能夜視）差幸那顆藥丸，還留在桌上，這就收入懷中。然後回到自己房中，換了一件長衫，（他身上長衫，在石窟中撕下下擺來烤魚，已經不成其爲長衫了）就匆匆走出，往城中趕去，此時還不到五更，城門尚沒開啓。

雲中岳雙足一頓，一個人直拔而上，登上城牆，再飄身落地，一路奔行，趕到東門，老遠就看到一棵數人合抱的大樟樹，矗立如傘，北首是一片草地，越過草地，就是一座大莊院，四周圍着高牆，門樓高聳，兩邊還豎立着兩支旗桿，石獅護門甚是氣派，一望而知是當地的縉紳人家！

找是找到了，但此刻還不到五更光景，怎好前去敲門，一時只好在莊院附近徘徊。

就在此時，兩扇大門啓處，走出一個青衣漢子，目光略一迴顧，就筆直朝雲中岳走來，抱抱拳問道：「公子可是要找人麽？」雖是詢問口氣，但面色却不大好，這也難怪，天色剛亮就在人家大門口徘徊不去。

雲中岳也連忙抱拳道：「管家早，在下正是找人來的。」

青衣漢子問道：「公子找誰？」

雲中岳道：「聞人公子，昨晚和在下約好了的，只是在下來早了些。」

青衣漢子聽說公子和人家約好了的，臉上立時堆起了笑容，恭敬的道：「不知公子貴姓？」

雲中岳道：「在下姓雲。」

青衣漢子抬手道：「雲公子先請裏面坐，小的好進去禀告。」

雲中岳舉步走入，靑衣漢子立時關上了大門，領着雲中岳轉過長廊，進入一間佈置雅潔的小客室，抬抬手道：「雲公子請坐，小的告退。」

躬身退出，另一名青衣漢子隨着端上茶來。

雲中岳剛端起茶，喝了一口，就聽到走廊上響起一陣輕快而急促的脚步聲，好快，轉眼工夫，聞人俊已經在大門口出現，朗笑一笑道：「雲兄來的好早，恕兄弟失迎……」

他抱着拳，目光一動 口中咦道：「藍兄怎麽沒來？」

雲中岳趕忙放下茶碗，含笑說道：「兄弟來的太早了，驚擾聞人兄，心裏實在不安……」

聞人俊早已一把握住了雲中岳的手，說道：「雲兄，這裏不是待客之所，到書房裏坐。」

他拉着雲中岳，出了小客廳，由長廊穿過一個月洞門，進入東院，那是一個花木扶疏的院落，一排三間敞軒，收拾得纖塵不染。

聞人俊把他讓入書房，兩人落了坐。

一名青衣小鬟端上兩盞香茗。

聞人俊迫不及待的又問道：「雲兄，藍兄怎麽沒來呢？」

雲中岳道：「兄弟一晚未睡，特地來找聞人兄的。」

這話有些答非所問。

聞人俊俊目一動，問道：「雲兄有什麽事嗎？」

雲中岳道：「藍姑娘失踪了。」

「藍姑娘失踪？」

聞人俊一怔問道：「藍姑娘是誰？」

雲中岳道：「昨晚聞人兄遇上的是藍文蘭藍姑娘。」

聞人俊聽得更奇，睜大雙目還沒開口。雲中岳續道：「因爲她穿了男裝，只好說了她哥哥的名字。」

聞人俊「啊」了一聲，接着問道：「藍姑娘昨晚不是和雲兄在一起麽？怎麽會失踪的呢？」

雲中岳道：「昨晚兄弟和藍姑娘，和聞人兄別後，是到達仁堂藥舖去的……」

聞人俊道：「雲兄不是就落脚在達仁堂的藥舖麽？」

「是的。」雲中岳道：「但昨晚我們去達仁堂，是查證一件事去的，此事說來話長……」

他從自己來到百泉鎭說起，如何參加藥王殿拍賣，一直說到在石窟中被人點燃炸藥，自己和藍文蘭差幸及時躲入大石崖下，如何覓得出口，泅水脫困，約略說了一遍，只是把石窟的旖旎風光略去不提，接着說道：「我們出來之後就在邵夫子祠遇上了聞人兄，後來就趕去達仁堂……」

他又把昨晚在達仁堂發生的事，詳細說了一遍，從懷中取出那顆藥丸，說道：「目前只有這顆藥丸是唯一的綫索了，兄弟因聞人兄是用毒世家，才一早趕來求教，聞人兄是否看出這是那一路人幹的？」

聞人俊一直沒有作聲，只是靜靜的聽着，兩道烏黑的劍眉時而緊蹙，時而微揚，聽得極爲仔細，直等雲中岳述說完畢，他才徐徐吁了口氣道：「事情竟然會有如此複雜！」

只聽門口響起一個嬌脆甜潤的聲音說道：「什麽事情如此複雜？」

香風一颯，輕盈的走進一個綠衣姑娘來！這姑娘約莫十八九歲，長得又嬌又美，光看她像一陣風般走了進來，就顯得還帶着三分稚氣！

等到她發現書房裏還坐着一個陌生俊美少年，這一下，她眨動着一雙黑白分明水靈靈的眸子，嬌嫩得像美玉一般的臉上，驟然飛起兩片紅雲，急忙要待退出！

聞人俊含笑道：「小鳳，不用走了，這位雲兄不是外人，妳不來，愚兄還要着人去叫妳呢。」

綠衣姑娘只得走了進來，雲中岳也趕忙站起身來。

聞人俊含笑道：「雲兄，她是我妹子，單名一個鳳字，我們都叫她小鳳。」

一面回頭道：「這是雲中岳雲兄，愚兄新交的好友。」

雲中岳拱拱手說道：「原來是聞人姑娘。」

聞人鳳美目一抬，還禮道：「雲兄不用客氣，我大哥叫我小鳳，雲兄也叫我小鳳好了。」

聞人俊含笑道：「雲兄，你快請坐，小鳳妳也坐下來，愚兄正有一件事要去找妳呢！」

聞人鳳道：「大哥有什麽事嗎？」

聞人俊一指几上那顆藥丸，說道：「妳看看這是什麽藥丸？」

一面轉臉朝雲中岳笑道：「兄弟這位小妹，在用毒方面，已得家父傾囊傳授，強過兄弟多了。」

聞人鳳伸出兩根玉管似的纖指，剛拿起那顆藥丸，聞言嬌嗔道：「大哥是毒公子，我又不是毒公子。」

聞人俊笑道：「妳是毒鳳呀！」

聞人鳳嬌靨一紅，不依道：「大哥，你怎好給人家起綽號，我不來啦，給傳了出去，有多難聽？」

她放下藥丸，起身欲走。

聞人俊連忙攔着道：「好妹子，妳千萬別走，這顆藥丸是雲兄帶來的，有人失了踪，這是唯一的綫索，妳看在雲兄面上，也要帮這個忙的了。」

聞人鳳瞟了雲中岳一眼，重新拿起藥丸，偏頭問道：「雲兄從那裏拾來的？」

雲中岳道：「這藥丸不是拾來的，是有人強迫另一個人服下這顆藥丸，因爲有人失了踪，只有這顆藥丸是唯一的綫索，所以來向聞人兄請教的。」

聞人鳳站起身道：「雲兄請稍坐，我要拿回去仔細看看。」

說完，站起身，扭着腰肢往外行去。

聞人俊沉吟着道：「此人刦持藍姑娘，目的何在呢？如果說爲了黑梔子，他應該刦持雲兄才對。」

雲中岳道：「大概他們已經知道兄弟並不知道什麽秘密，也不知道黑梔子的下落，是以不足重視了。」

聞人俊道：「但這些藍姑娘也不知道呀！」

雲中岳突然機伶一顫失聲道：「會不會是……」

「滅口？」聞人俊沒待他說下去，就接口說了出來，一面點着頭「唔」了一聲道：「這有可能……」

虎的站起來，叫道：「秋雲！」

青衣小鬟「喳」道：「小婢在。」

聞人俊揮着手道：「快去叫龔大叔進來。」

青衣小鬟躬身領命，急忙退出，一回工夫，黑煞神龔大鵬走了進來，拱手道：「公子有事？」

聞人俊道：「龔大叔，雲兄昨晚和咱們分手之後，發生了一件無頭案子，要請龔大叔協助。」

他約略把昨晚發生之事，說了一遍接着道：「目前咱們必須查明第一、豬頭成天生和姚姐兒的下落，第二在達仁堂藥舖無故死去的四個黑衣人，是何路數？這兩點，就交給龔大叔去辦了。」

龔大鵬拱拱手道：「屬下遵命。」轉身退出。

他堪堪退出，聞人鳳已經飛快的走了進來叫道：「大哥，雲兄，我們快走。」

聞人俊道：「妹子要到那裏去？」

聞人鳳嬌笑道：「你不必管，你們只要跟我走就是了。」

聞人俊道：「好，我們跟妳走。」一面朝雲中岳道：「雲兄，請吧！」

聞人鳳朝兩人甜甜一笑，才回身走在前面，兩人只是跟在她身後而行。

一回工夫，來至前院，大天井中早巳停放了一輛黑漆烏光的馬車，聞人鳳一抬手說道：「大哥陪着雲兄去的，請先上車了。」

聞人俊道：「連車都套好了，妳要到那裏去呢？」

聞人鳳道：「大哥說過不問的，怎麽又問了？」

聞人俊道：「好，我不問。」

他和雲中岳先上了車，聞人鳳也隨着跨進車廂，一名使女放下了車篷，然後援着躍上前座，和駕車的坐在一起，左首一道邊門及時開啓，馬車馳了出去，一路得得而行。

聞人俊道：「妹子，妳要我們到那裏去，愚兄可以不問；但那顆藥丸妳看出什麽來了，總可以說出來聽聽吧？」

聞人鳳道：「藥丸是温家失心丹。」

聞人俊驚奇道：「那妳要去找誰？」

聞人鳳笑了笑道：「自然去找温老二了。」

聞人俊奇道：「温老二也到了百泉鎮麽？」

聞人鳳道：「我是聽爹說的，他和區古柏兩人，乃是莫逆之交，區古柏到了百泉鎮，他自然也來了。」

聞人俊吃驚道：「妳要到他們廣輝公所去麽？」

「不！」聞人鳳道：「大哥到了就知道了。」

車行了頓飯時光，就折入一條石子小徑，又走了一里來路，才在一棵大樹底下停住。

聞人俊問道：「到了麽？」

聞人鳳道：「我們該下車了。」

三人跳下車，青衣使女早巳在車下等候，她不待吩咐，就走在前面領路。

聞人俊奇道：「秋月怎麽知道温老二住處？」

聞人鳳回頭笑了笑，道：「因爲她來過。」

這是一條泥徑小路，草長得很高，又是下坡，頗爲曲折。這樣又走了半里光景，前面一片柳樹林，看去像青紗一般，柳樹林間，有一條白石小徑，通到一座茅屋門口。

青衣使女走到門前，輕輕叩了兩下門，問道：「裏面有人麽？」

一連問了兩聲，才聽一個童子聲音應聲道：「來了。」

柴門呀然開啓，一個十三四歲的小童，看到門前幾人，臉上微露驚慌之色，問道：「你們……」

聞人鳳說道：「我們是找温二先生來的。」

那小童吶吶說道：「二先生不見……外客……」

聞人鳳含笑道：「小兄弟，你去告訴二先生，就說聞人兄妹求見，二先生一定會見我們的了。」

那小童又看了四人一眼，才點點頭，又掩上門，回了進去。

雲中岳眼看着那小童雙目紅紅的，看到自己幾人，似有畏懼之色，心中暗道：「看來這温老二似乎巳知有人會來找他，叮囑過童子，他才會有這種驚恐的神色！」

過沒多久，柴門啓處，那小童又走了出來，躬身道：「四位請進。」

聞人俊兄妹和雲中岳隨着他越過一片藥圃，進入茅屋，那是一間不太寬敞的堂屋，除了中間放一張方桌，一把木椅和兩張板櫈，就別無他物。

小童進去端了四盅茶，放到桌上，便自退去。

聞人俊兄妹和雲中岳各自在板櫈上坐下，青衣使女站在聞人鳳的身後。

過了好一回，才聽到裏面一陣咳嗽，接着有了脚步聲，一個頭盤小辮，臉色土黃，咀上留着兩撇黃蒼蒼八字鬍的小老頭，手中拿一支旱烟管，堆着笑從裏面走出，看到三人，連連拱手道：「三位遠客光臨，老朽多有待慢……」

接着又是一陣咳嗆。

三人都站起身來，聞人俊抱拳道：「晚輩三人來得冒昧，打擾二先生，心實不安。」

「沒關係，請坐，請坐。」

温老二在上首一把木椅上坐下，吸了口烟，目光打量着三人，然後問道：「三位是……」

聞人俊道：「晚輩聞人俊，這是敝友雲中岳，她是含妹聞人鳳……」

他話未說完，温老二口中「啊」了一聲，陪着笑拱手道：「原來是聞人公子，聞人姑娘，雲公子，哈哈，自己人，難得，難得，請用茶。」

他不待三人開口，猛吸幾口烟，噴着滿咀烟霧，又咳嗽了幾聲才道：「老朽和令尊也是素識，只是沒見過賢兄妹……」

他似乎咳嗆得很厲害，但一面咳嗆，一面却依然猛吸旱烟，抬目問道：「令尊也到百泉鎮來了麽？」

聞人俊道：「家父沒有來，晚輩兄妹是遊玩來的。」

温老二笑了笑道：「賢兄妹都巳經出道了，令尊眞好福氣。」

堂屋中地方不大，他坐下來之後，一面咳嗆，一面吸烟，淡巴孤的辛辣烟味，散佈開來，聞得好不嗆喉？

聞人鳳道：「晚輩是有一件事，特來請敎二先生的。」

温老二哦了一聲，含笑道：「不敢，不敢，聞人姑娘只管請說。」

聞人鳳探手從懷中取出一個紙包，打了開來，裏面那顆藥丸，經她試驗，巳經成了碎粒，她站起身，把紙包送到温老二面前的桌上放下，說道：「晚輩要向二先生請敎的，就是這顆藥丸，不知是不是失心丹？」

温老二神色微怔，口中哦了一聲，放下旱烟管，雙手取起紙包，湊着鼻孔聞了聞，不覺又「唔」了一聲，點點頭道：「不錯，正是寒家的失心丹！」他驚異的抬眼望望聞人鳳，問道：「姑娘這顆失心丹是那裏來的？」

他話聲甫落，立即補充着道：「老朽是說，賢兄妹來找老朽，查詢此丹，莫非是在百泉鎮上發現的麽？」

聞人鳳點點頭道：「是的，有人拿出這顆藥丸，逼着另一個人服下，因爲此事關係極大，所以只好來請敎二先生了。」

「有這等事？」

温老二拿起旱烟管吸了一口，問道：「這人是誰，姑娘可否見告？」

聞人鳳道：「這件事是雲兄親身經歷的，還是由雲兄來說吧！」

雲中岳就把昨晚遇到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聞人俊接口說道：「二先生，這顆藥丸……」

温老二變了臉色，倏地站起，連連點頭道：「三位稍坐，老朽進去看看。」

不待三人多說，急匆匆的轉身就走。敢情他是去檢查收藏的失心丹，是否少了一顆？或是全部被人盜走？是以走得如此匆忙！

就在此時，只聽柴門外傳來一個洪亮的聲音說道：「温老二在家嗎？」

温老二是嶺南二大世家之一，在江湖上頗有地位，連毒公子聞人俊兄妹見了他，都自稱晚輩，此人在門外就以「温老二」相稱，可見是和温老二平輩的人了。

但温老二和那小童都沒答話。

只聽門外那人咦道：「這門只是虛掩着，可見温老二並沒出去，怎麽沒人答應呢？」

柴門被人呀然推開，一陣橐橐履聲，走了進來，轉眼之間，此人越過藥圃，巳經到了門口。

那是一個身材瘦高的藍袍老者，頦下留着一把黑鬚，目光烱烱看到屋中四人，不由微微一怔，目光落到聞人俊身上問道：「你不是聞人賢侄麽？你們怎麽了？」

聞人俊看到藍袍老者，立時認出來人是四川唐門的唐崇智，正待站起，那知雙脚痲木竟然站不起來，心頭方自一驚！

聞人鳳口中咦了一聲：「大哥，不對，我手脚怎麽都不能動了？」

聞人俊道：「唐伯伯，你老來得正好，小侄着了温老二的道了。」

「這不可能！」

唐崇智驚奇的道：「温老二怎麽會跟後輩用這種手法？唔，滿屋都是痲人草的烟，你們怎麽會一點驚覺都沒有？只是痲人草乃嶺南温家幾種著名迷藥之一，老夫也無藥可解，差幸你們只聞到了烟還不碍事，等烟散了，再過一回，就可沒事。」

口中說着，右手抬處，大袖朝堂屋中拂來，一股勁風應袖而生，把屋內辛辣烟氣，逼得往屋後捲去，一面問道：「温老二呢？」

聞人俊道：「他剛走到後面去了。」

唐崇智嘿然道：「那是看到老夫來了，才避開的了。」

只聽温老二的聲音在後面笑道：「唐兄光臨，兄弟失迎，怎不請到屋裏坐？兄弟馬上就出來了。」

唐崇智大笑一聲道：「温老二，你在搗什麽鬼？」

他口中說着，人却並未跨進屋去。

普天之下，四川唐門的毒藥暗器和嶺南温家的迷藥，毒君聞人無咎的毒藥，雲南藍家的用毒，同負盛名，各有所長。

唐崇智不知温老二何以要向聞人兄妹下手，不知他屋中還安排有什麽古怪，自然不肯貿然入屋了。

「沒什麽？」温老二的聲音在後面低笑道：「兄弟原意，只是要把聞人兄妹暫時留下，並沒什麽惡意，不想唐兄也惠然光臨，眞是巧極！」

唐崇智站在階上道：「巧在那裏？」

温老二低笑道：「四川唐門，嶺南温家，和毒君聞人老大，各有各的配方，都是獨門的毒藥，你的我無法解，我的你也無法解，但却有一樣東西，可以把咱們三家的毒藥、迷藥，一古腦兒解去……」

唐崇智道：「你是說黑梔子？」

「一點不錯。」温老二接口道：「目前知道黑梔子下落的，只有一個人，就是這位雲老弟，他被兄弟留下，唐兄也跟着找來，難道不算巧合嗎？」

原來他懷疑唐崇智跟踪雲中岳來的。

唐崇智大笑一聲道：「温老二，你錯了。」

温老二道：「兄弟如何錯了？」

唐崇智道：「因爲兄弟並不是跟踪這位雲老弟來的，而且據兄弟所知，這位雲老弟並不知情……」

温老二聽了他這話，忽然從屋後走出，說道：「唐兄此話當眞？」

唐崇智大笑道：「兄弟何用騙你？」

温老二拱拱手說道：「唐兄請裏面坐吧！」

唐崇智正待舉步朝屋中跨去，突覺右脚痠痲如廢，再也舉不起來，心頭一驚，怒笑道：「温老二，你這是什麽意思？」

左手一指，一陣嘶嘶細響，七八縷細到肉眼無法看清的細芒，疾如閃電，朝温老二射去。

温老二旱烟管朝前一圈，說道：「唐兄怎好對兄弟驟下毒手？兄弟只是在院中撒了幾把痲人草末，唐兄最多雙脚不能移動而巳！」

坐在堂屋中的三人，聞了温老二噴出來的烟，四肢動彈不得，雖經唐崇智一記袖風，把室中烟氣捲飛，但三人還是無法移動。

不，雲中岳方才聽到聞人鳳說出手脚不能動彈，心頭一怔，試一舉手，自己也同樣感到四肢痲木若廢，心知着了温老二的道，這就急忙暗中運氣。要知他練的是「九陽神功」，「九陽」者太陽也，日之精英，陽氣至盛之稱，諸惡盡祛，百邪悉辟。

他這一行功，雙手立時恢復行動，只是雙脚依然痲木如故。此時看到温老二，不覺怒極，口中喝道：「温老二，你給我過來。」

左手一招，温老二突覺一股極大的吸力，憑空襲上身子，一個人身不由己朝雲中岳面前飛了過去。

這一下不但温老二猛吃一驚，就是聞人俊兄妹也大感意外。

雲中岳左手一探，很快就抓住了温老二右手的脈門，沉聲道：「温老二，解藥呢？」

温老二果然不愧是老奸巨滑之人，在這一瞬間，立即鎭靜下來，聳聳肩詭笑道：「什麽解藥？」

唐崇智站在門外，大聲道：「雲老弟

快放開手。」

雲中岳劍眉一剔，問道：「你交不交出解藥來？」

話聲未落，突覺抓住他的手腕一痲，五指再也用不上力！

溫老二笑道：「就是要老朽交出解藥，老朽也要回房去拿呀！」

一下掙脫雲中岳的五指，身形往後疾退。

雲中岳聽到唐崇智的喝聲，心知自己又着了溫老二的道，心頭怒極，口中大喝一聲，右手凌空一掌劈了過去。

溫老二疾向後退的人，口中悶哼一聲，一個人被掌風掃中，筆直震飛出去一丈來遠，蓬的一聲，背脊撞上左首牆壁，兩眼發黑，幾乎摔倒！

他心頭感到無比駭異，這年輕人竟有如此高強的武功，左手掌心已中了自己「掌中針」，右手還能發出掌力來傷人？一時怕他再把自己吸了過去，身形急掠，往屋後閃入。

唐崇智急忙問道：「雲老弟快運功試試，你左手是否被溫老二做了手腳？」

聞人鳳聽得關切的問道：「雲兄，你怎麽了？」

雲中岳道：「在下只覺抓住他的掌心一痲五指就用不上力，被他掙脫開去。」

唐崇智說道：「那是中了他的掌中針了。」

聞人鳳問道：「唐伯伯，什麽叫掌中針呢？」

唐崇智道：「嶺南溫家以迷藥名聞天下，他掌中針，喂的自然也是迷藥了。」

聞人鳳美眸迴盼，發覺雲中岳剛才還在說話的人，這一瞬間，竟然眼皮下垂，似在打盹，心下大奇，叫道：「雲兄你……你……」

只聽屋後响起溫老二的笑聲，說道：「小丫頭，這姓雲的小子睡着了，妳再叫也沒用。」

聞人鳳道：「是你使了手脚？」

溫老二的聲音切齒道：「姓雲的小子乘老朽不備，打了老朽一掌，老朽不會放過他的，嶺南溫家，不使毒藥，但我要他十年八年都醒不過來，還是易如反掌。」

聞人鳳道：「溫老二，只要你敢！」

溫老二大笑道：「老朽有什麽不敢的，小丫頭，你們不是都已落在我的手裏了麽？」

唐崇智大笑道：「溫老二，你可是把唐某也算上了？」

溫老二低笑道：「兄弟原不打算連唐兄也算上的，但唐兄適逢其會，如果不把唐兄一起算上，事情豈不鬧大了。」

這話是說，放走唐崇智，消息就會洩漏。

唐崇智大笑道：「唐某脚下中了你的痲人草，但唐某雙手還能動，憑你溫老二還未必制得住我呢！」

「這個不勞唐兄操心。」

溫老二笑着道：「待回自有制得住唐兄的人，會來伺候你唐兄的。」

「哈哈！」唐崇智大笑一聲道：「如果唐某兩脚中了你痲人草，就算落在你溫老二的手中，那麽你是不是也算落在唐某的手中了呢？」

溫老二一怔，急急問道：「兄弟怎麽了？」

唐崇智沉哼一聲道：「你何須問我？自己運氣試試，就會知道。」

溫老二沒有作聲，敢情正在運氣檢查，過了一回 突聽他駭然道：「唐兄幾時在兄弟身上，下了附骨毒針？」

唐崇智大笑道：「唐門附骨毒針，附骨如蛆，循血而行，十二時辰，走遍人身三百六十五穴……」

溫老二沒待他說下去，急急問道：「唐兄身上，可有解藥？」

唐崇智道：「有，你可是想和兄弟交換麽？那好，你取出五份解藥來。」

溫老二詭笑道：「用不着交換。」

唐崇智奇道：「那你準……」

話聲未已，突聽身後响起一陣急促而輕快的脚步聲！

唐崇智回頭看去，只見從柴門外走進五個蒙面黑衣人來。

這五人身材一般高大，每人手上提着一柄黑鞘黑穗長劍，只有兩個眼孔，露出逼人的烱烱目光，看去陰森譎詭，縱然是大白天，也有令人悚然如遇鬼魅之感！

及時只聽溫老二的聲音從堂屋後面傳了出來：「唐兄如果肯和兄弟合作，此時就交出你唐門附骨毒針的解藥來，還來得及。」

唐崇智雙脚痲木，除了還能站得住，無法跨動，心中不覺大怒，嘿然道：「溫老二，唐某在江湖上各種陣仗看得多了，你以為唐某會怕了你麽？」

溫老二道：「那你就不妨試試！」

兩句話的工夫，那五個蒙面黑衣人已在這一院子中四散開來，把唐崇智圍在中間。

唐崇智眼看五人身手矯捷，心頭也不禁暗暗焦灼，右手抬處嗆的一聲劍掣在手，仰首笑道：「很好，唐某正要試試！」

那五個黑衣人動作如一，鏘的一聲，同時掣出五柄烏黑無光的長劍，也同一步伐，倏地朝唐崇智逼進了一步。

這一步逼進，已離唐崇智不過五尺！

就在此時，但聽一陣「嗤」「嗤」輕响，五人跨上這一步，脚下立時冒起了五股黃烟！

原來唐崇智發現自己雙脚中了溫家的痲人草，痲木無法舉步，就在他周圍五尺之內，佈下了毒粉，不論人畜，只要逼近他五尺之內，踩到毒粉，立即會冒起毒烟，只須聞上少許，就會中毒昏迷。

那知這五個黑衣人脚下踩到毒粉，冒起五股黃烟，他們生似毫不在乎，左手握着劍鞘，向外一揚，右手長劍同時刷的一聲，朝中間攻了過來。

唐崇智眼看他們居然不懼黃烟，心中登時明白，他們在蒙面布之中，可能戴了口罩，不懼吸入毒烟。

只好猛一提氣，雙脚離地數寸，身形一個旋轉，手中長劍使了一記「河嶽流雲」，「噹」、「噹」、「噹」、「噹」、「噹」，五聲急驟的金鐵交鳴，把五支長劍一齊架開，左手大袖一展，又是一陣「沙」「沙」碎响，從他大袖中飛射出一蓬細碎的暗器。

他揮劍封劍，和大袖一展，飛射出一

蓬暗器，幾乎是同一時間，在他提氣旋身的一刹那發出的。

五支長劍被他一劍封開，一蓬暗器也全打在他們胸前。

唐崇智今年還不到五十，他是四川唐門數百年來最傑出的一位繼承人，唐門毒藥暗器，名滿江湖，他不但精研毒藥，精於暗器，內功拳劍也極為精純。

這一劍上，他以一敵五，仍然把對方逼退了兩步，可見他劍上造詣絕非等閒，但一蓬唐門毒藥暗器也悉數打中了五人前胸，五個黑衣人却並未倒下去，細碎暗器打到他們身上，發出一陣「沙」「沙」之聲，居然全數從黑衫上滑落下來！

這下自然大出唐崇智意外，心頭不禁一怔！

就在他微一怔神之際，五個黑衣人一聲不作，倏地欺身而上，五支長劍又一齊攻到！

這五人若論單打獨鬥，除了出手劍招狠毒凌厲，本身武功也未必強到那裏去；但他們練的乃是聯手合搏的劍法，進則同進，退則同退，而且進攻的招式，在同時欺上之時，各不相同，攻擊的部位，也是你必救之處。因此五人這一聯手，就頓時變成了五個絕頂高手，每一進擊，都會使你有措手不及，顧此失彼之感！

唐崇智雙脚痲木，可以站立，不能跨動，每次發劍，都得提氣躍起，離地數寸，再旋身發劍，才能擋得開對方五人的聯手一擊。

他在連接了對方三次猛攻之中，除了第一次使出一大蓬細碎暗器，第二，第三次旋身發劍之際，右手大袖中也同時打出了兩種唐門的劇毒藥粉，宛如一片輕烟，瞬即消散。

又是一陣「噹」「噹」連珠暴响，五個黑衣人第三次被逼後退，唐崇智忽然仰天發出一聲嘹响的大笑！

他笑聲甫起，五個蒙面黑衣人突然驚呼出聲，各自踉蹌後退，不，他們長劍墮地，身軀起了一陣劇烈的顫抖，五人寬大的黑衣裏面，冒起裊裊綠烟，口中也發出悽厲的慘叫，五個人同時往地上倒去。

不過刹那之間，地上只剩了五件黑衣，像遺蛻一般，五個活生生的人，竟似在無形中消失了一般。

雲中岳也在此時，倏地睜開眼來。

聞人鳳一雙美眸，一直在關心着他，這時看到雲中岳睜開眼來，不覺喜道：「雲兄，你醒過來了。」

雲中岳道：「在下剛才運了一回功，已覺全身氣血暢通，先前的四肢痲木，好像完全好了。」

他還不知道藍文蘭給他服的那顆「百草解毒丹」，能解天下任何奇毒，服藥之後，百日之內，百毒不侵，他中的只是溫家的痲人草，和溫老二的「掌中針」。

嶺南溫家的迷香，迷藥，雖非毒藥，乃是痲藥一類，但本身同樣有着強烈的痲醉毒性，經過一陣運功之後，毒性一解，痲痺之感自然也消失了。

聞人鳳聽說他四肢痲木也完全好了，這比她自己恢復體力還要高興，喜盈盈的道：「眞的，那好極了！」

聞人俊立即以「傳音入密」說道：「雲兄既然恢復了，目前第一件事，趕快去制住溫老二，才能取到痲人草解藥，不可讓他溜了。」

雲中岳點點頭，立即站起身，一個箭步往堂屋後面掠去，口中喝道：「溫老二，你給我出來。」

堂屋後面是一間簡陋的灶間，地方不大，目光一掠，除了一張土灶，只有那開門的小童，木然站在土灶邊上，那裏還有溫老二的影子？

雲中岳喝道：「快說，溫老二呢？」

那小童站着一動不動，除了會霎眼睛，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雲中岳看他情形，似是被人制住了穴道，這就舉手替他拍開了穴道，問道：「溫老二人呢？到那裏去了？」

那小童活動下雙手，道：「他不是師父，只個壞人，剛才是從後面逃走了。」

雲中岳奇道：「他不是你師父？你師父是誰？」

那童子道：「我師父就是二先生，那人是假扮的。」

雲中岳問道：「那你師父呢？」

那童子道：「這壞人長得和師父差不多，他比你們先來了一回，方才在師父房裏，和師父爭吵起來，後來他走出來，對我說：待回有人來找師父，叫我不許聲張，否則就要我的命……哦！」

他忽然哦了一聲，惶恐的道：「師父還在房裏，不知怎麽了呢？」

拔脚就往右首房門衝了進去，叫道：「師父、師父……」

雲中岳跟着他跨進右首廂房，只見桌上、地上，亂糟糟的打翻了許多藥瓶，床上枕頭被褥也翻得甚是凌亂却不見有人。

那童子急得幾乎哭出聲來，說道：「師父會到那裏去了呢？」

雲中岳目光朝四周打量了下，靠南首是一扇木格子窗，不能打開的，再往床下一看，似乎有一團人影蜷縮着，這就蹲下身去，朝裏一瞧，果然有一個人被綑了手脚，塞在床下，當下伸手把那人拖了出來，問道：「他是不是你師父？」

那童子喜道：「就是師父。」

雲中岳用手指掐斷繩索，才看清此人面貌，竟和方才假扮溫老二的人，一模一樣，頭上也盤了一條花白小辮，臉色土黃，嘴上也留了兩撇八字鬍子，只是假冒他的人是黃蒼蒼的，他的鬍子比較花白，臉上皺紋也比假冒他的人要多，年齡大了一些，如此而已。

雲中岳解開他手脚上纏着的繩索，溫老二只是翻着眼睛，沒有坐起來。

雲中岳低哦一聲，伸手替他解開了受制的穴道。

溫老二才舒了口氣，站了起來，他也沒向雲中岳道謝，看到桌上，地上翻亂的藥瓶，趕緊奔了過去，目光亂轉，雙手拿起一個個翻倒的藥瓶，看了又看，頓頓脚，氣憤的道：「溫家的孽畜，我非剝他的皮不可，他竟然把我辛辛苦苦配製了二十年的一瓶……給盜走了，眞是喪心病狂的東西！」

雲中岳朝他拱拱手道：「這位大概就是二先生了，那冒充二先生的，二先生想必知道他是誰？」

（未完・五）

神秘殺手傳奇故事

西門丁・文
可　飛・圖

蝙蝠、烏鴉、鷹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陸無涯在韓勝珠家裏又遇到了烏鴉派來的第四代蝙蝠襲擊，共來了四人，另二人追殺韓如玉，韓勝珠母子，陸無涯殺了一個，放走一個。韓勝珠也殺了一個，身負重傷，另一個追殺韓如玉，把她姦汚了，沒有把她殺害，陸無涯見狀怒不可遏，卒將這個採花蝙蝠殺掉，三人不敢在此小村落居留，另到九華山結舍居住，陸無涯雖然救了韓氏姐妹二人，但韓如玉受了屈辱創傷，是無法彌補的，經韓勝珠的勸說，只好和如玉結婚，免她尋短見，聊以慰藉，並和她們回娘家爲父親韓師道祝壽，到韓家拜見衆人，見總管姜子凌和大師兄阮師兄阮文龍似曾相識，心中……

多行不義必自斃

韓師道說：「再有一點，老夫得再聲明一下，老夫若不認你作女婿，便寧願犧牲一個女兒，也不會讓她跟着你，你可得替她爭口氣，除非你不愛她！」

陸無涯心頭有點憤怒，韓如玉知夫莫若妻，連忙向丈夫打眼色，陸無涯輕吸一口氣，盡量使自己語氣平靜。「晚輩知道，也一定爭取！」

韓師道臉色稍緩。「我不限你時間，但在你未完成之前，玉兒不能離開此屋半步，這件事老夫也不會告訴任何人，你放心去找烏鴉就是！好吧，你倆都給我出去吧！」

韓如玉拉着丈夫返回房內，埋怨他道：「你爲何要告訴爹？」

陸無涯話至嘴邊，心頭忽地又一動，說道：「我也不知道剛才爲甚麼會這般衝動。」

韓如玉反倒不敢怨他，體貼地道：「這樣也好，只要你殺了烏鴉，這世上便再無人敢看輕你了，嗯，對啦，你打算幾時出門？」

惡鷹從此失踪跡

陸無涯忽然問道：「玉妹，姜總管一直在你家裏？」

「他在我家當總管已很久……」

陸無涯截口問：「我的意思是他，中間可曾離開過？」

「有，離開過幾年，那是他一次被人打得重傷，待養好傷之後才再回來，而且他每年都有假期，通常會離開一個月，不過近來較少離家了，當然，有時候爹也會派他出去辦事。」

「你去找找他，看他在那裏，我有話要問問他。」

韓如玉一怔，訝然而問：「什麼事，是武學上的問題？」

「等下才告訴你！」

韓如玉深情地看了他一眼，匆匆出房，過了好一陣，韓如玉才回來，道：「他出門去了，聽說是爹派他出去辦事！」

陸無涯急道：「快去問你爹，派他去那裏？」

「到底是什麼事？」

陸無涯焦急地道：「現在還摸不準，不能告訴你！」

韓如玉只得再出去打探，這次去得更久才回來，道：「爹是派他到江北去請田大俠！」

「田集孝？他家在那裏？」

「在田家庵！」

「玉妹，你保重，愚夫現在立即去找烏鴉。」

「你也知道烏鴉是誰？」

「還未知道，九月廿三日是你爹的六十大壽，我在九月十六日前一定趕回來！」陸無涯抓起佩劍及包袱，道：「你爹娘及諸位兄弟面前，煩你替我說一聲！」

韓如玉心頭怦怦亂跳，忽有生離死別之感，抓住陸無涯的手道：「涯哥，你要小心！我跟孩子你不用担心，得了手之後，在路上千萬莫停留！莫讓我多担心。」

陸無涯心頭一酸，却笑道：「原來你對我也沒信心！」

韓如玉輕輕搥了他一下：「這時候，虧你還有心情說笑！」心情却因此而開解不少。

「我要走了，你多辛苦費心照顧孩子吧！」

韓如玉笑道：「你不用担心，他們若知道你殺死了烏鴉，一定會很高興。」一頓，她忽然想起一件事來。「涯哥，你且等一等。」

韓如玉轉身打開櫥門，拿出一個首飾盒子來，自內挑出一顆比荔枝還大的珍珠，道：「你藏着，這是我十六歲時，爹送我的！」

陸無涯一怔。「我是個男人，要這個何用？」

「爹說這是救命神丸，可以化險爲夷，我放在家裏也用不着，你帶去吧！」

陸無涯不想違妻子的心意，接了過來，塞在腰帶內，兩人出房後，韓如玉先到馬厩，親自替丈夫挑了一匹健馬。

陸無涯出城之後，立即馳往渡頭，乘舟跨江，他不知道姜子逡走那條路，心想只要趕在他前頭，先到田家庵田集孝家附近等他，不怕見不到他，是以曉行夜宿，在八月十九日便到這田家庵了，估計在姜子逡之前，是故找了家乾淨的客棧睡了一夜。

次日開始便不斷監視田集孝幾個大門，如此過了三四天，等不到姜子逡入田家，却見他自田家出來，陸無涯精神一振，來不及回客棧取馬，便跟了下去。

不料姜子逡出城之後，往東而去，拍馬急馳，官道上又沒有其他騎客，欲搶無從，眼巴巴見他在自己的眼底下消失，不由十分懊喪。

他信步而行了一陣，決定到長江江畔等他，他不相信他不回蕪湖城。

這樣走了一天，次日經過一座樹林時，忽聽見裏面有個輕咳聲，陸無涯心頭狂跳：「這咳嗽聲，怎地這般熟悉？」當下走進樹林，可是樹林竟無一人。

陸無涯立即意識到剛才那個咳嗽的人，一定是藏了起來，是故手按劍柄，抬頭四望。

嗖的一聲，樹上躍下一個黑衣幪面人來，正是烏鴉的裝束，陸無涯心頭狂跳，但觀其目光並非自己要找之人。

那人道：「老三，你的命比任何人都長，但今日也終於到了盡頭！」聲音跟烏鴉也有點差別。

陸無涯忍不住問道：「閣下是誰？」

「彼此心照不宣，」那人話音未落，長劍已經抽了出來，分心便給了陸無涯一劍。

陸無涯的長劍也在此刻際在手上，急速地一格，「噹」的一響，雙劍倏地分開，又立即爭取先機。

只交了五六招，陸無涯從出手的速度上推測，已知道此人絕非授其藝的烏鴉，估計是第四批蝙蝠僞裝的，他對剛才那道咳嗽聲，始終念念不忘，決定速戰速決，因此攻勢倏快。

那人漸漸抵擋不住，幸而另一棵樹後，又轉出一個同樣裝束的人來，陸無涯鬥志更盛，倏地收劍使出羅家刀法來，「噗」的一聲，已把先前那人刺斃。

後來的那個大吃一驚，估計不到陸無涯的武功如此神奇高超，鬥志渙散，更形不濟。

正在危急中，頭頂上忽然洒下一陣針雨，陸無涯眼觀四面，耳聽八方，雙腳一點，橫掠丈七，那陣針雨全部落空。

料不到的是那個幪面人却被幾根鋼針射中，身子撲簌簌亂抖，嘶聲叫道：「烏鴉，你好狠毒！」

陸無涯剛一抬頭，便見上面呼的一聲，又躍下一個同樣裝束的幪面人來，此人全身雖爲黑布所裹，但殺氣透布而出，令人呼吸難暢，陸無涯立知此人才是眞正的烏鴉！

烏鴉目光落在陸無涯的臉上，冰冷地說道：「陸老三，眞是士別三日刮目相看呀！」

陸無涯語氣平靜地道：「這也是拜你那些刀法所賜！」

烏鴉身子一震，冷森森地道：「你猜出我是誰，好聰明，可惜太聰明的人，往往比常人短命。」

陸無涯道：「這可未必！」

「莫忘記你是我一手調教出來的！」

「不止你一個吧，烏鴉共有幾隻？」

「你知道得太多了！」

「不過我相信你是烏鴉之神，其他烏鴉都是聽你的命令的！」陸無涯道：「相信你現在絕對不會說眞話，還是待咱們分出勝負再談吧！」

「你眞有此信心？」

「莫非你連自己剛才所說的也忘記了，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何況咱們已不見了四年多！」

烏鴉未待他把話說畢，左劍右刀，一齊刺出，這下是他蓄勢而發，速度無以倫比，陸無涯長劍一分，一招兩式，把對方兩招全部破去。

「好本領，有出息！」烏鴉更加瘋狂，這下才是他的壓箱本領，刹那間，只見刀光劍影，不見人形。

陸無涯暗吃一驚：「幸虧我在山上練了四年，否則只怕現在已死了！」當下振作精神，見招化招，見式破式。小心翼翼與對方周旋起來。

陸無涯的劍法實在不足以應付，只好不時夾雜上羅家四合一的刀法，烏鴉每每以爲可以得手，豈知都被對方莫名其妙的刀法所破去，忍不住問道：「這是什麼刀法？」

「這是殺鴉神刀！」

烏鴉更怒，雙眼射出瘋狂的目光，不顧命地進攻起來，陸無涯深呼一口氣，長劍全使羅家刀法。

「叮叮噹噹」的一陣如珠走玉盤的兵刃碰撞聲，猶在林內飄散，陸無涯倏地用了一招「野馬分鬃」，把雙方的刀劍盡擋了開去，說時遲，那時快，手臂暴長，再一劍，分心直刺。

這兩劍一口氣呵成，渾然天成，沒有一點破綻，烏鴉驚呼一聲，聳肩後退。

沒有人能形容這流星曳空似的一劍的速度，烏鴉反應雖不慢，但陸無涯手中長劍，仍送進他體內三寸。

長劍離體之後，洒出一陣血雨，烏鴉的力量，也隨這一劍已消失，霎時間，他竟呆住了，陸無涯怪叫一聲，刷刷兩劍，把他左右雙臂一齊斬落塵埃！

鮮血山溪一般往下直淌，烏鴉如石像一般佇立着，恍惚至今猶不知自己離死已不遠。

陸無涯心願得償，心情也突然激動起來，連喘幾口大氣，才舉劍割開烏鴉臉上的罩巾。目光一落，赫然正是韓家莊總管姜子淩！

「好狡猾的烏鴉，竟然化身姜子淩，躲在韓家！可惜你僞裝雖妙，但這對眸子，你却無法改變。」

烏鴉喃喃地道：「要殺便殺，何必多言，殺死了老夫，你該放心了吧！」

這刹那，陸無涯突然想起一個問題：「烏鴉，我知道你也是受命於人，聽說他背後那人的外號叫老鷹，他是誰？」

烏鴉身子猛地一震，跌坐地上，陸無涯厲聲道：「你到底說不說？」

烏鴉道：「反正我已要死了，爲何要告訴你！」

再一個問題翻上陸無涯的心田，他身子忽也顫抖起來。「他，他是不是韓……韓師道？」

「你何不去問他？不過大概……不是他……」

「爲何不是他？你又爲何不知道？」

「因爲老鷹要我殺韓莊主，只因我爲老鷹立下不少功勞，而且一向保密得很好，所以不想讓人知道！」

「老鷹叫你殺死韓師道，你爲何不下手？」

烏鴉喘着氣道：「第一，我也是人，韓莊主武功通神，我怎不害怕？第二，韓莊主待我甚厚，我實在硬不起心腸殺死他，所以向老鷹求情，寧願以別人的幾條生命，來換韓莊主的一條命。」

「你是這種人？」陸無涯不由冷笑。

烏鴉道：「我爲何不是這種人，你以爲天下間，只有你一個才有情感，才有人性？烏鴉跟蝙蝠一樣，都是受制於人！」

「蝙蝠一向由你訓練？」

「我爲老鷹工作較早，大部分由我負責，除我之外還有兩隻烏鴉受我指揮！」

陸無涯冷笑道：「你死到臨頭尚不肯說眞話，連你只有三隻烏鴉，對咱們七隻蝙蝠的一切，又怎能瞭如指掌？」

「老夫也懷疑還有其他烏鴉，不過的確只有兩隻是受我指揮。」

陸無涯忽然想起阮文龍那對熟悉的目光，忙問：「受你指揮的烏鴉，他們是什麼身份？」

「我不知道……」

陸無涯喝道：「你一定知道！」標前幾步，來至姜子淩身前。

姜子淩突然一震，聲音微弱地道：「陸老三，念在咱們一場師徒之情，請你放我一馬！」

「你要我如何放你？」

「不要把我的底細告訴你岳父，老夫不想令他傷心……一個他信任的人，竟然是一個惡名遠播，窮凶極惡的人！」姜子淩這幾句話說得眞誠無比，「老夫知道對不起他……若有機會請通知他小心，老鷹雄心萬丈，欲霸天下，他絕對不會放過韓家的……」

陸無涯身子一震，只聽姜子淩續道：「韓莊主有個缺點，非常主觀，又極端，只要他對你有好印象，便與你推心置腹……叫他留意那些白道上的大俠，千萬小心……還有，不要告訴如玉姪女……」

陸無涯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忙問道：「你跟老鷹如何聯絡？」

姜子淩不答，陸無涯伸手一探鼻息，原來他已氣絕。陸無涯頓足嘆息：「我怎地如此糊塗，不先問他這個問題！」

就在此刻，他忽然覺得有人迫近，全身的肌肉都綳緊起來，抓緊長劍，迅速轉身。

只見背後立着一個面目死氣沉沉，身裁高大的漢子，那漢子目光森寒，如同一對出鞘的利刄，教人看了心房暴縮。

陸無涯連忙把劍抬高幾寸，冷冷地道：「閣下莫非也是烏鴉？」

那人迷惘的目光一閃即逝，聲音比陸無涯還冷。「你說什麼老夫不明白，不過你殺人，老夫却知道！」

「那又如何？你要爲他報仇？」

「想先聽聽你的解釋，也許他有該死之處，老夫自然不會難爲你！」

陸無涯淡淡地道：「他自然該死，否則我又怎會殺他？」

「老夫如何信得過你？」

陸無涯冷笑一聲：「我又如何知道你是否他的同黨？」

那人目光一閃，沉吟了一下，道：「老夫自信不是奸詐之徒，你剛才不止在殺人，而且還在迫供！」

「你是不是奸詐之徒，只是你一面之詞……」

那人勃然大怒道：「那就用事實證明吧！」

「如何證明？」

「老夫打倒你，然後再仔細問你！」

陸無涯冷然道：「如此無須再說廢話，來吧！」竄前兩步，長劍直指，刺向那人的心窩。

那人身子一偏，雙掌一合，往陸無涯的長劍挾去，陸無涯自然不能被他挾着，手腕一翻，以劍刄迎向對方手掌，那人也立即化挾爲拍，把陸無涯的劍震開。

陸無涯見他掌力雄渾，暗暗吃了一驚，不待對方展開攻勢，連忙又刺出一劍。

那人長袍飄飛，在劍中穿插，雙掌不時尋隙反攻！

陸無涯眼看烏鴉所教之劍法，奈何不了對方，立即雜上羅家刀法，發出一劍！

這一劍直斬下來，氣勢不凡。那人又一閃，不料劍至一半，忽然橫劈其脖子！

那人長嘯一聲，身子一蹲，舉掌掃向陸無涯的下盤！與此同時，陸無涯的劍法又是一變，倏地斜劈那人的肩胛。

這一劍招式匪夷所思，來勢又急，那人一驚非同小可，半途撤掌，伏地滾開！

「嗤」的一聲，劍刄過處，袍角已裂開一道口子。那人猛地一喝，左掌一吐，把陸無涯的第二劍震開；上身曲起，右掌直迫陸無涯的小腹。這一掌輕捷無比，勁力內蘊，陸無涯心頭一跳，斜退兩步，那人立即躍了起來。

陸無涯橫劍於胸前，脫口驚呼道：「天星掌！」

那人目光露出幾分得意之色，淡淡地道：「算你有眼光！」

「你……你是高天揚？」

「不錯，正是高某！」那人伸手在臉上一抹，現出一張清癯的臉孔來。「你又是誰？」

陸無涯略一沉吟，問道：「高大俠裝死已數年，爲何還不復生？」

高天揚臉色大變，當他被陸無涯喝破身份時，便已存心殺他滅口，此刻聽了此言，更是臉罩殺機，踏前兩步，語氣森嚴地道：「你怎會知道？」

「我便是那個寫信給你的人！」

高天揚臉色再一變，冷冷地道：「現在老夫更需聽你的解釋了，說不清楚的，便休想離開此地一步！」

「我是蝙蝠殺手！」陸無涯指着烏鴉的身體，道：「這人便是訓練蝙蝠殺手的烏鴉！」

高天揚「啊！」地一聲叫了出來。「你是蝙蝠殺手？」說着大步跨前。「原來迫老夫裝死的，便是你們這羣沒有人性的禽獸！」

陸無涯忙道：「大俠請息怒，咱們上樹談談如何？」他順手把劍收了起來。

高天揚考慮一下，點頭道：「好，但不能離開老夫太遠！」

陸無涯躍上橫枝，高天揚緊跟在後，在他五尺處坐定。陸無涯問道：「高大俠，我怕沒有太多的時間，請問你最想知道的是什麼？」

高天揚不假思索地道：「這還用說，當然是想知道你爲何要殺我！」

「我只知接受任務，也不知道爲何要殺你！」

「你是聽他的命令？」高天揚冷哼一聲道：「我倒忘記了，你們殺人自然是爲了金錢，不過是誰僱你們殺老夫的呢？」

「這只有烏鴉才知道，甚至烏鴉也有可能不知道，因爲在烏鴉背後還有一隻老鷹！」

「老鷹又是誰？」

「蝙蝠是殺手，他們一批一批地訓練，訓練之後便接受烏鴉的指揮，而烏鴉却是聽命于老鷹的！至於老鷹是誰，咱們根本不知道，這外號我也是最近才聽到，剛才就是在問烏鴉！」

高天揚大感興趣。「這樣說來，老鷹便是殺人集團的首領了？」

「在下認爲必是如此！」

「你叫甚麼名？」

「所有蝙蝠殺手都是孤兒，名字是烏鴉所賜，我叫陸無涯！」

「陸無涯，你現在居于何處？」

陸無涯心念電轉，始終不敢告以實情。「在下居無定所……因爲要報仇！」

「殺烏鴉及老鷹？」高天揚有點奇怪。「你爲何到現在才要反抗？」

「因爲咱們身上都讓烏鴉下了一種慢性毒藥，每半年便須服食一次解藥，我在他控制之下，不能不聽命。但當我知道就算我替他完成咱們之間的協議，他也不會放過咱們，所以我才改變主意，不去殺你，却用計迫你裝死，再設法令其投鼠忌器，不敢不給我解藥！」

高天揚直至此刻臉色才稍霽，道：「老夫本想殺你，現在已改變主意！」

「多謝大俠相信！」

「這些年來你可曾找到什麼綫索？」

陸無涯痛苦地搖搖頭道：「假如我已找到綫索，此刻不是他死，便是我亡！」

「你有什麼打算？」

「繼續調查，直到水落石出爲止！」

高天揚吸了一口氣，道：「若用得着老夫的，你但開口無妨！」

「大俠已可復生！」

高天揚沉吟不語，陸無涯忙道：「只要大俠提着下面那三個人的首級或屍體，重出江湖，已無須再向人解釋！」

高天揚心頭一動，道：「好極！要調查蝙蝠殺手，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花了幾年再復生，自然沒有人懷疑！只是老夫對蝙蝠殺手的一切不甚了了！」

陸無涯便把自己的經歷簡述了一次，然後道：「大俠知道了這一切，只須隨便找個藉口便成，不過有一點您須注意，當江湖上的人知道你裝死是爲了查探蝙蝠殺手後，老鷹極可能會派人來殺你！」

高天揚目光一亮，道：「老夫正想會會他，他若出現，不也正是你之所願？」

陸無涯目光也是一亮，脫口道：「不錯！不過……不過他手下還有不少烏鴉及蝙蝠，相信他不會自己出手！」

「只要有人出現，那麼對咱們的殺鷹計劃都有一定的好處，起碼也多了一綫希望！」

陸無涯看了他一眼，道：「大俠對殺鷹眞的這般熱心？」

高天揚臉上露出一絲怒意，隨即隱去。「你既然對老夫坦誠一切，老夫也不妨告訴你，殺死老鷹一則可以爲武林除害，二則可以揚名，於公於私都有益，何樂而不爲？」

陸無涯臉上露出幾分知遇之色，道：「多謝大俠信任，不過晚輩還得提醒你一件事。他們花樣百出，無所不用其極，你必須小心！」

高天揚笑道：「老夫年紀雖已不小，但還不想死！」

「只怕你的警惕之心還不夠！說不定你帶着這三具屍體一出林，便着了他們的

道兒也未定！」

高天揚身子微微一震，正容道：「陸無涯，老夫很感激你的警告，有一件事，老夫得告訴你，以前老夫的壞毛病，經過這幾年的生活，不知不覺已經戒掉了！」

「那就恭喜你了！」

「你我年紀雖然有差別，但說話投機，今後你也不必叫我什麽高大俠，什麽前輩的，就叫我高老哥吧！」

陸無涯沉吟了一陣，道：「晚……小弟却之不恭！小弟有一個愚見，不知高老哥認爲如何？便是由我在這裏看守這三具屍體，你去找輛有篷的馬車來！」

「不錯！這便可以避過他們的耳目！」高天揚立即自樹上躍下，戴上人皮面具，快步出林。

陸無涯也躍了下去，把那三具屍體搬上樹，再用樹葉掩蓋着。約莫過了兩頓飯工夫，才聽見一陣轆轆的馬車聲傳來。

陸無涯連忙走出樹林觀看，來的果然是高天揚，他已換了一身裝束，戴着一頂竹笠，扮作車夫駕車而來。馬車直駛進樹林來，陸無涯忙把屍體搬上去。

高天揚忽然躍下車來，揭下人皮面具，道：「陸老弟，這張人皮面具送給你，你悄悄跟在老夫車後！」

陸無涯大喜。「如此甚佳！」高天揚自車上抛下他那件長袍，要陸無涯穿上，他先駕車離開。

陸無涯披上高天揚的長袍，洒開大步跟在馬車後數十丈，一路往田家庵駛去。

陸無涯心中有點奇怪：「他爲何要去田家庵？」

入城時，天色已晚，陸無涯見高天揚把馬車停在一家長生店前，便知道他要去買棺材。

長生店早已關門，高天揚伸手去拍門。一忽，門打開，只見裏面走出兩個人來，頭一個是一個長得腦滿腸肥的中年漢子，背後一個也是年在中年，但却氣宇不凡，眉目生威。

那胖漢一望就知是掌櫃，只聽他道：「什麽事，老兄。」

「來三具棺材，普通的便行！」

掌櫃道：「有有，請進！」回頭對背後那個漢子點頭。「田大俠請恕歐某不送了！」

高天揚一聽見田大俠三個字，心頭一跳，連忙把頭低下。那姓田的目光經已瞥及，一張嘴張得老大，滿臉都是驚悸之色。高天揚低着頭，自他身邊走進，姓田的忍不住問道：「閣下可是姓高？」

高天揚苦笑一聲，說道：「田兄好記性！」

「你，你……」田集孝臉色青白，「你是高天揚高大俠？」

高天揚見瞞不過他，只得住脚道：「田兄沒有看錯人！」

田集孝大吃一驚。「你，你不是已死了好幾年麽？」

高天揚長嘆一聲：「此事說來話長，請田兄進去再說如何？」

田集孝心神稍定，道：「到那裏去都行！」順手把門關上，走了進去。

那姓歐的掌櫃，神色甚是疑惑，田集孝道：「請歐掌櫃叫人準備三具棺材，再請送一杯茶上來！」

歐掌櫃唯唯退下，看來田集孝在田家庵一帶，威望極大，高天揚道：「其實很簡單，小弟只是詐死而已！」

田集孝道：「這個自然，否則人死又如何能復生？但不知高兄因何要裝死？」

「便是爲了找尋蝙蝠殺手！」

田集孝雙眼一亮道：「找到沒有？」

「找到了，兩隻蝙蝠、一隻烏鴉，可惜現在都已經死了！」

田孝集哈哈笑道：「高兄爲武林除去巨害，爲何會認爲殺死他們會可惜？」

「因他們還有同黨！」高天揚道：「最重要的是這個殺人集團的首領老鷹！」

田孝集忍不住問道：「老鷹是誰？」

「就是還未查到，是以才覺得可惜！不過，高某不會放棄調查！」

田集孝沉吟了一下，又問：「高兄這些年來，一直隱瞞身份，易容現身？」

「這個自然，今日殺了這三個人，在他們口中才知道背後尚有人，所以恢復本來的面目，吸引老鷹現身！」

田集孝道：「如此豈不危險？」

高天揚哈哈大笑。「高某裝死幾年有何所求？便是爲了消滅江湖人聞風喪胆的蝙蝠殺手，花了四五年才殺了這三個小脚色，若要殺老鷹，需要多少歲月？唉，就怕高某有心無力，天不假年！所以唯望引火焚身之計能够得逞，殺死老鷹此生才不虛渡！」

田集孝肅然起敬，道：「高兄高風亮節，使小弟敬佩萬分，若用得着小弟之處，請高兄開口，小弟萬死不辭！」

高天揚目光一亮，道：「多謝田兄，高某正感力量不足，能得田兄協助，機會大增！」

田集孝精神一振，道：「此乃吾輩應爲之事，高兄千萬莫客氣！請先到舍下，然後再仔細商量如何？」

高天揚大喜，道：「如此便打擾了！田兄，那三具屍體……」

「且先放在這裏　明日再來取！這家店子的歐掌櫃與小弟頗有點交情。高兄請！」田集孝向歐掌櫃交代了一下，便與高天揚離開。

出了長生店，高天揚向四處瞭望，找尋陸無涯的踪影，見陸無涯遠遠匿在一條小巷內，便向他揮揮手，道：「老弟，你去休息吧，今夜不陪你喝酒啦！」

田集孝訝然問道：「高兄有友問來？何不請他同到舍下一聚？」

高天揚生恐田集孝對陸無涯以前是蝙蝠殺手一事，會產生厭惡或懷疑，是故略一沉吟，便道：「此人在半路上相遇，熱情得很，說今天贏了一筆錢，要請高某喝酒！」

田集孝眉頭一皺，道：「周圍三十里內可沒賭坊，他……」

高天揚心頭一跳，忙道：「他是跟他同伴賭的！後來不知怎樣打將起來，高某經過，替他解了圍，是以相識！」

田集孝略一沉吟，笑道：「這種血性漢子倒也值得一交！」

高天揚道：「他不是武林中人，咱們的事不能讓他知道！」

「嗯！說得也是！高兄，前面便是寒舍了！」

陸無涯目送他們進入田家莊之後才離開，這時候他肚子早餓了，先找了一家館子，飽餐一頓，然後投店，洗澡上床。

人一倒在床上，便闔不上眼。先前他雖然懷疑姜子淩便是訓練自己的烏鴉，但他是岳父家的總管，儘管那對眼睛如何熟悉，但始終不敢肯定，直至事實作了證實，心頭又亂了。

姜子淩潛入韓家用意何在？老鷹認爲韓師道是個最難應付的對手，所以要在他身邊安置一隻棋子，以期時機成熟，把韓家的勢力連根拔掉。

想到此，他不期然又想起阮文龍那對眼睛，不由打個冷顫，阮文龍也是烏鴉之一！因爲他的眼睛，同樣熟悉！

這樣看來，老鷹安排在韓家的棋子便絕對不止一隻了，看來韓家勢力雖大，但絕對不可靠！在老鷹的慢性毒藥之下，並不是人人可以經得起死亡的考驗，這一點陸無涯最清楚，因此韓家之內有人叛變或心生異志，便完全不奇怪了。

他忽覺後背一陣濕濡，假如韓家有何不測，那如玉及兒子在韓家也絕不安全。

心念至此，只覺後背汗毛直豎，忍不住跳下床來，忖道：「我該不該立即回家，高老哥那裏又如何交代？」考慮了一陣，他決定到田集孝家找高天揚，把事情交代清楚後，便立即趕回韓家莊，反正高天揚到了田家，安全性一定提高不少。

田家莊離這家客棧，頗有一段路，因此陸無涯在小巷內急馳。出了巷口，空間較大，便見遠處天際紅光隱隱，黑烟衝天，人聲也在這時候沸騰起來！

陸無涯吃了一驚，連忙飛身奔走過去，只見田家莊火光熊熊，全座屋子都燒了起來。附近的居民驚惶失措，有幾個壯漢用水桶盛水，向火裏潑去，可是杯水車薪，全然無濟於事。

陸無涯只呆了一呆，田家莊已在火海之中，秋天風高物燥，火勢綿延甚快，他大叫一聲，飛身越過人羣，向屋內撲去。

可是當他走近一些時，一陣風吹來，熱風撲面，令人渾身出汗。這剎那，陸無涯才猛地警覺，就算他能够進入屋內，也沒機會出來了！

說時遲，那時快，陸無涯改變去勢，足尖一落，身子陡然斜飛起來，落足在附近的一座屋子上！放眼望去，全是熊熊的烈火，假如屋內還有人的話，那麽必已沒有機會逃生！

想至此，他不由大聲叫道：「高老哥，高老哥！」

回答他的是「蓬」的一聲巨响，只見屋子塌下了一半，大概是柱樑已被燒斷。

陸無涯第二遍尚未呼出口，便自止住。

再一陣風照面吹來，熱風帶着一股刺鼻的焦臭。陸無涯不由自主地向後一退，同時自然地把頭別向另一旁，就在此刻，他忽見遠處有一道黑烟竄過。說黑烟只是形容其快，實際上，陸無涯肯定那是一個人！

那人只一閃，便已消逝在夜幕中，陸無涯不假思索，立即振衣向黑影的去向追去。

他起步稍後，加上那人的速度又實在太快，馳過兩條小巷，仍找不到他，不由有點氣餒，此處離火塲已頗遠，秋風吹來，甚是清涼，陸無涯頭腦比較清醒，一個念頭迅速翻上他心頭：「田家那塲火好怪，怎會來得這般巧，這般快？若是不小心失火的話，怎會處處火頭？莫非老鷹已知道烏鴉與那兩隻蝙蝠被殺，是以……」

他身子連打幾個冷顫，這個假設如沒錯的話，那麽老鷹的勢力及耳目，實在太厲害了！說不定自己一直不曾擺脫過他的監視。

假如高天揚和田集孝有什麽不測，那一定是拜自己所賜的了！

陸無涯越想怒火越盛，牙齒咬得格格作响，恨不得立即找老鷹拚命！

他信步在街上漫步，敞開胸膛，讓冰涼的夜風吹打着，風燈在夜風中飄舞，陸無涯目光一及，認得這是高天揚剛才寄放姜子淩屍體的那家長生店，他心頭一跳，想道：「老鷹既然已經動手，不知那三具屍體如何？對，他一定會來毁屍滅跡！」

陸無涯心念未了，身子已經大雁般飛了起來，越過圍牆，直飛進裏面！

雙脚尚未站穩，只聽裏面傳來一個輕微的衣袂飄飛聲，陸無涯立即竄進兩旁排滿棺材的走廊，刺鼻的桐油味，令他精神一振，去勢疾如奔馬！

走廊之後是個廳堂，堂上放着三具棺材，牆上掛着一盞油燈，燈光下，只見一道黑影向内飛去！

陸無涯去勢不絕，經過棺材時，轉頭望了一下，只見裏面躺着一具無頭屍體，看裝束肯定是姜子淩！

「老鷹要毁屍滅跡！」陸無涯身子一抖，只稍一慢，那黑影已射出天井，飛上屋頂。

陸無涯心急之下，忍不住喝道：「往那裏跑！」兩個起落，也躍上屋頂！那黑影已在五丈之外，陸無涯放足狂追。

風馳電掣，眨眼間便飛出田家庵，城外樹林處處，黑影不管三七二十一，飛入林内。

陸無涯眼看揭謎有望，更是毫無顧忌，緊接着飛了進去。

黑影飛上樹，踏枝而去，陸無涯不肯稍稍放鬆，就在此刻，忽聞那人猛地叫道：「看鏢！」

黑暗之中，看不眞切，陸無涯下意識地跳到另一根樹枝，可是却不見有飛刀射來，他知是中計，忙再躍前，但只此一慢，黑影已飛出樹林，向另一叢射去，待得陸無涯到了那裏，已經找不到。

陸無涯在附近走了一轉，再返回城内，田家的大火尚未熄滅，而且波及了附近的幾座平房，看那火勢，若是跑不出來的，連屍體也將被燒掉。

陸無涯只得返回客棧，一進房，他立即發覺有人來過，因爲被褥有點淩亂。陸無涯急忙亮起火摺子，只見桌上放着一張白紙，連忙抓了上來觀看。

「你妻兒已在我手中，限你在韓師道六十大壽之前，取其生命，以作交換！知名不具。」

剎那間，陸無涯只覺手脚冰涼，如陷冰窖，後背冷颼颼的，寒氣直冒，良久，他才打了個冷顫，忖道：「無論如何，也

得先找岳父商量一下！」

想至此，陸無涯把警告信揣入懷中，拋下一塊銀子，抓起包袱飛身射出窗子。

出城不久，天色便逐漸亮了。陸無涯在半路買了一匹馬，望蕪湖城方向馳去。

他趕到長江邊，已是九月十日夜，渡頭已無船隻，可是他心急如焚，趕着到蕪湖，便沿江疾馳，終於在江邊找到一艘小舟，付了十倍船資，拋下馬，亮着油燈，冒險趁夜過江。

江水滔滔，夜風陣陣。小舟在驚濤駭浪之中，起伏顛簸。流水雖急，却不如陸無涯心頭之焦急，他實在沒法想像，假如韓如玉和兒子發生意外，他會否有勇氣再活下去。

船終於泊岸了，陸無涯飛進城內，直往韓家莊方向馳去。

到韓家莊外，忽見不遠之處匿着一條黑影，他心頭一跳，忙也伏在牆上，暗中監視。

過了一陣，小巷忽然走出一條人影來，月兒剛好自雲裏露出來，月光照在那人臉上，赫然是韓師道的最小徒弟司空霖。

陸無涯心頭忽然怦怦亂跳起來，忖道：「司空霖爲何鬼鬼祟祟？這個黑衣人是誰？」心念一動，立即吸氣飄前幾丈，那裏剛好有一堆磚塊，陸無涯蹲下身來，凝神偷聽。

他與司空霖及那個黑衣人，相隔二丈，但由於順風的關係，儘管他倆已把聲音壓低，仍被陸無涯聽到幾句。

只聽司空霖說道：「老鷹已把一切準備好了，但事情未會了結前，你可不得露面……」

黑衣人道：「我想見見他老人家。」

司空霖聲音有點發怒：「田……你忘了規矩麽？」

黑衣人身子一動，半晌才道：「那麽他老人家有沒有交代要我去那裏躱避？」

「這個倒沒有……」

「陸無涯快來了，明早便會到了……他一到一切便完結了，我也不用再躱避了……看來大事……」

陸無涯身子猛地一震，暗叫：「這人便是那個到長生店割掉姜子淩的黑衣人？他，他是田集孝？」

想到此，他不由呆住了。假如此人是田集孝，那麽他家失火必是他放的，而高天揚對他毫無戒備，也必已受害死亡，他是不是烏鴉之一？老鷹呢？老鷹是誰？他住在那裏？是不是在韓家莊內？

這幾個問題，一下子全翻上他心頭，失魂落魄之下，下面的談話，他已一個字也聽不到，只覺得背部冷颼颼的，全身冰涼。他探一探頭望出去，忽見他倆已轉入小巷，連忙轉身跟了過去。

到了小巷口，伸頭望進去，只見司空霖帶着那個黑衣人由韓家的偏門走進去。

陸無涯略一懷疑，雙足微微一頓，也飛身躍入圍牆內，抬眼望去，司空霖已帶着那個黑衣人走進內堂。

陸無涯不知自己該不該跟着進去，只稍一猶疑，便見一隊莊丁提着燈自遠而來，要想出去，也已來不及了，只好匿在花樹之後。

莊丁約莫有十一二個之多，他們在四處看了幾眼，又往另一邊走去了。陸無涯暗中舒了一口氣，待他們走遠才走了出來，向內堂走去。

韓家的房舍如同八封陣般，甬道又多，陸無涯又不熟悉，走了一下，不但看不到司空霖與那個黑衣人，甚至也找不到自己的寢室！

暗廊忽然刺來兩柄劍，陸無涯如豹子般跳起，叫道：「是我！」

「刷刷」兩聲，陸無涯雙脚落地時，兩柄劍已前後把他攔住，陸無涯忙又道：「我是三姑爺陸無涯！」

火光一亮，只見持劍的是兩個中年漢子，目光閃着亮光，臉上都有詫異之色，遠處暗中尚有幾個漢子立着。

一個漢子道：「三姑爺爲何來此？」

陸無涯不知此處是什麽地方，聞言不由一愕。「我，我走錯了路！」

忽然一扇門打開，露出韓建德的臉龐來，眉頭微微一皺，問道：「三妹天是何時回來的？」

陸無涯道：「剛回來！」

韓建德眉頭皺得更緊，語氣帶點不快。「爲何回來不通知一聲？」

陸無涯看一看那幾個漢子一眼，道：「大哥，小弟有些話要跟你說。」

韓建德道：「商靑，帶他到中堂的偏廳，三妹夫且稍等一下，我換過一件衣服便出來！」

那漢子道：「請三姑爺跟小的來！」

那漢子帶陸無涯到了偏廳，仍仗劍立在一旁，過了一陣，才見韓建德走了過來。「三妹夫，有什麽事，你去見過三妹沒有？」

陸無涯一楞，脫口道：「如玉不是發生什麽意外麽？」

韓建德神態一楞，反問一句：「你胡說什麽？三妹在娘家會發生什麽事？」

陸無涯本想把那封警告信拿出來給韓建德看，可是回心一想又打消念頭，傻笑道：「如玉在房內？」

韓建德失笑道：「這時候不在房內，在什麽地方？三妹夫，到底是什麽事，令你如此失魂落魄的？」

「沒有沒有，也許是我想念她……嘿嘿……大哥勿見笑！」

韓建德道：「你疼愛我妹妹，我高興還來不及，見笑你什麽？夜深了，你也該休息了，商靑，帶三姑爺到他寢室去！」

「大哥，小弟告辭了！」

「明早見！」韓建德目送他離開，才懷着一顆忐忑不安的心向內走去。

陸無涯跟在商靑背後，心潮起伏，有點難以置信：「假如如玉眞的沒事，那麽那封警告信是什麽含意？他只是要我離開田家庵，那封信是老鷹發的？是田集孝發的？那麽老鷹到底是不是匿在韓家莊內？」

這些問題一個接着一個翻起，陸無涯吸了一口氣，忍不住問道：「商兄，拙荆眞的沒事？」

商靑的笑聲有點乾澀。「三姑爺對莊主這般沒信心？須知『一劍震長江』這五個字，可不是僥倖得來的！」

陸無涯只能報以苦笑，到了寢室外，商靑道：「三姑爺請自己敲門，小的告退了！」

陸無涯謝了一聲，便輕輕敲起門來，只聽房內應道：「誰？可是大姐？」

陸無涯認得是韓如玉的聲音，心頭放下一塊大石，便喜道：「玉妹，是我回來了！」

「涯哥，是你！」韓如玉聲音透着幾分驚奇，忙把門拉開，問道：「你怎地提早回來？」

陸無涯道：「一言難盡。」說罷點起油燈，只見一子一女睡得正香。「玉妹，這幾天開心麽？」

韓如玉苦笑道：「你問這句話，叫我怎樣答你？」

陸無涯一怔道：「你爹還怪你麽？」

「不是，你去找烏鴉，我不會記掛及担心麽？」

陸無涯心頭甜滋滋的，引頸過去，在妻子臉上香了一記，韓如玉螓首低垂，道：「涯哥，你累了，快寬衣上床睡吧，有話明早再說。」

陸無涯連日趕路，而且又是在憂心如焚的情況下，的確有點神疲體倦，見到妻兒平安沒事，精神鬆弛下來，睡意便襲上心頭，忍不住向後倒下，韓如玉替他解下鞋子，蓋上被子。

陸無涯一躺下去便打起鼻鼾來，韓如玉把燈吹熄，坐在床頭，黑暗中，只見她雙眼閃閃發光，瞪在丈夫的臉上，一動不動。

× × ×

九月十一日，陸無涯在辰時醒來，醒來時不見妻子，他心頭又是一跳，忙要穿鞋下床，忽見妻子提着面盆走了進來。

「涯哥，你醒來啦？快洗臉吧！」

陸無涯見她臉龐尖削，雙眼隱現紅絲，心頭一陣疼痛，忍不住道：「玉妹你瘦了……你放心，烏鴉已經被我殺死了！」

韓如玉替他擰乾毛巾，笑道：「那麽咱們可以回九華山了！」

陸無涯微微一怔，說道：「這裏不好麽？」

「這裏很好，但終不是咱們的家！九華山不好麽？那麽咱們搬到別處去！我，我說一句話，你莫生氣……」

陸無涯見她眼圈微紅，心頭發軟，道：「玉妹，我對你的心意，難道你還不知道？你快說，什麽事我都會答應你！」

「眞的？」韓如玉目光不敢與陸無涯相觸。

陸無涯心頭詫異更盛，忍不住道：「玉妹，你心中有什麽事，趕快告訴我。」

「涯哥，我不想你再在江湖上混，假如你有什麽損傷的話，我也不知該如何活下去……」

陸無涯柔腸百結，但是一想起老鷹的手段來，他心腸又硬了起來。「現在還不行……」

韓如玉幽幽地道：「你已報了仇，還有什麽心願未了的？」

「我只殺死了一隻烏鴉！現在才知道，原來烏鴉有好幾隻，而烏鴉之上，尚有一隻老鷹！這一切全是老鷹的主意。所以我若不殺死老鷹，這仇便不算報却！」

韓如玉嬌軀一抖，喃喃地道：「你殺不了他的……他在暗你在明……」

「這是我這一生最大的心願，不是他死，便是我亡！我殺他絕不單只是爲了我自己，而是不想其他的孤兒像我這樣，長期生活在痛苦之中！所以不管我的成功機會有多大，我自身的危險有多重，我都要盡本身之力試一試！」

這幾句話說得詞正義嚴，大義凜然，韓如玉兩行熱淚奪眶而出，無言地垂下螓首。陸無涯把手放在她肩上，輕聲道：「玉妹，我知道你担心，不過假如我現在便歸隱，我相信我這一生都不會有快樂……假如我有了什麽不測，請你多辛苦一點，把兩個孩子撫養成人，屆時若尚有蝙蝠殺手、有烏鴉、有老鷹，請你敎導他倆，完成我未了之志！」

韓如玉咬着牙，淚水如小河般淌了下來，猶疑了一下，才用力地點點頭。陸無涯輕輕香了她一下，道：「現在我已掌握得一點綫索……你知道烏鴉是誰麽？」

韓如玉截口道：「我只能答應無論你發生了什麽事，我都可以忍辱偷生，把孩子養大……什麽烏鴉、蝙蝠、老鷹的事，我不想聽，也不想知道……涯哥，你知道我的心情麽？」

陸無涯點點頭，韓如玉沒有高興之色，閃出陸無涯的懷抱，道：「你要在這裏吃早點，還是出去跟大哥他們一齊吃？」

陸無涯略一沉吟，道：「在這裏跟你一齊吃！嗯，你爹在那裏？」

「爹病了……」

「哦？什麽時候病的？患什麽病？」

「前幾天只是內傷舊患發作而已，過幾天料他無事！」韓如玉說罷便出去了。

陸無涯胡亂盥洗了一下，心頭亂糟糟的，默默坐在床上。連日來發生的事，實在匪夷所思，使他理不出一個頭緒來，很想找個人傾談，偏生韓如玉又不喜聽，韓建德對他態度冰冷，韓師道又生了病，而他對阮文龍及司空霖又心生疑惑，是以頗爲納悶。

幸而吃過早點，韓師道却叫韓建德來找陸無涯了。

「爹叫你去一下，他有幾件事情要問你！」

韓如玉緊張地站了起來，道：「小妹陪涯哥去！」

韓建德目中帶着幾絲哀傷，說道：「爹說只要見他一人，也許等下他也會來找你！」

韓如玉忽然把手伸過去，輕輕在陸無涯手腕上捏了一下，陸無涯忙安慰她：「我跟爹說了話便來陪你！」

韓如玉有點傷感地道：「孩子醒了，你不看看他？」

韓建德哈哈笑道：「三妹你幹什麽？三妹夫不過去一下而已，倒好像要出遠門一般！」

陸無涯也輕笑起來，跟着韓建德出去。韓家內堂建築物頗多，韓師道所住之所，另有一道矮牆隔住，月洞門外有人守住，見到韓建德與陸無涯來到，都哈腰行禮，同時把門推開。

門後便是一座精緻的花園，花叢假山隱見人影，陸無涯忖道：「韓家莊到底有多少個人？」嘴上却問道：「岳父大人身子好一點沒有？」

韓建德頭也不回地道：「這話你可直

接問他！」說着，推開一扇廂房的房門，走了進去。陸無涯見房內只有一張書桌，幾張椅子，陳設簡單，却不見有人，心頭暗暗詫異。只見韓建德伸手在書桌上推了幾下，書桌倏地滑開，露出一道石級，通往地窖。

「岳父在下面？」

只聽韓師道的聲音自下面傳來：「可是涯兒？下來吧，老夫有話問你！德兒，壽筵的事，你去準備一下！還有，姜總管怎地還未回來，找人去田家庵查一查！」

陸無涯脫口說道：「姜總管不會回來了！」

「哦？」韓家父子兩人齊聲驚呼。韓建德問道：「三妹夫，這是什麽原因？」

韓師道說道：「沒有你的事，涯兒下來！」

陸無涯應了一聲，連忙走下石級，剛到下面，上面的出口已經闔上，可是地窖內仍然有燈，陸無涯走前幾步，便見到韓師道躺在一張睡床上，床前放着一張高背椅子，韓師道指一指椅子，陸無涯先向他行了一禮才坐下。

「你不辭而別，又悄悄回來，可是已經殺死了烏鴉？」

陸無涯點點頭，正在考慮該如何開口，只聽韓師道又問：「首級呢？」

「給人偷掉了！」

韓師道哈哈一笑。「連首級也有人偷，你莫把老夫當作是三歲孩童！」

「眞的！小婿……晚輩懷疑偷首級的人，很可能是田集孝！」陸無涯見他臉色不大好看，連忙改口自稱晚輩。

韓師道身子猛地一震，說道：「是不是你親眼見到的？沒證據的事，你可勿亂說！」

「證據雖沒有，但晚輩認得他的聲音！而且，而且他昨夜……」

「他昨夜怎樣？」

「他昨夜已潛入本莊！」

韓師道拳頭在床上一擂，喝道：「簡直胡說！田集孝與老夫交情不淺，他要來找老夫，還得潛進來麽？」

「眞的！晚輩親眼所見，是司空十弟接引他入莊的！」

韓師道目光一變，半晌才問道：「你還看到什麽？」

「烏鴉是……晚輩說了請大人勿氣壞身子……」

韓師道冷哼一聲：「老夫身子還硬朗得很，你但說不妨！」

陸無涯吸了一口氣，道：「烏鴉便是姜總管！」

韓師道聽後幾乎跳了起來：「你殺死他？可知他是老夫很信任的人？」

陸無涯道：「大人息怒，他親口承認了……所謂知人口面不知心，唉，又有誰能想得到？」

韓師道冷笑一聲：「老夫的確想不到，我女兒竟會看上你！」

陸無涯一楞，脫口問道：「大人，你不相信我？」

「我只相信你是瘋子！」

陸無涯不由微怒，吭聲道：「但這是千眞萬確的，他還說接到命令要殺你！」

韓師道臉現怪異之色。「他要殺我？他不怕受良心責備？」

陸無涯嘆息道：「其實要殺你的是老鷹，烏鴉與蝙蝠一樣，也只是老鷹工具而已！」

韓師道改變一下姿勢，淡淡地道：「老鷹又是誰？」

「他是蝙蝠組織的眞正首領……」

「我要知道他叫什麽名字！」

「這個姜子凌沒有說……他說連他也不知道。」

韓師道冷笑道：「你越說越玄了，你相信他不知道麽？假如他眞的是蝙蝠！」

陸無涯正色道：「這倒有可能！在這之前，晚輩等都不知道烏鴉的眞實身份，那老鷹是首腦，行動料必更加神秘！而且，烏鴉也不止一隻……」

韓師道臉上笑意更濃：「那麽還有幾隻？」

「這個晚輩便不知道了……姜子凌也沒透露過！」

「他有說出誰麽？」

「沒有，不過晚輩懷疑阮大哥是其中之一，司空十弟也有可能是他們的人！」

「阮文龍？哼，你又找到他的什麽破綻！」

陸無涯道：「烏鴉每次出現時，全身都爲黑布所包裹着，只露出一對眼睛，所以晚輩對他的眼神印象最深刻，我可以肯定，阮文龍是在晚輩眼前出現過的一隻蝙蝠！」

韓師道又道：「還有沒有其他的？」

陸無涯自懷中掏出那封警告信來，道：「請大人過目，就是因爲接到這封警告信，所以晚輩才連夜趕回來，幸而只是一

預告

新派俠情倫理愛情故事

中篇連載 **「劍斷情未斷」** 西門丁．著

平靜的武林突起風暴，正邪對壘時，引出十八年前的一段纏綿悱惻的愛情。十八年的刻骨相思，到頭來如一場噩夢……

本篇以爭霸武林爲經，以刻劃幾段不同類型的愛情爲緯；乃西門丁先生繼《蝙蝠、烏鴉、鷹》之後，又一創新之作，亦是西門丁先生摒棄以推理偵探法，處理懸疑詭秘情節的創新作品。愛好西門丁作品的讀者，切勿錯過。

場虛驚！」

韓師道把信交回給陸無涯，道：「老夫已快六十歲，不再氣盛，也不想與你計較，你立即給我滾吧，今後不許再讓韓家的人見到你！」

陸無涯先是一怔，繼而怒火大盛。「大人這句話是什麽意思？」

「意思已很明白！只你一個人滾，如玉不能跟着你！」

「不行！我不能沒有她，她也不能沒有我，而且咱們已有了孩子，你何忍心把咱拆散！」

韓師道閉起雙眼，道：「你若要一意孤行，便連孩子也留下來，因爲我不想我有一個女兒做寡婦！」

「我……」

「除非你發下毒誓，今日出了韓家便帶着如玉遠走他方，最好到海外仙島或大漠西域，不再踏入中原一步！」

「爲什麽？」

「理由我已經說了，老夫既不想女兒做寡婦，也不想她嫁給一個瘋子而給我丢臉！」

「但如玉絕不以爲我是……就算是，她也不會計較！」

「但老夫計較！」韓師道咆哮起來：「你無端端殺死跟隨老夫多年的朋友，老夫不殺你，你還想得隴望蜀？」

「我自信沒有殺錯人！」

「可有旁人作證？」

「高天揚！」陸無涯氣又餒了。「可惜他極可能已經死了！」

「老夫的條件你答應了沒有？」

陸無涯喘着氣，一面記着仇恨，一面又捨不得拋妻棄子，情仇交織，難以抉擇，耳際忽然隱隱聽到一個呼叫聲：「涯哥，我捨不得你，快答應爹！」

這是韓如玉的聲音，陸無涯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張口欲答應她，忽又聽韓師道喝道：「德兒，你爲何讓她進來！」

陸無涯心頭一跳，如同在頭上響了個焦雷，心中不斷地叫着：「這是什麽原因？這是什麽原因？三哥爲何尚在上面？」

只聽韓如玉哭叫道：「爹，女兒求你放過他！」

陸無涯豹子般跳了起來，臉色青白，冷汗黃豆般大小的簌簌流下，指着韓師道語不成句地道：「原來，原來你便是……便是……」

韓師道十分鎮靜，伸手在枕頭上一拉，只聞「格格」一陣機刮聲響，他自被內抽出一柄劍來，淡淡地道：「你不愧是衆多蝙蝠之中最聰明的一個，我便是老鷹，不過，若非玉丫頭，你又那裏會知道！」

陸無涯呆住了，半晌才呻吟的道：「你爲何要這般做？」

韓師道冷笑一聲：「你問我爲何要靠殺人賺錢？」

「不錯，以你今日的地位，還怕不夠錢花？」

「哼！你懂個什麽？錢有什麽用？追逐金錢者，不過是凡夫俗子而已！你們所殺的人，全是我的主意，無人出錢給老夫！老夫也沒有虧待你們，我出錢，你們出力，絕對公道！」

陸無涯好像沒有聽見這些話，大聲叫道：「你不止有錢，還有聲譽地位。」

「虛名而已，地位也是摸不着的！」韓師道神情忽然激動起來，「我要的是權力，小丈夫不可一日無錢，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我要的是整座武林。」

「殺人便可以得到整座武林？」

「把所有稍有威脅的人都踢掉，老夫便是天上北斗，誰不仰仗老夫的鼻息？」

「江山代代有人材出，只怕未必。」

韓師道哈哈大笑，道：「老夫還有幾年命，只要臨死之前，能夠風光一下，便心滿意足了。」

陸無涯嘆息道：「其實我應該一早便想到你，你若不是老鷹，姜子凌那有可能成爲烏鴉？」

韓師道冷冷地道：「知道又如何，你以爲你能阻擋老夫，任何人都不能。」

陸無涯神色忽然鎮定了下來。「上天是最公道的，你傷害了別人，也傷害了自己，可惜如玉做了你無辜的替死羔羊。」

韓師道自然知道他指的是什麽，他派了蝙蝠去追殺陸無涯和他的女人，只道那女人是陸無涯的姘頭，却料不到是自己的女兒，而且他雖是蝙蝠組織的主腦，但對於蝙蝠的事却不太清楚，一切都交由姜子凌打理，有大事時，姜子凌才會請示他。

但陸無涯與韓如玉，韓勝珠回來後，自韓勝珠口中，他才知道這件事，那時韓師道心頭如遭火燒，她最鍾愛的便是韓如玉，却想不到這災難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他本想立即殺死陸無涯，只因有了這份愧疚，所以不在家內下手，却故意要姜子凌去誘殺陸無涯，這樣韓如玉在毫不知情底下，便不會太過痛苦，也不會使她心目中的嚴父形象破碎。

偏生姜子凌竟然被陸無涯與高天揚殺死，他料不到陸無涯有力殺死姜子凌，只道事故出在高天揚身上。

又湊巧高天揚把自己送到另一隻烏鴉的刀下，田集孝自然不會放過他，只是事後，他若再在江湖上出現，便要引人思疑，是故才趕回來請示老鷹。

韓師道本來要女兒勸陸無涯離開中原，韓如玉自然不肯答應，最後韓師道把事情攤開，韓如玉哭了半天，終於屈服，她不忍見丈夫與父親決鬥，任何一人有損傷，她都難以忍受。

韓師道亦料不到陸無涯來得這般快，只得詐病阻延時間等女兒勸告陸無涯，另一方面又叫韓建德帶他去偏廳，自己再到女兒寢室警告她一番。

二十多年來的計劃，韓師道自然不肯毁於一旦，不過，韓如玉被姦之事，又似是一條毒蛇般，不時咬噬着他的心眉，當下他聽見陸無涯這般說，臉色鐵青，額角沁汗，半晌才無力地道：「老夫會給她補償，待老夫大功告成，要替她物色一個比你好十倍的丈夫，實在輕而易舉。」

「放屁！」陸無涯怒道：「你把如玉看成甚麽人？這種話虧你說得出口。」

「哼！女人誰不想嫁個有錢有勢，英俊瀟洒的男子，」韓師道把劍向陸無涯斜指一下，「你還有什麽話要說？」

陸無涯痛苦地呻吟了一下。「你是我岳父，但令我半生痛苦……我妻子，愛人，朋友，同伴，全死在你手下。但你偏偏

又是如玉的父親，我，我……還能說些什麼？」

「你不想問問有關蝙蝠等等的事？」

「老鷹是你，我心中的疑團便一一自動解開了，而且，我也不想再知道任何事了。」

韓師道目光露出一絲讚許之色。「你很聰明，一個人連命都已不保，多了解一些事情，徒然痛苦。」

陸無涯猛吸一口氣。「不過我有兩個條件求你……」

韓師道有點奇怪，他實在料不到陸無涯的脾氣，也會求他，忍不住好奇地問道：「是什麼事，且說來聽聽。」

「請你善待如玉及那兩個孩子，無論如何，他們跟你都有一點關係。」

韓師道不由怒道：「她是我女兒，何須你關心？」

陸無涯叫道：「但她是我的妻子。」

韓師道不答又問：「第二條件呢？」

「給我一個公平的機會。」

韓師道「嗤」地一聲笑了出來。「你自信能打敗老夫？」

「我不敢奢望，不過你若自信能贏得了我，給我一柄劍又有何妨？難道『一劍震長江』之名是浪得虛名的？」

「也好，老夫已久疏陣仗，今日便陪你玩幾招。」韓師道摘下牆上的一柄長劍，把它拋與陸無涯。

陸無涯接過劍來，一按劍簧，把劍抽出，倒抱劍柄，道了一聲請，劍尖立即遙指韓師道。

韓師道毫不爲所動，道：「老夫之見是請你先出手，否則機會難再！」

陸無涯深深吸了一口氣，只見韓師道閒閒散散地站在他八尺之外，全身上下似被一重無形的殺氣所籠罩，那殺氣越來越盛，連八尺外的陸無涯都感其威力，呼吸登時一緊。

兩人如石像一般挺立着，陸無涯實在沒有把握一劍取得先機，貿貿然發動攻勢，又恐反爲敵所制，這刹那，十數個念頭在他腦海中閃過，平生所學的招式也全都想過，仍沒有一招把握較大的。

就在此刻，上面通氣孔又傳來韓如玉的叫聲：「爹，請你放過涯哥。」

韓師道道：「還不制住她！」

話音一落，陸無涯的長劍已如離弦之箭刺去，韓師道雖然因說話略爲分神，但仍來得及舉劍格開。

陸無涯一劍過後，第二劍又再攻出，他一口氣攻了七招，都爲韓師道輕輕鬆鬆接下，陸無涯立即把劍法一變，以劍代刀，施展出更多刀法來。

一連三招不但招式詭異，而且殺傷力極大，這一着大出韓師道的意料，忍不住咦了一聲，應付時有點狼狽。

陸無涯三招之後又再三招，只聞「嗤」的一聲，韓師道的肩頭已看了一劍，幸而他閃避得快，只添了一道淺淺的傷口。

陸無涯一劍得手，長嘯一聲，第七招跟着攻出，可是韓師道比他更快，長劍第一次反擊。他因一時大意，吃了小虧，心頭大怒，這一劍力蘊千鈞，陸無涯的劍吃他劍風一吹，竟然偏開兩寸，那一招去勢也是一慢！

說時遲，那時快，韓師道的劍尖已臨陸無涯的胸膛！

陸無涯萬般無奈，只得向後急退，韓師道不愧是武林中數一數二的好手，攻勢如同長江水般一招緊接一招，綿延不絕。

陸無涯連格五劍之後，剛稍站穩陣脚，忽又見韓師道左掌自劍底穿了過來，印向自己的胸膛，他自知內功與對方相差太遠，是故只得擰腰閃避。

不料，韓師道上身一俯，手臂暴長，倏地化掌爲抓，向陸無涯腰際抓去。

這一招不但詭異絕倫，而且快逾閃電，陸無涯閃避不及，被其抓個正着，只覺小腹一陣灼熱，心頭一亂，右臂長劍倏地刺出。與此同時，韓師道突然大叫一聲，叫聲倏起，既尖且急，充滿驚怒悔恨，把陸無涯嚇了一跳。

刹那間，韓師道鬆下手掌，右手長劍一劃，擋開陸無涯的劍！

「噹」的一聲，陸無涯吃不住他此劍之力，手臂連劍揚高半尺，韓師道手臂一翻，白光過處陸無涯的右手已應聲落地。

這幾招兔起鶻落，一氣呵成，兩人由上風至下風，又由下風轉爲上風，不過是眨眼之間的事。

刹那間，陸無涯的所有動作都突然一慢，韓師道上身向前一撲，劍尖已刺入陸無涯的胸膛。

「砰砰」兩聲，兩人同時滾落地上，陸無涯大口大口地喘着氣，但奇怪的是韓師道也喘起息來，陸無涯甚是奇怪，忍不住轉頭向他望去，只見他滿臉都是青黑之氣，雙眼圓睜，神情極爲恐怖，他心頭甚是奇怪。

「德兒，快把甬道出口打開，把七星針解藥拿來！」韓師道聲音似發自喉管。

陸無涯這才發覺韓師道的右掌心白光閃亮，釘着三根小針。這三根小針自何而來，陸無涯全不知道，他想用左手握劍刺殺韓師道，亦已無能爲力。

只聽上面又傳來韓建德的叫聲：「爹，出口機關讓你鎖住。」

韓師道大叫一聲，自地上爬了起來，艱辛地走向牙床，可是他每跨出一步，臉上的青黑之氣，便重了一分，只走了三步，他便長嘆一聲，跌坐地上，咬牙道：「如玉那賤人把那顆珍珠送給你？」

陸無涯目光一落，才發現上次韓如玉給他那粒大珍珠已碎裂，地上有一團碎片，刹那間，一切他都已明白，韓師道把毒針藏在那假珍珠之內，卻不把內情說破。他原意甚佳，要女兒把珍珠帶在身上，萬一遇到強敵不能抵抗時，一般人見到那般晶瑩巨大的珍珠，都忍不住會把它抓下來，瞧個清楚，只要稍一用力，薄殼碎裂，毒針便會刺進掌心。

那七星針是用七種天下至毒的毒藥煉成，另有解藥，也須立即服食，而且不能移動身體，否則毒氣攻心更快！

陸無涯想通了這關鍵，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但只笑了幾聲，便嗆咳起來。

韓師道喘着氣道：「你得意甚麼？難道你還能活？」

「我心願已了，死活根本都不放在心上……」

「你這一生都全不由人，毫無快樂可

言，就這樣死去，難道不覺得遺憾？」

陸無涯身子一震，喃喃地道：「難道這便是常人口中的所說的命運？」

韓師道神色一呆，也喃喃地道：「老夫向來以爲事在人爲，天下間沒有辦不到的事，怎料得到頭來，只是一場夢……老夫年輕時，曾遇一位相士，他謂老夫活不到六十歲，果然，果然……難道天命眞的不可違？」

「天命不可違，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自作孽不可活，這一切都是天命！」

「自作孽不可活？哈哈……」笑聲未了，韓師道嘴角已沁出黑血，喘着氣道：「你如何堅強，如何掙扎，到頭來也逃不掉上天替你的安排……」語音一落，雙眼已經闔上。

陸無涯混身浴血，氣力迅速消失，雙眼也緩緩閉起，耳朵忽然聽見通氣孔不斷傳來韓家兄弟的呼叫聲：「爹，快把機關打開。」忽又聞一個淒厲的聲音：「爹若有什麼不測，也是他自己討來的，招來的，我看你們以後還做不做傷天害理的事，頭一個受害的是三妹，如今爹又……」

陸無涯認得這是韓勝珠的聲音，她話未說完，韓建德已截口道：「大妹別發牢騷啦，現在要緊的是把入口弄開。」

韓建文聲音已變，「爹若有什麽不測，咱們，咱們又該如何是好？」

韓建德沉聲道：「就此退出江湖。」

韓家兄弟姐妹都沒人反對，陸無涯心頭一片平靜，雙眼再度睜開，看了周圍最後一眼，嘴角浮上一絲微笑，心中暗道：「這裏便是一座現成的大墓，好好，韓師道害苦了女兒，又通過女兒的手，用自己的毒針殺死自己，上天到底是公平的……老鷹與蝙蝠死在一處，哈哈……我這一生雖然充滿痛苦，但先是得到五妹，再是玉妹，終也得到幸福……

「幾年來，我雙手沾滿無辜者的鮮血，死有餘辜，如今大仇得報，還有何遺憾的，何況九泉之下，還有五妹爲伴……」

這刹那，陸無涯心頭一片平靜，腦海內又浮上紫玉花的臉龐，猛覺一陣甜蜜，忽然一個念頭翻上他心頭。「我到底愛五妹多一點，還是愛玉妹多一點？」可惜他還未找到答案時，已經停止了呼吸……

× × ×

地窖密室的入口終於沒法打開，韓師道已死，他的六十壽筵亦自然取消。

韓建德徵得母親的同意，立即召開蝙蝠組織的所有成員到家內商量解散的事項，不用說，所有的人都同意，於是韓建德立即準備一切。

初冬的深夜，寒風呼呼，韓家莊突然起了一塲大火，沒有人知道這塲火是如何起，只知道大火過後，甚麽也沒剩下來，從此之後，也沒人知道韓家的人在那裏，江湖自然亦沒有蝙蝠殺手。

× × ×

韓家起火那夜，一輛馬車自蕪湖城悄悄馳了出去，車廂密封，駕車的只知道裏面坐着兩個女人，三個孩子，那兩個女人臉龐十分相似，而憂鬱悲傷的眼神，則更是相同。馬車直馳至九華山下停了下來，那兩個女人帶着孩子頭也不回地往山上走去……

（全文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虎穴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鳳棲梧、鐵虎在亡魂洞口殺了南宮望派來的幾個灰衣人之後，便連忙趕囘中原找南宮望算帳，見他在自己的總壇內佈下陰陽誅仙陣，堂前堂後南宮世家的弟子禁衛森嚴，因爲鳳棲梧、鐵虎的下落不明，恐懼他們的報復，故設下此大陣，保護自己，以爲萬無一失，豈料他們突然闖至，來到自己身邊，還以爲他們利用飛索而來，心存輕敵，見他們走入陣圖的死角，便挺身迎戰，鳳棲梧、鐵虎以陰陽人無名氏的功力對付南宮望陰陽誅仙陣，不上幾個囘合，便將南宮望摔跌而死，二人分東西兩方面脫離南宮世家的弟子追趕，在郊外一古刹會合……

秉燭談心事　無官一身輕（大結局）

喀麗絲道：「他的忠心我是知道的，可是他應該知道南宮望倒下巳經足够。」

鳳棲梧搖頭道：「事情到底怎樣我們還是不要胡亂推測，也許他只是……」

喀麗絲微喟：「若是眞的我想的那樣，我們有沒有辦法阻止？」

鳳棲梧仰首道：「太遲了，現在我就是背插雙翼，可以飛囘去，時間也巳來不及。」一頓接道：「現在我們只有等，相信也不會等上多久。」

喀麗絲無言偎進鳳棲梧懷中。

× × ×

鐵虎這時候果然置身禁宮，這是他第二次進來，駕輕就熟，禁宮的防衛雖然更加森嚴，可是他的身手也靈活了很多，一般人不能够藏身，不能够通過的地方，他輕易便藏進去，走過去。

他要找朱元璋，這當然也是一件輕而易擧的事情，在禁苑找一個內侍一問便知道朱元璋所在。

那個內侍隨即被他封住了穴道，放在不容易爲人發覺的地方，然後他竄向御書房的方向。

第一次他找到朱元璋的時候也是在御書房，這一次，御書房外面的守衛當然更加森嚴。

手掌燈籠的侍衛逡巡不絕，鐵虎等了差不多半個時辰，用了七種方法才能够落在瓦面上，也全虧他那種迥異常人的身手才能够能人所不能。

由瓦面而進入承塵內也花了他不少時間，從承塵的花眼他終於看到了朱元璋。

御書房的燈光並不怎樣亮，朱元璋呆坐在長案前顯然有很多心事。

是南宮望的死影响還是什麽鐵虎看不出，他也沒有理會，只是仔細的找適當的機會角度準備那必殺的一擊。

朱元璋顯然毫無所覺，一直到那面承塵碎裂，才被那碎裂的聲响驚動，把頭抬起來。

鐵虎那柄彎刀幾乎同時削進了朱元璋的脖子，只一刀便將他的頭顱割下來。

刀並非好刀，與鳳棲梧那一柄「驚鯢」不能相提並論，但拿來割人頭巳經够鋒利的了。

鐵虎刀用得很快很好，朱元璋的反應也未免太遲鈍，他甚至來不及呼叫頭顱便巳給割下。

鐵虎早巳作好準備，探手將人頭接住，隨即在那具無頭屍身倒下之前將一塊龍袍割下，也正好將那顆人頭裹起來，身子往後一翻便竄回承塵內，接從瓦面的缺口竄出去。

承塵碎裂的聲响當然經巳將逡巡的侍衛驚動，御書房外的燈光一片大亮。

瓦面亦被照亮，鐵虎在驚呼聲中飛索出手，凌空飛越，迅速準確而靈活。

捉刺客的聲响此起彼落，燈光刀光閃耀，那些侍衛紛紛追問鐵虎逃走的方向。

一個矮小的黑影這之前巳經從御書房的一角竄出來，緊追在鐵虎身後。

燈光閃動，到處都黑影搖幌，這個矮小的黑影竟彷彿與牆壁瓦面以及各種東西的影子混起來，除非很小心，否則根本看不出。

鐵虎並不是那麽小心的人，但那個矮小的黑影要追上鐵虎也不容易。

禁宮中這樣矮小的只有一個山甲，能够支配山甲的只有朱元璋一人。

朱元璋若是被殺，山甲是否還會再爲他賣命？

瓦面上風急，對山甲來說一些影响也沒有，也沒有發出絲毫聲响，他身上只有一條緊貼的短袴，頭禿着，根本沒有什麽能够被風吹出聲响來，他的輕功也很好，着地無聲。

以鐵虎的耳目敏銳，也沒有發覺這個人的追踪。

山甲的神色非常興奮，他終於有任務，而且是這麽重要的任務，他發誓一定要完成，不負朱元璋所望，要別的人莫再因爲他是一個侏儒就輕視。

在鐵虎一刀砍殺朱元璋的時候山甲巳可以出手，可是他沒有，他不能做沒有把握的事，也絕對相信只要他追上去，有耐性，一定能够找到適當的機會，而且朱元璋也有命令，盡可能殺掉鐵虎鳳棲梧二人，以免後患。

鳳棲梧不在這裏，山甲的追踪鐵虎，還希望鐵虎能够帶他找到鳳棲梧那兒去。

他個子小，腦袋也是，並沒有足够的智慧看透朱元璋的心意。

朱元璋絕不以爲他能够一口氣殺掉鳳棲梧鐵虎二人，只希望他能够殺掉鐵虎。

鳳棲梧是怎樣的一個人朱元璋又怎會不明白，他絕不以爲鳳棲梧會動手，但鐵虎這個人卻是有如眼中之釘，不去不快。

山甲能否殺掉鐵虎，朱元璋却也不太在乎，所以派他去只是發覺這個人留在身旁其實沒有多大用處。

山甲若是明白朱元璋的心意，一定不會這樣落力，當然他的野心與身材是成反比。

× × ×

山甲追出去之後，朱元璋才從暗門走出來，看着那具無頭的屍體，不由捏了一把冷汗，若非他早有準備，挨那一刀的就是他。

鳳棲梧鐵虎在飛鳥帮總壇撲殺南宮望的消息傳到，他便巳作好準備，雖然沒有消息鳳棲梧鐵虎向這邊走來他還是將替身搬出來。

也許他亦像某種人，每當危險迫近的時候就會察覺，與之同時也在御書房外佈下了所謂天羅地網。

設計這天羅地網的人告訴他萬無一失，但聽到「一失」二字他還是混身不自在。這天羅地網果然還是有失。

在外面逡巡的侍衛統領聞訊趕來慌不迭拍門，聽到朱元璋的囘答才放下心頭大石，連忙進去請罪。

朱元璋沒有下罪，只是笑了笑，那個侍衛統領看見那具身穿龍袍的無頭屍身，當然是大感詫異，他並不知道這個秘密。

朱元璋這才問：「你知道這是什麽囘事？」

那個侍衛統領一呆道：「微臣不知道，微臣救駕來遲，罪該萬死。」

朱元璋道：「來人若是你們能够對付，朕也不用安排這個替身。」

「替身？」

朱元璋道：「一個實在太少，可惜再沒有人替朕再製造第二個。」

「皇上洪福……」

朱元璋笑截。「這如何稱得洪福，你立即替朕秘密毀掉，這具無頭屍身，除了你之外，朕不要其他人知道這件事。」

那個侍衛統領一面應一面叩頭，朱元璋接吩咐：「先將衣服剝下來燒掉。」

侍衛統領又叩頭囘答，朱元璋歎息道：「若是鳳棲梧就不會這樣，可惜這個人不爲朕所用。」

「微臣立即下令到處去搜捕……」

朱元璋揮手截道：「不用多此一擧，他若是還能够進來一定會進來。」

「那微臣加緊防衛，除非他不出現，否則……」

朱元璋搖頭道：「算了，連一個鐵虎你們也無計可施，何况鳳棲梧？」

「那……那……」侍衛統領垂着頭，不知道如何說話才好。

朱元璋接道：「鳳棲梧的事你們不必緊張，當然，抓得他最好，否則——」一頓才接道：「無論御書房發生什麽事，你們都無須理會。」

「微臣一定會盡全力阻止……」

「阻止得住固然是好，若是他進來了御書房，你們也進來，只有將事情弄得更糟。」

朱元璋有些無可奈何的。

× × ×

天終於亮了，鳳棲梧喀麗絲等了一夜

，終於等到了鐵虎出現，看見鐵虎手挽着那個包袱，鳳棲梧一顆心不由沉下去。

鐵虎看見鳳棲梧，脚步便緩下，神態很奇怪，喀麗絲也發覺，脫口問：「你到底那裏去了？」

鳳棲梧却道：「別告訴我你是走了一趟禁宮。」

鐵虎乾笑了一聲，道：「我沒有說，但你也沒有猜錯，我的確走了一趟。」

喀麗絲追問：「幹什麽？」

鐵虎道：「敎訓了那個皇帝一頓。」

喀麗絲再問：「還有這個必要？」

鐵虎道：「沒有，但這樣比較好。」

喀麗絲道：「那他若是採取報復行動，我們的族人不難又面臨一次大屠殺。」

鐵虎肯定的道：「絕對不會。」

喀麗絲想想道：「應該不會的，你一再闖入禁宮，在他面前出現，來去自如，他應該不敢再冒險。」

她沒有想到多遠，鐵虎看着她，欲言又止，喀麗絲接道：「我還担心你會殺他呢。」

鳳棲梧看看鐵虎，道：「我也希望他只是教訓。」

鐵虎目光一轉，突然笑起來，笑對鳳棲梧道：「你什麽時候變得這樣吞吞吐吐的？」

鳳棲梧道：「也許就因爲我仍然存着萬一的希望，你不是也變成那樣？」

鐵虎道：「是我心中有一份歉疚。」

喀麗絲聽着奇怪道：「你們到底在說什麽？」

鐵虎正色道：「我這次進宮是要殺朱元璋。」

喀麗絲道：「但你臨時改變主意？」

鐵虎道：「我沒有，朱元璋的頭顱巳給我割下來，喏，就在這裏。」

他接將那個包袱擧起，喀麗組不由花容失色，脫口道：「你不該這樣做。」

鐵虎道：「我巳經考慮得很清楚，沒有比這樣更好的了。」

喀麗絲道：「南宮望給你們殺了還不成？」

「南宮望一般人眼中只是一個江湖人，他的死只是江湖仇殺，我絕對同意這個人的存在非獨會爲惡江湖，而且會危害到我們的族人，所以我完全同意將他殺掉，否則也不會苦練殺他的武功，可是中原能人輩出，朱元璋再要找一個這樣的高手，應該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我們族人的安危也不會因爲這個人的生死而得以解決，眞正有影响的只有朱元璋一人！」

喀麗絲目光轉向鳳棲梧，鳳棲梧微喟道：「他說的也不無道理。」

鐵虎道：「最低限度站在我們族人的立場就是這樣，朱元璋若是倒下，在未找到一個適當的繼承人之前，明朝絕不會找我們麻煩，而除了朱元璋之外有號召力的人並不多，其間難免一番你爭我奪，我們的族人也可以利用這段時間整頓一下，或者遷到更遠的地方。」

喀麗絲道：「我不怪你這樣做，可是你這樣做如何對鳳大哥交代？」

鐵虎看着鳳棲梧道：「我沒有考慮這方面，但我絕對承認不是他，我絕對練不好這一身武功，也很難再闖入禁宮去。」

鳳棲梧道：「我這樣做只是爲了利用你除去南宮望，並無其他目的。」

鐵虎搖頭道：「閣下是怎樣一個人鐵虎完全明白，你若是要殺我現在可以動手，我絕不會抵抗，而事實我亦不是你的對手。」

鳳棲梧道：「我若是在禁宮之內，一定會因爲要阻止你下手而跟你動手，現在再沒有這樣做必要。」

鐵虎追問：「那你要怎樣？」

鳳棲梧道：「天下之大難道還有我立足的地方？」

鐵虎說道：「我明白別人一定會將這個罪名推到你身上，明朝的人絕不會原諒你。」

鳳棲梧道：「也好，反正我要退隱山林。」

鐵虎道：「到關外？」

鳳棲梧道：「我是漢人，還是留在漢家江山。」

「我明白。」鐵虎轉問喀麗絲：「公主當然也留在這裏的了？」

喀麗絲一怔。「我？我……」

鐵虎截道：「公主金枝玉葉，雖說是元人，到底生於中土，很難習慣關外的生活。」

喀麗絲正要說什麽，鐵虎話又巳接上。「再說在中土有鳳大哥照料無論如何都令人放心。」

喀麗絲一怔，俏臉陡然紅起來，鳳棲梧那邊亦一怔，目光落在喀麗絲面上，心頭突然間一跳，他一直都沒有考慮到男女方面的問題，却是不能不承認對喀麗絲有一種特別的好感。

鐵虎看看他們隨又道：「鳳大哥當然絕不會有種族歧見。」

鳳棲梧終於開口：「鐵兄，你說到那裏去了。」

鐵虎說道：「鳳大哥光明磊落，當然不會對朋友說謊，除非鳳大哥不當我是朋友。」

鳳棲梧道：「鐵兄言重。」

鐵虎道：「我這個人是心直口快，旁觀者清，應該不會看錯的，當然，鳳大哥不肯承認，我也是沒有辦法。」

鳳棲梧無言，鐵虎仰首歎息道：「我若是有你們這種福氣，根本就不會再考慮什麽。」

鳳棲梧道：「你也是一個有心人，應該盡力爭取，所謂福氣……」

鐵虎搖頭道：「你說到那裏去了。」

鳳棲梧道：「我只知你非獨看得清楚，而且還懂得指點我們應該怎樣做。」

鐵虎看着鳳棲梧。「雖然我是一個粗人，却也還懂得有緣無份，就是有非份之想，也不敢強求。」

鳳棲梧話方要出口，鐵虎巳接道：「一切還是順其自然。隨又仰首道：「我的殺朱元璋也是強來，是福是禍，上天總會給我一個明白。」

鳳棲梧道：「這個——」

鐵虎道：「去之前我其實應該給你說清楚。」

「那我一定會阻止。」

「而結果必定刀兵相見，我也必定會死在你刀下，武功我到底不如你。」

鳳棲梧喃喃道：「現在還說這些……」

鐵虎道：「大概因爲我有一種感覺，能够死在你刀下，始終是一種榮耀。」

鳳棲梧皺眉，鐵虎接道：「現在你當然不會動手，除非朱元璋就在你我之前，而我正要殺他。」

鳳棲梧點頭，鐵虎又道：「現在你殺我非獨毫無意思，也毫無作用。」

鳳棲梧道：「這些不必說了。」

鐵虎道：「這次一別也不知什麽時候再見，可惜這裏沒有酒，否則我們還可以盡情一醉。」

鳳棲梧道：「附近應該有賣酒的地方，反正我們也不打算留在這座古刹內。」

鐵虎道：「你們也沒有考慮清楚到那兒去的？」

「沒有。」鳳棲梧目光落在喀麗絲面上，喀麗絲看着他，又垂下頭沒有作聲。

鐵虎道：「那你們在這裏好好的商量一下，我却是巳經有去的地方，而酒不一定要喝的。」接着大笑三聲轉身往外走。

鳳棲梧道：「一切安定之後，我們必定到關外跑一趟，到時再喝。」

鐵虎道：「好的，只要你們出關外，一定能够找到我。」頭也不同，大踏步往外走。

喀麗絲這才道：「看來他是有意做一番大事的了。」

鳳棲梧道：「以他的身手這並非一件難事，我們再見到他的時候，他是必巳成爲一方豪雄，應該不難找到他。」

喀麗絲忽然道：「你好像還沒有問過我是否……」

她沒有說下去，但鳳棲梧巳經明白，微笑道：「你若是不同意，應該不會等到現在才說的。」

喀麗絲輕聲接問：「我這樣在你們漢人眼中是不是……」

鳳棲梧截道：「我們難道是爲了別人生存？」

喀麗絲道：「當然不是，可是有時又不由自王，我早就打算什麽時候做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

鳳棲梧道：「每一個人都是這樣。」

「你也不例外？」

「我亦不例外，這些年來我做的雖然不全都是別人要做的事情，也巳經够多的了。」

喀麗絲喃喃着道：「我却是想不到你竟然……」

鳳棲梧又截道：「好像你這樣旣溫柔又美麗的女孩子那兒找？」

喀麗絲偎進鳳棲梧懷中，鳳棲梧接道：「只是同到關外你仍然是公主身份，跟着我……」

喀麗絲說道：「只要跟你在一起，以後怎樣我都不管了，你若是懷疑我吃不得苦……」

鳳棲梧按住了她的嘴唇，道：「到這個時候我們怎麽還說這些？」

喀麗絲將頭埋得更深，鳳棲梧擁着她，心頭那片刻不田感慨萬千。

× × ×

鐵虎脚步起落並不快，他的心情很沉重，主要是因爲那種孤獨的感覺。

本來他在關外獨來獨往，早巳習慣了孤獨，偶然進關外，也結識不到什麽朋友，漢人對他有避忌，而他雖然愛護他的族人，却討厭他們入主中原後那種專橫，更早之前他巳經發覺漢人必反，却不知道應該怎樣做。

元人專橫巳慣，而就是他能够說服他們，也無計消除漢人對元人的仇恨。

這到底也是漢人的地方。

他練好一身武功，入關適逢朝廷徵召高手，御前演武他連敗多人，獨佔鰲頭，却因爲不慣那種腐敗的生活悄然又引退。

他看出巳潛伏的危機，却無計可施，對朝廷也完全絕望，可是到朝廷需要他的時候他還是挺身而出，雖然他知道一個人起不了多大作用，但仍然盡力而爲。

到他發覺因爲他的要脅朱元璋反而引起了一場大屠殺，他便發誓無論如何也要將事情解決。

現在他知道巳經成功，朱元璋死了，難免有一場內亂，他看透了政治的黑暗，一旦天下太平就是亂世的生死之交在朝廷中也難免勾心鬥角，漢人也不會例外，鳳棲梧與飛鳥帮的遭遇巳足以證明一切。

他們的族人在這一段期間應該可以安定下來，他要求的也只是安定。

當然他也明白他解決了這件事同時，也必然少了鳳棲梧這個朋友，即使鳳棲梧原諒他，他也不會原諒自己，事實他是利用鳳棲梧來達到目的。

武功什麽不用說了，殺了南宮望之後他是有意讓鳳棲梧引開大部份的追兵，同機混入禁宮，而若非他刻意欺騙鳳棲梧，以鳳棲梧的經驗怎會瞧不出他別有所圖。

喀麗絲的事他早就發覺了，他若是不喜歡喀麗絲，當然也不會留意到喀麗絲的感情變化。

正如鳳棲梧說的，好像喀麗絲那樣的女孩子那一個不喜歡，鐵虎却也不能不承認，鳳棲梧比他更適合喀麗絲，而最主要的還是喀麗絲的心意。

鐵虎巳習慣了孤獨，但經過這一段不孤獨的日子再面臨孤獨，難免更加難受。

堂外院子草長及膝，朝霧未散，一片說不出的蒼涼，鐵虎的心境也是，之外他還有一種說不出的不安，只是他並不知道這是危險迫近的預兆。

事實他也看不出周圍有什麽危險，帶着那種不安一直走向危險所在。

院子當中有一個放生池，池當中那雙石烏龜巳經崩壞，積水滿及池邊，那之上舖滿了落葉枯草，看來一片墨綠，所以棲息在那之上的一隻青蛙若非偶然發出一兩下叫聲，也不容易發現。

那隻青蛙叫着突然跳起來，遠遠的跳開，鐵虎看見那隻青蛙，却看不見青蛙眼中的恐懼。

他也沒有察覺那隱藏在池裏的殺氣。

好像那樣的一個水池怎能够藏人，鐵虎更以爲那隻青蛙是被他驚嚇着。

由大堂到院子有一段路，在他步出大堂的時候，院子並無異樣。

若是有人藏在池裏，那個人必須在他步出大堂的時候，便巳藏進去，當然，一個精通「龜息」之類內功心法的人並不難做到這一點。

可是要從一個那樣的水池裏看清楚來

人的行動却絕不是一件容易事，要聽準也一樣。

再說周圍可以藏身的地方實在太多，除非那個人有一種特殊的本領，能夠利用那個水池的惡劣環境。有那樣本領的人當然不多，之前鐵虎也沒有見過，所以他完全沒有在意那個水池。

知道有山甲這個人的事實很少，而知道他練成了在水底襲擊那種本領的人除了朱元璋便只有南宮望，他們當然都不會將消息洩漏出去。

也只有他們才知道山甲甚至能夠藏在泥沼裏，却就是南宮望也不清楚山甲憑什麼知道敵人接近，刺出那麼準確的一劍。

山甲也沒有加以解釋，也許他是害怕這個秘密洩漏之後，他便變得不重要，這毫無疑問是他唯一過人之處，他也是藉此而得以有那麼好的享受。

當然亦未嘗不無可能，連他也不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跟踪鐵虎到來，看着鐵虎走入內堂才藏進這個水池，等待鐵虎或者其他人經過。

雖然他不知道古刹內有多少人，他却是能夠分辨得出鐵虎那樣的高手，也不以爲除了鳳棲梧鐵虎，還有第三個那樣的高手存在。

只要刺倒了一個，其他一個便容易對付，他也有絕對的信心盡量利用這個水池將任何對手擊倒。

這個水池對他來說實在是一個很理想的藏身所在，連禁宮御書房密室內那個泥沼他也能夠適應，這個水池根本就算不了什麼。

來的是什麼人他也立即判斷得出來，他藏在水池的時間到底還短，整個人仍然在最佳的狀態中。

劍已經在手，殺氣也終於動了，他藏進這個水池一直都沒有驚嚇着那隻青蛙，一直到殺氣出體。

他也被那隻青蛙驚動，但立即放下心來，從鐵虎的反應，他知道鐵虎並沒有發現他的存在。

鐵虎脚步並沒有停下，繼續走前去，一直到山甲那一劍刺進了他的要害！

那一劍突然從水池裏刺出，電光石火般劃過空間，從他的左脅刺進，斜刺裏穿過他的心臟，再從頸側刺出來！

鐵虎閃不開這一劍，他發覺有劍刺來要閃避的時候，劍已經刺進他的體內。

那一劍實在太準太快太勁，就是山甲也驚奇他能夠刺出那樣快準勁的一劍。

鐵虎狂吼，揮拳疾擊，他雖然已改練陰柔的武功，驚怒之下擊出的一拳仍然是陽剛之極。

山甲伸牽迎去，一拳接下，一個身子飛摔了出去，劍却仍然在握，立時隨着身形的飛摔從鐵虎體內抽出來。

看他的樣子好像已挨了重重的一拳，好像已傷在拳下。

鐵虎的身子與之同時一栽，那一拳，乃是有去無回之勢，却還是回了。

鮮血從傷口射出，鐵虎半邊身子迅速被染紅，搖搖欲墮，他第二拳已蓄勢待發，却沒有再發。

山甲飛摔出丈外，便墮進池裏，沒有水花，浮在池面上的枯葉一開便又聚合，眨眼間池面便回復原狀，恍惚什麼也沒有發生過。

鐵虎看在眼內，但就是沒有看見他也知道那一拳並沒有傷着山甲，那一拳那刹那在他的感覺，就像是擊在一堆沾滿了油的東西上。

那個人絕無疑問只是藉着他那一拳之力倒掠回水池裏，並沒有傷在拳下。

到底是什麼人，鐵虎雖然看清楚山甲的樣子！却並不認識山甲，但也立取聯想到朱元璋。

他在中原的日子並不多，也沒有與中原的武林中人結怨，而一直以來與之作對的只是朱元璋一人。

朱元璋已經被他殺掉，好像朱元璋這種人難道也有人爲他効忠，至死不渝？鐵虎實在懷疑。

他狂吼着移動脚步，走向那個水池，那種錐心刺骨的痛苦已告訴他傷得怎樣，就是死，他也要那個殺他的人跟他一起。

那一劍傷得他實在太重，若非他內功也不錯，早已經倒下，他的眞氣也已被刺破，來到水池前，他雙脚便已抖過不停，眞氣已接續不上。

山甲的劍也就在這時候從池裏再刺出來，刺進了他的小腹，他狂吼，雙手一沉，握住了那柄劍的劍鋒當中。

那柄劍的劍鋒成三角形，三面鋒口既薄且利，鋒口與鋒口之間都有一道很深的血槽，這種設計絕無疑問是專破內家眞氣，就是不刺中要害也會造成嚴重的傷害。

鐵虎的雙手立時在劍鋒上裂開，鮮血奔流，與之同時他拚盡最後一口眞氣，一個身子倒翻了出去。

山甲在水中無處着力，硬硬被他拉出了水面，落在枯草叢中。

鐵虎也是半跪在枯草叢中喘着氣問：「你到底是什麼人，我與你有何仇恨？」

山甲道：「我叫做山甲，與你一些仇恨也沒有。」

鐵虎道：「那你襲擊我。」

山甲道：「我只懂得這樣子殺人。」

「是誰的主意，」鐵虎追問，他知道已不能再支持下去，不想死得不明不白。

山甲似笑非笑，正要回答，一條人影已天馬行空般掠至，輕功高強，完全聽不到衣袂聲。

除了鳳棲梧，還有那一個，山甲雖然心中有數，但仍然望一眼。

一看果然是，他本來要迎上去，但刹那又改變了主意。

「鳳棲梧！」山甲驚呼中身子倒翻，連人帶劍倒裁回水池內，看樣子就像是給鐵虎雙掌疾擊在身上，被擊墮池裏。

事實鐵虎雙手十指已斷，已根本握不住劍鋒，他身子隨着往前一裁，倒仆進枯草叢中。

鳳棲梧落在他身旁，探手將他的肩膊抓住，驚呼：「鐵兄——」

鐵虎滿頭汗淋漓，嘴唇哆嗦着：「小心！那個矮子的水性很……很好……」

鳳棲梧目光落在池面上。「你別再說話——」

鐵虎嘶聲道：「他叫山甲，我要知道是那一個指使他來暗算我……」

鳳棲梧說道：「我一定會給你一個明白。」

鐵虎說道：「快，我不要死得不明不白。」

鳳棲梧搖頭道：「你別再說話？」他隨即伸手封住了鐵虎傷口附近的穴道。

鐵虎慘笑道：「沒用的了……快——」

鳳棲梧心頭即時一凉，他總算看清楚鐵虎的傷勢，那邊同時人影一閃，喀麗絲也到了。

池面的枯葉與之同時一開，山甲一條飛魚也似飛出來，一劍飛取喀麗絲。

鳳棲梧在枯葉一開那刹那身形便動，刀出鞘，閃電般斬向山甲，他的刀絕對在山甲的身形移動之上。

山甲劍與人立時半空中縮成一團，滾落枯草叢中，一落即彈起，劍刺向鳳棲梧的小腹，鳳棲梧人刀隨亦一滾，刀削在劍上。

「錚」的一响，山甲劍與人又滾做一團，滾進池裏，鳳棲梧彎刀接連三斬都斬不中，在草叢中山甲就像是一條蛇，一滾却像變成一隻穿山甲，那柄劍彷彿將他的身子包圍起來，就是斬上去，以傷不到他的身子。

鳳棲絲追到池邊，沒有追下去，隨即道：「看着鐵虎，小心周圍。」

喀麗絲應聲掠到鐵虎身旁，鳳棲梧一刀同時劃出，錚的正砍在從水池裏射出的山甲那支劍上。

山甲一劍刺不中鳳棲梧，劍便沉進池裏，鳳棲梧目光及處，只見枯葉滿池，完全看不見山甲的所在，也沒有任何的感受，他總算明白以鐵虎的武功怎麼竟也傷在這個侏儒的劍下。

這之前他也沒有見過山甲，記憶中也沒有山甲這樣的一個人，到底是那一個指使他到來？

聽鐵虎那樣說他也知道鐵虎一樣不認識這個人，鐵虎也並無什麼仇家，要對付他的人在中原相信也只有一個朱元璋。

南宮望也是受朱元璋支配，而南宮望既然被奉爲國師，理應是總管大內所有高手，有一個這樣的殺手，怎會一直不用？又朱元璋既然已被殺，這個人就是殺死鐵虎亦無好處，此際應該去另謀後路才是道理。

若非鐵虎跟什麼人結怨也不知，這個殺手在這個時候出現便大有問題。

鳳棲梧心念一轉再轉，目光却沒有離開池面，山甲也沒有再浮出來，這個人竟然能夠藏在這樣的地方這麼久，以鳳棲梧的見識也一樣意外。

他心念再一轉，目光終於移動，也就在此際，山甲的劍從池裏刺出。

這一劍仍然是刺得那麼準快狠，鳳棲梧的彎刀却也不慢，一展正砍在劍鋒上。

劍被砍開，山甲的頭顱在池面上浮湧出來，與劍倒滑向池中。

鳳棲梧探手再一刀，追砍不及，回刀守在池邊，山甲即時在池中翻了一個觔斗又沉下去，但隨又冒出頭來，「格格」怪笑道：「你的刀用得很快，可惜對我仍然是慢了一點兒。」

鳳棲梧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我的工作主要是殺人，」山甲笑應。「那你說我是什麼人？」

「是那一個指使你的？」

「那一個還不是一樣？」山甲仍然是一面笑容。「反正你是一個死人，問來並無作用。」

鳳棲梧道：「你難道敢上來殺我？」

山甲道：「無論你說什麼我也不會生氣的，我也絕不會離開水池，你當然也不會甘心離開，我總有機會一劍刺進你的要害。」

鳳棲梧冷笑一聲。「倒要看你能夠在這個水池藏上多久。」

山甲道：「當然是到你倒下爲止。」

語聲一落，便又沒進去，不知所踪。

鐵虎那邊喘息着突然插口：「將水池弄乾，看他還能夠怎樣……」

鳳棲梧道：「試試我這個辦法是否行得通。」身形一動，倒掠到旁邊的一株樹下，只一刀便將那株樹斬下來。

那株樹也有一個人合抱的粗細，鳳棲梧驚鯇刀利，斬來並不怎樣子費力，他隨即將樹幹托着，運刀如風，將無用的枝葉削掉。

山甲也顯然被驚動，從水池探頭出來，看在眼內，不由一怔。

鳳棲梧接回刀入鞘，雙手將那株樹擧起來，當頭向山甲撞去，他看來雖然像一個文弱書生，但所練九陽神功至剛至強，內力充沛而威猛，那株樹幹在他雙手中輕如無物，一撞却雷霆萬鈞之勢。

山甲面色驟變，一旁飛魚般竄開，那株樹幹即時撞進水池裏，枯葉污水泥濘激飛。

鳳棲梧一撞隨即將樹幹托起來，再往下撞去，勢子比之前一撞只有過之無而不及。

山甲再閃，驚魂未定，那株樹幹又撞至，忙再閃避，狼狽之至。

水池到底是有限寬闊，鳳棲梧抓着那樣的一株樹幹撞擊，攻擊的範圍比用刀用劍也不知大多少倍，撞擊聲，泥濘飛濺也嚴重影响山甲的視覺聽覺，他當然想將那株樹幹毀掉，但以他手中那柄劍，以他的內力，如何做得來。

那樣的撞擊下他就是藏在池裏不動也不成，鳳棲梧也根本就是捧着樹幹追着他的身形撞擊，完全不讓他有喘息的機會。

他閃着躲着不知不覺被鳳棲梧迫到一角，鳳棲梧暴喝聲中，接連幾下驚天動地的撞擊，終於將山甲趕出了水池。

山甲身形隨即滾動，翻滾在半空，看樣子便要倒滾回水池內，鳳棲梧雙手也就在此際一鬆，那條樹幹「轟轟發發」的凌空向山甲撞去。

他的刀接又出鞘，人刀一股疾風似飛越池面，飛向山甲那邊。

山甲連換兩種身法，讓開了那條樹幹的撞擊，還是要向水池滾下去。

鳳棲梧人刀也到了，山甲目光及處，知道怎也快不過鳳棲梧的刀，終於放棄滾回水池去的念頭，身形翻滾同時一劍刺向鳳棲梧。

劍刺在刀上，山甲借力反彈回去，他原是準備反彈丈許，着地滾身，貼着地面再滾回水池內，那知道鳳棲梧內力是那麼強勁，竟將他彈出兩丈之外。

他知道來不及，目光及處，果然看見鳳棲梧已落在水池邊，截斷了他的去路。

那條樹幹也就插在他旁邊不遠的地方，他身形陡地上彈起來，很自然的縮到樹幹後。

鳳棲梧身形着地，刀橫胸前，左掌往刀脊上一抵，人刀再也向前飛去。

山甲看着一聲怪叫，奮力一脚將那條樹幹從地上一踢起來，撞向鳳棲梧，他雖然個子小，內力也不錯，那條樹幹在他一脚踢來，聲勢也頗驚人。

鳳棲梧沒有閃避，人刀過處，那條樹幹分爲兩截，一截接被他一掌拍中，倒撞向山甲，他雙掌却已赤紅如火焰，九陽神功已然運行不絕。

那截斷樹被掌擊中的地方竟想冒出一股白烟來，山甲看得清楚，那能不心寒。

他急忙閃避，那截斷樹從他道旁飛過，撞在他身後不遠一株樹上，反彈而回。

這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到他發覺，鳳棲梧刀已到，他顧得擋刀，那還閃得開那截斷樹，撞得雖然不太重，身形已施展不開，鳳棲梧一刀隨即斬下，將他的右臂斬下來。

劍仍緊握在手中，與斷臂飛墮池內，山甲慘叫，一隻狗也似爬到在枯草叢裏。

「你卑鄙——」他瞄着鳳棲梧，衝口而出竟然是這句話。

鳳棲梧冷笑：「你也懂得什麽叫做卑鄙？」

山甲一怔，欲言又止，看着鳳棲梧迫近，慌忙又倒爬開去。

鳳棲梧接問：「那個指使你來的。」

山甲脫口道：「是不是我說了你便放我走？」

鳳棲梧冷笑道：「不管你說不說，我也會查出來，不管你知道多少秘密我也絕不會放過你。」

山甲道：「你若是知道那些秘密——」一頓接又道：「到了安全的地方，我一定會將所有秘密都告訴你。」

鳳棲梧沒有回答，繼續迫前去，山甲倒爬着退避，一面嚷道：「殺我你一定會後悔的——」

鳳棲梧喝斷了他的話，揮刀疾劈，山甲以手撐地，翻滾着閃避，接又嚷起來，嚷的竟然是「饒命」。

刀光過處，他的左臂亦被斬斷，鳳棲梧接一刀插進他的小腹。

山甲慘叫，鳳棲梧刀却沒有插進多深，只是以刀尖將他挑飛半空，到他掉下來，正掉在鐵虎面前。

鐵虎瞪着他掉下，突然揮拳，痛擊在他的咽喉上，雖然氣力已沒有多少，仍然足够打斷他的咽喉。

這一拳也打盡了鐵虎僅餘的氣力，他仍然笑得出來，笑得很開心。

鳳棲梧在他身前蹲下，正要說什麽，鐵虎已斷斷續續的笑着道：「我一生最快樂的就是兩件事，認識到一個你這樣的朋友，親手殺了朱元……」

最後一個璋字還未出口，他已然氣絕，眼蓋也垂下來，連殺他的山甲也在他死前被他親手殺掉，他所愛的人也已有一個好歸宿，他還有什麽放心不下？

鳳棲梧道：「怎會這樣的？」

鳳棲梧歎息道：「世間的事情就是這樣，我們若是意料得到，也不會讓這個侏儒得手。」

喀麗絲道：「你也不認識這個人？」

鳳棲梧道：「不認識，但這個侏儒應該與朱元璋有關係。」

「那是說，鐵虎若是不闖進禁宮刺殺朱元璋就不會招致殺身之禍。」喀麗絲苦笑。「他的闖入禁宮也不是在我們意料之外？」

鳳棲梧嘟喃道：「但朱元璋既然死了，這個侏儒怎麽還要爲他効命？難道他完全不知道禁宮內出了什麽事，只知道追踪刺殺闖入禁宮的人？」

喀麗絲道：「看來那個朱元璋非獨城府深沉，而且還招攬了不少奇人異士。」

鳳棲梧道：「他能够招攬的高手應該不會多，而事實有一個南宮望在身旁，已經足够，而南宮望爲了鞏固自己的勢力，應該不會讓朱元璋招攬其他人才的，這個侏儒說不定與南宮望也有什麽關係，南宮世家不少旁門左道的本領，弄出一個這樣的侏儒也不爲怪。」

喀麗絲道：「南宮望却是一直沒有利用這個人來算計你們。」

鳳棲梧道：「也許是一直沒有適合的環境，也許是他自恃太高。」

喀麗絲接問：「會不會再有第二個這樣的人？」

鳳棲梧目光一轉，道：「這樣的人要找一個已經不容易。」長身而起，走向鐵虎棄在枯草叢中那個包袱。

喀麗絲跟在他身旁，看着他將包袱解開，忍不住問：「你怎了？」

鳳棲梧道：「我省起了一件事。」

他已經將包袱解開，目光落處，突然發出了一聲接近呻吟的怪聲。

包袱內載的那顆人頭面部的肌肉已開始萎縮，不少地方已迸裂，但看來仍然像朱元璋。

喀麗絲目光一落，鼻子一皺，道：「這個人頭怎會這樣難看的。」

連她也看出這顆人頭怪異，只是不懂得用適當的話來表示。

鳳棲梧驚歎着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什麽？」喀麗絲追問。

鳳棲梧道：「這不是朱元璋頭顱。」

喀麗絲道：「鐵虎見過朱元璋一次，應該不會殺錯人的。」

鳳棲梧道：「這個人相貌不錯與朱元璋一樣，却不是朱元璋本人。」

「你是說……」喀麗絲想不透，苦笑了一下。

鳳棲梧道：「那是易容，南宮世家易容化裝方面也有相當成就。」

「可是……可是……」喀麗絲看看想想。「怎會這樣，這個人的面部並沒有塗抹上什麽。」

鳳棲梧道：「據說易容高手能够移植一個人的面皮，你看這個人的面皮不是還有用過刀的痕跡？」

喀麗絲細看一遍，道：「有些地方的確像拼合起來。」

鳳棲梧道：「看來這個替身時日尚短，肌肉尚未完全結合一起。」

喀麗絲懷疑道：「這不是很痛苦，他如何忍受得來？」

「若是白痴便沒有感覺的了，你大概沒有忘記南宮世家的天魔移魂大法。」

喀麗絲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道：「可是鐵虎應該發覺他殺的朱元璋與常人有異……」

「他能够偷入禁宮已經不容易，殺人之後還要全身而退更加困難，一切必須快而準，我相信，連開口的機會他也不會給朱元璋，出其不意的將朱元璋的頭斬下便走，根本沒有時間去研究眞假問題。」鳳棲梧輕歎一聲。「除非預先知道朱元璋已經安排好了一個替身。」

喀麗絲點頭道：「這的確是令人意外，若不是看見這顆人頭變成這樣，我們也不會發覺。」

鳳棲梧道：「鐵虎當時的心情怎樣不難想像，也就因爲太興奮，沒有發覺那個侏儒的追踪。」

喀麗絲道：「換轉我也會這樣疏忽過去的，只是朱元璋竟然會預先知道有人進去禁宮行刺。」

鳳棲梧道：「他未必能够確定，只是恐怕萬一發生這種事情，預先作好準備，那大概在接到南宮望被殺的消息後，他原就是一個疑心極重的人。」

喀麗絲道：「而且小心。」

鳳棲梧道：「在鐵虎第一次偷進宮內警告他後，相信他便已作好安排，但時間顯然還是不够，所以那個替身仍然有缺憾，不算得完整。」

喀麗絲道：「若是完整，那現在連我們應該也騙過，不會發覺其中秘密。」

鳳棲梧道：「那相信不需要多久，他這個替身移植與原來的肌膚便會完全結合，我們便看不出其中破綻，相信朱元璋已經被殺，不會再追究，尤其我，更不免抱着一份歉疚的心情，悄然遠去。」

喀麗絲沉吟道：「也是說，朱元璋也考慮到這方面，所以派出那個侏儒殺人滅口。」

鳳棲梧道：「那除非那個侏儒必定成功，毫無痕跡留下，又或者能够將我們二人都殺掉。」

喀麗絲道：「朱元璋應該知道這絕不是一件容易事，也應該明白那個侏儒的武功遠不如南宮望，即使能够得手，也只是一次。」

鳳棲梧道：「就是一次也都不成功，也不奇怪，朱元璋這樣做，應該也考慮到可能會引起我們的懷疑。」

「也許他就是要我們懷疑。」

鳳棲梧仰首望天，沉吟道：「看來我要進宮一趟，跟他好好的打個招呼。」

喀麗絲只是看着他，沒有作聲，鳳棲梧目光一落。「你認爲怎樣？」

喀麗絲看着鳳棲梧道：「我相信你的決定一定有你的見地，只是必須小心。」

鳳棲梧微笑道：「我怎能不小心！」

喀麗絲偎進他懷中，只是歎息，鳳棲梧輕摟着他，接道：「禁宮的環境我完全熟悉，只要我小心，絕不會出亂子的。」

喀麗絲微喟道：「一波三折，若是能够……」他沒有說下去，也知道鳳棲梧一定明白他的意思。

鳳棲梧沒有作聲，他明白，可是他也知道不是這一趟，事情就不會解決。

喀麗絲等了好一會仍然聽不到鳳棲梧的回答，終於問道：「你準備什麽時候動身？」

「今夜——」鳳棲梧苦笑。「在這個時候這種地方我們這種人只能够在夜間行動。」

喀麗絲仰首望天。

陽光普照，仍然有老長一段時間才入夜。

× × ×

又是夜深，御書房中與平日並無不同，昨夜被鐵虎弄壞的地方已經修好，做皇帝就是有這種好處，隨時可以徵召最優良的人才解決要解決的問題。

朱元璋現在也在御書房內，勸他走到更安全的地方去的心腹當然不少，他却是堅持留在御書房裏，而且不讓那些侍衞太接近。

熟悉他的心腹都明白他必定有所安排，也由於看不出他如何安排對他又添了三分恐懼，自從他做了皇帝，他們已發覺彼此間的距離越來越遠，也日益莫測高深，事實朱元璋也是在日漸疏遠他們。

這也許就是所謂帝王的尊嚴。

也許朱元璋對任何人都已懷疑，但今夜他主要的目的還是不想太多人知道他的遭遇。

他坐立不安，到鳳棲梧出現，反而安靜下來。

鳳棲梧是由正門走進來，對附近的環境他很熟悉，以他的武功身手經驗，要避開那些侍衞並不困難。

來到了御書房附近，發現幾處應該有人看守的地方都沒有人，他的行動反而慢下來，然後他花了半個時辰，周圍仔細看過了的確沒有問題，才選擇由正門進去。

這時候多少他已猜到了朱元璋的心意，朱元璋的鎭定仍然在他意料之外。

他看着朱元璋坐下，沒有作聲。

朱元璋先開口：「大胆鳳棲梧，看到朕竟然不跪下，眼中還有王法。」

鳳棲梧淡然應道：「鳳棲梧眼中若是還有王法根本就不會這樣進來。」

「說得好，」朱元璋笑笑。「江湖人到底是個江湖人，朕最初却竟然強迫你做官。」

鳳棲梧道：「我也想不到這竟然會惹上殺身之禍。」

朱元璋笑問：「你難道不知道你們的勢力實在太多，已到了令朕不放心的地步了？」

「我們若是有貳心，這個皇帝大概也輪不到你來做，你大概也不會忘記的，飛鳥帮三番四次出生入死，才保得住你的性命。」

「這是事實，當然也不會忘記，可是朕並沒有虧待你們，只是你們……」

「我們只是不習慣拘束只求回復本來，遨遊四海，這與你根本並無衝突。」

朱元璋搖頭。「我們也不必爭論下去，你今夜到來，應該也不是爲了與我爭論這件事！」

「當然不是。」鳳棲梧道：「我的來意你應該很明白。」

「朕還是要聽聽。」朱元璋笑笑。「朕所以調走御書房附近的侍衛就是要給你說話的機會。」

「也因爲你知道避免不了。」

「不是避免不了，只是太麻煩，朕一向是一個爽快的人，不慣拖泥帶水。」

「你是怎樣的一個人，到現在我難道還不清楚？」

朱元璋又笑。「既然如此，又何必多作廢話？」

鳳棲梧隨即解下腰繫的一個包袱，道：「這兒有兩顆人頭，先還你。」

他將包袱拋在朱元璋脚前，兩顆人頭從中滾出，一顆是朱元璋那個替身，一顆是山甲。

朱元璋目光一落，鼻子一皺，乾笑道：「你其實拿山甲一顆到來，甚至一顆也無須帶來都可以，朕難道還不相信你的說話？」

鳳棲梧道：「拿來了好說話。」

朱元璋道：「朕也知道山甲根本不是你們對手，只是這個人留在宮內也無用，他既然要去，朕還是讓他去了，你大概還不知道，他其實是南宮望的人……」

鳳棲梧截道：「那一個的人還不是一樣。」

朱元璋道：「朕讓他去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要你進宮一見。」

鳳棲梧道：「他就是不去，鐵虎也會發覺那顆頭顱有問題的。」

朱元璋道：「這件事還是早一點解決的好，你知道朕是一個急性子。」一頓接問：「那個鐵虎？」

鳳棲梧道：「他原是要再來，但到底不是不可理喻的那種人。」

朱元璋接問道：「昨夜他偷進來殺朕你事前並不知道，否則你一定會阻止他來的？」

鳳棲梧說道：「殺一個南宮望巳經足夠。」

朱元璋說道：「那本來應該是江湖上的事情，在這個時候發生，却有雙重的作用。」

「南宮望到底巳經是朝廷顯貴。」

「他的地位原是你的，現在也是，只要你喜歡，朕仍然希望你能夠回到朕的身側。」

「這種話何必再說，你也無須攏絡我，今夜我若是殺你而來，根本不會跟你說什麼。」

朱元璋頷首。「朕也知道你一定會到來，也是要跟你好好談談，否則也不會支開書房周圍的侍衛。當然，以你的武功，要來便來，要去便去，他們根本起不了什麼作用。」

鳳棲梧道：「我今夜到來也正是要你明白這一點。」

「朕早巳明白，那個鐵虎武功不如你，可是他仍然能夠一再闖進御書房，殺了朕的替身而從容離開。」

「你有多少個替身？」

「只得一個，一個也巳足够，這種替身不易弄，而且太危險，你明白朕的意思麼？」

「你是担心南宮望越弄越成功，進而取代你的位置，謀取天下。」

「那只是第一個替身，却連鐵虎那麼精明的人也騙過去，朕如何不担心。」朱元璋長歎了一口氣。

鳳棲梧道：「製造替身的事却必須秘密，否則讓太多人知道，根本就沒有作用了。」

「這當然，知道這個秘密的除了朕，只有南宮望與山甲，山甲其實也是南宮望的人。」朱元璋笑笑。「但似乎南宮望還未考慮到那方面。」

「也許他的野心只是那麼大。」

「野心是會隨着環境增大的，疑心也是。」朱元璋搖搖頭。「你應該發覺朕未登基之前，根本沒有懷疑過任何手足弟兄，可是登基之後，你拒絕了朕的好意，朕便疑心到你可能造反。」

鳳棲梧說道：「但就是我不拒絕，除非卑躬屈膝，否則你還是一樣會動疑心的，到時我的處境只怕更危險，還是不免一死。」

朱元璋輕「哦」一聲，沒有說什麼。

鳳棲梧接着說道：「好像我這種人當然是不會卑躬屈膝的，既然留在你的身旁，始終難免殺身之禍，乾脆推辭了就是，那大家保持一定距離，應該不會再發生衝突。」

朱元璋道：「你只是這個意思？」

鳳棲梧長歎。「我現在總算明白你一直其實只是利用我們，我們還以爲你一直是我們的好朋友。」

朱元璋點頭。「我若是你們的好朋友，或者將你們當做朋友，沒有理由不清楚你們的爲人！」

鳳棲梧道：「你是眞的不清楚。」

朱元璋微笑。「果眞如此，今夜大概不會這樣子等候你降臨。」

鳳棲梧怔住，朱元璋接道：「你雖然冒險進來，却只是到來警告，因爲你知道，將朕殺掉，難保天下大亂，生靈塗炭，後果不堪設想。」

鳳棲梧點頭道：「但若是你再胡來，我還是會再進來殺掉你，這一次是警告，下一次就不是的了！」

朱元璋淡淡的說道：「那到下次再說吧。」

鳳棲梧深注了朱元璋一眼，緩緩轉身，往外走，朱元璋只是目送，沒有移動也沒有再作聲。

一直到鳳棲梧消失，朱元璋才吁一口氣，軟軟的躺倒椅上，整個人都彷彿巳崩潰。

汗水開始從他的額上淌下，他後背的衣衫却早巳濕透，雖然他甚麼場面也見過，但像這樣面對死亡却還是第一次，事實他並不怎樣清楚江湖人，否則很多事他都未必會做，只是在沒有更好的辦法下，惟有冒險。

這也是他最後的一次見鳳棲梧，在他有生之年，的確也沒有再做過什麼令鳳棲梧非要見他不可的事。

鳳棲梧也沒有再在江湖上出現過，也許他身在福中，對江湖上的事情，也提不起興趣，事實一個他這樣的江湖人，江湖上所發生的能够引起他興趣的事情還有什麼？

（全文完）

神槍雙傑故事

龍驥·文
可飛·圖

情劫女煞星（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方氏私家偵探社的方銳鋒在保護着李餘慶和羅坤泰，結果還是讓兇手行兇殺了羅坤泰，使方銳鋒難以明白兇手到底是如何下手的……徐子文半夜約白倩欣到「龍江酒店」，說是找到紅玉胸墜，白倩欣立即趕往，事先還通知了洪英豪，以策萬全，在酒店中，徐子文正要對白倩欣非禮，白倩欣有所防備，正要出手，但徐子文早料到她的詭計，立刻制住白倩欣，此刻洪英豪突然出現，徐子文只得束手就擒，此刻，房中的埋伏也適時現身，洪英豪、白倩欣又落入對方的陷阱中被徐子文擄走了……

陷身虎穴　儌倖脫圍

當一桶冰凉的冷水將白倩欣澆醒過來時，她發現自己渾身赤裸地被綁在一張長方型的條桌上，可說是「醜態畢露」，而四週又有好幾個虎視眈眈的大漢在環伺着，這使得白倩欣羞憤巳極，幾乎想斷舌自殺，可是仇恨的心理却要她活下去，不手刃心如豺狼的徐子文，她絕不甘心就此死去，因此她又閉上眼睛，打算咬牙忍受一連串的羞辱和暴虐。

徐子文手裏拿着一根皮鞭，面上佈着淫虐的笑容。鞭梢却在白倩欣身上最緊要的部位搔動，邪裏邪氣地說：「白倩欣！這種滋味必不錯吧！」

白倩欣既然橫了心，也就不管徐子文如何羞辱她，也準備咬牙承受，所以乾脆來個不理不睬。

徐子文一着沒有反應，立刻怒火昇騰。「唰」地一鞭，白倩欣的右乳處立刻起了一道紫紅而凸起的鞭痕。

「說！」他低吼一聲：「吳雲香在何處！」

「徐子文！」白倩欣咬牙切齒地說：「不管你用什麼惡毒的方法，也休想教我說出吳雲香的藏匿之處。」

徐子文發出一陣獰笑：「嘿嘿！想不到妳這樣有種！看！這裏有一個像牛一樣的男人要伺候妳。一個接一個，看妳受不受得了！」

白倩欣巳豁出去了，沉叱道：「隨你的便！這樣赤身露體地被你綁着，巳經算是羞辱到了家，再糟蹋一番也不過是那麼一回事。」

「好，妳的身子不見得有妳那張嘴那麼硬，看妳受不受得了……」徐子文說着，就憤怒地揮動了手臂。

眼看一幕人間醜劇要上演，突然有一個大漢走到徐子文身邊低聲細語。只見徐子文頻頻點頭，顯然那個大漢提出了什麼妙計。

那大漢獻計之後，就帶了兩個人離開了這間屋子。

不旋踵間，他們三個人去而復回，原

來他們將洪英豪挾持到這裏來了。

洪英豪頭腦還有昏沉的感覺，踏進屋內一見眼前情況，不禁睚眥欲裂，精神大振，虎腰一擰，挾持他的兩個大漢被他摔得老遠，另外兩個人立刻衝了上去，「砰砰」連聲，一個個被洪英豪的鐵拳揍得七葷八素。

五對一，都不是洪英豪的對手，徐子文一見勢頭不妙，立即取出原本是白倩欣的那把鋒利匕首，抵上了白倩欣的兩乳之間，厲聲喝道：「姓洪的，如果你再不停，白倩欣就會開膛破肚。」

洪英豪不禁一楞，就在這一楞之間，那五個大漢就聯手將他制住了，雙手被扭曲在背後，不管有多大神力，也無法掙脫。他雖然受制難以動彈，嘴裏却狂怒道：「徐子文！你簡直不是人！」

徐子文踱到他面前，獰笑着問道：「那麼我是什麼？」

「你是禽獸！」

徐子文冷笑了一聲說：「人類去殺害野獸，謂之運動，野獸如傷害人類，就是獸性大發。看起來野獸比人類來得高級一些。」

洪英豪破口大罵道：「你簡直禽獸不如，你如果稍有人性，你就該將白倩欣放下來，怎麼可以用這種手段去虐待一個女人。」

「既是禽獸不如，又那裏來的人性？」徐子文的語氣冷酷已極。「再說，白倩欣連殺四人，可不是一個弱女子，這樣對她，還太便宜她了。」

「先放開她！」洪英豪以近乎乞求的語氣說：「你要什麼，我都答應你。」

「我要吳雲香！」

「我告訴你……」

「英豪！」白倩欣急得大叫道：「不能說啊！吳雲雲香現在是我們唯一的護身符呀！」

洪英豪也瞭解吳雲香對他們的重要性，於是又將衝口而出的話嚥了回去。

徐子文將手裏的匕首一幌，只聽「嘶」地一聲，洪英豪的襯衫被一劃而開。徐子文玩匕首的手法既是熟練已極，襯衫劃破，却未傷肌膚，他又舉起匕首在洪英豪的面門上一幌，沉聲說：「姓洪的！第二刀就要割破你的肌膚，接着是第三刀，第四刀，直到割出你的心肝五臟爲止。」

白倩欣在一旁大叫道：「徐子文！他根本就不知道吳雲香的下落，有本事就來問我！」

徐子文語氣陰森地說道：「正要問妳，如果妳再不說出來，姓洪的肚子就要破了。」

「我說！我說……」

這回輪到洪英豪攔阻了，他大聲叫道：「倩欣，妳忘記妳方才說『吳雲香是我們的護身符』的那句話了嗎？千萬說不得啊。」

白倩欣也顧不得洪英豪的攔阻了，脫口說道：「『聰明人咖啡館』旁邊那條巷子裏有一家日本料理食堂，吳香雲就囚禁在那家食堂的樓上。」

「噢！」徐子文神情微微一楞。「想不到妳在本埠還有巢穴。」

「那只是向食堂老闆臨時租用的。」

「妳說的是眞的嗎？」

「你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徐子文面上浮現得意的笑容，揚臂一揮，挾持着洪英豪的四個大漢就將洪英豪推了出去。

徐子文一見那個方才向他獻計的大漢還站在那裏末動，又揮揮手說：「你也出去！」

那大漢不但未遵命退出，反而向徐子文走近了幾步，壓低了聲音問道：「徐哥！你打算……」

「嘿嘿……」徐子文邪裏邪氣地笑着說：「這樣一身細皮白肉的大美人，不好好享用一番，實在太可惜了。」

那大漢悄聲說：「徐哥，這娘們說的話是眞是假還不知道，萬一是僞，你現在玩了她，到時她心一橫可就麻煩了。不如找回吳雲香再說。而且在這張硬硬的條桌上，玩起來也不對勁。」

「嗯！」徐子文點點頭說：「先將她鬆開，也關到那間房子裏。」

「是！」那大漢必恭必敬地應了一聲，並且開始爲白倩欣鬆開了綑綁四肢的繩索。

× × ×

白倩欣抱着她的衣服被那大漢推進了間房子，她也顧不得自己是一身赤裸，就撲進洪英豪懷裏嗚嗚咽咽地哭了起來。

哭了一陣，心中委曲發洩了少。她這才發覺屋內不僅是洪英豪一個人，尚有一個胖胖的女人。

「啊——」白倩欣失聲驚叫，同時以她的衣服盡量去遮掩赤裸的身子，驚惶地道：「她是誰？」

洪英豪也有些發窘，他低聲說：「她是譚愛麗小姐，方先生的女秘書，方才妳打電話給我時就是她先接聽的，徐子文在『龍江酒店』擊昏我們，將我們送到這裏來時，同時也派人將她綁了來。」

譚愛麗很和氣地說：「白小姐，快穿上衣服吧！當心招涼！」

她說完後，還拉着洪英豪轉過身子。

白倩欣匆匆忙忙地將衣服穿上，然後喟然地說：「譚小姐我連累了你們。」

譚愛麗接口說：「白小姐，快別說這些話了，我在進入方先生的偵探社時，方先生就曾警告過我。他說：做一個私家偵探的女秘書可能隨時會遭到性命的危險，我早就有了心理上的準備了……那個姓徐的該不會殺我們吧？」

洪英豪語氣喟然地說：「只怕凶多吉少。」

「糟了！」譚愛麗低呼一聲。

「怎麼同事？」洪英豪和白倩欣異口同聲問。

譚愛麗一本正經地說：「我答應過我母親，當她去世時，我一定爲她買一個又大又厚的好棺材，想不到我却比她先死，唉！我這一份孝心也無法盡到了。」

她的妙語若換一個場合，一定會使洪英豪和白倩欣捧腹大笑。此時他們是滿腹苦水，說什麼也笑不出來。

沉默一陣，洪英豪忽然問道：「胖小姐……」

譚愛麗搶着說「我說過不知多少遍了，我叫譚愛麗，請不要叫我胖小姐。40

——30——40的尺碼不算太胖啊。」

「好！」洪英豪改了口：「譚小姐，他們綁妳來的時候，曾經用槍柄將妳敲昏了麽？」

「沒有。」

「可曾用手巾矇上了妳的眼睛？」

「也沒有。」

洪英豪不禁精神一振，悄聲問道：「那麽，妳知道這裏是什麽地方嗎？」

「這不是舊式屠宰場嗎？」

「噢？」洪英豪站起來四下打量。他指着門框上端那盞紅燈說：「看！這是『紫外綫殺菌燈』，毫無疑問這裏是個冷藏庫。」

譚愛麗憂心忡忡地說：「他們要是開動冷氣機，我們就會變成冰塊了。」

洪英豪搖搖頭說：「徐子文可能不會用這種方式殺我們。」

白倩欣不解地問道：「這裏既是屠宰場，怎應看不到一個人影呢？」

「妳不知道，」洪英豪說：「新式的電動屠宰場啓用沒有幾天，這間舊式的政府還沒有來得及拆卸，正好被徐子文利用上了。」

白倩欣喃喃地說：「能够想辦法逃出去嗎？」

「我正在想，」洪英豪一面說一面指指頂壁。「看！那裏是冷氣送風筒，是唯一可能的逃路。但是，卸下防塵罩上的螺絲却需要一把『啓子』，即使小刀也可以，可是我身上沒有。想必妳們二人也不會帶。」

白倩欣皺緊了眉頭連連搖頭，而譚愛麗却低呼了一聲：「我有。」

洪英豪連忙問道：「妳帶着小刀？」

「不是小刀！」譚愛麗眉飛色舞地說：「我身上穿着『束腹褲』，一長排搭鈎都是不銹鋼做的，一定可以代替『啓子』卸下防塵罩上的螺絲。只是……只是……我必須將『束腹褲』脫下來……」

「快脫吧！」洪英豪低呼着：「別說妳外面還穿着裙子，即使完全赤裸也顧不了。性命是最要緊的。」

「那你們得轉過臉去。」

洪英豪和白倩欣連忙轉過身子，洪英豪還喃喃地說：「妳老是討厭別人叫妳胖小姐。妳如果不胖，就不會穿『束腹褲』；即使穿也不至於要用不銹鋼的搭鈎。那麽我們此時就連一點脫逃的機會也沒有了。胖人都是有福氣的，下次一定叫妳胖小姐……」

「別嚕囉了！拿去吧！」譚愛麗將熱烘烘的短褲遞到洪英豪手裏。

若在平時，他會將手裏這件小衣服甩得老遠；可是現在他如獲至寶似地緊緊抓着。

冷藏室多半不高，從地下到頂壁不過二公尺半的樣子。洪英豪踮起足來，手就够到了冷氣送風筒防塵罩了。

褲子上的不銹鋼搭鈎眞不錯，雖然比「啓子」用起來要費勁得多，但是防塵罩上的四枚螺絲都一一卸下來了。

冷氣送風筒筒口很粗大，洪英豪稍稍一縱就雙手搭住了筒口，再一屈肘，人就進了送風筒。

洪英豪在送風筒裏蜷曲着掉過方向，將上半身從送風筒裏探出去，低聲說：「胖小姐先來，倩欣在下面推她一下。」

將譚愛麗拉進送風筒的確很費勁，在一拉一推的兩股力量之下，總算將她拉了上去。不過，當她爬進風筒時，裙子縮到了腰際。她本人急得哇哇大叫，洪英豪也不禁皺緊了眉頭。

白倩欣上來就省事得多，洪英豪雙臂稍一用力就將她拉進了送風筒。

筒內約有一公尺直徑，洪英豪領頭摸索前進。

這座屠宰場是一層平房，所以冷氣送風筒也是平行的。在洪英豪的算計中，走到盡頭處，拆掉送風的『風扇』，三人就可以脫險了。

拐彎抹角，終於走到了盡頭。洪英豪看見了從風扇空隙透進來的微光。他摸索到風扇上的螺絲，仍舊用譚愛麗身上脫下來的那「妙物」，逐一將風扇上的螺絲鬆了下來。

風扇拆除，立見出路。洪英豪立刻跳了下去。

接着，白倩欣也跳了下來。

輪到譚愛麗的時候，却發生問題了。風扇是十吋直徑，因此筒口也小。不管她是脚先、頭先，她那肥大的臀部都無法通過。譚愛麗本人累出一身汗，洪英豪和白倩欣二人也急出了一頭汗。

洪英豪看看沒有法子，只得說：「譚小姐！妳就躭在送風筒裏吧！那裏是安全的，我們等一會兒再設法救妳脫險。」

譚愛麗氣急敗壞地說：「我可能眞是太胖了，難怪你總喜歡叫我胖小姐。」

洪英豪和白倩欣疾步離去。當他們走出那座屠宰場時，洪英豪看看錶，清晨四點十分。

× × ×

清晨的四點十分，H埠被籠罩在濛濛的濃霧之中。

徐子文所率領的五個彪形大漢就在這時來到了黃飛所開設的那家日本料理食堂的門前。

牆頭不高，其中一個大漢雙手在牆上一按就躍進了院落。然後無聲無息地開了大門。

跨過院落，就是食堂的正廳。徐子文輕輕試推，那兩扇緊閉着的門板竟然應手而開。

這情形有點反常，即使是一個普通的食堂，深夜也該關緊門戶。何況徐子文又認定了這裏是白倩欣在H埠的據點。他立刻示意他的手下在院牆下埋伏妥當，這才以身體靠着牆壁，將兩扇門板盡量敞開。

他一揮手，立刻有一個大漢一躍而進。「啪達」一聲，電火通明，竟然一個人也沒有。

徐子文低聲吩咐說：「一個人先上樓，其餘的人隨後掩護。」

搶先開亮電燈的那個大漢即躡手躡脚地往樓上走去，另外四個人則各自握槍在後面隨行掩護。

約莫三分鐘後，先上樓的人又同到梯口向徐子報告說：「樓上也空無一人。」

「噢！」徐子文不禁一楞，他微一沉吟，就走進了食堂，連連揮着手說：「仔細地搜一搜！」

五個人搜遍了樓上每一個角落，仍一無所獲。

他們七嘴八舌說：「我們一定上了那個女人的當！吳雲香根本就不在這裏。」

徐子文緩緩地搖着頭說：「你們錯了！如果吳雲香不在這裏，這家食堂不可能一個人也沒有。一定是事先得到風聲全部搬走。」

大家都楞住了，徐子文也陷於苦思。突然桌上那具電話响了起來。徐子文連忙拿了話筒。

「你是徐子文？」對方是一個低沉的聲音。

「我是。」

「你的所作所爲對得起白老大麽？」

「你是誰？」

「別問。吳雲香在我手裏。限你在天亮前將白倩欣小姐放囘來，否則我就帶吳雲香報警。」

「嗨！老兄！」徐子文冷笑着說：「你最好弄清楚。白倩欣是殺人兇手，報警對她沒有好處。」

「那麽我就幹掉吳雲香。」

「她與我毫無關係，老實說，我倒希望你能幹掉她。」

「徐子文！」對方的聲音異常嚴厲，「你將白小姐怎麽樣了。」

「好好的，一根毛未傷。」

「要什麽樣的條件，你才能將她放囘來？」

「首先你要放掉吳雲香。」

「放走吳雲香你就放囘白小姐嗎？」

「不一定。你放囘吳雲香後，我才會考慮是否放囘白倩欣。否則，連攷慮的餘地都沒有。」

「徐子文，你的狗命不要了？」

「嘿嘿！別在電話裏面神氣，碰碰面如何？」

「碰面又怎樣？」

「談談。我或許會放囘白倩欣。」

對方沉思了一陣，才問道：「幾個人來？」

「你說！」

「只准你一個人來。」

「可以。」徐子文毫不攷慮地答應：「甚麽地方？」

「『遊樂園』後門。」

「我立刻就到……」

「慢點！」對方叫了一聲：「我可是沒有閑心和你談天。你一來咱們就開始捉迷藏，誰被捉到誰就輸。」

「賭點什麽？」

「自然是白小姐和吳雲香的性命。」

「好！一句話。」徐子文切斷電話。

他放下話筒後，沉吟良久，才招手將他的手下集中起來低語一陣，想必他又在要什麽詭計了。

× × ×

徐子文的一夥人前腳剛走，洪英豪和白倩欣二人後腳就到了。

白倩欣一見門戶大開，燈光明亮，不禁大驚，衝進食堂，不見半個人影，皺着眉頭半晌說不出話來。

洪英豪問道：「倩欣！這裏一共有幾枝槍？」

「十幾枝吧！」

「看來，徐子文不曾得手，現場沒有一點凌亂的跡象。一定是他們先得到了消息，將吳雲香轉走了。」

白倩欣點點頭說，「可能。」

「讓我先和方銳鋒連絡一下。」洪英豪一面說，一面就向電話機走過去。

電話撥到李公館，接電話的人正是方銳鋒。他一聽說是洪英豪打去的電話，立刻埋怨地說：「小洪！你還說今晚不會發生血案，你說過之後不到一分鐘，羅坤泰就被殺了。」

「我已知道了。那一定是徐子文下的毒手。」

「不是他。兇案發生時，他正在我身邊。」

「那也一定是徐子文派人幹的。」

「你怎麽這樣肯定？」

「告訴你，徐子文已向我攤牌了。」

「噢！他的人在那裏？」

「不知道。我特地打電話給你，如果他囘去的話，立刻就逮捕他。絕對不能讓他走掉。」

「有證據嗎？」

「聽我的話就沒有錯。」洪英豪唯恐方銳鋒還有顧忌，不待對方有所答覆，就切斷了電話。

白倩欣問道：「怎麽樣？你的朋友那邊……」

洪英豪接口說：「羅坤泰被殺。我已告訴他，如果徐子文囘去，立刻就逮捕他。倩欣！妳想想看，妳的人可能轉移到那裏去了？」

白倩欣沉吟了一陣，搖搖頭說：「想不出。我看還是囘到『香江酒店』去等候消息吧！他們才知道打電話到那裏去和我連絡。」

「對！」洪英豪立刻同意。「我們立刻去。」

二人很快地乘車囘到「香江酒店」。白倩欣在櫃枱上查問一番，根本就沒有打給她的電話。

二人囘到房裏，互相研究起來。洪英豪首先表示意見：「按道理說，他們將吳雲香轉走之後，頭一件事情，就是要打電話告訴妳。怎麽却沒有打電話來呢？」

「是呀！」

「眞怪！」

白倩欣皺着眉頭說：「若說全部的人都被徐子文綁走了，那眞是太不可能。」

「的確不可能。」

「噯——」白倩欣嬌媚地輕喚一聲，舒展了眉頭。「何必自己担心事，我們躺在床上歇一會兒！」

洪英豪心有所思，也就漫不經心地和衣躺上了床榻。等到白倩欣一隻手臂摟住了他的腰；一條腿曲起來壓住他的雙腿時，他才突然省悟，現在他是和一個女人併躺在一張床上。

「英豪！」她輕悄地說：「我軀體上的每一個部位都被你看到了。」

「別提了！」

「你知道我那時心裏想什麽嗎？」

洪英豪皺緊了眉頭說：「倩欣！不要再提那件事情行不行？」

白倩欣倔強地說：「我偏要說。」

「那妳說吧！」洪英豪無奈何地說。

白倩欣的紅唇貼在他的耳根上，悄聲說：「我眞怕徐子文當眞教那些大漢來糟蹋我，那多可惜呀！如果我事先給過你，我就不在乎了。」

洪英豪不禁心頭狂跳，胸膛上也有麻癢的感覺。低頭一看，原來白倩欣已經輕輕地解開了他的襯衫。

他連忙抓住她的手說：「倩欣！妳幹什麽？」

白倩欣吐氣如蘭地說：「英豪！我要將我的童貞奉獻給你；讓生命的寶血爲你流露。免得一直提心吊胆怕被人糟蹋。」

「那怎麽行？」

「爲什麽要拒絕？」

「這不是拒絕，而是……」

白倩欣語氣幽幽地接口說：「英豪！你不要解釋理由。在以後的數小時中我也許會失去生命；即使僥倖活着，我也要步入牢獄。現在可說是我的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刻，你難道就不願意使我一嚐愛的滋味麽？」

「倩欣！妳叫我說什麽好呢？」

「什麽話也不要說，吻我、擁我、佔有我；我需要實實在在的愛撫，而不是口頭的慰藉。英豪！來吧！」白倩欣幾乎已是如醉如痴，那如夢囈般的喃喃語音，更是深深扣動了洪英豪的心弦。

洪英豪情不自禁地去吻她。愈吻愈急，愈吻愈熱，愈吻愈狂。白倩欣極熱烈的反應着。

有人說，「吻」是兩性關係的導體，這話一點也不錯。他們兩個「胴體」在一陣厮磨之後終於揉合爲一了。

這是最完美的一次「性愛」，雖有「慾」的成份，因有發自內心的愛意滲合其中，顯得異常的和諧。

在黎明未來之前，是一遍墨黑的世界，然而他們却在墨黑的世界中綻放出燦爛的火花。

× × ×

黎明未至，夜色已盡。在這裏白晝與黑夜交替的一刹那，大地顯得異常漆黑，連黯淡的星光也不見了。

「遊樂園」的後門，是一簇一簇數不清的冬青樹叢，在這裏玩「捉迷藏」眞是選對了地方。

大概四點十分的時候，徐子文就到了。不過，他却沒有公然露面；他只派出一個手下在後門處徘徊，那是一個誘魚上鈎的餌。

三分鐘過去了，毫無動靜。

那個作「餌」的大漢開始按照預訂的計劃低聲嚷叫起來：「朋友！我徐子文來了！」

「噗！」地一聲，夜空中計劃過一道火綫，那大漢立刻應聲而倒。子彈代替了囘答，對方的態度眞夠強硬的。

躲在暗處的徐子文就在這一瞬間看清了對方的藏身之所。立刻悄聲向身邊的手下吩咐道：「對方在那尊石像後面，叫兩個人去分左右包抄。」

立刻有兩個大漢展開行動。

他們剛一動，立刻「噗噗」兩聲，二人又遭到一彈穿心的厄運。

槍準、心狠，使得徐子文倒吸一口冷氣。連自己一起才六個人，眨眼之間，就有一半送了命。

他咬咬牙，低聲說：「你們兩個爬過去，務必要封住對方。」

剩下的兩個大漢自然不敢違命，胸腹貼地，緩緩地向那尊石像爬過去。行進的姿勢太低，對方並沒有射擊。

徐子文高聲叫道：「朋友！出來吧！有本事咱們一人一槍地較量一番，又何必抽冷子打黑槍呢？這樣揚出去可不大好聽吧！」

「噗」地一聲，子彈從徐子文頭頂呼嘯而過，又是以槍彈代替了囘答。

徐子文的目的是想吸引對方的注意力，以使兩名大漢能順利地接近那座石像。因此又高叫道：「朋友！出來吧！藏頭露尾算得了什麽英雄好漢？」

「噗」！又是一槍。

徐子文眼看那兩名大漢只要再爬前五步，就可以開槍殺死躲在石像後面的人。因而虛張聲勢高聲叫道：「朋友！再不露面我可要開槍了！」

「噗噗！」兩聲，那兩名大漢各自慘叫一聲，身軀在地上打了一個滾，就再也不動一下了。

徐子文不禁大驚失色，五名手下竟然在一瞬間全部報銷。

他一驚未已，突然一根硬硬的東西抵上了他的腰；同時一個冷冰冰聲音也自他身後响起：「徐子文！你輸了！」

徐子文心知不妙，但他却力持鎭定地說：「眞是好手法，請問大名？」

「黃飛！想必你不曾聽說過。」

「好像很熟。」

「我們同是白老大的兄弟，但是作爲却完全不同。徐子文！多行不義必自斃，你的死期到了。」

「黃飛！你別神氣！白倩欣還在我手上，我若明天不囘，她就要被殺。」

「我要你立刻放她。」

「人並沒有放在我的衣袋裏。」

「徐子文！想死想活？」

「相信任何人也不想死。」

「那麽就乖乖地放囘白小姐。」

「可以，但是你也要放囘吳雲香。」

「先將白小姐放囘來再說。」

「在槍口威脅之下無還價的餘地，看來只好答應了。不！我想請教一下朋友的尊姓大名。」

「黃飛。想必你也不曾聽說過。」

「的確沒有聽說過。」徐子文說話慢吞吞地，心中却在大動詭計。「甚麽時候在跟白老大？」

「至少也在十年以前。」

「老兄倒是忠心耿耿的嘛！」

「少廢話！」黃飛似乎也發現了徐子文的陰謀，提出了警告：「最好也不要出『點子』耍花樣。你一共來了六個人，躺下了五個。剩下你這麽一個人，除了乖乖聽話之外，你別無他路可走了。」

「老兄不是要我放囘白倩欣麽？」

「不錯。」

「你可知道白倩欣現在何處？」

「正要問你。」

「在李老闆公館裏。」

「不管她在何處，我只要你打電話囘去敎你的手下放人。」

「李老闆未必肯放。」

「那麽我就宰了你，再找姓李的王八蛋算賬！」黃飛說來粗聲粗氣，倒不像是虛聲恫嚇。

「找李老闆也沒有用，人在那個姓方的偵探手裏。」

「噢！」黃飛吃了一驚。「當眞？」

在黃飛吃驚的時候，抵在徐子文腰際的槍管也不禁一鬆。徐子文就趁機轉身過來，態度友善地說：「黃兄！聽我說句老實話，我一直是幫着白小姐，自然也不希望白小姐被姓方的送上法庭。白小姐殺人是我向她提供的資料，如果她在法庭上據實招供，我也脫不了干係呀！」

黃飛神色迷惑地望着他，喃喃地說：

「誰知道你是不是說的眞心話？」

「黃兄！」徐子文兩手一攤。「這還聽不出來麽？利害攸關，我即使和她有過節也得幫着她，何況……」

「好了！」黃飛不耐煩地擺動了一下手裏的槍管。「我不愛聽悶話。現在告訴我，如何才能使白小姐恢復自由？」

徐子文以一個指頭在前後左右劃了一個圓圈，悄聲問道：「黃兄這裏一共有多少人？」

「問這些幹什麽？」

「與我搭救白小姐的計劃有關。」

黃飛沉吟了一陣，才回答說：「我帶了一個人來，就是方才開槍幹掉你五個手下的神槍手。現在他已離開這兒去和他的夥伴們連絡去了。如果你眞有誠意，而辦法又不錯的話，在十分鐘之內，我可以召集十個人。」

徐子文似乎在皺眉苦思，良久之後忽然大叫一聲：「有了！」

「甚麽有了？」

「有了搭救白小姐脫險的妙計。」

「先說出來聽聽。」

徐子文點點頭說：「當然要和黃兄商議商議，不過爲了瞭解一些情況，還有一件事情要請敎。黃兄突然將吳雲香轉移別處，是預先得到消息麽？」

「老實告訴你，有人打電話向我告警的。」

「噢！」徐子文心頭不禁一動。「請問，那個人是誰？」

黃飛搖搖頭說：「不知道。」

「這就怪了……」

「徐子文！天快亮了，快說出你的計劃吧！」

「依我的主意……」徐子文的聲音細如蚊鳴，輕得連他自己恐怕都聽不到。

「你不能大聲一點嗎？」黃飛說着又貼近了一些。

「事情是這樣的……」只說到這裏，徐子文就展開了行動；一面側轉身子，一面抬脚向黃飛右腕踢去。

黃飛絕未料到徐子文會有這一着，一時猝不及防，手裏的槍竟然被踢到十幾公尺以外。

徐子文在吳雲香眼中不過是一隻「乾蝦」，然而此時他却猶如一隻彈跳自如的「活蝦」。脚剛收回，拳頭業已揮出，直搗黃飛下頦。「碰」地一聲，黃飛被擊得步履踉蹌，險些摔倒。

徐子文緊握先機，連連握拳，使黃飛一退再退。

一個是早有計劃，一個是猝不及防，自然徐子文佔盡便宜。他逼退黃飛之後，就此一滾，伸手想抓黃飛落在地上的槍。

黃飛這才發覺自己的處境危險萬分，一個急滾，撲到徐子文的身邊，雙臂一張，將他攔腰抱住。

黃飛臂力過人，一旦將徐子文抱住，雖然徐子文的手指離開槍柄只有五寸，却再也無法向前挪動一分一毫了。

較力鬥蠻，徐子文稍差一着；然而他曾經跟隨吳雲香學過空手道，在技擊方面却勝過對方，右肘曲回，猛力向後一彈，正好搗在黃飛的下頦右側。黃飛哼了一聲，雙手也不由一鬆。

就在這一絲空隙之中，徐子文身形前竄，已經抓住了黃飛落在地上的槍。黃飛發覺情勢不妙，打算抱住徐子文的雙脚，再作一番纏鬥。徐子文順勢猛力一蹬，將黃飛蹬了一個四脚朝天。

「要命就不要動！」徐子文沉叱一聲，從地上躍了起來。

黃飛從地上爬上來，沉聲說：「姓黃的可不是怕死的小人，你少來這一套！」

「你別以爲我不敢殺你。」

「我知道你敢。不過，最好不要用我那枝槍，你也是槍手，難道身上沒有帶槍嗎？」

「哈哈！」徐子文狂笑了一聲，「我現在是『寶慶銀樓』的珠寶鑑定師，不是槍手了。所以從來就不曾隨身帶槍。」

「我不信。」

「嘿嘿！你眞笨！我若是身上帶着槍，又何必千方百計地搶你落在地上的槍呢？現在乖乖說出來吳雲香在何處，不然我就用你自己的槍幹掉你，爲我死去的五名手下報仇。」

「哈哈……」黃飛忽然仰天大笑　笑了一陣，才沉聲說：「徐子文！我恨不得食你的肉，寢你之皮。一見你之面我就會忍不住開槍殺死你。可是白小姐尚被囚禁着，必須留下你的活口。因此我那枝槍根本沒有裝子彈。徐子文，扔掉那枝空槍，我們來一次拳頭的公平決鬥吧！」

徐子文不禁一楞，他將槍口偏向黃飛左肩的上方空隙處勾動了扳機，「嗒」地一聲，果然沒有射出子彈。他還不心死，拉開槍槽，裏面空空如也。心頭不禁一寒，若較長力硬拚自己是絕對贏不了黃飛的。徐子文想到這裏，立刻動了開溜的念頭。眞是說溜就溜，丟下空槍，掉頭就跑。

徐子文體瘦腿長，黃飛人壯體矮；一個先動，一個後追，因此徐子文愈跑愈遠，漸漸消失暗影之中。

黃飛追了一陣，停了下來，輕輕吹了一聲口哨，黑暗中立刻閃出來好幾個彪形大漢。眞奇怪，既然埋伏了這樣多的人，爲什麽不將徐子文攔住呢？

黃飛招手將那些人聚攏，相互低語一陣，然後也循着徐子文逃走的方向逸去。這裏只剩下五具屍體了。

× × ×

天終於亮了。晨霧逐漸消退，金色的陽光穿過如輕紗般迷濛薄霧，照亮了這個海港都市。

迷漫於「香江酒店」三一二室的「濃

霧」也逐漸消退；這種霧是由情愛的氣體凝結。並非情慾得到發洩，愛就消失；而是因愛苗已經在雙方的心田中紮根，自然是在他們偷嚐生命的禁果之後。

在洪英豪來說，這不是第一次；但他從未採摘過含苞的花蕊，也從未像現在這樣感到責任重大。過去他玩過不少「愛情遊戲」，也可以直截了當地說是「情慾醜劇」。當他和白倩欣接觸的一刹那，他意識到過去那種浪子型的荒唐生活，已經到了結束的時候了。

白倩欣在生理方面是痛苦的；而在心理方面却是甜蜜的。這就好比一杯加糖的濃郁咖啡，使她同時嚐到甜與苦滲合起來的滋味。當她決心作偉大而無目的的奉獻時，她才發覺愛的滋味比恨的煎熬美妙得多。

兩人相擁着；雖是裸裼袒裎而不邪惡。這就是有愛與無愛的區分。陽光從窗簾一絲縫隙中照在洪英豪的臉上。白倩欣想起他們初見時尷尬的一幕，於是將身體向床裏挪動，同時也摟着洪英豪，使她的眼睛逃過陽光的照射。

洪英豪瞇着眼睛，而他却能捉摸出白倩欣此刻面上的表情必是揉合着母親的慈祥和妻子的憐愛。他貪婪地依偎着白倩欣的肩窩；他在無數女人的臂彎裏躺過，却從來不曾像現在這樣温暖而又舒適，他一秒鐘也不想離開。

「倩欣！」他聲如夢囈地，「我想起了我們在飛機上第一次見面時的情景；妳好像故意在和我搗蛋。」

「那時我恨透了每一個男人。」

「現在呢？」

「愛一個，恨一個，其餘的都與我無關。」

「愛誰？又恨誰？」

「恨徐子文，愛……。」

「誰？」洪英豪睜開了眼，捉狹地盯着她。「怎麽不說？」

「不知道。」白倩欣的面頰上漾着一抹紅暈。

「妳不知道，我知道。你愛的自然是我。」

「那可不一定。」她嬌羞地說。

「別逗我了。」洪英豪抬起手來托住她的下頦。「來！告訴我，愛我愛到什麽程度？」

「和恨徐子文一樣。」

「這怎麽解釋？」

「我恨不得徐子文立刻死。」

「妳也希望我死嗎？」

「不！」白倩欣抓起他的手指在嘴裏輕咬着，語音含糊地說：「我願意爲你死，否則沒有任何方法可以表達出我愛你愛得多麽深！」

洪英豪自她唇間抽回手來，在她面頰輕拍着，暱聲說：「倩欣！別那麽說。就這樣妳已經奉獻太多，愛得太深了。我担心離開這兒以後我的一些老朋友都會不認識我了。」

白倩欣楞了一下，訝異地問道：「爲什麽？」

「妳的愛便我完全改變了。」

「噢！」她的聲音充滿了喜悅。「有那樣大的力量麽？」

「嗯！愛的力量有多大，實在是使人難以想像的。」洪英豪說着摟緊了她。「我們該抽空睡一會兒。」

「睡不着！」她喃喃地說：「我想起了好多好多的往事；從遙遠的童年到方才我們從冷氣風筒逃出的驚險一幕……」

洪英豪突然從床上跳下了地，一面穿衣一面說：「倩欣！我們忘了一件大事，譚愛麗還陷在冷氣送風筒裏，我們得趕快救她出來啊！」

「該死！」白倩欣大叫一聲，也慌忙地下床穿衣。「我們怎麽會將這樣重要的事忘了呢？」

「這就是愛的力量呀！」

五分鐘之後，二人走出了「香江酒店」，洪英豪正要召喚出租汽車，突然一輛敞篷私家轎車駛到他們面前停下。駕車的人就是黃飛。現在不過才早晨六點多鐘，街上行人稀少。因此黃飛也就毫無顧忌地向白倩欣高聲招呼道：「白小姐！妳沒事嗎？」

白倩欣大喜過望，連忙說：「平安無事。吳雲香怎麽樣？」

「轉往別處去了。」黃飛詭譎地眨眨眼睛。「那是一個徐子文絕對想不到的地方，就是『福隆公寓』五樓那個撈女露絲的房間。」

「他是……？」洪英豪疑惑地望着白倩欣。

（未完・四）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劍在江湖

朱雀．文　可飛．圖



破鬼屋女魔伏誅　闖桃林毀五行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迎風女對夏振華道出她的身世，她不是一尊子的女兒，所以她正努力找尋她的殺父仇人，以報殺父之仇，迎風女將兩瓶「分肌化骨散」交給夏振華，以備他日之用……夏振華在一處荒墳前，見到一個少婦哭泣，他關心上前詢問，却在此時中了少婦暗算，而被擄進墓穴下的鬼屋中，內裏主人鬼夫人施展媚功欲對夏振華不利，夏振華極力抵抗，並决心把這害人的魔女清除，而鬼夫人更帶領十二名金釵排起圖陣，圍攻夏振華，夏振華只好運起浮雲指絕技對付她們，雙方激烈相搏，突見迎風女又在鬼屋中出現，使夏振華吃了一驚……

不料夏振華正欲探聽這位神秘鬼夫人的經歷，故才旁敲側擊地，一古腦兒抖了出來。

迎風女自是受當不起，當下回過身來，望着女魔冷冷地說道：「這是怎麽一回事？墨竹君來過沒有。」

她的話顯出了無比的權威，女魔似被她嚴厲之色所怔住。

迎風女的銀鈴之聲，又已響起：「我曾聽墨竹君說過，你們在此爲他煉一種什麽生命神丹。而且還得趕上『滴血傳書』之會……」

她的話尚未說完，竟被女魔一聲厲喝所打斷：「丫頭！你仗着誰來的，竟敢對我如此大胆，難道老鬼又收了你這丫頭不成……」

「啪」的一聲，打在女魔臉上，連夏振華心頭也是一懍。

因爲迎風女怒極之下出手，似是用了全力，當然女魔未曾防備，也萬未料到這個女娃，竟敢打她耳光。

五個指印立時腫了起來，跟着冷冷之喝聲也已響起。

「雖然聽說墨竹君胡作非爲，全是你們幾個狐狸精所爲，而今武林中，這一片大混亂，難道你們還故作不聞。」

她銀牙緊咬又望了夏振華一眼，冷冷地笑道：「天下第一劍，我老實告訴你，這裏就是墨竹君的主要巢穴，老魔一生爲亂爲惡的財富，都在此間，尤其……」

迎風女倏地話頭一停，似在作深思之狀，好半晌，那銀鈴聲又響起，但却極其憤怒。

「哼！你不要狗咬呂洞賓，亂吠一通，我雖然聽墨竹君說過，有三個得力助手，正在爲他製煉一種生命神丹，爲的是要將武林高手，在滴血傳書之會中，一網打盡。甚且……」她的話，又故意一停，向着夏振華冷笑道：「你不妨納氣試試，瞧瞧身上與各大脈中，有無不適之處。」

夏振華見她說得如此愼重，忙微一凝氣，誰知道他不聚氣倒還不打緊，此時頓覺全身血液，均似凝固了一般，而且頭昏目眩，昏昏欲倒，這才心下大驚。

但他尚欲故作支持，迎風女好似看穿他的心意，又冷笑道：「這就是你欲入虎穴，必得虎子的後果。」說完，右手微抬，一股微而不勁的微風直向夏振華撲到。

銀鈴之聲更沉聲喝道：「取下此解毒丹丸，否則……」她的話尚未說完，女魔和十二金釵的剩餘三人，竟同時向迎風女撲到。

但聽一聲聲銳嘯盈耳，罡風砭膚，女魔更怒罵道：「賤人，吃裏抓外，我們看在老鬼和一尊子的份上……」

夏振華手中雖然接住一個綠色丹丸，但他不想服下，因爲他自信其金剛不壞身法，尚不致抵不住其他侵襲。

尤其武林中講究點水之恩。如果他服下迎風女所贈解毒丹丸之後，他們中間的一頁恩怨，將更成了理不清，剪不斷的煩絲。但他的呼吸，立時形成一種十分困難

的狀態。

女魔的攻勢也更爲淩厲，三數招過去，迎風女險象頓生。

她似乎也有一種特殊吸引力，望了夏振華一眼，冷冷地喝道：「天下第一劍，你不妨試行移動一下脚步，現在不是身份的問題，你現在正處在墨竹君生平所經營的『三陰穴』內。再過上一時三刻，你的一生，也將只有留給武林後世來作爲紀念了。」

她的話說完，即由從袖中撤出一支銀笛，一陣管絃之樂響雖然有似天樂悠揚，但逼得女魔擊勢一緩。迎風女一笛在握，冷笑連聲：「哼！陰秀峯！你一生打雁，終於被雁啄瞎眼睛，我本不願管你們這筆閒賬，只因你們的心太狠……」她微微一頓後，又咬牙切齒地說道：「就以半年來，多少武林高手，江湖強人，都無緣無故地失踪，你却隱藏得恰到好處，責任都推到別人身上。」

她一帶手中銀笛，又振起一片銳嘯和管樂之聲，逼得女魔不自覺地，又向後退了一步。

迎風女的銀鈴之聲，亦跟着響起：「我雖然得天獨厚，藉着一尊子認識了墨竹君，也因爲有滴血傳書之會才發現了你們此間秘密。」

她的話愈說愈高，顯然想使夏振華聽得更清楚些。

但夏振華此際只覺得頭昏目眩，全身更是一陣陣透出寒氣。

按說以天下第一劍的武功，不僅內外兼修，且已功參造化，練成金剛不壞身法和馭劍之術。這些都是已臻武功上乘之學，要不是夏振華的天賦和資質，換了旁人，窮畢生之力，也將無法練成。然而在這「三陰穴」中，夏振華居然力竭，甚至舉步無力一般。

這一個好強的少年俠士，心中千百廻念轉，無神的眼睛，落在手中那顆綠色丹丸之上。

要不是女魔此際，忽然向夏振華乘勢襲到。迎風女的怒喝之聲與她那手中銀笛同時發出了嘯聲。

夏振華雖覺一股罡風劈到，但却無法閃避，這才想到迎風女的話，要自己移動脚步試試。

果然向旁跨開一步，雙腿不禁一軟，跌倒在地。

鬼夫人的怪笑，迎風女的怒喝，形成一支混亂的交響樂曲。

夏振華只好軟軟地躺着……

這實在是一件不堪想象的事，夏振華對這間鬼屋和鬼夫人，雖然談不上完全明瞭，總算揭開了謎的一端，只要他再耐性去尋求，這一頁武林秘事終將被他揭開。

但他此時却軟軟地倒了，連舉步也無力。女魔的怪笑，顯然認定了奸計成功。迎風女的苦鬥，顯然也是爲了自己。

但她的武功在江湖中，雖是出類拔萃，超羣越衆，若想在數招之內將對方置諸死地，眞是談何容易。

夏振華躺在地上，雙目接觸那骷髏之相，全身都抹過一層寒氣，當他微微納氣，但覺一縷縷寒氣上昇，而且骨骼中，更微微作痛。

任是這位鐵胆俠士，震驚武林的天下第一劍。此時也殊感力不從心，英雄行末路之感。

不過在手中還握着一顆綠色丹丸，雖然他不願接受別人恩惠，但在生死關頭。尤其這地下室中，更傳來陣陣怪響。

「呆子，你稱英雄，你死要面子，功力何在？」

他終於無法堅持，緩緩地舉起那隻軟弱的左手，將那顆綠色丹丸塞入口中，再微微納氣勉強嚥下。

初時還不大覺得，當他將眞氣再度提起時，陡覺一股如烈火一般的高熱，自腹中昇起。簡直要將夏振華的肚皮燒穿一般。任是夏振華武功再高，此時竟也受當不了，倏地一個可怕的意念陡轉，他想到迎風女所贈，决非什麽解毒丹丸，說不定是她要藉此報復。

此念電閃，一種報復之念和求生的决心也油然而生，當下暗忖道：「天下第一劍豈能就此死去。」心念方畢，猛地將一口眞氣嚥下，腹中那股眞火，也迅速地向週身擴展，全身不適之感，早隨那烈火消退，精神更是大振。

夏振華又深深地連續吐納。立覺血行四肢，氣暢百穴。想到剛才猶自懷疑迎風女暗中計算自己，不禁臉上一熱。

不自覺地向迎風女望去，此時她被鬼夫人等四人團團圍住，而她們手中的絹巾，都帶起銳嘯。

迎風女的銀笛雖然還間歇發出一陣管絃之樂響，但却已失去當初那種懾人心魄的威力。尤其鬼夫人手中絹巾，顯然別具陰謀，當然迎風女所以敵不住四人連手，並非在她的武功不如別人，這對夏振華有着特殊關係。

當她發現俏寃家傷倒，自是中毒已深，她既担心俏寃家毒傷惡化，又担心魔女此時任何一人，都可以取夏振華性命。

故迎風女必得全力纏住四女魔，她的心中有事，功力也就不能專心一致，故笛招也就大打折扣。此時落在下風也是必然的形勢。

夏振華覩狀，俊眉一軒，立即挺身而起，其勢如風，朗笑之聲令人耳鳴心裂。

迎風女精神也爲之一振，銀笛一招雨打芭蕉，硬生生將女魔等逼退。

三聲銳嘯是迎風女緩手之間，運勁吹出的笛聲，除那鬼夫人而外，其餘數女都蹌踉踉，連續後退。

迎風女的銀鈴之聲也同時響起：「陰秀峯！你自恃武功了得！且聽我迎風三曲的滋味如何？」

鬼夫人似已發覺迎風女吹奏銀笛的厲害，咀角掀動了一下並未說出，絹巾一幌，猛向那銀笛上捲去。

迎風女早防她有此一着，邁步斜身輕輕讓過，一陣管絃之樂響起，空際立時震起一串清音，似怨婦啼聲，似高山流水，更在悠揚中，有一種萬馬奔騰，長江激浪洶湧咆哮……

夏振華初時也爲她的笛聲一動，心中暗忖道：「迎風女近來確有驚人的進步。就以她迎風女威勢，也就自非尋常所可比擬了。」

此念方落，迎風女所吹奏的曲子，已

轉為「似水流年」，音調哀惋，如泣如訴，有似棄婦之吟，亦如春波盪漾。時而高，時而低，高則響澈雲霄，懸崖瀑布。低則悲悲切切，如杜鵑啼泣。

這一曲，何如斷腸之吟。那個鬼夫人，也一歛暴戾之氣，雙目中，落下滴滴淚珠。

夏振華靜立一側，原以為迎風女難以對付，並準備出手。但此際則顯然勝負在握，他却有了另一種打算，見鬼夫人已溶化在迎風女笛聲之下，只要再有一熱盞茶以上時間，必死無疑。

夏振華雖然對女魔等人，切齒痛恨，因為此間還有許多秘密未曾揭開，他對掃穴犂庭的看法，也還有一個較為澈底的打算。

當下朗聲一笑道：「姑娘武功，進境神速，妙音已漸入化境，誠為可賀……」

他微微一頓後，又指着女魔說道：「按彼等行為，殺之並不為過，惟其禍亂根源，以及此間諸般秘密……」他淡淡地一笑道：「姑娘是否能留下女魔，先將此間魔穴毀去，更將墨竹君之經營一掃而光，為滴血傳書之會中，預作準備……」

他已忘記對方，是自幼即由一代魔頭一手撫養，好似與友人同伴，密商大事一般。迎風女吹奏一停，但銀笛一帶，却劃出一道冷鋒，逼得鬼夫人踉跟跟後退三四步。

「哼！你還同她說情？再等下去，她的帮手一旦到來，我們都將成為此中的寃鬼……」

迎風女臉上無半絲笑意，但却對此處似有速戰速決之意。

夏振華當然不願說明，但他那少年心性，雖然他已聽出迎風女言外之意，却望了那些顯得十分幽暗之骷髏，淡淡一笑道：「如此甚好，姑娘就在此看住她們，待在下進去，先將此間設置毀掉。」

說完，先向鬼夫人額上遙遙彈出一指。那個嬌媚的軀體，驟然驚起，顯然失去了功力一般。

夏振華的身形一幌，右手劍左手掌，劍風掌影，挾雷霆萬鈞之勢，直向最左面牆壁擊去。一陣轟隆之響，宛如山崩地裂一般，牆壁搖幌間立時現出一個斗大的缺口來。

夏振華的掌勢早又揮出，且夾雜縷縷指風，發出震人銳嘯。

而追雲劍亦以馭劍之術，長虹貫日月同時奔出．震耳之聲不絕 夏振華的身體也如狂浪怒蛟奔入。他邊走邊打，劍勢如虹，掌力如剪，就是鐵壁銅牆，也一同如摧枯拉朽般。

即使遇上石門鐵柵，而追雲劍削鐵如泥，斷髮而過，經不上兩下都立時斷折。

不半盞熱茶工夫，這地穴中已被開出一條長逾十丈，寬約二丈餘的長巷。

夏振華雖有着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力，而額上却顯出了汗珠，但此間任何人物皆未發現。當然他不會就此而止，他更料定這裏必有他所尋之目的物。

凝神靜聽之後，並無人息，夏振華冷笑道：「不入虎穴固不可得虎子。哼！賊魔！你們不出來，難道我就沒法對付你們……」他的目光有如電閃，掌力又如排山倒海般推出。「我就將你們這些鬼設置完全毀去，看你有何法子來對付我。」

他雖然是自言自語，他在這地穴中，倒也並非摸索，固然費去了不少眞力。但每當他的劍虹過去，必然會帶起一連串暴響，而一陣掌劈之後，不是石壁石門被毀，就是那暗卡機關硬生生震斷。

終於他經過一道曲折廻廊，地穴竟霍然開朗，有廳有室，有草有花，有粧台之設，有床褥之物，宛若隱者之居然。

夏振華心中不覺一動，暗忖道：「這地穴中必有原因，這裏大概就是相傳的『陰風穴』了。」

他神目陡轉，頓現威芒，眉宇間隱現殺氣。一股凌厲無儔的掌風，飛奔而出，「蓬」、「蓬」之聲，震耳欲聾。

夏振華既抱了入虎穴，擒虎子的决心，也定下掃穴犂庭的宏願。

當下劍掌並施，兩般功力齊發，一陣陣天崩地裂之響頻傳，砂飛石走，各物皆被震毀。

顯然他這種漫無目標的破壞。固可達到掃穴犂庭的目的，但對魔頭的實力，並未有耗。

終於，一陣銀鈴之聲響自身後：「天下第一劍，我們都趕來遲了一步。此間魔頭，皆已撤走。……」

夏振華轉過身來，雙目神光暴射，冷冷地喝道：「那個鬼夫人呢？」

「我問她不出所以然來，一笛結果了她的性命。」

這個一向目空一切的迎風女，此際面對夏振華，也深恐自己說話有什麽差錯似的。

夏振華鋼牙一咬，幾番欲言又止。迎風女的銀鈴之聲却又響起。

「天下第一劍，你老是責我視人命如草芥，如果我早來此間半日，决可使這裏大批魔頭，一個也跑不脫……」

她長長地一聲短喟，望着天際悠悠的白雲，似在自言自語道：「可恨我生成女兒身，又被一代魔頭撫養，否則我也可以與天下武林人物一較長短了。」

夏振華本聽她說到這「陰風穴」的諸般事跡，忽然聽她將話題轉到自己身上。

雖然他不願過問迎風女的身世，但却欲從她口中，多聽些有關「陰風穴」中的故事，也就淡淡地一笑道：「英雄不論出身，姑娘武學才華，都稱江湖獨步，雖與羣魔為伍，但青蓮出污泥而不染……」

迎風女不待夏振華說完，不禁「嗤」地一聲笑出：「你少來替我戴高帽子了，不罵我為嗜殺的女魔，我已經是感激不盡了……」

雖然她說話是連諷帶刺，但面上的笑容却似盛開的百合。

夏振華臉上一熱，一時答不上話來。

迎風女又輕輕笑道：「天下第一劍，本來道不同不相與謀，我們本是水火不相容的人物，只是你聽我說到此間種種，將與滴血傳書之會，有着重大關係……」

她微微一頓，又淡笑道：「老實說，墨竹君一共有七處巢穴，這裏是他曾經化了將近二十年心血的結晶，這裏也由他的兩個外室所主持，墨竹君一年將有三數月，居於此地。」

她望着夏振華滿臉怒容，知道她在話中，又得罪了這位目空一切，混身是胆的天下第一劍。

故只淡淡地一笑，又繼續說道：「那個被你稱作鬼夫人的女子，名叫陰秀峯，武功係墨竹君所傳，除奪魄魔劍之外，還有那些陰毒暗器，迷魂毒物等……」

她說時，倏地臉上如胭脂般深透，似不願再說，但終於紅着了臉，低低地說道：「她更憑着那美好的姿容，許多江湖高手和武林正派之士，都心甘情願，葬身此間……」

迎風女說時又紅着臉，望着夏振華一笑道：「還有一個天下第一劍，不也幾乎作了陰秀峯裙下之虜嗎？」

夏振華想到在鬼屋中的一幕，俊臉上有如烈火灼熱難當。

先向迎風女一揖道：「要不是姑娘提起，在下連謝字也未說完，剛才要不是姑娘贈予神丹，解除奇毒，後果眞是不堪設想……」

他一掃週遭，雙目神光暴射，又復淡淡地一笑道：「在滴血傳書之會以前，我願為姑娘冒生死之險，做幾件事，以報今日贈藥之情……」

迎風女一手理着雲鬢，復淡淡地一笑道：「天下第一劍，太言重了，一顆丹丸也用得如此。何況我沒有要冒生命之險的大事，就是有，也不忍心有勞天下第一劍辛苦一趟。」

她邊說臉上更露出惑人的媚笑，終於格格地一笑道：「何況，那個意中人，正在翹首企望……」

迎風女的咀角，雖噙着笑容，臉上兩個梨渦兒，却深深圓圓地幌動着。更不等夏振華開口，又復嬌笑道：「萬一要天下第一劍去冒生命之大險，人家找我拚起命來，那時連伸寃的地方都沒有……」

夏振華眞不知道她這套空穴來風的酸話，是從那裏聽來，自己更不好作辯。

那俊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好半晌，竟說不出半句話來。

本來，如果自己不作虧心事，有何不敢對人言呢。而夏振華却而對着這朵有刺的玫瑰，竟是有口難言。因為這個影子，一直埋在他的深心之中。尤其女人的醋勁，當然迎風女在默默相戀中，在患得患失的心情下，也是免不了這種無稽之談的。

她見夏振華好久未曾開口，也就不願再逼，只是淡淡一笑後，又道：「我們來遲一步，他們所煉毒物，都被帶走，這對武林言，眞是一件大不幸事，……」

夏振華聞言，連連頓足，因為他一到此間，如果施出迅雷不及掩耳手段，破這區區魔穴，自是反掌折枝之易事。但他却未能如此，所謂婦人之仁，終遺下一樁無窮之禍。甚至將弄得武林中多少高人，將因此而喪失性命，多少地方將瀕於浩刦。

夏振華以天下第一劍之尊，此時能不感慨萬千。就在他連連頓足之際，倏地聽到一陣輕脆之聲。

夏振華的耳目，何等銳利與靈敏。當然他已聽出這下面可能另有設置。眼目流轉之際，掃了週遭一眼，想尋求一些可尋求的綫索，以解除一謎底。

迎風女也似發覺他臉上的光彩。輕脆地一笑後，又復低聲問道：「天下第一劍，你是否又找出了破綻……」

她的話尚未問完，夏振華已緩步而上，一揮神劍，那個石門竟被截斷，跟着是一陣天崩地裂之響。

因為夏振華的掌力已在劍鋒過去，同時劈到。

夏振華的身體向旁一閃，但見一股冷風，凌厲無儔地湧到。

迎風女的驚叫，阻止不了夏振華那電閃的身形，硬向那冷風中穿入。

連聲冷笑，一陣踉跟之聲震耳欲聾，迎風女正欲跟踪而入，驀聽得夏振華的朗朗之聲，隱隱傳來：「哼！原來是你們，想不到我會趕來罷……」

「小兒！沒有什麽稀奇，這裏一切都已齊備，免得去嵩山和參加滴血傳書之會的許多麻煩。……」

兩人對答之間，都類出了自己的智珠在握。

接着是一連串喋喋怪笑，和着那冒出的冷風，都成為一柄利刃一般，令人有砭膚之寒。

迎風女對這聲音極熟，但她必須證實一下，銀牙一咬，凝勁向那冷風中躍去。

好半晌，才脚落實地，但却無任何人影在。當然她不會相信，這剎那之間，他們就去得如此之速，然而這裏空空如也，却是顯然的事實。但她還必須來探求一下，縱然她不關心那熟悉的聲音，而自己深心中那個俊秀的影子，却使她放心不下。

雖然陣陣冷風不斷地吹來，顯出了這穴底的險惡，更使得迎風女提心吊胆，不自覺地又將銀笛取在手中。

她藉着銀笛上所散發的餘光，緩緩摸索着前進。

終於，一陣「冷哼」之聲，聽得迎風女心領如小鹿一般亂撞，因為這聲音，顯然是夏振華而發。

又是一聲冷喝傳來：「賊魔！還有什麽鬼把戲盡快施展，否則天下第一劍就要出手了。」

迎風女雖然證實了夏振華安然無恙，而且氣焰高漲，但他找不出這些人，現在何處。

又聽到一聲喋喋怪笑聲傳來：「小兒！你若就此服輸，我們當體念上天好生之德，只要在此，好好坐待三月，我們一定饒你不死……」

說完，又是連聲喋喋怪笑傳出，顯然這笑聲，不止一人。

不問可知，夏振華似落在魔頭的圈套中，迎風女這一急全身皆覺凛然，暗忖道：「天下第一劍，不論落在何人手中，决無生理……」

她心中雖然發急，但却無路可通，但見一陣陣冷風翻騰而過，也能聽到他們談話之聲，却無法找到人影。

原來此中，正是陰風穴的中心所在，也是「陰風穴」的樞鈕。故此魔頭們的佈置，也就更為嚴密。

迎風女因不諳「九宮」、「八卦」之術，故落地之後茫無所之。還以為此中另有其他佈置。

却不知道夏振華正是借用了此中機關想收拾這些魔頭，自己才裝做被困之狀，

以使魔頭相信。

當下微微凝聚眞力於雙臂之上，先將入口處的兩個石墩，施展出先天罡氣將其震毀。又復將乾門的石板，硬向左側移動了三尺。表面雖然沒有多大變化，但形勢却顯然不同。

夏振華更以意會神功將巽門的口上加了一個地坑。這座形勢險惡，龍潭虎穴的惡陣，完全改變了形態。

夏振華坐在其中故意作出運氣調息之狀，更暗中施展出古瑟琴曲，却是用受傷喘氣之態。果然魔頭們皆墮轂中，甚且說出那些狂妄無比之言。好半晌，才聽得連聲咳嗽，那沉重之聲竟嘆出一口氣來：「一尊子，我們上了大當，你瞧那小子那似受傷之狀。而且……」

下面的話似乎難於出口，但另一個咳嗽聲，却沉重而十分費力地，邊咳邊說道：「老大！我和一尊子都受傷了，趕快發動攻勢，驅盡埋伏高手，務宜……」

未盡之言，似被一連串的咳聲打斷。迎風女雖覺得冷風砭膚，但看不見所以，故只是空着急。

所以她聽出夏振華並未受傷。一顆懸在半空的心始放下來。

不過，使她不明白的，何以只聽人言，不見人影。顯然墨竹君、一尊子、翠蓮觀主等一干魔頭，都全聚在此間。

且聽他們口氣中這是一座什麽惡陣，而且四週預先埋下甚多高手，更不知道夏振華用什麽方法，將這座惡陣制服住了。

任是這朵有刺的玫瑰，急於欲一覩究竟，但因不得其門而入，因爲呈現在她眼前的除掉冷風砭膚之外，就是縷縷淡烟。

從她的江湖經驗閱歷，這騰騰殺氣，當然不可以等閒相視。

但一向好勝的迎風女，却不又甘心此間寂寞。

夏振華的朗朗之聲，亦已響起，連聲巨響聲中，一聲震天大喝，冷風立止，騰騰白氣消失。

夏振華俊目含威，凜凜然不可侵犯：「賊魔！今日本當取汝等狗命，爲免遺留話柄於人間，暫且饒你們不死……」他微微一頓後，又朗聲說道：「只是這座惡陣，你們的苦心算是白費，我已施展『大和地唱』之法，將他們武功廢去，雖然未死，却等於變成了白痴一般……」

他的話不僅使三個面色蒼白的老魔，全身發顫，連遠遠站着的迎風女也大爲驚駭。愕愕地望着他那挺挺英姿，眞說不出是愛是恨。

夏振華似是發覺了迎風女的狼狽，朗朗地一笑道：「迎風女，你要不要瞧一下此間的熱鬧。」他的聲音說得特別響亮，好似要魔頭們都能聽見。

但墨竹君却從背上拔出那柄魔劍，短髮直豎，矮小的身體連搖，口中冷冷地喝道：「小賊，我倆勢不兩立，今日誰也別想離開此間……」

不待老魔說完，夏振華也一振追雲劍，左手拇指中指凝勁，倏地彈劍作琴聲，錚錚鏗鏗，令人心碎。

夏振華冷喝之聲，也同時發出：「老賊！別太不知自愛，天下第一劍不願使你們，默默無聞地，埋骨此間……」

他故意一頓後，又縱聲大笑，道：「在我還未門完江湖五惡十五人連手的寶塔圖案，一尊子的老命當可保留，在滴血傳書之會前，墨竹君和翠蓮觀主，也不會喪命……」

但他立時眉宇間露出兩道殺氣，冷冷地喝道：「如果你們眞不知自愛，也就難怪天下第一劍心毒手辣了。」

他回頭又向迎風女笑道：「迎風女，今日請你作證，趕快自那石墩上跨入；並請妳順便推出一掌……」

迎風女似着了魔一般，夏振華的話一落，她不僅一縱嬌軀，越過石墩，反手一勾，一縷凌厲的掌風直劈而出。

一陣天崩地裂之響，整個穴頂，紛紛墮落，那一座方圓數百丈，設有奇異佈置的地穴，硬生生被土石塡得滿滿地。

夏振華更大展神威，以流雲掌與浮雲指兩般功力，全般施展開來，左面一段土牆全皆震毀。

這地穴中立時透進光來。顯然這面土牆硬被他施展的神功推開。

光綫陡現，三數條人影首先撲出，夏振華也緊隨在後，更冷冷地喝道：「賊魔，如果你們打壞主意，小心我就不會再擇你們的死期。」

果然，他的話發生了顯著作用，夏振華則展馭風傳音之法，冷冷地喝道：「你們趕快出來，再過半盞熱茶工夫，我將使此間變成廢墟……」

他一遍二遍三遍數遍地說着，當他最後說完時，裏面竟走出了七八十個頹廢、臉色蒼白、身體搖搖欲墜的人來。

墨竹君等人幾乎氣炸了肺，但只是望着夏振華，咬牙切齒地未曾出聲。

夏振華見人數盡出，才向迎風女笑道：「我雖然未消弭這場血雨腥風，但對滴血傳書之會，總算……」

他的話尚未說完，地穴中突然冒起一陣輕烟，跟着是震天動地巨響，土翻石裂，烟霧漫天。

夏振華的身體微微拔起，旋即向一側縱走。而一陣喋喋的怪笑聲亦響在側後：「我非用我所埋藏的火藥將這小子炸死不可……」

響聲，震天動地，火光觸天。地爲之陷，山爲之平。森林爲之起火。

這又是一塲浩刦。因爲那些失去功力之人，都未走出。

夏振華因這驟然的變化一時也楞住了，想不到魔頭們，最後還有這一殺手，眞是自己做夢也未想到。他實在氣、忿、恨交集，不自覺地，拍着頭頂。口中喃喃地說道：「眞是養虎爲患，後悔莫及。」

就在這響聲盈耳，火光觸天之際，墨竹君三人早已去得無影無踪。

夏振華望着這一片火光，三數里之地，亂得一塌糊塗。雖毀去一處魔穴，算是爲地方除害，但失去如許衆人性命，却非他當初所可料及。

正在感嘆之際，一陣香風過去，紅影一幌，迎風女又不知何處奔來。嬌滴滴地叫道：「天下第一劍，這魔窟一毀，使墨竹君如斷雙翼。這裏七十二位高手，失去之後，對武林社會言實在是一大功德。否則，他這陰風惡陣練成，不知有多少武林

高手，要喪失性命……」她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天下第一劍，你是爲剛才那些失去武功，而又被墨竹君等人，觸動機關，燒死的七十二個勇士，而有所傷感嗎？……」

她說時，又連聲嬌笑：「想不到你自己所常說的，殺惡人，就是善念的話竟也忘了，老實說，這些人無一善類，他們除掉墨竹君所養飼的死士外，其餘都由翠蓮觀主和江湖五惡，收買而來。而且都是罪惡滔天，人人側目的禍首，所以，你對這些人還有什麽難過的……」

夏振華被她一說，倒眞也輕鬆了許多，俊臉上也微露笑意。

迎風女的銀鈴之聲又已響起：「天下第一劍，我們之間恩怨已了，下次遇上當以命相搏……」

夏振華正欲開口，紅影一幌，一陣管樂之聲，迎風女竟拔空而起，旋即施展出移步換形功夫，刹那間就去得踪跡杳然。

夏振華本欲將她喚住，但一種男性的自尊，使他又叫不出聲來。雖然她對自己有過贈藥之恩，自己也總得設法報答，因爲這萬種柔情的恩澤，將會喪失自己的鬥志。

按夏振華的輕功，本可追上迎風女，但他却沒有追去，只是望着迎風女的背影，長長地吐出一口氣。

火勢漸滅，天色亦漸黑下來，夏振華望着這一片焦土，心中說不出的愁惆，終於他緩緩地走開。

倏地，耳際又響起一陣慈愛之聲說道：「孩子！天之降大任於斯人也……但願你作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下第一劍……」

本來他還以爲自己的恩師。來到附近，曾幾次回過頭來，也以爲自己出了幻覺。心頭爲之一懍。

當他望着天上的明月，已快月圓之夜，怪不得此時，特別的明亮。

夜靜，連蟲聲和蛙聲，都不曾聽見，，只有他奔行時，所帶出的風聲。

他想到即將到來的嵩山之會，還有影響武林命運的滴血傳書。他自己都是這中間的主角。

這時，一幕幕的往事，都湧上心頭，就以此次「陰風穴」中的遭際，他不僅臉上一熱，且暗中叫了一聲慚愧。

因爲以一個天下第一劍，居然遭受人家無形中的暗算尚不自覺。要不是迎風女到來，眞還不知道演變到如何的後果。

想到迎風女，自己的心就會跳，那大紅衣裙，那圓圓的梨渦，那碎玉一般的貝齒，還有那大而亮的眸子，無一不令人心醉。但她却處在自己的兩極端，而且每次見面，總是以命相搏。

這一次，不僅同自己站在同一戰綫，而且相贈解毒靈丹，救自己於危難之中。弄得她與自己之間的恩怨，却愈形複雜。

尤其她臨去之時，且一再宣佈，離此之後，再度相逢，不僅視同陌路，也將以武功相見。

夏振華不禁啞然失笑，想到迎風女每次總是要與自己拚命，其實按他的武功，雖然是江湖中有數的高手，但在夏振華面前，却不免相形失色。

不過夏振華總不願與她眞正動手，否則，迎風女就是有上十條性命，也無法保全。

但夏振華却因自己這一遭失誤，當然也就不敢再存絲毫大意，尤其對自己全般武學，也有重新檢討的必要。

眼看即將到來的嵩山之會，就將是自己第一次最嚴重的考驗，對方如果沒有制勝把握，也不會以性命來賭博。

當然自己要闖過這一關，成功，固然使滴血傳書之會，舖下一條坦途，反之自己不僅天下第一劍之尊名不保，或者連性命亦將因此而斷送。

想到這些，尤其要與武林高手一爭長短，更要爲恩師報仇，爲自己，還有滴血傳書之會……

這一連串的重責大任　使得夏振華心頭一陣凜然。但他不是畏懼，而是一種如何達成重大的榮譽。

走着走着，被一條小溪攔住去路。

夏振華望着這三數丈寬之溪流，雖不能成爲阻碍。但這兩岸景色，却分外引人入勝。尤其那些垂楊，更成爲縷縷青條。顯得十分幽暗。

夏振華回首四顧，溪流曲折，流水潺潺。倏地心中一動。他記起了當日在惡潭孤島時，武林三傑曾將水中妙用對自己解說，可惜那時惡潭之水奇毒無比，故未曾試驗。自己行道江湖後，又無日不在拚命搏鬥之中。甚至那次在長江之中，幾乎中了奸人之計，所幸自己發覺甚早，故還未曾吃虧，否則後果仍是不堪設想。

不過，那時却未想到當日武林三傑所授口訣。就是天痴老人在各種心法中，有關五行之用，尤其對水上工夫，逼得夏振華確下過苦工。

只是事過境遷，這些他幾乎都置諸腦後。

若不是即將面臨的重大難題，因爲放眼宇宙，他幾乎很少遇見敵手。

眞是書到用時方恨少，是非經過不知難。夏振華這一段歷練之後，知道了如何進入精，如何進到極，更如何能運籌帷幄。以期制人而不制於人。俾使無敵於天下，成爲一個眞眞實實的天下第一劍。

惡潭孤島的一幕，都一一展現在眼前，他，又回到了當初的實際中。微微納氣，輕輕躍入溪中。怪——他不知用什麼武功，並未下沉。再一提氣，即踏波而走，先是一緩，次則快如彈弩。

夏振華沿上游而走，溪流雖然不急，但却非常均勻。夏振華時而踏波而去，時而滑水而行，間或出一掌，水中擊起一片銀花，他的身體則如穿花蝴蝶，時起時落，時沒時顯，如幻夢一般。口中更喃喃地，發出聽不清的囈語，顯然他正在溫習那些心法口訣。漸漸地去勢一緩，他那白色身影，端立水中，似在沉思。

好半晌才喃喃地說道：「原來五絕奇書的各種武功，還有如許妙用。而且都能在水中或藉水發揮無比的威力來。」

心中一喜，自是無可言喻，這才想起天痴老人當日所云。玄武聖篇，爲武林絕學，不僅隱藏武林奧秘，實在奪天地造化之神奇。

其中更隱含五行生尅之變化，不論水

或火，各有其妙用在，惟其中奧秘，卻口非投心傳，必須自己去體念，去發掘。

這段時間，他確體驗出甚多武林秘訣，更將各項變化，如指、掌之間，劍指之用，劍掌之變，互相發揮其無比的妙用。

更在巨無霸和墨竹君一場拚鬥中，發現了他們的「閃」字訣，雜在自己的意會神功中，尤其有意想不到的威力。

巨無霸所贈秘訣，爲九宮、八卦、河洛圖書之驚世學問，這些他也將其雜入了「飛雲筆」中。

故此他對九宮八卦之術，尤其以墨竹君和翠蓮觀主，這一雙魔頭不僅武功高絕，而九宮八卦之變更使江湖中談而變色。

但夏振華遇上之後都視同兒戲，摧毀得乾乾淨淨，甚至使他們連立足之地，亦澈底清除。

夏振華的進境不能不神乎其技，不神乎其速了。但他今日卻發現自己所領悟其中奧秘，亦不過其中十之八九而已。他一直佇立在溪中，如履平地一般，並將五絕奇書的各項變化，各種招式，以及水中變化，都默誦了一遍。倏地雙臂一揮，兩股掌力同時撲出，雖然是那般輕柔無力，水面上也只掠起一片漣漪。但一股強猛無比的罡勁，卻浸透水面，一陣陣湧向水底。

夏振華的身體也如蝴蝶翻飛，乳燕掠波般拔起三數丈高，又復撲落水面後再度浮起。

他人在空中卻帶起一陣瑲琅琅，龍吟銳嘯，那柄斷金截玉的上古奇珍——追雲寶劍已在握中。

如天崩地裂之響，溪水倒退，並裂出一條寬約尺來寬的水巷來。而且深可見底，雖然是在夜間，但月明如鏡。而夏振華更練成了「天目神明」之絕技，黑夜視物可鑑毫髮。故此時溪底各物，無不盡收眼底，一覽無遺。

夏振華復將劍勢陡轉，一陣水花如飛蝗一般四面射去，銳嘯之聲令人震耳欲聾。他一時倒也楞住了，雖然他曾各次施展的「追雲八手」中，威力倍增，羣魔懾服。卻並未試出「狂風」、「驟雨」兩招神技，卻有如此神奇變化。

眼看那些水花四射，銳嘯聲盈耳，兩岸垂楊，紛紛應聲折斷，而且快絕無倫，同時暴發。

夏振華心中一陣狂喜，不料無意中又悟出了玄武聖篇中如許奧秘，這不僅是天下第一劍的榮譽問題，也直接關係着武林宏旨。

東方已現出了魚肚色來，夏振華的額上也滲出不少汗珠。顯然他已竭精盡力，探求此一武學玄奧。

至此，他不能不認承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這句話，因爲武學奧秘，以他的武功來說，在天痴老人這位聖哲和武林三傑親自培育之下，以他的武功而論，誠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舉世高手。

但他卻在短短的時間內，又發掘了玄武聖篇中無窮奧秘，從此「玄武聖篇」，更將因天下第一劍的雄風，而使武林中大放異彩。

夏振華不禁一陣仰天長笑，聲若龍吟，他一面將寶劍入鞘，一面踏着水面疾馳而去。

隱隱傳出了人聲，天色已然大亮，他不願踏波而走以驚世駭俗，這一躍而離水面，緩步而去。從此武林中，固因夏振華的武功進入另一種境界，而有另一種轉機，也因這次武功變化，幾罹殺身之禍。

且說夏振華離去之後，因爲距嵩山之會還有兩日，以自己的脚程，狠狠趕上一天，也就會到。他萬一中途遇上別的事，尤其江湖五惡，勢必傾全力阻撓自己赴會，他們則好整以暇地，進到滴血傳書之會的準備工作。

他先找了一家客棧，先用過飲食，又洗了一個澡，又找店小二去按自己的身材，購了幾件衣服。

錢雖然可以通神，店小二雖然竭力而爲，也弄到快要天色薄暮時，才算完竣。

夏振華當然會藉着這段時間，運氣調息以恢復精力，也曾利用這段時間，將新領悟出來的神奇武學，作了一次綜合的練習。

時間雖然不長，但對練武之人來說卻是十分重要，尤其對夏振華而言，在以後的武林中成爲鐵的事實。

他付過店小二一錠銀子，即乘着天黑，束裝就道。他時而起，時而落，時而馭空飛起，但有時也順着大路，緩步而行，四更時分，已距嵩山不及百里了。

月色顯得十分明亮，他計算着時間，料想江湖五惡必然早將嵩山附近，佈置成了龍潭虎穴。

他卻不想先期趕去，因爲惟恐魔頭們，佈置未週，免得落上一個口實，以遺笑柄於江湖中。

但他一時也無排遣這段時間，如果再找一個地方歇下，等到明晚，明月昇起時再行趕去。

正自盤算之計，一陣談話之聲隱隱傳來：「哼！我就不信他眞正是三頭六臂的人物，既然主子如此懼怕，何必還要約期相搏。……」

「老二！你別發牢騷了，昨日一尊子來此，就是主持此次機會，聽說請了許多高人相助，我們的武功，雖然也曾稱霸過一方，但比起這些人來，卻是相差甚遠……」這沙啞之聲，打斷那人未竟之言。

夏振華心中一動，暗忖道：「原來此間就是他們的外圍。」

心念陡轉，一陣金鐵交鳴之聲，連聲怒喝厲嘯，也同時傳到。

夏振華脚下一緊，旋即施展出意會神功，身形如魅影一般而逝，更施展出馭風傳音之法，冷冷地喝道：「小子們，謹慎些，天下第一劍快到了……」

夏振華的冷冷喝聲，雖然傳播甚遠，夜空中，頻增肅殺之氣。卻沒有發現一人，出面相阻。

夏振華因聲辨向，直奔向金鐵交鳴之聲處，以他的天耳神通，當然那些拚鬥之人，自然是在一二十里之外。

故即施展出意會神功，想去瞧個究竟，雖然他使出絕世神功急趕，但當他趕到時，此處拚鬥，業已歸於沉寂。

夏振華心中一陣凜然，因爲拚鬥的陳跡還歷歷在目，樹倒枝折，敗葉亂石，洒滿一地。週圍百丈之地，夏振華都曾走遍，終於在那棵古樹根旁發現一個道裝老者

，一柄長劍丟在地下。

夏振華目露精光，望了老道一眼，迅步近前，見他身上還有微熱，嘴角正湧出血來。

夏振華再摸老道脈搏，雖然低沉，也還有點微微跳動。

天下第一劍，管天下人的事，何況此人生機未失。故忙從懷中摸出一顆丹丸，塞入老道口中。他不管藥物是否對症，因爲是天痴老人特地爲他煉製的，說是可療傷去毒，助長功力。

夏振華身上，因無其他藥物可用。故一面將藥丸塞入老道口中，另一隻手，已按在他命門、氣海兩大要穴上拍過三下。

再凝勁在他藏血穴上抵住，好半晌才聽見老道一聲咳嗽　張口吐出血來。

夏振華又塞入一顆藥丸，並輕輕在他耳邊說道：「快閉住呼吸　將眞氣納入丹田，我助你運氣行功，不出半盞茶工夫，即可痊癒了。」老道早已覺出，一股清流，不斷湧入全身各大要穴中。他不運勁相抗，倒還好點，當他一經運勁，那股湧入內體的清流即變成了長江激浪湧流不竭。尤其傷得他連納氣的餘地也沒有。但他究非武林弱者，而且內功基礎極具，故當他一經發覺這股奇妙無比的清流，變成了罡力時，在他的靈明中，也立時起了變化和反證作用。

當下吐過一口氣，即將各大要穴放鬆，任那股清流和罡力，貫通了全身各大血脈和百骸四肢之內。

但夏振華此時的功力，卻達到了無涯無止，無盡無休的境地。

直待半盞熱茶過去，他才看清老道面色轉紅，這才收掌，又復在老道命門穴，輕輕一按。口中又復輕輕喚道：「道長運氣試試，看看是否還有不適之處……」

他的話尚未說完，老道已一躍而起，躬身稽首道：「若非天下第一劍到來，貧道已決無生理。」

夏振華這才看清此人，正是武當門下，當日在巫山十二峯中，所遇見的老道之一。

因爲祇見過一面，尤其在傷後面色十分難看，故夏振華一時尚未認出。

此際他不僅恢復了舊容，而且精神煥發。一抖身上塵土，又抬起長劍，望着夏振華挺挺英姿，打從心底裏發出敬意。

夏振華的朗朗之聲，亦已響起：「道長！但不知貴派掌門現在何處？道長爲何單獨行動。」

顯然夏振華現在較含蓄多了，他本想問出何以會重傷至此，但他似怕傷了對方的自尊心，故其先問掌門行動，又問其何故單獨來此。

老道稽首答道：「貧道玉虛，自從武當觀主遭奸人暗算之後，貧道奉掌門之命，掌理武當觀……」他微微一頓後，又嘆出一口氣。繼續說道：「半月前，掌門人偕四大護法，準備先來嵩山，再去籌劃滴血傳書之會……」

夏振華似是急不及待，朗聲問道：「是否貴掌門人……」下面的話，似是極難出口。故兩道精光，在老道臉上不斷地流轉。

玉虛道人被他那兩道懾人的神光看得心頭一懍，說道：「就是因爲敝派掌門人受傷，四大護法身死，貧道才急於趕來這裏。……」

他又長長地嘆出一口氣，繼續說道：「武林不幸，出此敗類，聽說少林寺有大批高僧，被江湖五惡收買，百慧大師和崆峒觀主下落不明。」

他說得甚低，却震得夏振華心中一跳，雙目精光暴射：「道長有話，但請說明，你是如此何被魔頭所傷。」

玉虛老道雙頰微紅，又復長長地嘆出一口氣，道：「貧道也是聽見敝派掌門受傷後趕來，百慧大師和崆峒觀主的情形，也祇是傳說。」

他微微一歇後，繼續說道：「貧道這趕到此間，先被困在一座亂五行陣中，貧道憑一柄劍苦鬥了三晝夜，雖然闖出了那座惡陣，卻累得筋疲力竭。」

他雙頰又是一紅，終於輕輕地吐出一口氣來，道：「貧道在此間，先遇上南嶽二劍客，後來又同一尊子手下惡鬥。最後被一個幪面人和一個矮老者，還有一個獨眼單臂的怪物圍攻，這三人武功都極詭譎，未及十招，貧道即遭毒手……」他舉首望着雲天，又喃喃地說道：「以後的事，就都在昏迷中，一直到閣下來此，貧道總算命不該絕。」說完，玉虛老道又深深地一個長揖。

夏振華沉思有頃，鋼牙咬得錚錚作響。恨恨地說道：「羣賊不滅，武林社會，將永難避免無窮之災禍。」他雙目神光一閃，又道：「道長被困的亂五行陣，距此多遠。」

玉虛老道本極難啓齒說出自己受困經過，但迫於天下第一劍之聲威，又不能不說，此時忽然聽到夏振華問到亂五行陣，心中暗自一喜，忖道：「也好！使你去見識一下羣魔們的奇異設置，免得瞧不起我來。」

夏振華望着他臉上得色，似已察知其意，祇是未曾說出，祇是淡笑道：「那亂五行陣，必將遺禍武林。」

玉虛道人用手一指：「貧道就被困在對面惡林之中，林中已被佈置成一座奇惡的亂五行陣。」

「哼，我們先去瞧瞧。」說完，當先跨步而去。

玉虛道人臉上抹過一層笑意，也緊隨其後而去。

夏振華望看那一片桃林，雜有幾株楓樹，再辨方向約莫有畝許大小。

玉虛道人的朗朗之聲又倏地響起：「天下第一劍，這就是賊人所佈下的亂五行陣，爲欲阻止武林人物參加嵩山之會……」

夏振華不待其言盡，左手五指暴張，幾縷勁風過去，天崩地裂之響，不絕地傳來。桃林中五株合抱楓樹，應聲而折。附近的桃樹，有遭受魚池之殃者，故枝葉紛飛，砂飛石走。

夏振華的身體也如飛燕翩翔，直衝霄漢，凌空陡轉，雙掌同時推出，又是一陣天崩地裂之響。一陣陣風捲殘雲般，這桃林中，立時被掃開一條風巷來。

數十株桃樹皆被連根拔起，累累實實的桃子，被震得四散飛落，但飛出的餘勁未減，仍然衝倒了不少樹木，響聲四起。



夏振華斜身飄落，正在桃林的正南面，按五行陣的變化，南方屬丙丁火。夏振華身一着地，掌力又頻頻揮出。硬將那凸起的土堆掃成了一道深逾三數尺的深溝。

玉虛道人正自驚疑間，夏振華已閃身而出，淡淡地笑道：「這亂五行陣已遭我全毀去，甚至他們埋在正南面的暗樁，我也全部除去……」

夏振華故意一頓，又朗聲說道：「從此這桃林再也不致有人被困其中了，因爲這桃花園，勢將成爲遊人歇息之所。」他雙目精光畢露，又冷笑道：「如果賊人再欲入來藉此桃林中，來佈成其他陣圖，那就祇有由他們自食惡果了。」

夏振華的話說得不急不徐，但雙目精光，却無形中有一種懾人的威力，令人不敢逼視。

玉虛道人本爲武當派中數一數二的高手，江湖中久享盛名的人物。原來本欲藉對方設置的亂五行陣，想難一下夏振華，殺一殺天下第一劍的火氣。扳同他自己的被困和受傷的面子。

不料夏振華祇是舉手投足之間，就將這座賊人視爲銅牆鐵壁，武林高手視爲畏途的亂五行陣，澈底予以毀去，並爲魔頭們預佈網羅。

玉虛道人對於夏振華本在疑信參半狀態中，此時一見他大展雄威，也就不由得不心服口服，故長揖而拜道：「公子神人，果眞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下第一劍，貧道有眼無珠。幸公子忽怪。」

夏振華淡淡一笑道：「道長爲武當派有數人物，夏探華末學後進，此次武林中陡遭變故，幸祇有以教我。」

玉虛道人素有多話先生之譽，要在平時早就說出了一大套高見。此時因爲對夏振華的悅服，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夏振華的朗朗之聲，震得四野皆爲之動：「道長如果有事，不妨先返武當觀去，此中一切，在下當親往處理。」

他說話神態，乃一派盟主風儀，使得這個平素眼高於頂的武林高手，心頭微懍，忖道：「此人小小年紀，却練成了如此威儀，眞是天生此人，以應付今日武林需要。」

此念電閃，夏振華又淡淡地笑道：「嵩山之會，本爲在下與江湖五惡解決私人恩怨，却連累武當，少林，崆峒三派掌門，這要在下心何以安。」

他微微一頓後，又道：「本來我還想等明日月滿之後，再趕上嵩山，赴那危岩之戰，因爲這變化突然，我也祇有先行去查看一番了。」

語落人起，白影如電閃而逝，玉虛道人一急，不禁脫口叫道：「天下第一劍請稍等候，貧道願隨左右。」空際又傳來夏振華朗朗之音，「道長如果願意前去，請在危岩之下相候，否則，又將惹出意外痲煩。」

玉虛道人明知自己此去，凶多吉少，而且自己爲着武當門面，也必須硬着頭皮冒死一行。

當然夏振華的話有兩種意義在，使得這個武當高手，感慨萬千，因爲他若與天下第一人同行，勢必自己的安危，將托庇在天下第一劍手下，而天下第一劍更要顧到自己，無法全心一意地拒敵。

「危岩」是羣魔所恃的龍潭虎穴，自己能否到達，或祇能在危岩之下，去相候天下第一劍，這敎他更是難過。一種崇高身份的感覺，激得他豪壯之氣大壯。

當下朗聲一笑道：「哼！我爲着武當派在江湖中的地位，也必得冒死一行，那怕就此失去生命，也必爲武林中做出此事來。」

此念電閃而逝，人去即施展出八步趕蟬功，縱身而起。

但夏振華此時早去得無影無踪，他祇是望着他失去的方向，絕力而奔。

何止一頓飯工夫，兩聲冷喝之聲隱隱傳來，玉虛道人還以爲自己行藏被敵人發現，忙向一側閃開。那冷喝之聲又再響起：「你快說實話，小小年紀胆敢闖上這是非之地？否則，我一掌就劈了你。」

沒有任何反應，却更激起那人怒火，狠狠地一聲長劍出鞘之聲。

「哼！我們姑念你一派斯文，趕快離開此地，不然，瞧瞧我這三尺龍泉，血跡尚存。」

「這裏又不是你的產業，爲什麽不准別人遊覽，何況我一個讀書之人。你們恁般凶霸霸地難道就……」

不待那人言盡，一陣嘿嘿怪笑，打斷話頭。震得四野皆爲之震動。

玉虛道人已聽出那說話之人，正是天下第一劍的聲音，精神爲之一振，正欲飛奔而去。

那嘿嘿笑聲一落，又冷冷地喝道：「老夫管你什麽讀書之人，這般黑夜，憑你單獨夜遊，這分胆氣也就非常人可及。」

那朗朗之聲，也厲聲說道：「明日八月十五，我要趕上山去賞月……」他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你這裏既然不放，我就打別路上去。」

嘿嘿之笑聲又響起：「小兒！你是誰差遣來的，我此地不准走，別路也是一樣，你在此好好地休息，等過了明日之後，再下山不遲。……」語落　勁起，夜空中，傳來一聲悶哼。

玉虛道人心頭微懍，暗忖道：「剛才說話的，明明是天下第一劍的聲音，爲何如此不濟，難道他眞是虛有其名，華而不實嗎？」

心念方落，人即拔空而起，幾個起落就越過一層山脊。但見一片白氣，蓋住了整個山林，白氣中，晶光閃閃隱藏了無窮殺氣。

王虛道人一見，不覺一陣駭然，但一種好奇之心，又促使他不能不一探究竟。

身勢平平推出，白氣如敗絮飄飛，紛紛向兩側讓去。立時變成一條霧巷，玉虛道人的身體，也就如脫弦疾弩一般飛射而出。

一陣嘿嘿之笑聲甫落，這個一代武當高手──玉虛道人立時失去了知覺。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當他清醒過來時，一陣刺目陽光，使得他全身發熱。

但一陣談話之聲，也傳入耳際：「天下第一劍，爲什麽你也陷身此間，難道眞成了道消魔長，武林中即將陷入空前浩刦嗎？……」

（未完・廿一）


常服
氣全身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寧神
固本
氣全身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